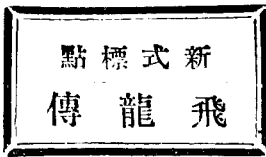


南京飛龍傳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六版

全一册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發行者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四高第里一號
啓智書局

印刷者

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啓智印務公司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南宋飛龍傳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董節度應讖興王 | 石敬瑭發兵征蜀 | 一 |
| 第二回 | 李路王汴京稱帝 | 石敬瑭領鎮河東 | 一六 |
| 第三回 | 劉知遠議興王策 | 石敬瑭奉使契丹 | 一〇 |
| 第四回 | 契丹大戰高行周 | 唐主下詔議親征 | 一五 |
| 第五回 | 趙德鈞迎降契丹 | 石敬瑭兵入大梁 | 二一 |
| 第六回 | 石敬瑭汴城慶兵 | 劉知遠大破曹恩 | 二六 |
| 第七回 | 范延光拒命契丹 | 桑維翰上治安表 | 三一 |
| 第八回 | 劉知遠平定鎮州 | 景延光拒命契丹 | 三六 |
| 第九回 | 皇甫遇大戰遼兵 | 安審琦潰圍破敵 | 四二 |
| 第十回 | 杜威會衆劫契丹 | 晉主遣使通和約 | 四七 |
| 第十一回 | 皇甫遇慷慨死節 | 景延廣計罪受誅 | 五二 |
| 第十二回 | 劉知遠勤王起義 | 郭彥威領鎮魏州 | 五七 |
| 第十三回 | 南唐主進貢女樂 | 大漢橋鄭恩賣弓 | 六一 |
| 第十四回 | 馮益兵圍白馬寺 | 匡胤大開御柵欄 | 六七 |
| 第十五回 | 王奇獄裏救匡胤 | 大舍途中遇柴榮 | 七三 |

- 第十六回 匡胤途中打董達……………七八
- 第十七回 崔延廣征討劇賊……………八三
- 第十八回 鄭恩激怒打韓昇……………八八
- 第十九回 郭彥威城下慶兵……………九三
- 第二十回 匡胤酒館逢鄭恩……………九九
- 第二十一回 趙匡胤偷飲御酒……………一〇四
- 第二十二回 三姑智賺趙匡胤……………一〇八
- 第二十三回 蘇逢吉擅權秉政……………一一三
- 第二十四回 高行周滑城慶兵……………一一八
- 第二十五回 後漢主縊死佛寺……………一二四
- 第二十六回 劉崇怒斬李大尹……………一三〇
- 第二十七回 藥元福大破遼兵……………一三四
- 第二十八回 契丹主舉兵入寇……………一三九
- 第二十九回 晉主澶州會匡胤……………一四四
- 第三十回 世宗下議征河東……………一四九
- 第三十一回 周世宗高平慶兵……………一五四
- 第三十二回 契丹射死史彥超……………一五八
- 匡胤華山訪陳搏……………七八
- 趙匡胤投進鳳翔……………八三
- 匡胤場中鬥蔡順……………八八
- 趙匡胤絳州鬥武……………九三
- 大郎投赦入汴京……………九九
- 李令公澶州募兵……………一〇四
- 鄭恩大破鐵銃寨……………一〇八
- 費博古課決興王……………一一三
- 史彥超封丘大戰……………一一八
- 郭彥威兵變滑州……………一二四
- 薛王遣使通契丹……………一三〇
- 周太祖親征兗州……………一三四
- 周太祖怒貶王峻……………一三九
- 太祖南郊祭箕星……………一四四
- 懷德智取天井關……………一四九
- 趙匡胤追襲劉崇……………一五四
- 單珪智困趙匡胤……………一五八

| | | | |
|-------|---------|---------------------------|-----|
| 第三十三回 | 神妃託夢周世宗 | 鄭恩部乘刼北營 | 一六三 |
| 第三十四回 | 馮益議救高懷德 | 楊業水計浚周兵 | 一六八 |
| 第三十五回 | 五台山楊業參禪 | 張藏英大破遼兵 | 一七三 |
| 第三十六回 | 周世宗議征西蜀 | 趙匡胤應運軍糧 | 一七八 |
| 第三十七回 | 向訓智取黃花谷 | 蜀主致書周世宗 | 一八二 |
| 第三十八回 | 趙匡胤議伐南唐 | 李重進智勝唐師 | 一八七 |
| 第三十九回 | 馬全義滁州大戰 | 韓令坤 <small>加詳</small> 見揚州 | 一九三 |
| 第四十回 | 高瓊大戰岑婁景 | 永德結義李重進 | 一九八 |
| 第四十一回 | 李重進大戰泰州 | 劉仁瞻慷慨盡忠 | 二〇二 |
| 第四十二回 | 趙匡胤兵渡渙水 | 周世宗平定南唐 | 二〇六 |
| 第四十三回 | 匡胤諫主立東宮 | 鄭恩火燒賞花樓 | 二一一 |
| 第四十四回 | 符皇姨彩樓招親 | 趙匡胤陳橋兵變 | 二一六 |
| 第四十五回 | 崇元殿宋祖受禪 | 潞州城鄭恩戰歿 | 二二一 |
| 第四十六回 | 宋太祖議征青州 | 諸番鎮辭解兵柄 | 二二七 |
| 第四十七回 | 處耘奇計定荆南 | 太祖雪夜訪趙普 | 二三二 |
| 第四十八回 | 曹彬大戰夔州城 | 向訓兵取金牛嶺 | 二三七 |
| 第四十九回 | 王全斌平地西蜀 | 潘仁美進征漢南 | 二四一 |

第五十回 宋祖設宴徒劉餞

曹彬擁衆定江南……………二四九

南宋飛龍傳

敘述一篇

唐自關中起義兵，乾坤一統值昇平，傳至昭宗天下亂，梁王龍陛一朝陞，君臣國祚不長久，傳位二世難再守，陵遷委國付二唐，帝號莊宗臨宇宙，朝堂衣紫多奸佞，封疆歲歲刀兵競，監軍主將每驕功，驅發征行遭殺盡，勇士負勞恨不平，轅門交手皆亡命，一朝叛將奪主權，奮激滅唐爲後晉。東蕩西馳石敬瑭，畫謀決策桑維翰，斯須傳位二世亡，殘破山河歸後漢。屹起英雄劉知遠，先常事晉威名煊，乘時於是登帝基，跳梁契丹被逐遣，一年嗣位傳承勳，二帝天下共四秋，屏賢親佞郭威奪，朝野謳歌又屬周，近來天統惟三載，社稷凋零又更改，吁嗟世界似瓜分，城郭人民如瓦解。休明宋運太祖興，一掃羣雄天下平，傳至太宗昭治化，眞宗承代賢良盛，文臣施令清河鏡，武將握兵藩鎮領，嗣後洗心看演義，一篇敘述傳志引。

第一回 董節度應議興王 石敬瑭發兵征蜀

話說晉高祖，姓石名敬瑭，其父名曰鼻窳雞，出於西夷，自朱郭歸唐，從晉王李克用征伐有功，官至洛州刺史。生下敬瑭，面如重棗，額闊睛圓，識者皆知其爲大貴之相。敬瑭年

萬十歲，聰明過人，專好武藝，騎馬射箭，件件皆能，無出其右。時值初秋天氣，出獵於洛州城南教場中，與兄敬儒，比較走馬，忽見空中一雁飛來，杜子美有詩，詠孤雁云：

孤雁不飲啄，飛鳴齊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里雲。

望盡如猶見，哀多似更聞，野鷗無意緒，啼噪自紛紛。

敬塘見了孤雁，戲與兄曰：我二人各放矢，射中其翼者爲勝。言訖，但見二人，洩起弓如滿月，放去，箭似流星，敬儒一箭，正射中雁頸上，敬塘一箭，正射中雁左翼。二人共爭勝負，敬儒曰：你我皆中，何必論甚麼翼翅。敬塘曰：未射之先，有言說過，射中翼者爲勝。敬儒不服，二人相爭起來，被敬塘一拳揮起，失手將敬儒當門，兩齒打落，衆人齊向前勸開。敬儒大怒，急回告訴父親去了。敬塘恐父見罪，廟中祈告。適遇一人，姓婁名忒沒密，是夷來到翰林村，見路旁有一禹王廟，敬塘恐父見罪，廟中祈告。適遇一人，姓婁名忒沒密，是夷人，看見敬塘生得異相，收留在家中使喚，一日遣敬塘牧羊郊外。敬塘就於曠野，將大小羊隻分開，排作陣，喝令羊鬥，羊便以角，自相抵觸，各逞勢力，不失於班次，忒沒密適見之，自思此子，必非等閒人也。忽一日，一羊被狼獸所噬，敬塘忽躍上狼背騎着，救了那羊回來，而又搏得生狼回獻。忒沒密見了大喜，因謂之曰：汝有如此氣力，何不學些武藝，以取功名，莫自跽蹉了。敬塘曰：幼年間曾學些武藝，走馬射箭，特其餘技耳！忒沒密曰：汝既知武藝，我令兒子阿魯速與汝兩個比試。敬塘應諾，忒沒密吩咐手下，牽兩匹好的馬過來，并盔甲軍器，交付了明白，他兩個在郊外比試，左邊阿魯速頭戴一頂金水度的明盔，身披一副，

銀片砌的鎖甲，懸一張鐵胎弓，插數枝鵬翎箭。右邊石敬瑭頭戴一頂金毛團淡紅氍笠，身披一領嵌金砌玉胡羊裘，在肋折一壺玉山狼牙箭，右肩背一張畫樣寶雕弓。二人在場中揮鞭走馬，各出手段。敬瑭將馬略勒過右邊。阿魯速曰：待擒此牧羊奴，去見爹爹請賞，使催勒馬走去。敬瑭見其將近，挽弓在手，一矢射去，正中阿魯速左眼，翻身落馬於草場，衆人救了回去。忒沒密知道，口中不語，心下懊惱，要生個計較，害死敬瑭。不想當日二人，比試之時，值忒沒密渾家，在樓上望見，敬瑭頭上，現出一條黑龍。自思此人，久後必有大貴之分，因聽見丈夫要害他，密令人將黃金五兩，使敬瑭偷一匹好馬，星夜馳走。敬瑭得此消息，收了黃金，偷着一匹好馬，星夜逃走至魏州，節度使張彥部下投軍。張彥一見敬瑭儀表魁梧，收爲帳前，銀鎗都指揮。嗣後賀德倫攻下魏州，張彥被殺，敬瑭引本部軍，歸附唐莊宗李存勖，封敬瑭宿衛軍，每從征戰，皆立頭功，在李嗣源帳下充馬軍總管。嗣源在鎮州，因與張處近韓鎮時交兵，嗣源馬被陷倒。敬瑭突入陣中，扶嗣源上馬，一湧殺出，鐵鎚打死韓鎮時，殺虜一千餘人，保嗣源回營。嗣源以此，十分愛重他，將女嫁與敬瑭爲妻，後來嗣源即位，是爲明宗皇帝。授敬瑭殿前駙馬都尉，軍中稱爲石郎駙馬。至唐天啓二年，有功封六軍諸衛副使，一曰隨明宗出郊打圍，趕得一隻白狐，被軍士捉獻，敬瑭欲殺之。白狐忽作人言曰：你休害我，我他日願報恩德。敬瑭驚問何故？白狐又曰：咱的女孩兒，名述律現在朔方，勇力過人，你是大唐皇帝，後他日做我的外甥，善保富貴，休得相忘。言能起一陣狂風，飛沙走石，須與天地復清，白狐不知去向，衆皆驚詫爲怪異，罷獵而回。有詩曰：

中原離黍亦堪悲，妖孽縱橫社稷危；不過數年緣借助，北胡南指入京畿。

唐天成一年，有胡州節度使董璋，意欲謀反，與胡僧商議曰：將軍圖讖，他日必有興王之業。璋問曰：公何以知之？僧曰：聞有謠言云：「千里重重草，玉上有文章，國號羅平地，兔子上金床。」璋曰：謠言如何解說？僧曰：千里重重草，「董」字也，玉上有文章，是「璋」字。也將軍是辛卯生，卯肖兔，辛屬金，這便是兔子上金床也。董璋見說大喜曰：使我得成其事，公亦不失富貴矣！遂決意謀反，在蜀置都，改年號曰羅平。消息傳入洛陽，唐主遣石敬瑭充天雄軍節度使，統軍二萬去征討。敬瑭領命，即日領兵至教場操練，約定明日起行，時天成丁亥秋七月也。有從軍指揮使趙弘殷入營，辭妻杜氏。杜氏曰：今早腹痛已極，莫非懷孕當產，君若從征，只恐無人照應我耳。弘殷曰：軍情重任，豈可久留，倘得邀天之幸，今夜分娩，則吾去無憂矣！杜氏愈加疼痛，是夜二更時分，生下孩兒，紅光紫氣騰焰，異香經月不散，故有香孩兒之名。後來取名趙匡胤，開宋運，是為太祖皇帝，生於洛陽夾馬營中。匡胤之生，在周宗發難之年。明宗時在宮，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我君主，至是匡胤果應期而生，此且表過不提。次日弘殷吩咐家人，用心伏侍杜氏，自赴軍前，隨敬瑭望閬州征進，大軍來到東原口下寨。哨馬打深明白，董璋亦點起軍馬五千人，次渾州城，於平川曠野。與石敬瑭交戰。董璋全身披掛出陣，謂敬瑭曰：我事大梁皇帝，因唐滅宋之後，我自入蜀迴避，何事更來相攻，敬瑭罵曰：你昔日為李家奴掃馬糞，今得為節度使，天子何負於汝而反耶！董璋怒激，挺槍躍馬，敬瑭亦放馬迎之。二人戰了三十

回合，不分勝負，董璋用誘敵之計，佯走入陣中。敬瑭知中了計，急引步騎突陣而走，董璋乘勢隨追二十里，乃收兵入城。敬瑭折去馬步軍五十餘人，懊惱無及。勒兵屯利州，遙望正北，塵頭蔽日，一彪人馬殺來，乃是董光之子董光業，交戰未數合，敬瑭抖起精神，將光業活捉馬上，盡散餘軍，吩咐將光業監囚，遣人解赴洛陽見唐主，奏知蜀兵堅利，不能即下。唐主得奏，命將光業斬首號令，復差安重誨，前往巡警征蜀諸軍。重誨領旨，來利州召敬瑭問曰：汝領命征蜀，已是半個月，如何不立奇功，反有折兵之失？敬瑭曰：蜀道險阻，難于進軍，所以成功不易。重誨曰：皇命限汝一月，務要收捕董璋，如再不捷，削奪官爵，以失機論。敬瑭領命而退，回至軍中，與衆商議進兵，正在納悶！人報鳳翔節度使朱宏昭，差人送書來見，敬瑭接了在手，拆開視書云：

宏昭拜手，書奉駙馬都尉大史石公麾下。安公近過翔鳳，館于府舍，備言入蜀之由，頗有罪君之意，舉措猛浪，謀略深沈，若至行營，必奪公兵權，豈不使將士疑駭。爲公之計，莫若奏聞朝廷，恐激君變，令早徵還，則公之用兵，可無中止之患，不然意向之店，動爲安公掣肘，非公之利也，辱愛之厚，敬陳此忱，幸明公留意。

敬瑭得朱宏昭書看罷，轉生疑慮，即日統所部軍馬，遁歸西川去了。安重誨聞報，差軍尉李榮，率兵追之，不及而還。安重誨深恨私逃，差人奏知唐主，命韓臣擇將，誰可統軍，防禦契丹之兵，樞密使范延光奏曰：今帥臣可任者，獨有石敬瑭康義臣二人，可以應選。唐主曰：朕亦知敬瑭可用，爭奈他征蜀無功，巡督安重誨奏其私逃之罪。舉士才崧曰：河東重

鎮，非石太尉不可，陛下特赦其罪而用之，則可以消外侮矣。唐主聽奏，遂遣使詣西川，授敬塘充河東節度使之職，防禦契丹入寇，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李潞王汴京稱帝 石敬瑭領鎮河東

却說使命領得旨，逕至西川行營，宣聖旨詔曰：

朕以國家多事之秋，帥臣効功補過之時，茲爾石敬瑭，承命征蜀，罔見奇功。帥臣効奏私遁之由，朕不深罪，朝臣并舉卿，有禦侮之能，豈宜遠置而不用。近者契丹跳梁，舉兵入寇，敕授卿充河東節度使之職，得旨之日，即使赴鎮。方略設備，以退敵兵，朕候捷音，決不吝爵，故茲詔示，汝其欽哉。

石敬瑭跪聽宣畢，即日領旨，率所部徑赴晉陽鎮守。整飭戎伍，督以軍事，委步將都押衙劉知遠，執掌錢糧。司馬周環管理。時蔚州刺史張彥超，舊與石敬瑭有仇，聞敬瑭守鎮晉陽，嘆曰：怎能屈身事仇人乎？遂赴蔚州投降契丹。契丹大喜厚待之，忽哨報河東防守嚴密，難以進兵。契丹因與衆人商議曰：石敬瑭素負重望，今既來鎮守河東，只可與他講和，若與之爭，未見其利。衆人然其言。次日契丹列軍馬於城下，與敬瑭殺馬訂盟而去。自是河東二邊民，得免劫掠之患。皆石敬瑭功也。長興四年十月明宗殂，十二月衆臣立其子從厚，初封宋王，卽皇帝位，是爲閔帝，改元應順元年，時朝廷政令。皆朱宏昭馮贇二人掌理，一日帝設朝，朱宏昭心忌敬瑭，久在太原，乃奏曰：河東實朝廷之藩蔽，控契丹之咽喉，陛下當

調回敬塘，以重臣鎮守，社稷長計也。帝未決！李崧奏曰：石太尉在守未久，深得士心，不宜召還，以阻人心。宏昭又奏，若不召還，必生窺伺之隙，悔之無及。帝遂從宏昭之議，次日下詔，徙石敬瑭成德節度使，委潞王鎮守河東；周靜軒有詩曰：

先帝名臣容易逐，倉皇離闕悔難追，如今不問功勳事，執宰讒行禍竟隨。

話說李潞王名從珂，承朝命徙鎮河東，將石敬瑭號令改過，與人商議謀反。副軍洪延慶曰：主上與大王至親，委付重任，今到河東未及旬月，遂起不正之謀，何以服天下乎？潞王不聽，決意興兵，移檄鄰郡，言朱宏昭乘先帝疾，遂殺長立少，專制朝權，今我入朝，以除君側之惡，用示中外知之。於是潞王建大將旂，克日興師，望東征進，大軍到陝閩鄉，諸將及康義成等，皆詣潞王等前投降，消息傳入洛陽，閔帝大驚，召羣臣商議，無一人敢出兵者。帝怒曰：無事之日，汝衆臣皆言能事，今敵兵臨境，豈欲使朕束手被擒也，言罷竟拂衣進宮去了。是夕與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等，共五十騎，出玄武門，奔走衛州去了。潞王軍至蔣橋境界，大臣馮道等，皆上奏太后，勸進潞王，以理國政，太后乃命下，廢少帝爲鄂王，令潞王即位於柩前，受衆臣朝賀畢，遂執奸臣朱宏昭斬之，改元清泰元年。是時敬瑭駐札衛州，發檄書召各營將兵，入救國難，敬瑭興兵入朝，恰與閔帝，相遇於衛州。閔帝大喜曰：石太尉到來，社稷有主矣，即召入問計，託以興復之事。敬瑭曰：臣聞得康義成已行叛反，事勢危急，容臣與諸將謀之，再行奏聞。帝依其言，敬瑭既退，次日刺史王宏贊入見，共謀興復大計。宏贊曰：往日天子，播遷在外，當時宿將侍衛，府庫法物，四件跟隨一處，庶使臣民，有所瞻

仰，今上只有五十騎隨行，是可疑也！敬塘聽說：心亦不安，退問沙守榮奔洪進二人曰：今天子獨與數騎擁從至此，縱我有忠勇之心，何以辨事？洪進厲聲責之曰：公爲明宗愛將，無事時共享富貴，今天子蒙塵在外。公等戮力討逆，共圖興復爲念，何以遷延不舉，反以無將相侍衛，法物四件爲疑，是欲附逆賣天子耶？言罷拔自佩刀，來刺敬塘，賴親軍官陳暉力救方彘。敬塘急忙走出，守榮亦怒，拔劍追來。敬塘發一矢，射死守榮。奔洪進見事不濟，自刎而亡。劉知遠聞敬塘遇難，率步兵突入，時閔帝從騎盡皆屠殺，獨留閔帝一人而已！次日石敬瑭亦不謁見，引兵徑趨洛陽。唐主大悅，執手慰問曰：卿憶昔日，同事之時乎？初敬瑭與潞王比肩事明宗，皆勇力善鬥，聞於一時，故有是言。敬瑭叩首謝罪。唐主賜賚甚厚命退。敬瑭歸自軍中，自思初進洛陽，非我本心，便欲還鎮，又恐朝廷生疑，只得停留洛陽，偶忽患病，經過旬日，服藥皆不效。請一陰陽先生房衍來，占六壬課，占得個天皇課。房衍曰：這課主病人，心中憂疑，宜命道士告北斗，禱度可免。左右告知敬瑭。敬瑭依其言，遣人去請道士張守一來，行符咒水，爲敬瑭拜章告斗。中夜後，張守一拜章已罷，忽報道：此病無妨，但利進動，不可守常。敬瑭問其故？守一曰：小道伏章紫微宮，親見星君判下四句云：

借問和尚過河無，河南拱手待姑夫，引得姑夫到中國，嬪妃卿相作家奴。

石敬瑭見張守一說了這四句，心下自曉其意義，那病忽然甦醒，如雲收雨霽，日出冰消。一日遂謀於唐國公主代表，勸唐主遣敬瑭還鎮，唐主設朝罷，公主上表，言邊廷多事，石

敬塘久留洛陽，恐外寇生發，甚非利便，乞陛下遣其還鎮，天下幸甚。唐主以問羣臣，時鳳翔諸將佐，皆勸唐主留住敬塘，不可使之還鎮。獨韓昭胤奏曰：洛陽去汴，近在咫尺，縱有不測之警，有趙延壽在汴，陛下不須疑慮。唐主乃召敬塘入見，時敬塘病起，顏貌消瘦，帝不以爲疑，遂官授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之職。敬塘得命，即日領旨，與所部竟赴河東去了。有詩爲證。

五季紛紛幾正朝，羣雄逐鹿世遙遙，蛟龍不是池中物，一陣風雷上漢霄。

却說石敬瑭復得河東，思保全身之計，常稱病不理軍事，意欲使朝廷不生疑忌。是歲民困於水旱飢荒，敬瑭督率嚴厲，河東百姓，往往流離外郡，敬瑭自率大軍，往忻州就食。上表奏唐主曰：

河東節度使臣石敬瑭，謹頓首百拜上奏，皇帝陛下，臣謹言，近者雨暘不調，蝗災連境，河東之民，不能生全，致父子流連於外郡者，不可勝計，填委於溝壑者，在在有之。臣卽日以部軍，就食忻州，臣恐今者米穀不繼，來年又荒，則軍士難於應命，緩急之際，關係非細，乞陛下仁垂赤子之念。廣施救恤之恩，軍民一體，預爲區處。庶使未還者，猶可眷戀舊廬，存保室家，爲邊郵之捍蔽，則社稷有賴，軍民幸甚。

唐主得表，卽遣使者賚詔撫諭，宣賜諸軍夏衣。軍士歡呼萬歲。敬瑭不得已，亦降階望闕，大呼萬歲。幕屬段希饒曰：軍士不由主命，預先傳呼萬歲者，主將當正之以法。敬瑭乃令劉知遠究罪三十六人，卽時赴軍前處斬，以伸軍威。唐主聞此消息，轉生疑忌，清泰三

年，正月初六日。乃是唐主聖誕，號千春節，置酒內殿。不內外文武百官賀壽。但見冠裳濟濟，步履鏘鏘，排列捧觴而進賀，文班獻頌以稱揚，四下裏笙歌鼎沸，筵中酒饌精華。正是

筵中珠履三千客，座上金釵十二行。

飲宴將至二更，忽見唐國長公主，舉觴稱壽畢，奏曰：荷陛下仍復石駙馬舊職，命鎮河東，妾欲辭歸一見駙馬，未敢擅便，伏候聖裁。唐主醉中笑答曰：公主不肯安心在此，想是謀歸，欲與石駙馬同叛耶？公主默然而退。石敬瑭二子在宮中，知道了，密差心腹，將此言報知父親去了，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劉知遠議興王策 石敬瑭奉使契丹

卻說石敬瑭，得二子之報，愈生猜疑，將其私財帑藏，留在洛陽者，盡數載往河東，託言軍需不足，欲取此以充用。唐主料必有反意，日夕以爲憂，夜與近臣從容論事，因謂曰：石郎與朕，自來至親，但流言不止，彼不自安，恐一失歡，將如何解救？羣臣皆不敢對，既退，李崧私與呂琦謀曰：我等受國厚恩，豈能不關念慮，呂學士計將安出？琦曰：石太尉若有叛意，必結契丹爲助，契丹現今求前刺等屬請和親，上未見許，今朝廷誠能放前刺等歸去，再約以每歲納禮幣，十萬緡錢，彼貪此厚利，定當從和，如此彼勢必孤，敬瑭雖欲謀反，無能爲矣。崧曰：此上計也，但慮每歲納十萬錢，不是細事，亦須與張相商量，然後奏聞天子。於是二人同到張延朗府中，謀議此事。延朗喜曰：學士之計甚妙，若朝廷聽從，不惟可制河

東，亦可省邊廷調度之費，二公決當奏聞，若緡錢之事，老夫自當措辦。二人辭了張延朗，次日李崧呂琦就內殿，密奏此計。唐主聞之大喜曰：卿見甚明，朕當思而行之。呂李二人既出，唐主乃召樞密直學士薛文遇近前，以二人之奏問之？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之國辱也，倘戎性無厭，他日求尙公主，一如單于要求昭君之事，亦未可知，此時將何以拒之，爲陛下畫此謀者，當究之。唐主急命召崧琦二人，面責之曰：朕一女尙乳矣，卿等使朕屈身，以女戎狄，棄吾女子于沙漠之地耶？二人頓首愧謝。唐主曰：再敢倡和戎之意，以軍法從事，卽降崧琦二人，爲御史中丞。敬塘在河東，欲窺朝廷意向，屢表乞解兵權，朝廷不允，遂復稱病，上表曰：

河東節度使臣石敬瑭，叨被國恩，濫充戚黨，以國家之盛衰，係一人之休戚。受命馳驅以來，粉骨未知報效，近因入侍，櫛雨沐風，病勢日增，弱不勝衣，尙羸愈甚，欲乞聖慈，憐臣疲病，筋力衰頹，乞解兵柄。付一小壘，容臣養病調理，倘延犬馬餘生，則未死之年，無非報朝廷忠陛下之日也。謹具表奏聞，伏候進止。

唐主覽奏，與大臣謀議，欲從敬瑭奏移鎮鄆州，李崧力諫，以爲不可允其請。時薛文遇獨在樞密直宿，唐主與之議，文遇奏曰：以臣之見，石節度久有反意，多鎮固反，不移亦反，不如先事圖之。唐主喜曰：善，吾意已決，今年天司台奏，國中當得賢佐出司，謀定天下，卿其當之。卽日寫著敕旨，付學士降制道，義篇爲太平度節使，往鄆州朝臣相顧驚愕，唐主仍命張卿爲西北都部署。敬塘卽辭河東之職。石敬瑭聞命，集將佐謀曰：我再來河東，主上面

許，更不除人替代，今有移鎮之命，是於春節所對公主言，我有反意同也。今日之計，甯肯束手就死乎？且再稱病上表，若主上寬我鄆州之行，則盡忠事之，若加兵於我，則藉此以反之。時步將段希饒趙瑩等，力阻其行。劉知遠挺身向前言曰：若使明公赴鄆州，是殺明公於機穽也，且明公久在河東，素得士心，今河東形勝之地，兵甲不是寡少，糧草不是虛竭，若據險稱兵，遠兵響應，傳檄諸鎮，帝業可成，奈何聽命於一紙之制，而投身與虎口狼腹之輩乎？敬塘持疑未決。桑維翰亦曰：明公入朝，主上以公還鎮，以河東授公，此殆天意耳！與公以興王之基也，公爲明宗之愛婿，主上以庶孽奪天位，今以反逆疑公，豈可以空言首謝，但削前之計，則可免禍耳！敬塘聞二人之言，拱手謝曰：公等所陳甚明，奈目前無助之人，恐成不得大事也。桑維翰曰：吾聞契丹主與明宗約爲兄弟之國，緩急相救，明公誠能推赤心屈節以事，契丹朝呼夕至，何謂無助之人乎？敬塘大喜，即用二人之策，先令桑維翰修表奏上唐主，表曰：

臣敬塘頓首謹言，古者帝主之治天下也，立儲以長，傳位以嫡，此古今所不易之法也。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之亂者數十年，秦始皇不早立儲君，殺扶蘇立胡亥，卒以自亡其國。唐之天下，明宗之天下也。明宗皇帝，至戈鐵馬之所營經，麥飯豆粥之所收拾，持三尺劍，從馬上得天下，厥功亦非小可。近者宮車晏駕，主上以庶孽之子，入承大統，天下忠義之士，聞者皆爲扼腕。區區臣愚，欲望陛下，退處藩邸，傳位許王，有以對明宗皇帝，在天之靈，有以服天下，忠臣義士之心。不然，向與問

罪之師，少正篡位之罪，徒使血污庭闕，生靈塗炭，彼時悔之，亦噬臍矣！冒昧奏言，伏候敕旨。

唐主覽表，見辭語不遜，毀裂其表，擲之於地，罵曰：豎子欲舉兵向闕耶？卽下手詔曰：卿於鄂王固非疏遠，衛州之事，卿實負之，傳位許王，何人可信，卿往鎮鄆州，毋得翔不進，故茲詔答，卿宜悉之。

唐主降制，削去石敬瑭官爵，敬瑭得詔，與劉知遠等議曰：主上怒毀表文，削奪官位，當何以對之。知遠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主上知明公必反，故有是命，公若乘時而起，必無不克。敬瑭然其言，忽見雄義指揮使安元信，率部下來降。敬瑭召入謂之曰：弱莫弱於河東，強莫強於朝廷，公何見而捨強就弱耶？元信曰：小將不會觀星識氣，但以天下之勢決之，以定趨向耳！敬瑭曰：公且言之？元信曰：皇帝之治天下，在信與義，今主上與明公至親，尙待之以不信，况他外臣乎？無信無義，其覆亡可翹足而待也。何強之有。敬瑭大悅，遂授元信爲親軍，巡檢使，安重榮亦率馬步軍，五百來降。秋七月，唐主將石敬瑭子弟，在京都者，并其四子，盡皆殺之。敬瑭聞之，東向大哭曰：臣受明宗皇帝，恩德如天，今主上聽信讒臣，將臣四子，一日屠殺，臣若不再舉兵向闕，死無葬身之地矣！非敢負明宗，今主上激臣之叛耳，皇天后土，實聞此言，明日大會將佐，商議舉兵之策。衆將皆言得契丹兵相助，中原必可圖之。敬瑭卽令桑維翰草表，稱臣于契丹，請兵赴援，且約以父禮事之，許事成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北諸州與之。劉知遠力爭曰：稱臣可矣。稱子重父，

其禮太甚，厚許金幣可矣，許割土地太過。今日乘快許之，雖得其力，異日恐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塘曰：唯，且暫爲目前許耳；維翰即便草表曰：

臣石敬瑭謹頓首，表奏契丹大國可汗。臣唐室之愛婿，切維明宗皇帝，與大國約兄弟，非一日矣。誓插血之盟，緩急相援，憂患相卹，兩國重義，誓不食言。潞王從珂，廢主自立。臣欲舉兵，與問罪之師，自願兵微將寡，恐不足以辦大事，願執子事父禮可汗，請借精兵，共海斯役。事捷之日，願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北土地，以爲謝。冒昧表聞，伏候報可。

敬塘遣使賈表，至大遼見契丹主。契丹看罷喜悅，即便打發回書，答曰：

契丹可汗德光，致書於元帥石公，得卿所奏，備見忠忱，追念明宗兄弟之愴，敢不聞命。除已關報諸部落，糾集軍馬外，期在秋高馬肥，當統兵救援，幸自固守，以俟援兵之來，使回不多祝。

石敬瑭得了契丹回書，肯助人馬，不勝之喜，與將佐日夕，整理軍事，以候出師。恰說唐主，知敬瑭逆契丹謀反，遣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部，領精兵十萬，討石敬瑭。張敬達受命，率所部至洛陽，望河東進征，大軍離城二十里屯紮，敬達下令攻城，哨兵報入敬瑭城中，敬瑭以劉知遠爲馬部都督指揮使，知遠收撫降附，立法無私，由是人皆樂爲用。敬瑭聞朝廷大軍臨城，身披重甲登城，坐臥矢石之下，知遠曰：我觀敬達無他奇策，不足畏也，守城至易，知遠獨力，足以當之。敬瑭依其言，於是深溝高壘堅守。敬達風聞，契丹起兵赴援，與

部將高行周符彥卿議曰：河東之衆脆弱，專恃契丹爲助，乘其援未至，與君協力攻城，可收全功。彥卿善其言，敬達分行周彥卿屯城東南，自與楊光遠安審琦屯西北，作長圍攻打，城上發下砲石箭弩，唐兵不能近前，一連圍了十數日，時秋雨洑旬，敬達圍兵，爲水潦所浸，西軍各移高處紮營。知遠密遣輕騎，從背地抄掠其營，敬達軍士，不勝其擾，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契丹大戰高行周 唐王下詔議親征

却說契丹主德光，於清泰三年九月，親自率領馬步軍五萬，出武陽谷，遣胡兵於路上哨探，看有伏兵否？哨丁打探回報，並無伏兵，契丹曰：如此，遂下命令，長驅而進，來到虎北口界，便約來日，與唐兵交戰。敬塘大喜，即便遣使賈羊酒，至契丹營投獻。契丹正吩咐，犒賞各營將士，便與石敬瑭謂曰：我明日，未時出兵，汝回營便當傳報。使者回覆。敬塘亦整兵伺候。次日契丹德光，率胡兵於陽谷，擺開陣勢對壘。唐兵高行周先出陣前，遙見契丹德光，手執長鎗，坐於馬上，胡兵各前後擁護。行周大喝曰：唐主待汝不薄，今日何故出兵以助叛石？德光曰：汝主不明，信任奸臣，要致敬瑭於死，是以出兵來救他。行周大怒，縱馬舞刀，沖出陣來。德光舉鎗交鋒，兩下吶喊，二人戰到深處，史官有詩爲證。

鳴笳疊鼓出轅門，殺氣凌空皓月昏，草叢漫纏征將骨，愁雲寒鳥滿荒墳。

高行周與契丹德光戰了二十回合，不分勝負，忽城西金鼓齊鳴，一彪軍從中突出，却是

劉知遠之軍，將唐陣冲爲兩截。行周不能抵敵，大敗而走，死者萬餘，石敬瑭又出一支生力兵，直擣其西北營，張敬達符彥卿等，不敢戀戰，收召餘衆，退保晉安。契丹主收兵回虎北口，石敬瑭大勝，張敬達一陣，至營中見契丹主賀曰：荷蒙陛下，跋涉遠來，士馬勞苦，竟與唐一戰而勝。契丹主曰：始我之來，料唐兵必斷雁門諸路，伏兵於險要之地，則不可得而進矣。遣騎而探，皆無兵伏：所以長驅而來，已知大事必濟，我軍方來，氣勢正勝，若不乘機而進，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必矣。敬瑭拜伏，復與敬瑭議兵圍晉安寨，契丹屯兵於東南，置營盤長百餘里，厚五十里，軍中多設營索，吠犬防警。却說張敬達士卒，僅有四萬，見契丹大軍營壘，爲之破胆，與高行周商議曰：河東之衆，恃契丹爲聲援，我軍既敗，士卒甯有鬪志，公等有何計解圍？行周曰：寡不敵衆，計無所施，主將速宜上表。奏聞於朝，必待益兵來助，方可議戰。敬達從其議，遣使賈表入朝告急。唐主覽表大怒，急命符彥超統軍屯駐河陽，以禦敵兵，詔天雄節度使范延光，盧龍節度使趙德鈞，耀州節度使潘環，共三路兵救之，仍下詔御駕親征，詔曰：

朕承祖宗之靈，纂承大統，賊臣石敬瑭，憑恃戚畹之親，誘致契丹大舉入寇，播亂邊疆，屠殺生靈，朕將帥諸路兵馬親征，咨爾臣民，各協心力，弘濟朕於艱難，則朕於汝多士有嘉，故茲詔示，各宜知悉。

唐主下詔，忽雍王重美諫曰：陛下目疾未痊，豈宜遠涉風沙，親冒矢石，臣雖年幼，願代陛下北行。唐主心中，正慮北征，聽得雍王所諫大悅，欲止不行。張廷朗劉延浩等奏曰：

河東恃契丹之衆，實勁敵也，陛下若不親征，恐士卒爲觀望之計，有誤大事。唐主不得已，下令車駕洛陽進發，盧文范曰：洛陽國家之根本，胡兵倏然而來，倏然而去，不能久留，晉安營寨甚固，見有三路援兵策應，計無難守之理，且乞車駕留此鎮撫，南北只遣近臣督理，若兵圍未解，然後親征，未爲晚耳。唐主問曰：近臣中，誰可北行者，卿等但言之。和凝奏曰：盧龍節度使趙德鈞，此人足智多謀，陛下宜詔其子，趙延壽會之，必能成功。唐主依奏，乃遣趙延壽帥兵二萬，往潞州策應去了。唐主駕駐懷州，日夕以晉安爲憂，出黃榜招奇謀異策之士，以條具請行在，天子途中駐駕，謂在處曰：行在奏聞，明日吏部侍郎龍敏趨行在見帝，百官班定，龍敏越班而出，執笏跪奏曰：

臣龍敏奏聞皇帝陛下，臣竊觀契丹德光，傾國入寇，內顧空虛，爲今之計，莫若搗其虛，且立季贊華做契丹主，發天雄盧龍兩鎮，分兵護送，自幽州取道，直趨西樓，朝廷明明宣布中外，契丹必反顧巢穴，無暇久留於晉安。俟其回軍，選舉驍勇將士，帥精銳之兵邀擊之，此亦解圍之上計也。事勢危急至此，不可揖遜以拯溺也，伏望陛下留神，吏部侍郎臣龍敏表。

唐主覽奏大喜，欲用其策，執政大臣爭持議論，不從所請。唐主日夕憂慮，無計可施，惟酣飲悲歌而已，邊報日急，羣臣有勸唐主北行。唐主曰：卿等勿言石敬瑭事，使我心胆墮地。唐主一日謂大臣曰：契丹之圍不解，敬瑭之患未除，宜喚入僧道，就於菴觀寺院，作些好事，以回天意。呂琦奏曰：爲今之計，須揀選軍旅，募驍勇以退敵，爲此不切之務，豈不

貽笑遠近耶？羣臣有迎合上意者，皆曰：此祈禳之福也，豈不聞見，有觀音經云：我若向力山，刀尋段段斷，有北斗經云，家有北斗經，兵難永不起，陛下一心做好是，以做好事挽回天意，未爲失計，天意既回，然後集民爲軍，悉力以拒契丹，勸百姓以保護爲心，人自爲戰，契丹雖強，不足畏也。唐主曰：汝等之言忠矣，即出榜文集寺觀僧道，虔心鳴鐘播鼓，焚香唵誦經咒，祈禳兵禍。唐主親自臨拜，又出榜招募民兵，榜曰：

大唐皇帝親征契丹，收勦敬瑭叛賊，大軍已次懷州，廷臣奏請乞募民兵，藉民馬以爲義兵，應副防禦勾當，奏過欽奉聖旨，大招天下將吏，及百姓有馬的，盡數拘收，民間每七戶出壯丁一人，自備鎧甲器械，喚作義軍，就數內擇有氣力。大戶的充頭目，自行管領。限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到軍中聽候調遣。

詔下。得馬二千三百六十六匹，壯丁五千八百八十一人，撥屬范延光部下調遣，十一月唐主詔趙德鈞充行營都統，出兵襲契丹之後。趙德鈞得令，與子延壽進兵，至飛狐嶺屯營，德鈞與子議曰：朝廷已無主矣，我欲乘亂以圖中原，此事可行乎？延壽曰：大人此舉非是小可，雖合澤潞二處之勢，事或爲可，亦屬不穩。德鈞然其言，即將人馬從北門路投西去，一面遣人赴行在，奏知唐主，待合澤潞之兵並進，時范延光受詔，將帶軍馬屯遼州。訪知德鈞有反意，表奏於朝。唐主得表大驚曰：河東之難未息，而又內軍生變，大事去矣，即下優詔，遣使往德鈞營中間之。德鈞受旨，恐朝廷見罪，與子合兵投北去，於圍相谷下營，已經月餘，按兵不動。却說契丹主進兵在榆林下營。留輜重及老弱軍，守虎北口，聞朝廷差三路兵，

應救晉安，又報趙德鈞兵屯相谷，離契丹營四十里，契丹下令軍士，各自結束行裝，詐作遁走之狀，欲誘德鈞來戰也，哨馬報知德鈞。延壽入見曰：朝廷差大人用兵，機會難得，今契丹出兵日久，忽欲遁去，我引兵北向，到關以擊之，破擒其衆，易爲功也。德鈞曰：此功且停，待未戰之先，表知朝廷，若唐主肯與汝，永成軍節度使，則我父子盡忠事之，若不肯，莫若先結契丹爲援，以取中原，延壽再不敢言，德鈞修着表，遣人詣懷州奏知，其表曰：

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頓首謹表，奏曰：臣領戎兵，以救晉陽之圍，向者集各鎮兵馬，陸續赴調，臣每遣細作，緝訪契丹兵勢，回報甲兵尙利，臣審方略進取，不敢亟戰，正以避其鋒也。目下哨馬來報，契丹有可進之機，臣本欲便道行師，臣子延壽，但欲皇上加之，爲永成節度使之職，方肯進兵，今臣預表奏知，乞陛下勿以節鉞吝賞，敕命若下，臣父子當舍命爭先，而收援救之功。臣昧死奏聞，伏候聖旨。盧龍節度使臣趙德鈞謹頓首，再拜上表。

唐主覽奏大怒曰：朕以來表，當爲破契丹，特來奏捷，原來爲兒子，求節鉞的事，因以表示羣臣曰：趙德鈞統諸路兵馬，防禦契丹已多時，建得甚麼功勞，便爲兒子求節度使，若他父子，能討契丹，朕豈吝一節鉞之職耶？今只玩寇耍君，特恐大勢不能自立，如獵人防隄不密，犬與走兔俱死，便得節度使，怎生貴耶？羣臣皆默然，唐主不允所請。趙德鈞聞此消息大怒，與二子謀曰：嫌隙已深，若不早爲計，難保其身矣。乃遣次子延福，賈送黃金三百兩，絲緞五百疋，前去拜見契丹主，稱是犒賞禮數。契丹主接了金帛，問延福曰：汝元帥

有甚言語。延福曰：臨行大人說：傳報上契丹皇帝，大軍遠來，路涉風沙不易，今唐主出奔，獨傳親征，實意避皇帝軍馬也；大人見重兵，與皇帝兵馬對壘。若皇帝肯立大人爲中原之主，大人便將部下軍馬，就近降紮，與契丹約爲兄弟之國，晉寧河東一帶，割與石郎自管，使其安服軍兵，免生靈塗炭。契丹聽罷，自悔入中原以來，晉寧之營未破，德鈞兵馬威強，山北諸州都已拒守。倘若詭計各出，軍士邀我歸路，亦未可知。莫若趁此，多得金帛西歸，則不致損折兵馬，一則金帛滿車，子女之輩，亦足快吾意也。從延福所請，在營中商議。探馬報知石敬瑭。敬瑭大驚曰：若契丹一變，則大事去矣，即遣桑維翰來見契丹。契丹主便問學士到此，有何話說？維翰跪告曰：趙德鈞父子，久有反心，其部下之將，皆是臨期聚集，兵弱之徒，聞戰卽危，不足畏也。皇帝不可，信其邪說，貪此涓滴之微利，而自棄丘山之大功。若使石駙馬傲皇帝，當盡中國之力，以事大國，如子之事父，又豈若德鈞兄弟之約乎？契丹主曰：並非背盟，蓋兵家用權變，事當如是也。維翰曰：皇帝傾國，來求敬瑭之急，四海之人，皆服皇帝之信義，奈何因小人之言，一旦遂變前約，且皇帝之來，以其非謂德鈞之求也，使大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自旦至暮，跪於帳前，泣涕奏請不已。契丹乃召趙延福至帳前謂之曰：吾之來，乃石敬瑭求不已，吾已諾助敬瑭爲中原之主，吾豈可變約耶？汝回轉去，傳示趙元帥，他若曉事之時。且退兵自守。待敬瑭肅清後，當割土地與之管領，不然當備兵馬來戰。延福不敢做聲。抱頭連諾而回。契丹遣人召敬瑭來，謂之曰：吾三千里來救，赴援必要成功，觀汝器貌雄偉，可爲中原之主，吾欲輔立汝爲天子，以慰中國臣民之望，

意下如何？敬瑭頓首謝曰：重煩遠來，仰賴救援，若敬瑭小子，背負明宗厚恩，一旦擅自立爲帝，生何以見朝臣，死何以見明宗於地府，辭讓再三。契丹曰：先立汝爲君，則臣民有主。敬瑭乃從之。契丹主乃命桑維翰作冊命曰：

契丹皇帝，誕膺天命，奄有朔方，痛念中原無主，四海罹兵戈之苦，百姓遭屠殺之慘，親提大軍，來赴急石，竊見石敬瑭以明宗之愛婿，擁節鉞之重權，人望所歸，天心攸屬，議立石敬瑭爲大晉皇帝，卽于晉陽定國，號曰後晉，布告天下，軍民人等，各宜知悉。

契丹主既作冊命，自解衣冠，授與石敬瑭，於晉陽城南，築起三層台，敬瑭就上卽位，是爲高祖皇帝，號後晉，諸將皆三呼萬歲，石敬瑭受朝拜畢，舉觴爲契丹稱壽，曰：石郎今日得沐聖恩，推戴爲天子，今賴皇帝福蔭，遂割幽州薊州瀛州莫州涿州檀州應州順州新州媯州儒州武州雲州甯州朔州蔚州共十六州土地爲謝。是日大排筵席，君臣盡歡而散。此後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趙德鈞迎降契丹 石敬瑭兵入大梁

却說晉主，次日命趙瑩桑維翰等，寫定文字，撥取幽州等十六州，請契丹主差人前去交割，仍許歲輸幣，二十萬匹。契丹主收受，改制唐興七年，爲天福元年，稟晉朝正朔，其法制皆遵用明宗皇帝舊典，軍校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領左相，權知樞密使領右相，劉知遠爲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立唐國長公主爲皇后，桑維翰作冊文曰：

大晉皇帝，誕受上天明命，晉承烈祖不基，頃拜命於朝廷，俾宅尊於中夏，咨爾皇后，唐國公主，膺明宗之顯命，作嬪妃於王國。維爾夙夜敬順，助予一人，鷄鳴儆戒之道，朕甫登大寶，均拜洪休，是宜崇位號，儀型宮庭，立唐國長公主爲皇后，爾等奉若天道，表正中宮，美關雎之風，修彤史之行，無忝我明宗之休命。

晉祖卽位，立后已定，乃命庫使，藉河東府庫，得錢三十萬緡，絹五千匹，金銀各三千兩，盡數送納契丹帳前，犒賞軍士。後有咏史詩云：

底事遲疑惱石郎，甘臣胡虜滅天常，潞王未返懷州駕，無奈天心屬晉陽。

却說晉主慶置朝制已定，却引兵南下，詣契丹營中議曰：河東形勝之地，須留親人鎮守，契丹主曰：請諸郎君出來，待吾擇一人鎮守之。晉主兄早喪，有子名重貴，晉主養爲己子，形貌類晉主而目大。契丹指重貴曰：此大目者可也。仍命重貴爲京兆留守，封齊王，十二月晉主與契丹發兵離洛陽，屯北團山，旂鼓相息，聲勢甚盛。契丹遣先鋒，將高謨翰迎戰，趙德鈞父子，先逃走了，唐軍不戰自潰。被高謨翰殺死者萬餘人，楊光遠見晉兵利銳，陷于重圍，芻糧俱竭與安審琦力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怒曰：吾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况降敵乎？光遠見敬達不允，遂拔劍斬敬達之首，率所部軍士，降附契丹去了。契丹聞之，嘉敬達之功，命收其尸骸，葬而祭之，謂左右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之忠也。話說安審琦符彥卿俱單騎赴行在。晉安士卒，逃去大半，消息傳入懷州，唐主聽知石敬瑭卽

位，晉安兵潰，君臣恐懼，不知所向。唐主卽召李崧議事，薛文遇不知事由，亦到行在，唐主一見文遇，不勝其怒。李崧私躡文遇足，令他出避，唐主曰：朕見此人，朕栗肉戰，幾欲拔劍斬之。不足以洩朕此恨也，他日自謂天生賢佐，出奇謀定天下，誤朕至此，今日有何面目，又來見我耶？崧奏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陛下親自殺之，益彰其事。唐主况吟半晌，遂免文遇。問崧保國之計？崧曰：今日之事，不利進攻，只宜退守，莫如整兵南還，別圖興復。唐主依其言，下命起發懷州，百姓聞得晉主兵馬到，各各逃竄山林，監門者奏請重刑禁止之。雍王諫曰：國家多事，未能爲百姓做主，又禁他避死求生，反增百姓之怨，不若聽其自便，帝卽下令，任其出入自便，唐主又擇十二月初五日，車駕離懷州，命審琦諸將，分守了南北城，却說晉主與契丹，大軍至懷州，趙德鈞父子，備辦拜見禮物，迎接契丹主軍馬，面縛投降。契丹主怒責之曰：背君之徒，留何中用，命左右將德鈞父子囚了，差人解歸本國，去見述律太后。後史官詠詩曰：

詭詐欺君甘受辱，無謀失計喪王師，囚俘不免身誅戮，慨想區區邀爵時。

却說述律太后，正與衆臣議事，契丹主差人，綁解中國趙德鈞父子等到來，太后宣入問之曰：我聞汝爲元帥，領兵救晉安之圍，近者又奔太原何也？德鈞又告之曰：奉唐主之命而來，太后笑曰：汝要結吾兒，求謀中國天子，尙以奉命之言來誑我耶？吾兒臨行時，分付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榆關告急，吾當卽歸，爾旣欲爲天子，何不用兵殺退吾兒，就唐主陰圖禪位，亦未爲晚耳！爲人臣負其主是不忠，乘時邀利爲不義，不忠不義，何所容身於天地之間

說？卽命左右，推出德鈞斬之。太后以延壽曾欲領兵攻榆關，其志頗忠，乃遂赦之，與張防同爲翰林學士。延壽謝恩而退，不能話下。却說晉主兵屯上黨，設宴犒賞軍士，請契丹主居上座，其將佐均依次坐於左右，是日軍中大吹大擂，君臣歡飲。契丹舉酒與晉主曰：我若引兵南下，洛陽之人，必大擾動，君自引漢兵南征，我令太相溫，率馬軍五千人，與君同往，我只屯止於此，候君音聞消息，若有急則來援，事定我當北回矣！晉主曰：賴皇帝福蔭，以有今日，日後當修朝賀以謝，言罷泣下。契丹曰：世世子孫，休得相忘，目今功臣如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等數人，苟無大過，不得棄絕，晉主諾諾連聲，隨命衆將各散，次日晉主與契丹分兵，引衆至上黨，望南進發，後人看史至此，見敬塘父事夷人，割獻土地，咏詩斷云：

君國子民天所命，石卿甘忍事腥羶，中原割與夷從狄，魚肉生靈四百年。

却說唐主聞南兵大下，急集衆臣在朝，商議退敵之策。李崧奏曰：事勢迫矣，雖欲使諸葛復生，不能爲計，陛下只得徵求各鎮將士，暫援洛陽。唐主從其言，雖頒詔示知，而諸鎮皆袖手觀望，無一人遣半騎救援者，近臣奏知，晉兵長驅，直下河陽，守城曲長從簡，盡將戰船迎降，大軍肅臨城下，乞陛下作急定奪。唐主大驚，欲再過河陽援救京城。晉主早已使契丹軍馬千餘人，據守城池，不能前進。唐主與左右文武議曰：朕往日以高爵厚祿，授汝衆臣。今日大勢傾亡，無一人肯赤心爲國者乎？言未畢，武班突出一將，當前奏曰：臣雖不才，願領兵以退反賊。衆視之，却是鳳舅曹恩也。唐主曰：卿有何計拒敵？曹恩曰：洛陽城堅守固，甲兵尚有十餘萬，錢糧可支一年餘，縱使晉兵圍城，亦不能攻入耳！臣願親領軍馬出戰，若

殺敗晉兵，乃陛下之福也，不能成功，君臣閉城而守。藩鎮諸臣知之，豈無有一勇之將，而
來救者耶？陛下不必過慮。唐主曰：疾風知勁草，國難顯忠臣，卿若退得敵兵，將河東一
帶，以報卿功。曹恩慨然而行，次日選馬步精兵五萬，揚旂擂鼓，出城四十里地，排下陣
勢，晉兵連營五十餘里，聲勢威揚，曹恩全身披挂，出馬立於門旂。晉軍中先鋒劉知遠當先
出陣，手執安漢刀，身騎紅鬃馬，大叫下馬納降，以保全軀，遲則悔恨無及，曹恩大罵曰：
叛國賊臣，今日好好退回人馬，令敬瑭入朝謝罪，尚不失前職，若執迷不悟，定教汝等粉骨
碎身，死無葬身之地。知遠大怒，舞刀躍馬，便取曹恩。曹恩正待親戰，左翼先鋒將陳文，
一騎飛出曰：主將且待，文先戰此匹夫，持刀來迎，知遠交鋒。二人戰了數合，知遠佯走入陣。
陳文縱騎追將近，劉知遠勒轉馬，掉起鋼刀，喝聲中，將陳文連盔帶甲，殺死於馬下，陳
軍潰散。知遠揮動後軍，鼓噪冲入南陣。曹恩已見陳文死了，舉槍躍馬接戰，知遠怒目睜睛，
與曹恩交鋒，南北喊聲大振，二人戰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日晚各收軍還營。晉兵屯東
南，唐兵駐西北。知遠入軍中，見晉主道：曹恩是潞王之妻舅，如不能勝。晉陽未可輕拔，
倘藩鎮軍兵，集於堅城之下，我軍胆落，則大事去矣。桑維翰曰：大王勿憂，今契丹未來，
堅兵只是曹恩一人，做得甚麼來，明日大王親自監兵臨城，軍士齊心，無有不克。晉主從其
議，即遣入於曹恩軍中下戰書，約明日交戰，自與衆將，整理步武，俟候交鋒，曹恩正在
收集將士，在帳中，與大將王虎議曰：知遠刀法，甚熟，昨日陳文貪戰有失，故衆將再與交
鋒，必須仔細。王虎笑曰：明日出戰，必擒此匹夫，爲陳文報仇。忽軍士來報晉主遣人下戰

書。曹恩拆開視之，即發批回與軍人去了。曹恩即喚帳前虎賁將劉達，分付曰：晉國兵堅，靠西北屯陣，汝引步軍一萬，在隘口埋伏，候彼軍已出，聽我號炮一起，從屯殺出，吾又發兵來應。劉達引計去了。又喚過王虎曰：明日交鋒，必知遠先戰，汝引入陣，吾率戴騎，從旁擊之。晉兵必破無疑。王虎允諾而行。曹恩令撥已定。不知明日交鋒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石敬瑭汴城鏖兵 劉知遠大破曹恩

話說曹恩分遣諸將出戰，與那北兵決一雌雄，次日平明三通鼓罷，南北兩陣齊齊排開，南旂下晉主高坐馬上，以鞭梢指曹恩曰：汝唐主妄貪天位，棄逐閔帝，親佞臣如腹心，屏忠義如寇讎，今日天兵到此，欲伸明帝之靈，以救生民，汝若順命，解甲投降，尚不失封侯之位，如不自揣，須臾命喪。曹恩大罵曰：叛賊，主上授汝河東重鎮，可謂爵高祿厚，有何相負汝耶？臣食王祿，但知假效，莫以口舌相鬥也。晉主曰：誰出與之戰，一將應聲曰：小將擒之，乃是都指揮使景延廣，舞戟揚威而出。曹恩舉槍迎敵，兩馬相敵，喊聲震地，二人戰了數合，延廣架隔不來。劉知遠看見，躍馬舞刀出陣助戰，南陣王虎，執斧放馬，抵住知遠，東西南北，金鼓齊鳴，鏖戰良久，王虎轉馬走回陣，曹恩拋了延廣，引兵繞北營而走。劉知遠竟不知曹恩是計，揮軍趕入陣中。忽號炮響處，如半天動個霹靂，劉達一支，從隘口抄晉主後隊。王虎曹恩復勒兵殺回，兩下夾攻，將晉主圍在軍中，延廣見中了計，單馬殺回，被

兩兵一矢，射中臂了，拖戟負痛而走。劉知遠獨先奮勇衝突，恐晉主有失，舍死殺透重圍，正見晉主被曹恩追逼。知遠厲聲曰：不要傷吾主，殺近面來，保晉主望營而奔。曹恩與王虎、劉達合兵掩殺，晉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晉主與知遠出圍中，後面喊聲不絕，曹恩急趕來，如風掃敗葉，知遠曰：大王可脫下黃袍，使後追不知，以便奔走，吾獨當法追兵。晉主依其言，即便脫袍換馬，騎着先走，正在急危之際，忽北風大起，飛沙走石，南北個個不能開眼，西北一疊鼓響，桑維翰引軍從旁殺出，解救晉主而去。劉知遠乘風勢，殺退南兵，兩下退軍回營。晉主大敗一陣，若非天意所在，竟爲曹恩所擒。却說晉主收軍，退五十里下寨，計點將士，傷損者二萬餘人。劉知遠等入賀曰：此陣若非北風相湊，幾限於陣也，晉主歎曰：年來用兵，未見有曹恩能出奇致勝如此，若非衆將齊力退敵，必有倒戈之辱。知遠曰：爲今之計，只得遣人至上黨，報知契丹主，求兵來救。晉主正待發書差人，趙瑩進曰：大王不必，再調契丹之兵，恐勞師動費，於軍中不便，臣夜來仰觀天象。大王當應此厄，過後無虞，南營中黑氣黯黯，不久必爲大王破之，如今分軍遣士，列四大營，嚴設禁令，堅守不出，半月之後，南軍必然怠倦，然後乘此，出奇兵攻之，一戰可收全功也，何必更借契丹之兵而來，多此一請，多致動費軍資耶？晉主聽罷大喜曰：卿之言，深合時宜，破陣必矣。卽下令着劉知遠、桑維翰、景延廣等，各分軍士，列四大營，堅守勿戰。衆將得旨而去。却說那曹恩既得全勝，集衆將于軍中，問：晉主屯兵于何處？哨報晉主退兵守三關口，部下將卒垂首喪氣，皆不敢出戰，王虎進曰：乘其敗亡，出輕兵襲之，使晉兵不暇爲謀，以遠遁矣。曹

恩曰：晉主不宜小覷，只可從緩圖之，汝衆人各要整飭器械，以待交鋒。王虎等退入營中，曹恩遣人奏捷於唐主。唐主得報不勝之喜，差使費了犒勞之物，詣營中見曹恩曰：主上以國舅，建了大功，賚到犒禮，於元帥軍前應用。曹恩拜受畢，謂使臣曰：歸奏唐主，須用深溝高壘，嚴設警令，以防晉兵暗襲。使臣領命回奏去了。是時晉主與曹恩一連十數日不交兵，晉主每遣人打探回報，南營隄防嚴密。晉陽城壁堅固，請大王另設奇謀，方可擊之，晉主歎曰：不想朝中，有此智謀強勇之士也，使我一時無計可施。劉知遠曰：大王何故長他人之志，而損自己之威，臣訪得南兵數日以來，各貪宴樂，不以戎事經心，只有曹恩部下兵將齊心，其他皆不足懼。臣有一計用之，使南兵手足無措，皆在吾掌握之中。晉主便問：公有何計？願與孤籌之。知遠屏退左右，近前附晉主耳邊道：幾句，如此如此。晉主大喜曰：此亦神算妙策也，他人不能及，即時傳令，一邊分遣行事，一邊着各營軍士，稱說缺糧，俱裝束爲南還之計。各營得令，軍士即使備行裝，負戈攜戟而行，消息傳入曹恩軍中。王虎進說曰：晉兵糧草皆盡，各營軍奔回，正可乘其去而追之。曹恩曰：敬塘詭詐極多，此行莫非用誘敵之計，宜堅守爲善。王虎曰：主將何怯之甚耶？彼軍久出無糧，此實情也，豈有詐計，主帥若不出兵，吾領本部軍追之。曹恩再三阻他不住。王虎次早，先引本部一萬人馬，揚旗鼓噪，出營追趕。曹恩即遣人探聽晉主消息，哨子探了回報，俱是個空營，及問此地鄉人，皆云昨夜，已走去十里之地矣。曹恩遂無疑心，即下令拔寨追趕，已離晉陽一日之程，將至河南地界，又問路人，曾見有晉兵經過否？一連問了三四個路人，皆言未見。曹恩心上驚疑未

決，忽見探馬忙報，晉兵暗度河陽，軍馬屯在城下，元帥大寨，盡被兵焚了。曹恩聽罷，馬上連聲叫屈曰：中了賊臣計矣，急引兵回，望見南營，火焰冲天，鼓天之聲，四面不絕，驚得南兵，魂飛魄散，不戰而潰。劉知遠一支兵，當頭攔住，大喝曰：汝之巢穴已被我破，何不納降，而求生路。曹恩大怒，舉槍直取知遠，二人戰上數合，不分勝負。曹恩無心戀戰，剩斜殺開一路而走。王虎隨後突進，被知遠一刀斬落馬下，南兵大敗，降者二萬餘人。曹恩殺到本營。又遇晉主引兵阻住。曹恩奮力與晉主力戰，劉知遠復兵殺來，將曹恩圍在垓心，曹恩左衝右突，透不得重圍，部下騎兵殺死殆盡，恩自知不能免，於馬上大歎曰：臣不能報主上恩，當付之一死，遂拔劍自刎而死，部下劉達亦被亂兵所殺，南兵死者屍積如山，血流成河。晉兵所得輜重盔甲，不可勝記。晉主乃收兵住紮城下，與劉知遠分南北門攻打。唐主聞知曹恩兵敗，晉兵攻城勢甚，惶惶無計，與曹皇后劉太后雍王重美宋審處等，攜了傳國璽，同上玄武樓，使軍士放火，意欲將晉陽宮殿燒燬。雍王諫曰：興衰數也，實天意使然，復何言哉，今者彼來，豈肯露居，他日重費民力，資財營建，是我死而又遺怨，於百姓耳！不若存之，可謂厚道。唐主依其言，遂不焚宮殿而止。玄武樓霎時間烟燄冲天，火光遍城，唐主并太后雍王等，皆縊于樓中。紀唐主在位二年，壽四十五，而唐亡矣！後人讀史至此，詠詩一首哀之云：

鼙鼓聲高北騎來，洛京樓閣遂焚灰，誰期袞冕成灰燼，芳草斜陽總可哀。

是日晚，丞相馮道率郡臣開了城門，迎接晉主。晉主整軍入洛陽，唐軍皆解甲待罪。晉

主謂劉知遠曰：汝部分潰軍，署京城伏歸營宿，整頓契丹主館，等於天宮等。知遠令命而行，城內肅然，秋毫無犯。次日早，御宣德殿，受文武朝見，以馮道爲同平章事，其餘原官，各從舊職。晉主委劉知遠執掌軍事，知遠領旨。整飭戎伍，設立科禁，忽有一軍卒，盜人紙錢幘被，捉見知遠，知遠曰：士卒犯令，當處軍法，喝左右推出斬之，左右跪稟曰：所犯者輕。請免其罪，而責之可也。知遠曰：犯令必誅，不容敷衍，雖一錢不恕饒，竟綁出門外斬首號令，於是軍中畏服，不敢違令。晉主遣使至上黨，報于契丹。契丹喜曰：吾料石郎，可成大事，今果如吾之所言，遂下令於使，回奏晉主，甚致慰勞之意。十二月契丹辭了晉主還國，晉主乃遣親臣，送至榆關，所奉金帛子女，輜重甚盛。契丹歸國，改元晉同，國號大遼，公卿百官，皆學中國之制，仍參用中國人員。趙延壽爲樞密使，統理國事，天福三年二月大赦天下，張充上表駁論，疏曰：

右散騎常侍臣張充謂之帝王者：遇天災多賜赦宥，謂之修德。昔有二人坐獄遇赦，無情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惟我后謹之慎之，無輕放赦，則下無僥倖之心，適足爲省罰之一端也。

晉主覽表大喜，下詔褒賞之。晉主欲遷都於大梁，桑維翰曰：大梁控燕趙，南通江淮，乃資用饒富之地，陛下遷於此，誠萬世之基也。晉主遂下東巡之詔，七月作受命之寶，其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日，畢竟東遷，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范延光拒命契丹 桑維翰上治安表

却說晉主八月，上尊號契丹，及述律太后，差僕射馮道劉侁二人，爲冊禮使，奉表稱臣於契丹主。馮道領命出朝，一同赴北番，見契丹進上表文曰：

臣大晉石敬瑭，謹奉表。朝賀於父皇帝，契丹可汗陛下。臣辱承聖恩，義同父子，昔者上賓拜別慈光，三易寒暑。顧瞻闕下，豈勝馳情；切謂聖武英明，太上皇帝，尊太后號徽明柔格太皇太后，仍輸送金帛三十萬匹兩，隨表以獻，伏候聖主。天福三年七月初五日，大晉皇帝，臣石敬瑭謹拜上表。

馮道劉侁表文到契丹處，契丹見了不勝之喜，款待使臣，馮道二人於別館，次日亦命儒臣，作詔慰之。詔曰：

覽爾所奏情詞，甚慰老懷，今後遣使上表，不須稱臣，只書稱兒拜手，致表于父皇帝。陛下，如家人父子之禮可矣。善撫中夏臣民，永承天休，予亦與汝有無窮之慶。

契丹亦遣使賈詔，同馮道回大梁見朝，晉主館待使者於宣德殿，即就使殿拜受詔敕，是時各鎮皆歸附，惟范延光據守一方，不肯投降。晉主遂與羣臣商議攻取之計，桑維翰曰：楊光遠步下兵精銳，陛下宜命之前往進取，其功必成。晉主依奏，乃下令着光遠爲元帥，引領軍兵一萬，興師進討。光遠領旨辭晉主，即領兵來到晉陽東城五里，扎營下寨，鑼鼓震驚，哨馬報入城中。范延光集衆將商議曰：晉陽城高池深，且有二年儲蓄，只宜堅守，不可輕敵，

俟其日久怠弛，然後縱兵襲之，決無不克，衆皆然其言。城上豎起旌旂，嚴設禁令，日夜謹守，按兵不出。光遠調撥兵士，於四門攻打。城上弓弩矢石如雨。晉兵不能近前，將及圍困一年，不能成功，消息傳入大梁。晉主謂羣臣曰：范延光將城堅守，楊光遠出師踰年，未能成功，爾等更有妙計否？劉知遠曰：范延光懼得罪陛下，故與部下將卒，死守其城，爲今之計，莫若以優詔赦之，復與之重鎮大任，彼聞是命，必然歸附，使軍師即日而將兵解也。晉主曰：此言甚善，奈目下無一人，可與范延光相通者。忽右邊走出朱憲奏曰：臣同延光幼年同筆硯，願奉詔赦，赴晉陽諭知之。晉主大悅，遂差朱憲奉詔前往。朱憲來到晉陽城下叫敬，報知延光。延光令人開門，放朱憲進城相見，敘禮畢，范延光曰：一別尊兄，瞬息數年，今承枉顧，不知有何見教？朱憲曰：小弟事晉主，叨居內職，故知將軍雄守岩疆，今主上特命小弟賣詔，告知將軍，若尊兄心肯歸附，晉主當有所報，待以大任，若以弟之言爲誤，三尺在上，神其殛之。延光得詔大悅曰：尊兄以仁義交弟，豈非信兄，兄亦非誤弟也，乃撒去守備，遣牙門將二員，隨朱憲奉表待罪。晉主覽表，復又降詔，授范延光爲西京留守，兼太平節度使，仍賜鐵券，部下將佐，除授防團刺史以下，牙將稱爲侍衛親軍。調回楊光遠，加授爲天雄軍節度使；又賜玉帶，御馬。均皆授命各望闕謝恩，不在話下。自是四方安息，百姓樂業，晉主日與劉知遠，桑維翰，二人商議久安之策，于是改汴州爲開封府，號東京，晉主日夜憂契丹爲患。乃命劉繼勳鎮澶州，高行周爲鄴地留守，王延胤爲彰德節度使，王周爲永平節度使，欲以陰防契丹也。天福四年，加授劉知遠，杜重威二人，爲同平章事，恩命已

下。知遠自思威。起自外戚，素無大功，亦與我同管，乃絕意不肯受命。晉主聞之大怒，謂趙瑩曰：知遠固拒制命，朕當削官職，貶之歸鄉里，看他如何下落。趙瑩奏曰：陛下昔在河東，兵不及五千人，被唐兵十萬所攻，危如累卵，若非劉知遠，心如鐵石，怎成大業。今日奈何以小過棄之，切恐此言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怒遂解，遣和疑詣知遠行營諭旨。知遠惶恐受命，次日知遠入朝謝罪。晉主曰：朕非以爵祿輕授於人，緣卿實稱此職，故命汝執掌，以故重威附之，朕非有他意，卿何乃辭耶？知遠復頓首稱謝不題。適北都留守，安彥威入朝，晉主曰：朕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近聞契丹徵求不止，卿能屈節奉承，周旋其間，甚稱朕意。彥威曰：陛下以生靈之命，猶卑辭厚幣以事，臣何屈節之有哉。晉主是日大排筵宴，於宣德殿，聚集歸附將帥，及諸臣宴飲。明日各官入朝謝宴，西京留守，出班奏曰：臣自歸附以來，已經寒暑，願乞假歸省親河陽，再赴闕下，幸陛下矜原，以全人子之道。晉主許之。范延光即日拜辭。率部下軍士，徑赴河陽，在路上行了數日，到晉陽地方暫息。鎮守昆陽楊光遠，早有哨探報知，謂左右商議曰：范延光叛臣，乞假省親，路經過此，昔我受命征討費力，垂及一年，今主上放其歸里，彼必不來耳，不若乘此統率兵馬，邀伏路中殺之，衆然其言。乃遣子承貴，引領兵士五百人，將范延光圍住了。延光怒曰：天子賜我鐵券，放回省親，汝輩竟敢絕我歸路，即便披甲跨馬，挺鎗索戰。承貴出馬，戰了數合。范延光雖有勇力，終是寡不敵衆，勒馬便走。被承貴直追下汾河河口，推落范延光於水中溺死。承貴回報光遠。光遠即使申奏晉主，稱范延光過汾河墮水

身死。晉主明知其故，慮恐楊光遠父子之強，不敢詰問也。後人咏史詩曰：

鎮臣分統勢盤桓，人主嗟無制命權，殺伐自專罪可追，封疆何以息爭端。

却說契丹主，既得中國，所割十六州之地，與之掌管，貪虐無厭，軍民抱怨，皆欲反歸中國。鎮州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屢力拒之，因捉得契丹奉使，拽刺上表，奏晉主道：今有吐谷渾西突厥渾契苾沙陁等，皆言被契丹侵暴，願各率步衆歸附，與契丹決戰。晉主聞奏，正在遲疑之際，欲集羣臣商議。桑維翰執簡當胸，上前奏曰：

臣桑維翰竊謂善兵者，撫機而發，不善戰者，彼已不量，伏爲皇帝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安重榮恃勇驕敵，吐渾等，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封材，士卒精銳，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道天災，其未可與敵也。且中國初敗，士氣彫沮，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寨，兵少則不可以待寇，兵多則餽運無以繼之，我留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侍衛之士，疲於奔走，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初安，蒸民困疲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思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又啓衅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則大事失矣。議者以爲，輸幣帛，謂之耗蠹，有所卑辭，以爲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賈耗，蠹熟甚矣。武吏功臣，請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衅而動，則必成矣。况鄴都富強，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今陛下略加巡

幸，以杜奸謀，冒昧謹言，伏候聖裁。天福六年 月 日，秦甯軍節度使，臣桑維翰謹疏。

晉主覽表，猶豫未決，劉知遠復力奏曰：兵者易動而難安，陛下若欲興師，是傷痍之民，復趨死地也。晉主大悟，諭安重榮等，不可輕舉妄動，又謂劉知遠曰：安重榮強悍志驕，加授汝爲北京留守，爲朕陰以制之，安撫軍民。知遠授命，即日辭別而行不題。却說安重榮正在鎮州，伺候朝廷消息，入報天使賈詔到來，重榮迎接，宣讀曰：

吾因藉契丹，以得天下，爾因朕以得爵祿，吾尙不敢忘契丹之德，爾豈敢忘之耶？今晉以天下臣之，汝以一鎮拒之，不亦難乎！汝宜深夜靜思，慎勿輕舉妄動，以貽後悔。

重榮得詔，反肆驕慢。聞得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舉兵欲反，密遣人與之通，結爲外援，在鎮招軍買馬，積草屯糧，卽興師向關。消息傳至東京。晉主亟聚衆臣商議。趙瑩奏曰：安重榮之謀反，前已着劉知遠制之，今莫如就着劉知遠討之，庶稱兩便，他人恐未能也。晉主依奏。遂下命，着劉知遠發兵討賊。使臣領旨徑至北京，傳示知遠。知遠受詔，先見齊王重貴，道知此事。重貴曰：公乃朝廷社稷之臣，統屬軍情，便宜行事，不必稟知。知遠便集部將商議曰：安重榮恃勇，便生謀反，我受朝廷之命，發兵討之，左右諸將計在孰便。郭彥威曰：安重榮之反，特吐谷渾西長白承福爲援，若得白承福來降，重榮一鼓可擒矣。知遠曰：有何計策，使得他來降順。威曰：虜人惟利是圖，多以金帛，以朝廷之命賜之，方可制也。

知遠依計，卽出府庫金一百兩，縑二百匹，使威、賈賂之。彥威領命，徑到白承福等軍，宣示詔曰：

大晉皇帝，詔諭吐谷渾酋長白承福等。朕昔分割汝曹，隸屬契丹，爾曹當以自安部落，勿自輕舉妄動，啓發干戈，以助鎮州安重榮爲叛，况重榮已爲，朕之所棄，敗亡只在旦夕。爾曹宜早絕他，毋待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之不及。

白承福得詔，心亦惶恐，帥衆隨彥威來歸知遠。知遠大喜，安留之於大原地方，表奏於朝。晉主降旨，授白承福領大同節度使，收承福部下精騎，於知遠麾下。鞑靼契丹聞之，背了安重榮，亦帥部下軍馬，歸降晉朝來了。不知後來，收勦安重榮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劉知遠平定鎮州

景延廣拒命契丹

却說安重榮，聞得朝廷，差劉知遠發兵來討。忽又哨報，白承福等歸降去了。重榮驚惶無措，與牙將祖醜議曰：吾謀已露，白承福等，又皆歸降去了，劉知遠必來困城，何以禦之？醜曰：將軍事到其間，豈可束手就縛耶？只得期約安從進一同出兵，事成後，與之分割中原，彼必然爲將軍，爭力致天下也。重榮依其言，就一面差人，約從進發兵接應，一面整頓軍馬迎敵。哨馬探報知遠軍中，知遠謂彥威曰：安重榮部下，皆非驍勇之士，今又通安從進爲援，正不知從進爲井底之蛙耳！吾稟齊王，先擒安從進後取鄴都，有何難哉。郭彥威然

之。知遠入見齊王，道知其事。齊王曰：所見甚明，亦須機密，不可使敵，互相援助也。即便差高行周，同知遠舉兵征討安從進。知遠出軍前，分遣彥威爲先鋒，高行周爲救應，自爲合後，統領雄兵一萬，克日望山南東道發進。哨馬報知，安從進引馬步軍一萬，出城十五里。胡燕口屯扎。劉知遠人馬，對壘安營，次日兩下各擺開陣勢。南陣郭彥威持刀出馬，立于門旂下。北陣安從進全身披掛，手執長鎗，於馬上問曰：我鎮山南東道，並不侵犯朝廷，何故加兵到此？彥威罵曰：汝與安重榮互相通謀叛，今天子出帥征討，汝等知罪，急下馬伏罪，尙能寬宥，若率兵衆相拒，自投死地也。從進大怒，挺槍躍馬索戰，兩下金鼓齊鳴，吶喊連天，二人戰上數合，彥威佯走入陣。從進追馬追來，高行周在軍中，拈弓搭箭。看定從進項上發來，正中其穴，從進翻身落馬。彥威回馬，又復一刀，安從進尸首，分爲兩段。劉知遠驅後軍掩殺，盡降其衆，遂平定了山南東道，駐軍於胡燕口，紀高行周郭彥威之功。與聚將議曰：仗諸將之力，一鼓而破安從進之衆，乘此破竹之勢，回兵襲取鎮州何如？衆皆曰：。然安從進陣亡，安重榮聞知敗卒，盡已投降，魂散魄落，豈暇爲謀乎？彥威曰：明公此論甚善，即宜早行。知遠將兵馬分爲前後兩部，遂征討山北，徑趨出鎮州之南，望鎮州不遠，駐下營寨。却說安重榮，正遣人探山南消息，哨報安從進被晉兵所殺，即日大軍，臨城下不遠。安重榮大驚曰：何來之迅速若是耶？遂與祖醜忠率部衆，出城迎敵，只見旌旗蔽日，殺氣凌空。彥威先鋒已到，列下陣勢，出馬與安重榮打話。北陣祖醜忠舞刀馬來戰，兩馬相交，二人鬥到深處，有詩爲證

血浸長城骨似銀，砂場一片晚風平：從軍未得封侯印，鐵恨難消萬古身。

但見彥威，威風凜凜，抖起精神，戰到二三十個回合，彥威鞭撻猿臂，活捉醉忠於馬上，一似鷹拿燕雀，猶如虎攫羔羊。安重榮躍馬擧方天戟來救，高行周一騎飛出，大喝曰：反賊休走，二人迎住，戰了五十回合，安重榮力不能加，勒馬跑回本陣，知遠後軍望見，揮兵掩殺，鎮州兵大敗，死者無算。安重榮走入城中，堅閉不出。知遠收兵，屯扎於鎮州城下。彥威綁縛祖醉忠入見知遠。知遠曰：都是汝衆人，同謀造反，喝令左右推出斬之，將首級懸於城下號令；知遠分遣將軍兵馬，各門攻打。安重榮在城中，垂首喪氣，再不敢出戰，被晉圍困二十餘日，時十一月天氣，城中糧草已盡，凍餓死者二萬餘人。天福七年，正月鎮州牙將放衍從西郭水碾門，引晉軍入城。彥威執銳登城，殺傷軍民，一萬餘人；重榮走匿民家。被官軍搜殺甚急，民家捉了，解到知遠軍前。知遠命左右，將檻車囚起，安撫百姓，翌日下令班師，大軍離鎮州。正是鞭敲金鐙响，人唱凱歌回。劉知遠回到北京，將人馬駐扎城外，次日入見齊王，道平復二處叛臣，今已班師。齊王大喜，犒宴軍士畢，即令知遠分隸軍士。知遠既退，齊王遣人，解安重榮赴東京問罪，軍校領命，解押重榮來到京師，朝見晉主。晉主會集羣臣，面責重榮：朕有何負於汝？妄生邊隙，結連從進謀反，今日從進安在耶？重榮低頭無語。晉主下令，將重榮押出市曹斬之，將首級函貯，遣使賫往契丹謝罪。使臣領旨，賫了首級，來到大遼，朝見契丹主，奏知中國天子，以反臣安重榮等，妄起兵端，有犯大國，今主上遣臣，送其首級來謝，望皇帝念其前德，赦其不恭之罪。契丹主怒曰：石郎爲

天子，從何得來，今聽佞臣之言，便忘我大恩，汝歸回報晉主，吾之甲兵二十餘萬，若再如此，即提兵到中原，另立他人爲主矣。使臣領命，連夜回見晉主，將契丹之言，一一道知。晉主聽罷，退入宮中，自是憂憤成疾，累日不視朝。大臣馮道率羣臣，入宮問安，帝因令幼子，重睿出拜馮道，又令宦官，抱重睿入馮道懷中，欲使道輔立之意，帝謂道曰：卿乃國之元臣，當竭誠以輔後主，勿忘朕意。馮道頓首受命，晉主偏觀羣臣，皆非宰相之器，長嘆曰：黎民不得太平之治，豈非天意歟！言訖而崩，天福七年，六月也。在位七年，壽五十一，後人咏史詩曰：

堂堂中國忽臣夷，屈節卑辭失遠貽，不孝出年宗社絕，看將遺事亦堪悲。

次日馮道會集衆臣，與侍衛步都虞候，景延廣議曰：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以定禍亂。景延廣曰：公之言，合國之大體，再無疑議。馮道曰：遣使往北京，奉與齊王來到，卽皇帝位於柩前，翌日詣宣德殿受文武朝賀，立其叔母馮氏，爲皇太后，政事悉使景延廣掌理大權。奏請晉主奉表稱臣，遣使告哀於契丹主。景延廣曰：致書稱孫足矣，奉表稱臣其禮太過。衆臣皆曰：不可，違先帝之命，晉主猶豫未決，李崧力爭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擯甲冑，與契丹交戰，悔無及矣。延廣固持其議。馮道曰：奉表稱臣，中國之制，致書稱孫，先帝之典，二者皆可行也。晉主遂從延廣所議，致書不稱臣而稱孫。使命領命，徑詣大遼，進上書曰：

孫石重貴，表奏契丹大國，可汗祖皇帝陛下。今遭不幸，先帝崩逝，孫幼嗣君位，當

以國制告之。伏惟陛下，念孫未諳事體，凡事草創，其有不恭，寬孫斧鉞，冒昧奏聞，伏候報可。

契丹看罷，大怒曰：乳臭黃口，便敢侮慢孤耶，乃遣回國使，并遣使奉詔入中國，見晉主諭旨曰：

先帝得契丹而爲天子，年供幣帛，往來通好，以子事父子禮，不失信義。今汝即位，妄自尊大，有負前約，豈以先帝不及汝耶？若要一國太平，早修舊盟，位傳永遠，如聽執政之言，有恃大國，兵戈臨日，悔之無及矣。

晉主得詔，以示羣臣。景延廣出奏曰：契丹妄自尊大，凌辱中國，陛下宜拘其使囚之，看他如何？趙瑩李崧力言不可，契丹之兵，擾亂莫測。晉主從其議，乃放喬榮慰諭之。喬榮得旨去，即辭景延廣，景延廣乃大言曰：汝歸告汝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奉表稱臣，今主上乃中國所立，何以屈節於北朝耶？今者稱孫，乃以不忘先帝之盟耳，况稱孫已是勉強，又豈可稱臣乎。今吾主整頓十萬軍，磨劍以待，倘契丹擅自起兵，萬一爲中國所敗，取辱於天下，勿貽後悔。喬榮乃詐言，公之言語頗多，某甚健忘，乞以紙筆記之乃妙。延廣命吏，細寫所言與喬榮。喬榮得書，辭了使行，連夜回大遼，以呈契丹主。契丹看罷大怒曰：若不擒此匹夫，以雪吾恨，無以取信中國也。遂議發兵晉國，將以前晉國之臣，隸屬在契丹者，先行誅戮，不在話下，却說晉主初有疾，召劉知遠入朝，欲託知遠輔政，重貴見侵其命，降敕知遠改鎮河東。因此知遠怨望新主，知延廣必虛言召禍，竟不以禮御之，但增餉爲守備之計，

募兵爲戰鬥之策。却說景延廣專秉朝政，貪愛賄賂，聞得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有玉帶，遣使假詔命以取之。光遠得詔，大怒曰：「此事先帝欽賜與我，景延廣何故，擅自行詔？」與我取討，因與心腹丘濤曰：「景延廣當朝權臣，將軍不與，禍必及身，不如反投契丹獻此物與之，可得高爵重祿也。」光遠然其言，遂決意作反，將使命殺了，奔投大遼見契丹主，獻上玉帶金帛。契丹主大悅，以光遠爲行營節度使。光遠拜受，因奏曰：「今中國大飢，可乘時甚飢荒，此時攻之，一舉便得。」趙延壽亦從中慫恿，舉兵伐晉。契丹主之意已決，乃練精兵五萬，使趙延壽爲監軍，楊光遠爲向導，趙延照爲先鋒，克日舉兵伐晉。延壽等得命，次日於軍中，整頓戎伍，各分齊備，入辭契丹主而行。契丹主謂延壽曰：「汝今先行，我率大隊兵在後，若得中國，立汝爲帝。」延壽信之，即日領兵馬就道。值十二月天氣，凍雲作雪，朔風吹草，北軍望貝川征進，有詩爲證。

茫茫塞草盡荒丘，不覺青春又白頭，名利往來何日了，古今爭戰幾時休。

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先鋒將趙延壽，將兵入寇，屯札貝州城下。只見守城將吳蠻，引兵出城迎敵，兩陣對圓。北陣延壽延照當先出馬，手執大斧，南陣吳蠻亦引騎舉槍，立於門旂之下，吳蠻問曰：「南北各有界限，汝何故舉兵東侵？」趙延照曰：「汝主負我，特來問罪，言罷舞刀躍馬，直奔吳蠻。」吳蠻舉槍交還，兩馬相接。兵器并舉，二人戰上十餘合。楊光遠引軍擊其中，吳蠻力不能支，勒馬回城中去了。延照揮兵掩殺，南軍大敗。楊光遠乘勝攻入城中，吳蠻奔投無路，遂赴井死，趙延壽遂襲了貝州，遺下各事，均皆安服，即遣人迎接契丹主，

車駕入城屯札。不知更有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皇甫遇大戰遼兵 安審琦潰圍破敵

邊報奏入東京，晉主大驚，召集羣臣議曰：貝州水陸冲要之地，錢糧集儲，爲大軍數十年之需，今被契丹所據，誠於中國不便，景延光奏曰：高行周智勇雙絕，陛下委之以重任，御駕親征，必保萬全。晉主允奏，乃遣高行周爲保駕都部署，符彥卿皇甫遇等，率兵五萬，以退契丹。高行周得命，即日整頓兵戎，俟候出兵不題。却說契丹主，兵屯貝州，召集部下商議。趙延壽曰：中原善用兵者，莫如劉知遠。今鎮守太原，若知我兵在此，必出兵斷吾之後，則前有堅兵，後有勁敵，我軍首尾受攻，必致授擒。陛下宜遣將部兵攻太原，使知遠爲自守計，無後顧之憂矣。契丹主善其計，遣偉王統帥軍馬一萬，前取太原。偉王得旨，即日引兵來到太原，於秀容縣北下寨，旌旗蔽日，聲勢甚大。哨馬到了劉知遠軍中，報知。知遠自召衆將議戰。郭威曰：契丹堅兵在貝州，偉王懦弱之徒，不足論也。知遠曰：汝先見初陣，我引軍馬出南郊，兩下夾攻，必取勝矣。郭威依計而行，次日兩陣齊開，北陣旗下，偉王舉槍出馬上陣，南陣郭威全身貫帶，舞刀縱馬，喝聲狂虜，不知時勢，敢來侵犯太原，早早退去，免致擒戮。偉王亦罵曰：汝主背負前約，特引兵來征伐，若知順逆，作急開城納降，不失舊職。郭威大怒，縱馬直取偉王。偉王舉槍交還，二人戰上三四十個回合，忽山南喊聲大起，砲響連天，知遠一枝軍，從後殺來。偉王大驚，拋了郭威，勒馬走回本陣，正遇着知遠，

當頭截住，只一合，將偉王斬落下馬，北兵大敗，降者無數，知遠追趕至三十里，奪其輜重而還。敗軍去走貝州，報知契丹主，偉王戰死，契丹主大驚曰：知遠若出，吾無葬身之地矣，即下令，將城中集儒根草，盡數裝了，拔營離貝州，望戚城遁去了。却說晉主軍馬到此，先鋒將李守貞，皇甫遇，符彥卿等，會同水陸并進，亦到戚城二十里下寨。晉主聽得契丹兵在戚城，下令諸將即速，追趕征討，皇甫遇自先到河南，遣人哨探北兵消息，回報契丹人馬，聞知南兵來到，正待過河迎敵。皇甫遇即着梁懷璋，率步騎五千人，埋伏于河岸，乘其半渡而擊之。漢璋引兵去了，皇甫遇自領軍馬接應，契丹兵馬正在渡河之時。梁漢璋引兵沿河并起，北軍大驚，進退不迭，漢璋縱馬舞刀，從河岸邀殺，北將魯阿台當先迎戰，被漢璋斬落馬下，拋尸赴水，皇甫遇後兵繼進，契丹大敗，溺河而死者，數千人，俘殺數千人。河西之兵，哭泣而去，有詩爲證。

兵潰河西壯氣收，填河溺死水空流。英雄千古山川志，付與淒淒野草愁。

晉主得報，已破契丹，戚城圍解，不勝之喜，大軍進駐於瀘州城。下令追殺契丹。契丹敗走河西，却于古頓丘城，暗設兵馬，以防晉兵來追，乘虛掩殺。晉兵因霖雨不止，更不追討。契丹人馬飢疲，愴惶無計。趙延壽曰：晉兵盡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進，不如就于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橋，則事可成矣。契丹從其言，自領十萬餘衆，屯於瀘州城北，太師溫屯西南，旗鼓相接，聲勢甚大。南將高行周率衆將來戰，北將趙延壽舉槍躍馬先出，符彥卿持斧縱馬來戰，兩馬相交，搖旗吶喊，戰上四十回合，不分勝負。契丹主全身披掛，綽

刀跑馬，自領精兵，當住軍中而來。南帥高行周走馬持刀飛出，抵住一陣，鏖戰良久。彼此各有損折，白午至酉，數百回合，乃收兵回營。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責問楊光遠曰：前日你言，晉兵已半餓死，今何其多也。光遠愧不敢答。次日趙延壽復勸契丹主進兵，契丹自以精騎衛兵左右，晉兵按甲不動，萬弩均發，飛箭如雨，四下伏兵共起，皇甫遇符彥卿各出精兵，遠擊其西北營。北兵大亂，皆棄戈而走，契丹主度勢不能敵，引部下拔營走去，以楊光遠屯青州，以防追兵。晉主聞得契丹退去，乃命高行周留鎮檀州，班師回大梁，朝廷因契丹入寇，府庫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掠民財，使者請曰：民不從命，將如之何？晉主曰：朕以劍授汝，不用命者，先斬後奏，以此吏卒攜械刀杖。入於民家，督促急如星火，求死無地，百姓驚擾，皆不欲生。八月桑維翰甫秉朝政，以劉知遠有功，保封太原，行營都統郭威，爲將軍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使，以備契丹。一日晉主設朝問羣臣，近日附助契丹入寇者，誰爲的呼首罪。景延廣因可恨楊光遠，昔日不與玉帶之故，出班奏曰：楊光遠以中國之臣，謀通契丹，以危社稷，罪不容誅，陛下當發兵討之。晉主允奏，乃下命，遣將李守貞爲監軍，率兵二萬討之，詔命已下，李守貞引部兵，揚旗鼓噪，來到青州，將城圍了。楊光遠大驚，一面發人，求救於契丹主，一面點兵集人馬，登城而守，被晉兵困了一月，城中食盡，死者大半，契丹救兵不至，光遠計無所出，遙望北向稽首拜曰：皇帝皇帝，大誤光遠矣。其子楊承勳勸光遠納降，以保全家族。光遠曰：若從契丹，尙有全生之理，仍歸晉主，難免家族之誅，父子二人，議論相持良久。承勳怏怏不樂，沈吟自思，吾父之反，乃判官丘

濤德惠之也。今日先斬此人，以圖後計，別過光遠跟前，召過丘濬，拔劍斬之，遣人將首級送於李守貞軍前報知。次日放起火來，劫其父，光遠出居私第，開城迎降守貞，仍復上表待罪，晉主得表，謂眾臣曰：楊光遠罪人，而承勳歸命，難於顯誅，朕將命守貞，以便宜行事。眾臣皆奏，陛下此論正合其宜。晉主乃遣使，詣青州諭旨守貞，得旨，密遣人刺殺楊光遠於驛中，詐稱病死，奏知晉主，晉主乃授其子承勳，爲汝州防禦使，十二月契丹，大舉入寇，趙延壽爲向導，引兵十五萬，先到邢州住營，邊臣奏入大梁。晉主知道，乃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等，會集諸將，軍馬共二十萬，陳於相州安陽水南岸，列長陣以防攻擊。馬全節召諸將，計議出兵，皇甫遇因契丹堅兵，屯邢州。我以輕騎數千，先視其動靜，然後徐徐議進取。全節曰：公議甚善，再得一人同往更妙！道聲未了，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出口：小將願與同往如何？全節大喜，與之約曰：二人此行，若是過期，我自冇來兵應。皇甫遇二人，引輕騎掩旂息鼓，直取邢州，但遇伏兵，且出且行，至榆林店。契丹大軍卒至，金鼓震天，喊聲動地，二將私相謂曰：契丹兵甚銳，我今若走，必至被擒，乃以步軍布爲圓陣，以待北軍之敵。趙延照當先出馬，南陣皇甫遇提刀迎敵，二人鬥了二十回合，不分勝負。契丹自引大軍進戰，慕容彥超奮勇力戰，自午至未，戰上百餘合，殺傷甚多。皇甫遇血映袍甲，與北軍鏖戰不已，坐馬中流矢而倒，持刀步戰，北兵漸漸逼近，勢將危急，其僕杜知敏見了，即跳下馬來。以己所乘之馬與之。皇甫遇得馬戰稍定，回看知敏，已被北兵捉去。皇甫遇歎曰：知敏義士也，救人之急難。死生之際，不可棄也。與慕容彥超躍馬突入契丹陣中，救

取知敏而歸。契丹下令，各營出兵，有能生擒，南將二人者，重賞。軍中得令，併力合圍而來，矢如飛蝗，萬馬齊奔，南軍折去大半。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當效死以報國耳？因日將暮，力戰不退。全節在安陽怪驚曰：甫皇遇等探兵未回。安審崎曰：過期多時矣，若不救援，必至疏失，我當率兵以往。張從恩曰：虜軍很至盡，吾等恐不足以當之，公輕身以往，徒喂肉虎口耳！審崎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死生，事既如此，倘有遺漏，我等何面目見天子。遂率所部一千餘人，涉水而進，正遇虜將阿速魯，追迫二將來到，安審崎大呼，向前一刀，斬阿速魯於馬下，殺散餘兵，保甫皇遇等而還。二人歸見馬全節道：述與虜大戰之事，衆然其言，乃按兵不出。近臣奏聞晉主，晉主下令徵兵諸道，詔親征，即日車駕離大梁。却說契丹主榆林店之戰，折去大將二員，甚不滿意。趙延壽奏曰：勝負乃軍家常事，彼軍亦有傷損，何必忿懷，近報晉主親來監戰，陛下可引兵向祁州取其積儲，以充軍實。契丹從其言，乃遣羸弱之卒，先驅牛羊過祁州城下，密遣精兵，埋伏於後，契丹分遣已定，拔寨起行，祁州刺史沈斌，望見契丹人馬過城下，發兵迎擊之，忽虜營號砲并發，趙延壽率精兵奪其門，州兵不敢入。延壽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看見延壽躍馬在陣前招誘沈斌曰：契丹大國領兵而來，使君會事之時，早來歸降，萬一不降，城陷食盡，又將安歸。斌厲聲曰：趙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廷，仿犬羊之醜，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反有驕色何也？沈斌弓折矢盡，終爲國家效死耳！首防侍中所爲耶？延壽低頭無語，明日城破，沈斌自刎而死，靜軒有詩贊曰：

兩國國王宗社重，一身爲主羽毛輕，當時死難猶常事，留得轟轟烈烈名。

契丹既得祁州，得降卒二千餘人，遣哨馬再探晉主消息，回報晉主駕出安陽，督諸道兵而進，離祁州不遠。契丹主聞得報，下令著趙延壽引騎兵五萬，出白溝一路，趙延照引馬軍五萬出秦州。自引大隊，與太史溫出白圃衛村，俱在定州會。趙延壽等得令，各分兵去了，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杜威會衆劫契丹 晉主遣使通和納

却說晉將杜威，率諸道軍會於湯城，問北兵動靜，有新降者言，契丹兵分三路而來，明日當至。杜威聽得，頗有畏威之勢，因召諸將議決戰之策。李守貞曰：馬全節等，擁衆在安陽，以俟主上出兵，乃進今虜騎將逼陽城，元帥受國重寄，豈可以虜戰，待車駕哉，明日我等，當效死報國耳！杜威依其言，下令整頓戎伍，翌日與契丹會戰，衆軍得令，各各準備迎敵。次日平明，晉兵旋欲結陣，望見契丹兵馬，旌旗蔽日，殺氣凌空，如衆山之勢，合圍而來。李守貞率步軍當先迎敵，遇虜軍先鋒阿台渾兩兵力戰，未分勝敗，晉兵人困馬乏，退至白圃衛村，各埋鹿角爲行寨，遇契丹一路軍馬來到，圍之數重，又出奇兵，抄其寨後，斷絕晉兵水道。晉軍營中掘井輒崩，人馬俱渴。杜威諸將，戒軍士莫出，死守寨壁，忽大風，自東北而起，飛沙走石，營中旌旗等吹折無數，契丹主登戰台上，晉將鐵鶴軍，拔晉軍鹿角，驅騎衝突其營，自執其劍，與晉軍合戰。又令順風放火揚塵，以助其勢。晉軍皆忿怒大呼

曰：諸招討何不出戰。杜威曰：待風勢稍定，然後出戰。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鬥者取勝，此風乃天之所以助我也。若候風止，我軍見契丹之盡，必奪其氣，吾屬無噍類矣，卽厲聲曰：明公善守營柵，吾便統率諸軍退虜，卽綽刀躍馬，直冲北陣，與太師溫兩下鏖戰，一場好殺，有詩曰：

鼓角齊鳴戰陣收，殘戈亂戟覓封侯，征雲殺氣漫天黑，野草閑花滿地愁。

二人大戰，百十回合，不分勝負，軍馬立不穩，張彥澤欲俟風緩，然後接戰，左營副使樂元福曰：今軍中飢渴已甚，吾屬被困。契丹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吾正乘其不意而擊之，此行兵之詭計也。彥澤把持不定。符彥卿力言，左軍已與契丹交戰，設使束手就擒，莫若捐軀報國，乃與樂元福各率精兵出門迎戰，北陣趙延壽一路兵合，與元福兵器相接，交馬便戰，虜將元朮禿兒，挽戈直奔南營，正值符彥卿撞來只一合，一刀斬兀朮於馬下，尸分兩段。杜威虜守東南營，見衆將鏖戰不止，各出雄兵迎風斬陣，冲入契丹前軍，稍退風轉，白晝昏黑如夜。符彥卿驟馬橫突，契丹陣中，又遇虜將阿速魯一騎殺來，亦被彥卿揮刀斬之。趙延壽太師溫見晉兵精銳，各單騎先出，杜威驅兵掩殺，四下震地動天，北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奔潰之衆，如山崩海倒。守貞下令，喚步軍盡收去鹿角，前後追襲。契丹部下鐵鶴軍，俱已下馬投降。有溺死者，有匿民家躲避者，委棄頭盔馬匹，干戈器械，塞填郊野，契丹走退四十餘里，諸將皆欲乘勢追擊。杜威曰：前虜之軍勢甚大，幸而吾軍全勝，更欲追之，恐窮極計生，反爲不美，况令力戰幾日夜，人馬俱竭，兵將力疲，不若暫退休息兩日，再圖良

策可也。衆皆曰然，於是放去北軍，收兵退定州去訖。却說那契丹大敗，奔至幽州，收拾潰軍，折去人馬一十萬，盔甲器械喪折殆盡，仰天大歎曰：吾自用兵以來，未有如今日者，乃杖會數百人，責其不用心戰鬥，趙延壽進曰：敗乃勝之基，吾人以此戰爲利，將心忽於戎事，爲今之計，陛下暫還本國，蓄養精銳，待秋高馬肥，復舉兵南下，一戰定能成功。契丹主從其言，率餘軍馬，徑回本國去了。晉主魏在安陽，聽知杜威等戰勝，下命諸將，分守冲要，更加小心，以防契丹再來，即日班師回大梁。正是一戰契丹歸漠北，軍中齊唱凱歌回。晉主回到皇城，一日設朝，忽小殿值官奏曰：御榻上有一老狐，拱坐於上。晉主不樂，急喚前宿衛將軍，各挾弓矢射之，有能射中者，賞黃金三十兩，宿衛諸軍領旨，舉箭未發，被老狐遂走一將，拾其弓矢，回射一箭，正中晉主衣袂，帝急召打捕司，牽得獵犬於殿前，狐且緩緩退步，旁若無人。晉主憂懼，不知所爲。桑維翰執笏奏曰：狐降御座，不祥之兆。契丹以不得志而去，歸國再舉，其謀必不可測。爲今之計，必卑辭下禮，遣使通和，庶使兩國休兵，生靈免塗炭之禍，惟陛下留意焉。晉主曰：朕終夜不安，亦思及此，聞卿所言，一如喚醒迷途耳！是日議遂決，若得兩下休兵，安邊息民，卿之力也。桑維翰傳命學士院，草表進呈。晉主遣馮子金爲使，請契丹進上表耳。

晉國皇帝，孫石重貴謹遣使馮子金，賈表一道，上奏契丹大國皇帝陛下，晉之得國，實荷大朝福蔭，得至今日，往者奸臣，趙得鈞父子構給奸謀，得罪大國，使祖皇帝親帥大軍，問罪小國，連年兵衅生靈，肝腦塗地，祖皇帝知之，必垂哀憫，今遣使奉表

大朝，請修先皇帝舊日和好，兩國休息兵民，誓永修孫事祖之禮，不敢廢慢，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少逾此盟，先皇帝在天之靈，必不怒也。伏候敕旨。

契丹主看罷踞坐，對馮子金大罵，晉國負盟，吾必舉兵伐之，以雪定襄之恥，述律太后，見契丹主怒，乃謂曰：若使漢人，爲胡主可乎，契丹曰：不可。太后曰：汝又何欲爲漢主耶？契丹主曰：石氏負恩，義不可容。太后曰：使汝縱得漢地，亦不能爲中國之主，萬一有失，悔不及矣！契丹之怒息，命宴待馮子金，次早子金入辭契丹主。契丹曰：爾回傳示晉主，道我可憐。念昔日石郎小心事，不欲絕他宗祀，通和之請，怎不可從，但得景延廣桑維翰二人來而證盟約，仍割鎮定兩道屬我，則可和矣？馮子金領命，回見晉主，將契丹之言，一一傳奏。晉主聞得知契丹有怒意，料其必不肯和，遂不遣景桑二人北行，忽天雄軍劉翰上表奏曰：有招收指揮使方簡，乘此中國飢荒，反投契丹，引兵入寇，望陛下早爲之計。晉主乃下詔，以杜威爲招討使，李守貞爲副使，趙瑩諫曰：杜國公貴戚爲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快快，豈可復以兵權與之，若必有事北方，不若獨任守貞爲愈也。晉主不從，遂下敕榜曰：

榜曰：大晉專發六師，要平黠虜收瀛漠，先定關南，次服燕薊，蕩平塞北。有能擒勦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白金萬兩，軍民知悉。

却說杜威既受命，即日領兵離大梁，浩蕩威儀，到冀州下寨，令人緝探契丹消息。回報契丹部衆出定州，駐營於滹沱河南岸。杜威乃集衆將，商議拒敵之策。張彥澤進曰：契丹兵

古河岸，將趨恆州而來邀戰也，明公宜先渡河出恆州，使契丹計阻，此取勝之道也。威然其言，遂下令將軍馬，分爲前後隊，密密渡過漳沱河，築壘於東岸，與契丹營寨相望。翌日契丹主，見晉軍已渡河，乃曰：吾料彼衆，一時未到，今彼先來，使吾計不成，殆天數也。趙延壽曰：吾聞主將領兵者，乃杜威也。此人惟利是愛，不知戰術，此來絕無得意之理。契丹然其言，兩下相持二十餘日，各不加兵，晉刺史李穀曰：今大軍去恆州咫尺，烟火相望，但多以三般木置水中，運土積薪於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欲虜營而入，內外合勢，虜必逃遁回國。衆皆忻然曰：李刺史之言是也。惟杜威謂此計不可用，別遣李穀往懷州，督辦軍糧，穀領命而去。消息傳入契丹軍中。趙延壽曰：若用李穀之計，吾衆必敗，今遣懷州運糧，必從我營之後相過，主公若領精兵，斷其糧道，絕彼歸路。晉兵必坐而待斃。契丹大喜，即遣先鋒將蕭翰率百餘騎，斷絕晉人歸路，蕭翰引兵屯懷州隘，差騎軍捉得探樵百姓來到，皆用黑點其面而去，奉敕不殺，縱之使歸，但遇之李穀連糧民丁，悉用強虜，掠糧車盡，被蕭翰部兵所奪。敗軍回報李穀。李穀大驚曰：杜公不用我計，糧草被敵人所掠，勢必危矣！乃密表奏言：大軍危急之勢，請陛下駕幸渭州，及發諸道兵，屯守灤州河陽，以備衝突。晉主得奏，憂憤終日，下詔求直言。時桑維翰爲開封府尹，且國家在旦夕，要陳守備之策，必欲求見，晉主立在苑中，調鷹閑遣快樂，終不見。維翰又請執政官言之，執政互爭可否。維翰退謂左右曰：晉氏不血食矣！於是邊報絡繹不絕，晉主方欲自率大軍征戰，李彥韜諫曰：陛下親征，誰與守社稷，臣聞千金之子，不死盜賊之手，幸惟珍重自愛，

不可冒矢石之險也。晉主乃詔高行周符彥卿屯澶州，景延廣屯河陽，以防虜人，仍遣使著杜威等，用心拒敵。詔命已下，不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皇甫遇慷慨死節 景延廣計罪受誅

却說杜威等，既受朝命，仍集諸將議戰，指揮使王清進曰：請以步兵二千人爲先鋒，奪橋關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恆州，則無憂矣！杜威許之，即着王清帥步軍出戰，遣宋彥筠引馬軍五千助之，清與彥筠領命出營前行。契丹領步兵邀戰，一對旗開，兩門相撞，晉陣上王清勒馬挺鎗，高叫曰：虜將焉敢來犯我境，對陣蕭翰出馬曰：特來報定州之辱。言畢，即舞刀交戰，但見其慘慘征雲蔽日，霧騰騰殺氣連天，得勝的擒兵捉將，殺敗的棄甲拋鞭，正是。

腥血直流河水滾，死屍垂疊土邱高。

王清與蕭翰力戰百十回合，不分勝負，北陣太師溫出馬，挺鎗助戰，左翼彥筠一馬撞出抵住交鋒。兩下金鼓齊鳴，喊聲大振，北兵勢甚雄銳，彥筠兵馬先潰，力不能敵，勒馬便走，太師溫揮兵追擊。王清獨帥麾下力戰，急遣人求救於杜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單馬南坡走過。蕭翰急追上來。王清步兵又折去大半，嘆曰：主將握兵坐觀成敗，今我危困已甚，無一人救援，是有反心，我自竭忠赤心，以報國耳。至夕力戰不息！忽聽正南砲響連天，契丹又出一枝兵馬殺來，截住王清交戰。清力已乏，被契丹一刀，劈於馬下，屍分兩

段，正是。可憐立國安邦將，頃刻身亡戰陣中。麾下一千餘人，戰死殆盡。契丹收兵回營，宋彥筠引敗軍回見杜威，道知王清全軍皆沒，威垂首喪氣，諸將畏懼，不敢領戰。契丹聞此消息，分撥衆將。將晉軍遠遠圍了數重。杜威軍中食盡，計無所出，與李守貞、宋彥筠等，商議欲降附契丹，衆皆不言，惟皇甫遇乃言曰：「朝廷以明公是國戚，故付之重任，今未出兵，與契丹迎戰，竟見屈膝，事虜爲計，則諸將皆欲效尤。朝廷何所依耶？」杜威曰：「時勢如此，不得不降，議論已定，威密遣心腹人，詣契丹營中通知，請事成後邀賞。」契丹主說曰：「趙延壽威望素淺，雖得晉國，彼不足爲中國主，汝肯降附，當以汝爲帝，其人得了旨意，疾忙回見杜威，將契丹所言，一一道知。杜威大喜，即令書記官，草降表，埋伏甲士於帳中，却召衆將議事，諸將皆以爲授計，定期出戰，皆來帳中聽令。威乃出降表示衆曰：「吾見事勢危迫，已許降契丹，肯從者，各署名於表，不從者，聽便，諸將聞之，盡皆愕然聽命，下令軍士，排開陣勢，威親出帳，諭軍將曰：「自今食盡，途窮之日，當與汝衆，各尋生路，即命解甲倒戈投降，軍士皆慟哭，聲震原野。杜威與守貞，仍於陣前佯言曰：「主上失德，任用姦邪，猜忌不已。不若投降契丹，必有重用。言未畢，契丹遣趙延壽，穿赫黃袍，往晉營撫慰士卒，又將赫黃袍合杜威穿着，以杜威慌欲爲帝，故以此戲弄之也，次日威率諸將，詣契丹營請罪乞降。契丹曰：「公後有功，不負所言。威甚悅。願爲先鋒，引契丹以至澶州城下寨，諷說節度使王周出降契丹引兵入城，令新降士卒，盡屬杜威李守貞部下，遣彥澤將馬軍二千，爲先鋒征進，又欲遣皇甫遇，先攻大梁，遇力辭乃止。契丹主引兵南下，皇甫遇退謂左右曰：「吾位

爲晉將，兵敗既不能死於王事，忍復圖其主乎？是夜引從騎數人，走至平轉地，乃謂從騎曰：吾不食數日矣，何面目復跟虜主南下乎？遂自扼其喉而死，從者見之，無不哀感其忠。後人有詩贊曰：

弗食數朝甘扼死，當時李杜不勝誅，鎮臣齊有忠君念，誰敢倡言起異圖。

却有張彥澤受契丹主命，部軍倍道疾馳，乘夜渡白馬津，消息傳入大梁。晉主大驚，急行李崧馮道李彥韜等，入禁中議事。李崧曰：事勢如此，陛下宜詔劉知遠發兵救援。晉主從之，即令詔遣中使，詣河東傳示知遠。知遠聞命，悶悶不樂，累日不出，孔目官郭威曰：小可見合公，數日憂形於色，但以淺見鄙陋量之。河東之山川險固，風俗好鬥，地多良馬，無事則勸民，勤於朝桑，有事則教民，習於弓矢，此真霸王之資也。願令公堅守，不必入朝，進退在我，又何憂乎？知遠曰：我有此意久矣，顧高祖之恩，不可負也。威曰：四下皆賊壘，令公當乘時而動，民心一歸，大業卽定，豈可以小信自執哉。知遠深然之，遂按兵不動。大梁危急，張彥澤軍馬已從封丘門，斬關而入。城中百姓，驚慌大亂。是時各處并無一人赴援者。晉主見契丹兵入城，知大事已去，走入宮中，自放起火來，提劍驅入赴火，適爲親軍將辭起抱住。少頃間張彥澤傳示。契丹與述律太后。書慰晉主，乃救滅宮中火，與后妃相向哭泣，疾忙召范質草表，迎降表曰：

孫男臣石重貴禍至神威，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石延賢延寶，奉傳國寶以迎。

張太后亦上表，稱新婦妾李氏，名傳佳兒，淫亂不道，令晉主待罪軍前，表稱望父哀憐，少寬斧鉞之誅。張彥澤引晉主等，至契丹帳前，彥澤先奏契丹主曰：承皇帝命。引兵取大梁，一鼓而定，擒俘晉主以獻。契丹曰：皆卿之功也，因傳大遼皇帝聖旨，將石重貴脫去黃袍，著件素衫，拜受命，左右見者，皆掩面垂泣。靜軒有詩曰：

遺棄忠言生外覲，虜兵臨境自籌疏，早知晉社能傾覆，不使劉君遠帝都。

契丹主又命張彥澤入京城，紀錄各官事節。彥澤領命去了。契丹主降詔曰：彼有定大梁之功，召桑維翰景延廣來見，維翰行致街，遇着李崧，駐馬相語。忽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曰：請相公赴衛司投見。維翰知不免禍辱，謂李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就死何也？崧不敢對，負慚而去。維翰至，却是張彥澤管司事，見維翰來，踞坐責之曰：今日事已如此，公有何言？維翰厲聲曰：汝爲出征無功，我救汝於罪人之中，復又領大鎮，授以兵權，負恩至此，吾有何言對汝等，言不過付之一死耳！彥澤慚對之至，勉強喝令鎖着，差兵監於禁中，通城爲軍士擄掠兩日，都城廣空。彥澤自誇有功，旗幟俱大寫，赤心爲主四字，往監晉主，移住開封府，頃刻不得少留。晉主憂懼，志收內庫金珠，彥澤叱曰：此得應大遼皇帝所得，亡國新俘，不得藏匿。晉主悉將內庫之物，交與彥澤，不敢帶行。彥澤見延煦之母有姿色，使人喚之，以侍枕席，復遣指揮使李筠，將兵監守，內外音問不通，又將桑維翰殺了，以帶縛其頸，只說桑維翰，畏刑自刎而死。契丹聞之，甚加嘆惜，有詩嘆曰：

思勤王事志金堅，秉此丹誠賊汗顏，功業方成遭屈陷，令人淚洒竹生斑。

高行周符彥卿等，皆受降。契丹主責之曰：汝記得陽城廝殺時事否？彥卿曰：臣當時，只知晉主，其他我不知也。今日生死惟命，他事無所計耳！契丹主笑而赦之，即日賜晉主手詔曰：

大遼皇帝，道與石重貴孫勿憂，總須教汝，有安身之地，進入傳國的寶，殊非是真，何乃抗拒，速將真印送來。

晉主得詔，遣人奏曰：先帝入洛陽，前帝自焚宮殿，舊傳國寶，不知所在，此寶先帝所爲，非敢相欺。契丹主便問左右羣臣，羣臣皆言，舊寶委的不存，趙延壽曰：興廢實關天數，陛下既遷晉鼎，當令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輿襯，迎於郊外。契丹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不從其說。惟下令，推督河陽捕捉景延廣。次日契丹主到封丘，忽報景延廣馳驛到來，契丹主召入詰責之曰：致兩國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景延廣曰：此言從未肯說，陛下勿信人言；契丹乃召喬榮來證。延廣初不肯認，喬榮出一紙，書所記詳示之，延廣乃服罪請死。契丹主以十指，詣責延廣，每服一事，即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契丹主曰：罪不容於誅也。喝令左右鎖之；送法司問罪，延廣憂忿無地。是夜持帶，自勒其喉而死，後人詠史詩云：

紛紛五季幾春秋，
屈事強胡不自羞，
痛恨智疎傾晉社，
罪名未易記牙籌。

第十二回 劉知遠勤王起義 郭彥威領鎮魏州

天福十二年，正月契丹入京城，百官送晉主石重貴於城北。易服拜迎，道側請罪。契丹
起撫慰之。晉主重貴與太后，送落封丘門外。契丹主躍馬入城，百姓皆驚走，契丹又遣使
諭衆云：我亦人也，汝衆百姓勿驚，日暮復出駐扎於赤岡，次日百姓，皆投謀，詎張彥澤
殘害通城百姓，荒淫無道。契丹聽知亦怒，喝乎左右，將張彥澤綁了。彥澤號呼曰：前有取
京城大功，陛下何以見罪？契丹大罵曰：無恥匹夫，淫亂宮園，若不斬汝。日後又生一張彥
澤也。遂命與傅生，同見押出市曹梟首。着高勳爲監斬官。高勳領命，將彥澤斬了。市人爭
破其腦，取髓而食之，却說那契丹將晉主石重貴；及其家人，遷移於封禪寺中，以兵圍守甚
嚴。那時雨雪連旬，有司供給不應，太后遂與晉主凍餒難支，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
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衆僧曰：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密求於守軍，乃稍得食，
直過十數日。契丹主下詔，封石重貴爲負義侯。徙黃龍府，是日引兵入宮禁門，皆用契丹人
守護，集晉主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恃戰馬，輕徭省役，天下太平矣！命法胡服，改用
中國衣冠。宣李崧爲樞密使，馮道爲太傅，一切朝廷制度如故，諸藩鎮聞晉主失國，皆詣契
丹降附焉。獨河東劉遠知不到。契丹主遣使，詣河東諭旨，靜軒詩云：

衣冠做時生蠟虱，肉因腐後長蟲蛆，向非叛將爲番役，安得強胡敢覲覲。
桀犬吠堯甘負主，失身事虜作戎奴，君看彥澤趙延壽，國破家亡族亦誅。

却說劉知遠在河東，聞契丹已入大梁，執晉主北歸。乃與部下正商議，忽報契丹遣使傳旨，知遠聞命。謂郭彥威曰：虜騎正銳，吾欲殄臣上表，以窺其志，然後定復興之計，威曰：令公所見甚明，即行勿疑。知遠乃遣客將王俊，奉表大梁，表曰：

河東節度使。北面行營都統，進封北平王，劉知遠謹頓首，上表此大遼皇帝陛下，臣備位晉朝，位兼將相，主有昏德，而不能進弼輔之。諫國有兵難，而不敢興勤王之師，實以爲皇帝陛下，自天生德，無地不臣，今以亡國之俘臣，願登前晉之宗社。冒死謹言，席藁待罪，伏候聖旨。

契丹主覽表笑曰：劉知遠觀望不至，既不屬南朝，又不屬北朝，殆將何歸，乃手詔慰答之曰：

覺卿所奏，備見忠忱，今賜木拐與汝，昭示朕尊賢之意，優禮先朝元老，此後上表，宜加兒字，於劉知遠姓名之上，勉守太原，朕將畀爾之嘉命。

王俊奉詔。疾忙回見知遠，且道契丹之意。彥威進曰：虜之恨公深矣，但王俊又言，契丹暴虐，甚失人心，雖得天下，恐亦不久，今欲舉事，莫若待時而動，然後可爲。知遠曰：公之言，深合吾意，可謂英雄所見相同，指揮使史宏肇等，勸知遠興師，克復晉室，以快心志。知遠曰：用兵當審時宜；目今契丹新據京城，未有變動，豈可舉兵，况契丹之志，惟在於貨財，滿其所欲，定欲北往，况春寒已過耳，且俟其去，然後取之，可以收萬全。於是知遠每遣人，於京城緝探動靜，一日回報，契丹欲將北還。知遠便思出兵，向井徑迎擊晉主，

歸河東。今史宏肇報諸將佐，約定出師日期，軍士皆踴躍，宣言中國無主，衆議主天下者，非公誰能當此。今且先正位號，然後出師，衆皆曰是，左右兩班齊跪下，爭呼萬歲。知遠厲聲叱之曰：虜勢正爾猖獗，我軍威未振，宜待功業建成，然後俟天所命，左右切勿妄躁，亟宜止之。彥威與郭洩，衙楊邠入說曰：此殆天意，非人力謀，若不乘此時應天順人，則人心一去，反受其殃，請大王熟思之。知遠沈吟半晌，乃從彥威等所議，是日遂即皇帝位，衆皆山呼萬歲畢，知遠心中，不忍改晉國之號，仍稱天福十二年，袁天罡有詠推遷歷數，詩云、

宗稱散盡尙生疑，豈識河東赤帝兒，頑石一朝俱爛盡，後園惟有老榴皮。

這四句詩，有道河東赤帝乳，指劉知遠，乃漢高祖赤帝子之傳孫，頑石一朝俱爛盡，蓋契丹因桑維翰立君之請，指帳前石頭，謂趙德鈞使者曰：待此石爛，則可改盟矣！今契丹執重貴而移晉祚，豈非石頭爛盡乎？後園惟有老榴皮，榴即劉字同音，謂晉滅，而又與劉謂遠遠做皇帝，主有中國也。却說契丹主，聽得知遠即位，引兵南向，遂遣耿從美據守相州，崔廷勳據守河陽，以防敵兵，時知遠引兵，迎擊晉主重貴不遇，仍自引兵回河東，宣授皇弟劉宗，爲太原府尹，封劉信史宏肇侍衛指揮使，楊邠爲樞密使，王章爲三司使，蘇逢吉蘇禹珪同平章事，按蘇逢吉京兆人，生得面紅額方，一片赤鬚，真朝臣也。後以女納漢後主爲后，官授太師。五月劉知遠會衆臣，議南下之計。史宏肇奏曰：澤潞戎兵最堅，糧英極多，必須先破此路，則相州河陽不難破也。知遠曰：此行非公不可。宏肇慨然引兵，二萬前行，耿崇

聞得晉陽兵到，亦引兵出城迎敵，兩陣對圓，史宏肇當先出馬，手執長鎗罵曰：背中原而事虜，何以立於天地間，早早拜降之，尙免誅戮。耿崇不答，驟馬舞刀，直奔宏肇，宏肇舉鎗交還，二人戰上七十回合。宏肇先鋒，將馬誨引步軍從旁道夾擊，耿崇不能抵敵，勒馬回奔。宏肇揮兵追之。崇兵大敗，退保懷州。宏肇遂克了澤潞晉陝，諸軍悉皆平定，宏肇遣人到河東秦捷不題。却說契丹聞之，史宏肇進兵，耿崇已敗，乃嘆曰：咱有三失。左右問陛下，有何三失？契丹曰：搜括諸道民財，是一失也。使上國人打草，是二失也。不早遣諸立度使還鎮，是三失也。有此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遂欲起北歸之念。時知遠得宏肇報捷，將自引兵，從河北，進取大梁。彥威諫曰：虜衆猶盛，各據堅守。我軍若從河北進攻，兵數又少，道里又遠，旁無救援，則羣盜爭勢，共擊我軍，將如之何，此非上計也。近陝晉諸郡，相繼納款歸附，不若引兵從陝晉進取，萬無一失，不出旬旬，洛汭皆定，知遠曰：卿之言是也。招諭諸道，會兵從陝晉一路進攻，但見絲鞭催駿馬，青柳送行人。劉知遠大軍到絳州下寨，刺史李從朗，閉門堅守不出。知遠親到城下諭之曰：公守此城爲誰乎？況今虜主殘虐中國，故我應天順人，以定禍亂，公何執迷不悟耶？李從朗於是開城迎降，知遠親自分付，各部兵卒，不許一人入城搔擾，於是秋毫無犯，民皆大悅。契丹主聞知遠平復絳州，乃集太師溫蕭翰趙延壽等，商議征伐之事。衆言曰：可封李守貞爲王；鎮守河中府，以防追兵。契丹從其言，卽下詔，示李守貞知之悉，取府庫金玉珠寶？載數百車，率本部軍馬出屯封丘門外，次日渡河，北回大遼去了。時中國無主，藩鎮無敢，出兵邀擊之者，任從契丹去了。六月劉

知遠至洛陽汴州，百官奉表來迎。知遠宣諭百官曰：但受契丹補署官名者，可聚部謀焚之，一切不問，百官皆得以自安。劉知遠入大梁，御大殿，受文武朝見畢，下詔再以汴州爲東都，改國號曰漢。彥威等，奏請改元。劉知遠曰：吾豈忍忘晉耶？仍稱天福可也。是日宣召彥威，加封樞密使之職，謂之曰：天下初定，惟魏府銅台，乃契丹咽喉之地，係寄天下之大危，特命卿一住鎮守，有宜則入朝，無宜不得離境。彥威頓首受命。卽率所部，徑赴魏府去了，不在話下。却說漢主既正大位，四方將士，相繼歸降，立皇子爲周王。逢吉爲侍郎，趙宏殷爲司空。逢吉奏曰：陛下應天順人，日月重新。契丹聞風而逃去，是此兵不血刃可宣詔四方，要求納貢，以示創業之盛也。漢主允奏，遂乃宣詔遣使，於各國道知去了。却說唐主李璟，聞知新天子卽位，得了納貢之詔，卽與孫晟李德明等，羣臣議曰：目今漢主之威靈。契丹尙且懼之，今彼頒詔於各國朝貢，如我國連年飢荒，五穀不登，那有金寶進貢。孫晟出班奏曰：陛下勿憂，漢主初卽位，民殷國富，未必希罕金寶，本國金陵之地，不若進幾個好人入汴京，以充宮人之選，彼必大悅，勝如他物多矣。唐主依其議因下命，內官於境中，選得絕色美人，來見內官，選進美人，大雪，小雪，韓素梅等，唐主見此三個。果是女中絕色，秀麗風流，世所罕有，遂差孫晟進貢上國。孫晟得命，備了車馬，卽日離了南唐，一行人望大梁路上來了，不知何日得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南唐主進貢女樂 大漢橋鄭恩賣弓

却說趙宏殷既居司空之位，見二子皆長大，次子匡義，沈重敦默，宏殷深愛，惟長子匡胤，專好結交豪客，生禍萬端，日夕以爲憂。因召出匡胤謂之曰：朝廷無事，汝宜學習詩書，以承吾志也，武藝之事何用？匡胤應諾。宏殷着令使喚，送匡胤往趙州外翁杜三翁家，學習詩書。匡胤將行。宏殷謂之曰：此去篤志讀書，不可荒怠，有事可歸，無事不必。匡胤領命，即便收拾行裝，與使喚離家，其時正值二月天氣，只見路上，野花隨意放嫩，柳伴春眼，村酒飄香，令人思飲。主僕行了二十餘日，來到趙州，令家人通報。外翁杜三翁，即使請入。匡胤進至堂前，納身便拜。三翁連忙扶起禮畢，三翁乃問：其所來之故？匡胤曰：父親謂甥，不習文事，專攻武藝，是以命我，從師遠方，就外翁處寄食讀書，以爲立業之本。三翁大喜曰：賢甥有志讀書，勝如武藝多矣。即分付家中，具酒饌優待，匡胤飲罷，入拜見內親畢，杜三翁收拾一所淨房，請得本州五馬坊辛文悅來家教學。三翁分付匡胤。用心讀書。匡胤承命，打發家人回去了。拜從辛先生讀書不題。却說南唐使臣孫晟，來到汴京，於館驛安下，翌日隨班朝見漢主，奏曰：唐之郡邑，連年災荒，府庫空虛，今因陛下即位之初，無所貢獻，惟懼得罪，揀得美女數人，命臣進上中國，以允陛下宮闈之選。帝聞奏，命宣進女樂，貢獻。帝因舉目，大雪，小雪，姿容氣秀，色貌妖嬈，問曰：此二美女是何名？晟曰：一名大雪，一名小雪，帝曰：此二女實稱朕意，即日發遣使臣回國，大雪小雪選充嬪妃，入宮中去了。韓素梅等，着教坊司，領出，俟候詔旨，殿下忽一人，越班出奏曰：此事不可行耳：衆視之，乃中書史宏肇也。近前奏曰：昔者商寵妲己，周納褒姒皆以女色亡國，今陛下即位之初，遂重佚欲

亡其治體。臣恐外國俟釁而起，兵戈又動，國家存亡未可知也。依臣愚衷，宜將此女屏逐於外，着落於教坊司收管，陛下宜精圖治，廣納才能，共理國務，則天下幸甚。帝聞其奏默然，文班中一人，手執牙簡，峨冠博帶，上前奏曰：史中書之言，不然，臣有一計，能安置進來女樂。衆視之，乃蘇逢吉也。進奏曰：陛下新登大寶，外國畏服，稽首納貢，今進美人，大雪小雪必是南唐舞歌之第一者，陛下可仿古制，造枸欄一座，置大雪小雪二女樂於其中，以備陛下遊幸，有何不可？漢主允奏，即下令監工，在汴城東角門，起造御枸欄，克日成功，有詩云。

大寶初登女樂成，何能別重美人身，若非聽信奸臣計，三十六宮總是春。

自從大雪小雪二美人，入於枸欄，凡汴城公子王侯，在院中看者，一日所費甚大。漢主每召大雪小雪入禁中，或侍奉蘇逢吉，外人皆不知道。再說趙匡胤到外公家，習業攻書，不滿一載，終是好結交遊，全無心讀書，每日只是戲拳弄棒。三翁正色戒禁之，外婆又力爲之勸，只得勉強在書館中坐了。時值初秋天氣，心中暗思道，我離家時，不覺已是一載，不如暗生一情節，瞞過外公回去，尋見舊日朋友，散樂幾日，強在此獨一個，無聊無賴。匡胤過了一夜，次早梳洗過了，來見外公曰：昨日家下，有信來說，父親有事，着我急回云商議，今早特來稟辭外公，即便登程。三翁曰：你到我家，不會用功，辛先生在我面前道及汝之學業，頗進一二，如此久後，不憂汝之不貴顯也。既家中有信來，你回去時，無事即便來可也。匡胤辭了外公外婆，別了辛先生，出離趙州徑往汴京，一路而行。免不得飢食渴飲，夜止

曉行，半月多日，纔到城中，徑入府中來。正值父母在後堂坐定，報入公子回來了。匡胤拜見父母畢。宏殷問曰：你在外公家讀書，何又回來了。匡胤曰：自別父母，一年有違，承令因此，來省視一面，以盡人子溫清之禮。宏殷曰：汝歸只宜在家，潛心經史，不許往外閑走生事，匡胤應諾而退。宏殷謂杜氏曰：大郎性最剛，我遣他到趙州去讀書，正爲省些煩惱，不想又回來了，只恐又要在外生事，累及我夫婦也。杜夫人曰：大兒素有大志，日後定是不凡，似不必深慮也。夫婦議論，相持一番而退。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趙胤在府中，過了月餘，一日書窗下，思懷舊日朋友，久別未得相見，於是出了大門，到街坊閑走一遭。轉東角正好遇見張光遠羅彥威漢廷如石守信楊廷龍周霸史珪李漢昇趙彥威九個，一路而來。張光遠睹見是趙胤胤呼曰：大哥別來無恙？匡胤近前，與九個一齊相見，歡笑大悅。匡胤曰：相別列位，一年有餘，無日不在念，今日得晤，甚慰所懷。羅彥威曰：此處不是談話之所，前面一座大漢橋中間，有一座八角亭，面山臨水，景緻清幽，同去坐在亭上細談，以敘闊情。光遠曰：羅兄言得有理。匡胤遂同九個弟兄，望大漢橋行來，有詩一絕爲證：

一語相投值萬金，由來意氣感情深，君臣預有斯須樂，龍虎風雲喜嘯吟。

此詩却寓意，君臣相會事耳，羅彥威一班，搖搖擺擺行來，惟見橋北，一簇人過來，口中稱贊不已。彥威問曰：莫非橋上，有賣寶貨乎？過者答曰：有一黑漢子，在橋北賣硬弓，稱一大言，有誰人能扯得起的，賜他一把，我衆人看了半日，並不見一人，能開弓者。彥威聽罷，與衆人都到橋北來，見一簇人團團圍住，那黑漢在中間，兩邊排下，硬弓二十多張。

張光遠等定睛細看，那黑漢生的，面如黑漆，眼如銅鈴，左邊一目微眇，項下捲起，一撮剛鬚，身長七尺有餘。光遠擠上前曰：何方壯士，在此賣弓，小可願聞價值？那人答曰：只要拉得開的，便相送一把，不必問價。張光遠聽罷，向左邊揀一把細弓。在手拽起，用平生力氣排開，不能上弦，放落一邊，石守信向前曰：汝不濟事，待我來扯。守信挽弓在手，拽起衣袖，力扯不滿，亦放落一邊。李漢昇曰：兩位甚不濟事，待我扯之，漢昇左手將袖，右手開弓，用力一扯，只略平些，亦不上弦，遂放了弓。衆人見此三人，盡扯不開，有掩口而笑者，有搖首嘖嘖稱奇者。趙匡胤曰：衆人休笑，待小可來試之。匡胤信手取一把最大的，盡平生之威一扯，用力太過，那弓應手而折，匡胤又取一把扯開，而不失色。看者無不愕然稱奇，皆贊其力，非常人所能及也。有詩爲證：

長在懸崖澗底頭，欺霜傲雪度春秋，等閒落在英雄手，打遍閩浮四百州。

張光遠見匡胤開了弓上了弦，乃謂那漢曰：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如今我們趙大哥扯了，當勿失信。那漢曰：當得如此，隨公等，揀一把好弓去就是了。光遠因向左邊，取一把新弦的，遞與匡胤收了，衆人徑到長安市上酒肆中同飲酒去了。那漢見人都散了，自思我賣弓數年來，未有如恰纔那漢子，不如尋他結納，亦不枉爲大丈夫耳。即便收拾起了弓，離大漢橋大踏步到長安市酒肆中，尋見趙匡胤，正在那裏盡歡鬯飲。那漢徑入裏面來，衆人見都大驚，匡胤正然起身來相問。那漢納頭便拜。匡胤連忙答禮曰：壯士何方人氏？願聞姓名。那漢曰：小可鄭州人氏，姓鄭名恩字子明，幼年父母雙亡，學得一身武藝，未遇明師，流落

江湖，今日爲拜尊顏，甚慰平生。匡胤喜曰：此九位皆是我結義，十虎兄弟，公意若肯相從，亦當與之結拜。鄭恩曰：列位不棄，小可願從末位，謹聽呼令。張光遠等，亦各忻喜。匡胤又喚酒保，再具飲食來，與鄭恩作相見之禮。鄭恩一連，飲了十來碗，謂匡胤曰：此處不及南天門天慶樓壯麗，那所在觀望城裏，朱門在目，遍耳笙歌，綠槐夾道，青柳垂隄，牆頭紅杏，岸雜天桃，遊人翫女，逐隊隨行。衆位大哥，可在那所，同去游玩一遭，小弟作東，就在那裏暢飲幾杯，以敘結納之情如何？匡胤曰：久聞天慶樓玩景所在，又承鄭兄相愛，衆兄弟們，同往一遭，未爲不可。張光遠即便算還酒錢，與衆位出了店門，一同赴天慶樓來，果然一座好樓，有詩爲證：

雕梁畫棟聳雲梯，萬戶千門望眼迷，富貴人間推第一，蓬萊文苑未爲奇。

那趙匡胤與鄭恩一起，各依次序，坐於樓上，光遠分付酒家，鄭恩曰：待小可作東，疾忙走下樓來，準備酒肴，果菜之類，約計有數十賣，一齊搬上樓來，桌上排定，衆人暢飲。藏闖戰搦，直飲至晚，匡胤興轉豪，乃佯醉曰：使趙某久後，風雲際會，得爲天下第一人，亦不枉有今日結納之情。羅彥威曰：大哥此言必應，今天下紛紛，非大哥誰能定之，終不然皇帝而有種乎？匡胤笑曰：賴列位豪傑相附，何愁天下不定。道聲未罷，間壁廂內，一人聽得此言，厲聲喝曰：誰敢如此大膽，私自要圖皇帝位耶！衆人皆驚，那漢子，從廂內出來，要捉趙匡胤，走近前來，見匡胤頭上，隱隱有龍，成五彩之象，那漢不敢動手，乃思此人必非凡品，久後必有九五之尊，就結識他，亦不失於富貴。即便納頭便拜曰：小可崔慶壽，適纔誤

犯尊顏，若不棄嫌，願拜爲執轡隨路之人。匡胤笑曰：公若肯相從，有何不可，崔慶壽又與張光遠鄭恩等，十個兄弟結拜了，坐於第十二位上飲酒，各訴生平本色，盡歡而散，有詩爲證。

金蘭臭味識當年，豪傑相從豈偶然，王事同功成大業，潛龍章有出深淵。

第十四回 馮益兵圍白馬寺 匡胤大鬧御構欄

却說匡胤別了衆弟兄回去，過了一夜，次日與家人，又往白馬寺中遊玩。寺中長老，名淨圓頗知天文。夜來仰觀天象，見帝星照映其方，早上卽分付道人曰：今日當有貴人到此，你往山門外去伺候。道人領命，坐山門外，將近日午，見匡胤到來，道人躬身問之曰：貴人何來？師父在方丈中，等候多時了，疾忙報知長老。長老迎接，匡胤到方丈，相見茶罷。淨圓問曰：貴人爲何到此？匡胤曰：小可離城不遠，汴城趙司空長子，名匡胤，久聞上刹清幽，特來游玩一遭，以消塵俗也。長老疾忙備辦齋食相待，正坐之間不移時，忽一陣殺風，從席上吹過，長老驚曰：好作怪！匡胤曰：師父爲何大驚？淨圓曰：依貧僧推占，少刻間有刀兵之厄。語未畢，忽寺外人來報，有長安馮總管，奉朝廷差往鄆州鎮守，路經此過，將部下兵馬，圍了寺門。要討賞軍銀一千兩。長老聞報，與衆人商議曰：寺中如何，措辦得出，正憂悶間，匡胤謂淨圓曰：師父不必煩惱，馮總管乃當朝，馮丞相之弟，與小可父親同僚。今圍了寺門，要賞軍銀，我出去見他說，可免師父之禍，淨圓大喜，分付寺中人，跟隨匡胤出山門外，來見

馮總管。馮益在馬上，看見匡胤乃高叫曰：來者莫非趙公子乎？匡胤曰：小可正是，馮益遂令軍士，撤了圍下馬，與匡胤在山門下相見。馮益因問：公子爲何在此？匡胤將遊寓寺中，說了一番，又言長老，貧無所儲，不能供給軍需，望總管憐之。馮益笑曰：下官到此，豈專爲金銀乎？既公子說明，吾即將軍退去了。馮益叫左右，於行囊中，取書一封，遞與匡胤曰：我急欲赴鄆州，不及與司空大人一會，將此書，煩公子帶回，轉致令尊司空大人，庶表問關之情。匡胤應允，受下書札。馮益發放軍馬前行，逕到鄆州去了。匡胤仍回方丈見淨圓長老，細陳其事，長老不勝之喜，合掌謝曰：阿彌陀佛，若不是貴人在此，貧僧實難保存，欸待匡胤過了一夜，此日辭別長老回府，見父親將馮總管書，遞於父親。宏殷看見書畢，謂匡胤曰：幾次分付，不要出外閑走，緣何不在館中，又出去了。匡胤默然應諾，退回書房，過了數日，若隔一年，又思量這幾日，不見那幾個弟兄，開了後園門，往長安市上去，行不數步，轉灣過小橋，遠望見張光遠羅彥威鄭恩三人來到，各人見面，高叫曰：大哥近日少會。匡胤近前，與三人相見了，乃道前日，別了衆弟兄，次早往白馬寺遊玩，及相遇馮總管，官兵圍了寺，解救衆僧之事。羅彥威曰：已是大功德了。鄭恩曰：離城里許教坊司，近有一妓，名韓素梅是南唐所進女樂，我與大哥，到他家去走一遭。匡胤曰：久聞名色，未曾相會，既如此，我與衆兄弟同往。鄭恩遂邀匡胤光遠等，轉過東閣巷，來到教坊司門首。鄭恩曰：大哥在此少待，我先進去看。匡胤曰：鄭弟善觀方便，莫被人識破。恩曰：我自自有方略。鄭恩走入院中，謂素梅曰：我有結義兄，趙司空之子。匡胤今日特來院中相訪，你須要用意款他，後

必有好處也。素梅曰：莫非結義，十虎兄弟，趙大舍乎？鄭恩曰：正是此人。素梅曰：妾亦久慕其名，但未識荆耳，言罷即到房內，整飾衣服出院門外，迎進趙匡胤張光遠羅彥威三人，到堂中相見，分賓主坐定。茶罷，素梅溫柔，酬應，匡胤目視素梅，果然好個女子，怎見得，有詩爲證。

櫻桃樣口見銀牙，窈窕風流只一家，更有些須動人處，金蓮三寸露裙紗。

素梅因令家人，備辦酒食，款待趙公子及幾位。鄭恩笑曰：東道我當去做。素梅曰：水酒粗肴，何須鄭官人損鈔，妾已令人去備了。頃刻間，小使女擺下紅漆盤，美饌果肴，般般時食。件件精華，素梅請趙公子坐正位，張光遠羅彥威鄭恩各依次坐，素梅在旁邊相陪。酒至半酣時，鄭恩曰：素梅善能歌唱，難得到此，汝唱一曲，奉勸大哥飲幾杯。素梅曰：略知一二，只是有污列位貴耳，鄭恩曰：不必大謙，候聽清音，鄭某當另送纏頭錢如何？羅彥威曰：鄭兄果是性直。素梅不敢辭，手執檀板，輕咳一聲，頓開喉嚨，當席唱曰：

妾本南唐韓氏女，幼習詩書及針指，父母早亡無所歸，豪門爭聘妾未許。誰知一旦選宮人，傳使將誤奴此身，進入中華爲歌妓，幽沈淪沒在風塵。深禁宮闈消息渺，玉檀珠板風光好，教坊無主院門閑，車馬蕭條經過少。香蘭翠掩怨東風，雁香魚沈雲樹濃，命逐楊花滿天舞，晚妝初罷數銅壺。宦家公子本無愁，寂寞韶華虛裏度，年年春色報將來，舌計真情難與訴。羞攜玉鏡照孤鸞，一曲琵琶泪暗彈，芳草夕陽三月雨，令人於此悴朱顏。

素梅歌罷。匡胤曰：此怨詞也，因問曾經服侍漢主否？素梅曰：自南唐進妾入中國，主上命居教坊司，并不曾入宮中聽用。匡胤嗟訝不已。鄭恩曰：更漏已深，汝去收拾床褥，薰香枕被，服侍公子安息去罷。我與張羅二兄自回，明再日來相見。素梅依允，遂三位出院去了，轉身進房，將床褥安頓了，匡胤先自歇息。匡胤是日，所謂酒逢知己，亦自醉了，倒在床上就睡着了，鼻息如雷，素梅淨了身，正自進房欲睡時，忽見紅光焰焰，異香滿室。掛幃視之，頭上現出五爪金龍。素梅驚異曰：我聞頂上現金龍，真命貴人也，此人久後，必有天子之分。言未已，匡胤夢中聽得人聲，便問是誰？素梅即便跪伏床前，匡胤乃起於床，問其緣故？素梅曰：妾見正見公子，頂上現出五爪金龍，此必大貴之兆，望公子救拔妾身，脫離風塵，生死肉骨也，匡胤曰：休得妄說，今後若能守全名節，他日風雲際會，當取汝爲偏妃。素梅叩頭謝恩，不勝之喜，後人有詩曰：

君臣未識更如真，發露浮言事可評，說有素梅經不載，弗知傳語出誰人。

二人睡不多時，忽聞鄰雞喔喔，曙色朦朧，又睡片時，兩個侍女，持了一盆湯來，與公子梳洗畢。早有鄭恩羅彥威張光遠三個，復到院中相會，素梅又令，安排早飯款待，酒至半酣。鄭恩曰：小弟方過東街：人人道御柵欄：新進來二個女樂：一名大雪一名小雪今日在那裏扮演雜劇，可該去走一遭。匡胤曰：酒已醉了，衆位若去，即便隨行。於是四人告別韓素梅，出得教坊，可逕回到東街，來看御柵欄。果然奇妙，有詩爲証。

清歌妙舞列臺前，一曲君王動笑顏，十二高樓相接處，官家費了幾多錢。

時趙匡胤打扮的，儀容出衆，人物軒昂，穿一領綠羅衫，繫一條走穗縑頭帶，青紗笠，脚穿象皮靴。與張光遠羅彥威鄭恩三人，一齊走近台前，皆坐滿了，止有南面一張，舖綉褥龍椅，空閑在上。匡胤問曰：上面那一張椅子，是誰坐的，光遠曰：此是金交椅，乃皇上所坐。胤曰：待我去坐。光遠曰：台下官軍無數，倘生出事來，何以得脫。胤曰：便坐片時何妨？羅彥威力勸不止。胤走向前，端坐在金交椅上，台下衆人見之，皆失色。忽場局官，出來喝曰：此紅臉兒，如是大胆，公然坐着御坐。胤大怒，揮拳便要廝打，張光遠連忙，扯入人叢中去了，衆官軍要來追捉，只見鄭恩怒目圓睜，羅彥威張光遠陪笑謝罪，衆人亦藉口散去了。不移時，柵欄中，絲竹齊奏，鑼鼓輕敲，大雪小雪打扮得十分俊俏，走出柵欄，扮演雜劇，怎見得

紅粉輕施，梅花額上妝春色，翠蛾巧畫，柳葉眉間帶曉烟，簇袖飛翻，露纖纖之玉筍，弓鞋移動，踏步步之金蓮。明月輪中嬋娟露色，鞦韆架上美女堪憐。樂聲煩奏，脂粉場中絲管慢傳，綠紅陣裏，惹動豪門子弟，心亂魂消，迷忙公子，遊人神凝目注，正是一時心性值痴迷，觀劇寸衷情蕩漾。

匡胤聞知，與張光遠羅彥威鄭恩三人，重回來在一邊看，只見大雪先唱一曲，名浪淘

簾外雨漫漫，春意閑珊，羅衣不耐五更寒，夢裏渾忘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凭欄，弦瑟空彈，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大雪唱罷。小雪嬌轉鸞喉，唱一曲，名蝶戀花。

夢斷池塘驚乍曉，百舌無端故意枝頭鬧，起道不禁寒抖峭，莫教舒展闌芳草。

盡日垂簾人不到，老去情疎底事傷春早，一曲清歌芳夢幻，玉山不減巫山好。

大雪小雪唱罷新詞，台下莫不稱贊，只見小雪托過紅絲盤子，下堂遍向衆人，索纏頭錢。豪家官客，各爭賞賜。至左邊趙匡胤一排四人，沒有一個出半文錢。匡胤曰：再唱一套總賞賜。小雪曰：台前看者，無一個不賞過，何獨違例。匡胤曰：我今日未帶得錢鈔來，明日我來加倍送了如何？小雪怒曰：此處只少爾來，今日沒半文錢出手，尙說明日再來，真乃村夫油嘴也。匡胤大怒曰：賤潑妓，敢如此無禮。鄭恩怒起，一時鬧將起來。大雪小雪見勢頭兇了，連忙走入戲台中，官軍都上前來，被匡胤鄭恩打得七零八落，看戲的皆驚散了，匡胤等徑出戲台，各自回家去了。有人認得鬧場者，是趙公子，徑到蘇府報知逢吉曰：適有趙公子，搆結一夥強人，在韓索梅家飲酒，至御柵欄鬧散戲場，打傷官軍無數。逢吉大怒曰：趙宏殷治家無法，縱子爲惡，即便修書一封，差人送與趙司空。又差人往教坊司，捉得韓素梅，跪在庭前，究責之曰：爾何能接洽狂徒，在院中飲酒，鬧御柵欄，打傷官軍，是何道理？素梅慙懼，只推不知。逢吉怒曰：軍家都說在你院中，住的飲酒，那一夥人，尙推不知，乃發怒喝令左右，重責素梅。素梅忍痛不過，只得招了供，放回院中。畢竟招出匡胤鄭恩等，如何發落？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王奇獄裏救匡胤 大舍途中遇柴榮

却說趙司空，正坐府中，聞人傳報，蘇府遣人下書，司空召入，接過書，拆開視之，書

書奉司空趙大人，執事台座。昨日傳報令公子，不達國法，引狂黨闖御構欄，所在御幸之地，君在位臣耳，倘有不測，咎將誰歸。本即奏知主上，以君同僚之情，恐傷意氣，特先持書相告，再或不嚴，仍蹈前轍，難以容恕。

宏殷看罷，慰其來使曰：拜上蘇大人，老夫自當來謝罪，差人應諾而去，司空喚過匡胤責之曰：我曾囑付數番，休得出外生禍爲非，昨鬧御構欄，說是你爲首，蘇逢吉書來怪我，縱容爲非之過，令左右將匡胤在階下杖之，大喝曰：今後若有不遵父命，坐汝逆黨，以三尺治之，喝退匡胤進去，復遣人送回書，拜達蘇逢吉去了。却說趙匡胤被父親責辱一番，心中懷恨蘇逢吉，又到教坊司，來見素梅，素梅奉茶飯罷，問：公子爲何納悶。匡胤曰：昨日同衆兄弟，在御構欄看戲，一時性急，打傷官軍，惱恨蘇逢吉將書告知父親，被父親責辱一番，心中爲之不樂。素梅曰：妾爲那件事，被蘇府差人捉去，亦遭責辱，他是當朝寵臣，公子便當忍耐。匡胤聽罷，愈怒曰：一不做，二不休，今夜將那賤人殺了，方洩我氣。素梅再三勸他不住，匡胤徑出教坊司，來到了大街，夜靜萬籟無聲，匡胤行過構欄，遇見一個巡更軍人，搖鈴擊柝而來，匡胤一把揪住，便問曰：好好說，大雪小雪今夜，在那裏安住？饒你性命。

巡軍嚇得魂不附體，連忙應云：請饒狗命，從實告知，往日大雪入侍齋中，小雪到蘇府安歇。明日皇上駕幸華清宮今日二人，只在柵欄御院中。匡胤聽罷，放了巡軍，徑入院來，聽樵樓更鼓，將盡二更。匡胤跳過牆來，望見院中，紙窗燈光閃閃，大踏步走向前，推開院門，遇二樂工，立在門下，喝問是誰？匡胤拔出利刀，先將二樂工殺了，直到窗前，遇大雪掩關窗戶。匡胤推開進去，信手揪住大雪曰：汝認得，柵欄院內好漢麼？大雪驚得魂飛魄散，連聲叫哀饒命。匡胤曰：賤人饒你不過，言罷拔刀斬之，又進房中去尋，小雪知覺，急躲在帳後，被匡胤劈胸拽出床前，小雪欲呼叫，匡胤右手掣出刀尖，砍在手頭，轉身出房外，心中自思曰：男子漢作事，豈怕人知，將題詩一首於壁上。

志氣昂昂因激發，手持利刀將身魘，男兒行事要人知，便是趙家匡胤殺。

匡胤題詩罷，插刀入鞘，跑走出御柵欄，來到教坊司韓素梅家睡了。次日鬧動京師，夜來大雪小雪被人殺死，御院中守軍，抄錄壁上詩句，報知蘇逢吉。正值漢主設朝，逢吉首先出班奏曰：夜來強賊入御苑，將大雪小雪兩個樂工，都殺死了，留題於粉壁，乃是文班趙司空之子謀死。帝聞奏大怒曰：賊臣無故，而殺朕愛人，即命捉下趙宏殷，處以重刑，史宏摩力奏曰：臣聞天下，同名同姓者多，殺人動手，未見實據，陛下何以便處司空極刑，乞寬其刑，審察的實，果是其子，亦當捉其子問罪。帝准奏，命法司監禁獄中，候捕獲其子，然後釋放。左右獄卒，將司空繫拘，獄中去了，衆臣皆散。蘇逢吉歸到府中，追思小雪，啣恨匡胤深益仰各處巡司軍民人等，畫影圖形，捉拿匡胤去了。却說匡胤被難，躲在韓素梅家中，捕捉差

役，個個道是匡胤遠方去了，反不在京城內緝捕，正不知在素梅家中。忽素梅的使喚來報，將趙司空監禁獄中，要各處官司，拿捉公子擬罪。匡胤聽罷，心如刀割，與素梅議曰：我父親爲我受辱，不得不救，明日自出去，官裏投到，以免吾父之罪。素梅曰：司空大人拘禁，保奏必多，想不致死，公子莫若投奔遠方，遇赦然後回來，何必強自陷于死地乎？匡胤曰：吾豈貪生，而致父母死地乎？遂不從其言，次日徑到，捕官處，首告明白。捕官捉獲了，解去見漢主，漢主遂放了宏殷，命下法司，將匡胤究罪，囚繫獄中，過了幾日，有獄官王奇見匡胤是有肝膽的人，醫藥調理，三餐飲食供給，一應不缺。匡胤曰：吾乃死罪之人，蒙公愛敬，何以報公。奇曰：公子只自保愛，以待赦期，我豈望報哉。匡胤在牢中，不覺一個月了，一日午後身子疲倦，倚窗而臥。王奇忽走進來，異香滿室，紅光閃目，近前視之，驚嘆曰：此貴者之相，我見此人，言語動靜，志氣不凡，待他醒來，今夜放他逃脫，久後甯忘我之德耶！言未已，匡胤醒悟，見王奇在旁謂曰：天氣乍長，不覺困倦睡去，有失迎禮，奇曰：公子在牢了，終是受苦，今夜三更時分，開了公子枷鎖，放了公子，私奔遠方，逃難可也。匡胤曰：恩德罔極，只恐有累於公，奈何！奇曰：放公子去，我亦逃向他方也。匡胤謝曰：恩同再造，久當銜結，不敢相忘。王奇遂將枷鎖打開，是夜與匡胤一同越獄私逃，出汴京城去了，有詩爲證。

堂堂豪傑有奇逢，一語相投志識通，打破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次早刑司官，奏知漢主，罪犯趙匡胤與獄官王奇通謀逃走。漢主聞知，以問羣臣。蘇逢

吉出班奏曰：陛下可出聖旨，一面抑各該地有巡司，畫影圖形，廣行捕緝二人，押解來京問斬，不拘內外軍民，有能獲得者，重賞金帛，高陞官爵。帝允奏，即發下聖旨，於各處張掛，榜文不題。却說趙匡胤自半夜，越獄出城，行了五六十里路，天色尚猶未明，路邊一座關王廟。匡胤躲入廟中，略坐片刻，見一人慌慌忙忙走過，匡胤在廟門裏偷視之，認得是趙匡信，連聲叫賢弟那裏去？匡信回頭，見是匡胤進身到廟中相見了。匡信曰：父親知你越獄逃走，令我將盤費一百兩，烏油棍一根，追尋大哥，交付與你，吩咐路上，着實小心謹慎，大哥可急急往僻地，安身去罷。匡胤曰：正想此棍，在路上護身，感謝父親，差你送來，賢弟你回去，拜上父親，我在遠方，相識者多，盤纏亦不致缺少，不必掛念。匡信應諾，別了回去。匡胤戴上紗笠，將棍棒隨身，往僻路而行，將及四十里程途，只見一條大高石橋，上勒兩個大字，名之曰周橋。走過來見三岔大路，心上躊躇，不知從那一路去好，只見三岔路口，一個白頭老人，戴了一頂唐巾，排下一本，七政歷在桌上，正襟端坐，於清涼幔下。匡胤近前，叫一聲老長者，躬身作揖，借問一聲，小可欲往河東，從那條路行？老翁曰：公從何處來？匡胤曰：涿州，人氏，隨父宦寓京師，欲往河東探親，從那條路行，敢煩尊長指示，老翁曰：中路往關西，左往河東，右往幽州，匡胤聽罷，欲趨左路而行。老翁見匡胤人物魁梧，軒昂儀表，延謂之曰：老夫星卜之術頗精，請君貴造一觀。匡胤即放下行棒，說出年月日時來。老翁將子評五星，細勘一番，拍案大驚曰：公乃天子之命，我實依理細推，非譽非褒，只要目下難星過度，須見些官非口舌，杖責牢獄之災，若不見過，目下還要謹慎。匡胤

不隱，將被難原由，逐一告知，老翁曰：小人姓苗名光義，汴梁人也，在此算命多年，未曾見如公之貴造也，此後并如意放心，君若是避難河東，不如往關西去好。匡胤曰：關西有何好處？苗光義曰：昔日晉梁交兵汾河，戰敗之後，豪杰之士，皆聚於此，公去結納之，則大事可成也。匡胤大喜曰：承教言謝不盡。光義又曰：今君此去，有二十日血光之災，須宜謹慎，忽忘吾言，匡胤遂別了光義，逕取中路而行。靜軒有詩曰：

術數深明預得傳，指迷帝子濟時權，關西走遍雄羣服，匹馬歸朝鎮節安。

却說鄭恩聽得汗血捕捉匡胤消息，走到院中，與素梅商議。素梅曰：公子已出城二日矣，汝若尋之，可急急前往追趕。鄭恩遂別了素梅，逕往官道而走。却說匡胤望前行走，正值三月天氣，野草盈郊，山花滿徑，不覺已到黃坡境界。日當午，匡胤想歇息再走，息於坡上。忽見坡下一人，氣力頹弱，亦坐於石磴上歇息，兩眼合着，少頃呼聲如雷，匡胤回顧其人，見閃閃紅光護之，暗思此人，必非常輩。近前撫肩問曰：君何處人氏？那人醒而答曰：小生姓柴名榮，邢州人氏，父親柴守禮，仕晉爲留侯之職，因亡在任，家貧不能自存，做些小經商，欲往魏府探親，求進身之計。不意到此足力不佳，身之疲困，忽然睡去，幸得仁兄喚醒，不然幾爲虎狼強寇之害矣。匡胤曰：久聞大名，如雷灌耳，今幸有緣得遇矣！亦將鄉貫本末道知。柴榮大喜曰：公子若不棄嫌，願契拜爲兄弟相隨。匡胤年紀小柴榮一歲，遂拜榮爲兄。二人邂逅之情，甚於膠漆，遂同過坡下，五里之地，酒館中飲酒。席中各訴平生之事，極盡其懽，談至半夜而臥。有靜軒先生，詩云：

片語相投邂逅中，兩朝天子喜相逢，迨觀士卒陳橋變，千載羞談管鮑風，却說匡胤與榮榮出了店門，行不數里，忽後面有人，叫聲大哥慢走。匡胤視之，却是鄭恩，走得汗流氣促趕來，匡胤忙問曰，賢弟爲何到此？鄭恩曰：京城捕捉大哥緊急，小弟恐大哥有人捕捉，特地趕來助一臂之力，我到周橋三叉路口，求一老翁卜課，指引到此路來尋，恰好遇着。匡胤大喜：引鄭恩來見柴榮曰：此人是小弟所交契，最有義氣，今我在患難之中，亦來相從，匡胤令恩拜榮爲兄長，於是三人，日則同行，夜則同宿，一日行到周橋壩上坐一漢子，生得十分醜惡，號爲歪腿虎，有結義兄號爲董菩薩。聚集百餘人，在壩上客商往來者：獻買路錢，方始過去。匡胤等三人到來，歪腿虎攔住，要買路錢。鄭恩睜出一雙怪眼大罵曰：砍頭的賊寇，此處是你買的，而要買路錢耶！卽伸左手，將一人打倒壩下。歪腿虎怒曰：敢如此無禮，便執長棒趕來。被匡胤一棍，望腦後劈落，歪腿虎措手不及，死於非命，衆黨遠去了，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匡胤途中打董達 匡胤華山訪陳搏

却說鄭恩與柴榮二人，過了周橋壩前投民舍歇息。鄭恩將包裹行棒，放下一邊。匡胤謂鄭恩曰：柴兄衣服垢染，汝與柴兄到溪邊洗浣。鄭恩領命去了。匡胤曰：柴兄你且堂中坐，我在前面，沽一壺便來，待鄭弟同飲，柴榮正待少睡片時，忽然門外喊聲大振，榮在門縫裏視之，見一夥強人，直殺入來，柴榮慌忙走入後園躲避。董達竟走進來遍處尋覓，乃曰：

明明看見三個，投此安歇，爲何不見一人，各處搜尋，惟見包裹行棒，俱被虜去，董達等一夥去了，柴榮出來，煩惱無及，少刻間，趙鄭二人回來，問柴榮緣故？榮曰：適有一夥強人，直殺進門來，險些我命不保，包裹行棒，俱被虜去。匡胤即便提了烏油棍，同鄭恩追趕上來，行不數里，望見董達一夥在前，匡胤厲聲大罵曰：賊徒休走，好好還我行李，饒你等殘生。董達聽得，領衆復回，與匡胤在路中交手，未兩合，被匡胤一棍，打死於路傍。鄭恩上前，舉起雙拳，一連打死十數人，餘衆各四散而走。鄭恩匡胤二人，亦不追趕。回見柴榮道：知打死董達之事，榮曰：爲民除害，誠賢弟一大功績也。三人過了一夜，次早望關西進發，不數日，來到廣陽鎮三岔路口，匡胤謂柴榮曰：小弟訪前路，魏府於此分界，既是兄長要往銅台去，探看老親，就此分別，不知何日再會，又令鄭恩陪送柴榮到魏府再來關西相會。鄭恩應諾，是日三人於交界處，揮淚而別，柴榮與鄭恩徑投魏府在路上行了數日，至木林關，訪問守關者，乃兵馬使韓通榮謂恩曰：韓兵馬，吾幼年亦曾相識：當求見一面。走到關前，令守軍人持書，報知韓通。韓通即便出關迎接。榮鄭二人，到廳上相見，分賓主坐定，茶罷。韓通曰：自別尊兄，不覺數載，今日承二位大駕，不知有何見教？柴榮曰：表親郭侍中，鎮守魏府，小可特往拜訪，路經此過，敬來拜謁。通笑曰：魏府乃是下官本主，既是仁兄表親，當得代兄遞報。柴榮稱謝不已。韓通急忙分付，安排酒禮相待，留二人在館驛中安下。次日柴榮到廳，拜辭起行，韓通又令家人，取一套新錦衣服，與榮穿着，驛馬匹直送二人，前往魏府韓通親送出關而別。榮鄭二人，騎了馬匹上路，不三日已抵魏府城下，遂下馬，先着鄭

恩下書到府中，報知郭彥威，郭彥威即遣當直官軍，出府迎接。柴榮令鄭恩在外等候，自隨當直官軍入府中，拜伏於階下。郭彥威下堂，邀入內廳坐定，茶罷。威曰：賢甥從何處來？柴荏然泣涕曰：自澶州相別，姑丈大人，一向飄流江湖，經商營運，幾不自存，訪訊得大人，鎮守魏府，不憚千里，跋涉而來，一以探姑母之安否，二者倚大人。以取進身，伏望俯憐，至親骨肉，不特小子感激，而先人於九泉，亦啣結不淺。彥威應承，即令家人，伏侍柴榮進內室，拜見姑娘，留在後堂飲宴，至更餘到書房內安歇。次早梳洗畢，登堂作揖，茶點已畢。柴榮曰：小甥有言，告知姑夫大人，近日途中，遇一好友，姓鄭名思字子明鄭州人氏，幼年父母雙亡，學得一身武藝，爲人義俠，胆略過人，小甥一路行來，仗倚此人，今渠欲見大人一面，未敢擅進。彥威即差人，去請鄭恩相見，少頃鄭恩進得門來，拜於庭前。彥威一見鄭恩欲收用之。恩曰：小人舊主，在關西相待，不敢遲留在此。威問曰：汝主是誰？榮曰：乃趙司空長子匡胤近在黃土坡相遇，結拜小甥爲弟兄，因爲殺了大雪小雪得罪逃難關西，爲令鄭恩送甥到此，今在彼處相待，鄭恩勢不容遲故也。威乃贈黃金與鄭恩表爲程敬。鄭恩拜謝而別，柴榮又送至關外。分手去了，不在話下。却說鄭恩上路，望關西進發，到武州界尋見匡胤，將送柴榮到魏府按節本末，道知一番。匡胤曰：我今逃難到此，出入關隘，自好迴避，汝可回去，緝探京城消息，再來相會。鄭恩應允，即便辭了匡胤自出汴京去了。說那匡胤到武州城，轉過東來，見一人飲得甚醉，手執彈弓而來，踉踉跄跄逢人廝鬧，市上人見之，各各走避。匡胤不知其故，當面遇見，其人伸過左手，大叫曰：解太歲在此，汝是何處囚徒，

敢此大胆而來，衝突於我，言未已劈面打來。匡胤大怒，躍起左脚，太歲應脚而倒，衆人大驚，解太歲跌倒在地，慢慢爬起。匡胤已離一望之地，解太歲取過鐵彈，望空打來，正中匡胤，頭額血流滿面而走，出得城門，日已西下，投入清幽觀寄宿。觀主郭圓，見匡胤魁梧人物，容貌不凡，便請入客堂中坐定，先問爲何血污滿面？匡胤一一道知本末。郭圓曰：此人是武州兇徒，官人錯惹了他，即便分付廚下，安排酒食相待了，安頓床褥，與匡胤歇息。次早匡胤面目皆腫，圓欲請醫人調理。趙匡胤曰：昔日苗光義算我有，二十日血光之災，不想於此應之也。郭圓曰：耐煩幾日，自當全可，早晚侍奉不怠。匡胤因腫痛難禁，每日指定解太歲而罵。不數日，解太歲吐血數升而死。時匡胤在觀中，一連住了二十日，傷痕平復如常，欲辭圓起行。郭圓送白金二十兩，作爲路費。匡胤不受。（世傳宋太祖於此，救京娘十里送歸，保全名節，千載奉爲美談，此書有圖像，而逸其事，不知何故。）當日匡胤遂安頓行李，復望關西進發，到華山地而，山下有一古廟，樹木蒼蔭，香火寂寥。遇鄉人問曰：此廟是何神也？鄉人答曰：客官休問，快宜速走，黃昏後輒有妖害人即今近村人家，盡皆遠徙。匡胤笑曰：走盡天下路，平生不信邪，豈有此理乎？遂不走路逕入廟中坐了，將至夜果見陰風颯颯，冷氣颼颼，匡胤定睛一看，見神座下，盤一蛇口吐黑氣，目閃電光，果是驚人。匡胤看罷，提起烏油棍，望正蛇身，一連十來棍，打死於案穴之下，然後出廟，吾今除却此妖，人有不知者，恐又致疑，遂轉身題詩四句，於門上云：

走遍關西數十州，蛇妖爲禍幾千秋，神前杖落精靈散，從此行人不用愁。

匡胤大書於門上，曳棍而行，來到華山見一石牌坊，依寺對寺，牌坊上寫着天下第一名山。匡胤曰：此處神仙修煉之所，抬頭望極高處，是芙蓉峯，明星峯，玉女峯，果然是封疆豫地，上接青虛，名高五岳，秀出三峯，怎見得，有杜甫題詩於碑上云：

西嶽峻嶒竦處尊，衆峯羅列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掛倒玉女洗頭盆，
車箱入峽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匡胤看罷，稱羨不已，轉一個山坡，見一座廟門，上額題三個字，曰：雲台觀。意欲進去一遊，傍邊小門內，走出一童子問曰：君莫是從汴京來乎？匡胤聽得大驚曰：汝是山間童子，何以知之？童子曰：我師父數日前，見帝星照於關西分野，因言當有貴人到此，今日遣我出山迎接，適君到此，是以問之。匡胤隨着童子，進了雲台觀。童子先去通報，師父陳搏。陳搏出來迎接，到堂中相見，茶罷問曰：貴人何方人氏？匡胤不隱，將姓名藉貫道知。陳搏曰：近來帝星朗朗，不想正應閣下。匡胤笑曰：布衣之士，能受爵位足矣！安敢望此耶？陳搏曰：據閣下之相，紅光滿面，喜氣重重，數年之內，馬到成功，豈但爵位而已哉。匡胤曰：欲興王業，非有大過於人者不能耳，今目前無一人，爲輔助成功之人，足下之言，豈不過哉。搏曰：亂離之世，百姓無主，若使義旗一建，豪傑爭從，湯武之功，指日可就，何謂無人哉，但依小可，以歷數推算，聖明天子，尙有數年，君當應運而興矣！匡胤聽陳搏說道投機處，心中暗喜，是晚陳搏留宿，款待於紫霄宮。次日匡胤辭別，陳搏令道童，捧過紙筆謂曰：本山事產者少，租稅繁重，求君赦書一紙以爲後日相信。匡胤笑曰：赦文惟天子

得出，吾乃布衣之士，何以能書？陳搏曰：隨君意出，即是爲赦。匡胤見意甚篤，乃提筆隨手大書，華山出賣四字與之。陳搏大喜，接過所書，與道童珍藏了，親送匡胤入內而別，有詩爲證，

隱匿名山已數年，偶逢帝子道真言，當時藏有真書赦，仍與先主飽穩眠。

第十七回 崔延廣征討劇賊 趙匡胤投進鳳翔

却說趙匡胤離華山至半路望見，東南旌旗蔽日，殺氣連天，一彪軍到來，匡胤躲山避處，與軍馬先過。却是魏青孟勝陳山三人，認是匡胤各跳下馬問曰：公子爲何在此？匡胤得見故人，乃道逃難到關西之由。魏青曰：我等奉命，征討安陽山寇母大蟲，軍經此過，公子不惜此行，可同往建功，回奏天子，赦公子之罪。匡胤曰：諸公不棄，謹當從命。魏青即令牽過戰馬，付與衣甲，同到安陽地下寨，母大蟲探知，官軍到來，部領其黨出寨迎敵，兩陣對圓。官軍前路魏青出馬，大罵曰：無狀草寇，若不下馬受縛，勦焚山寨，悔無及矣！母大蟲曰：官軍被我殺了多少，汝亦來求死耶？魏青大怒，縱馬舞刀飛來。母大蟲綽斧迎戰，兩下金鼓齊鳴，喊聲大振，二人戰上數合，魏青氣力不加，跑回本陣。母大蟲揮衆，冲入陣中，孟勝陳山兩馬雙出迎戰。母大蟲綽起利斧，力劈陳山於馬下，孟勝勒馬跑回，官軍大敗。母大蟲左冲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忽營側一彪軍殺來，當先者，乃是趙匡胤也。驟馬挺鎗，大叫賊寇休走。母大蟲奮勇向前，只一合被匡胤一鎗，刺中咽喉而死。官軍競進，賊黨大敗，殺

死者不計其數。魏青收軍回營，重謝匡胤。次日復引兵攻入薛山，焚其巢穴而還，於是晉安地方悉平定。魏青等商議班師，謂匡胤曰：此去當保奏，公子回京。匡胤稱謝。魏青領官軍回至汴京，入朝見漢王交旨。漢主大喜，魏青又奏，臣等領兵出征，遇趙司空之子匡胤同往立功，平定晉安乞陛下赦其前罪，獎勵後人。漢王允奏，被蘇逢吉力阻其謀，遂寢其命。時邊報又奏，檀州戍兵許俊等，反入終南山傍掠郡縣，爲患漸深。漢主聞奏，召羣臣商議。史宏肇奏曰：魏青等平服薛山寇方回，軍傷瘼未安，今檀州兵變，陛下可詔平盧節度使崔延廣出兵征之。漢主允奏，卽下命遣使臣，赴河陽傳旨。崔延廣得命，卽率部下馬步軍二萬，逕趨汾州駐營。哨馬報入終南山許俊亟聚段宏張海馬易江順申煥王龍王虎等八人，商議迎敵。段宏曰：崔延廣乃腐儒耳，豈知兵法，明日統部兵一千騎迎戰，張海馬易率步兵出山北襲其營，破官軍必矣。許俊然其計，留江順申煥守寨，自與段宏等各部衆於平川曠野，排開陣勢。帥將崔延廣全身披掛，提鎗坐於馬上，大罵反賊，尙不納降，敢來拒敵，要求速死耶？段宏曰：我衆人爲朝廷立功，賞賜不均，是以造反，君若知進退，尙保其生，不然身家俱喪。延廣大怒，挺鎗躍馬直取段宏。段宏舞刀來迎，二人戰上十合。忽山北一聲鼓響，許俊引步兵，從後殺來，首尾夾攻，延廣不能抵敵，大敗而走。許俊乘勢掩殺，追趕二十餘里，殺死官軍無數，奪其輜重而還。延廣收拾餘衆，屯扎鳳尾坡，憂悶無計。忽報營外有一人，要見節度。延廣令召入，其人至帳前。延廣大驚曰：賢弟爲何到此？正是

飛影萬重高士望 月明千里故人來

來者不是別人，乃故人趙匡胤也。延廣卽邀入帳中坐定，問其所來之由？匡胤道知本末。延廣曰：與汝河陽相別，一向間闊，昨被賊衆，殺敗一陣，計無所出，今得賢弟到來，可同平服，此一番能立了奇功，不亦可乎？匡胤曰：尊兄分付，有何不可。延廣大喜，款待匡胤在營中。次日平明，復引官軍來攻寨，一聲砲響，許俊等率衆人，齊齊出馬罵曰：昨日殺之，今日又敢來耶？延廣顧左右曰：誰先斬此叛賊，言未已，匡胤應聲而出，挺鎗躍馬，沖過營寨。許俊背後，王龍舞刀縱馬，兩下交鋒，戰四十回合，匡胤手起一鎗，刺王龍於馬下。王虎見兄被殺，大怒曰：有仇不報，非丈夫也，舉鎗拍馬殺來。匡胤回轉鞍馬，引王虎追來，被匡胤掣出短劍，大喝一聲，斬落塵埃。延廣見匡胤連斬二將，驟馬舉鎗，直奔許俊。許俊不敢戀戰，退馬便走。延廣追近前，一鎗刺死。段宏慌了，率衆軍一併殺來，匡胤挽弓架箭，一矢正中段宏，兩腳翻落，墜于馬下死了。張海、馬易、江順、申煥四將，各單騎逃走。官軍乘勢掩殺，賊衆死者無數，屍橫遍野，盔甲填郊，延廣直入寨中，下令軍士，搬其糧草，放火燒寨而已。是時延廣大得全勝，欲邀匡胤回京。匡胤辭曰：權臣當國，必無保全之理，權且避難於外，以待赦日。延廣知其意，乃贈白金四十兩，絹帛二十四匹。匡胤辭曰：小可一人，蒙所贈者，難以帶行，不如留於軍中，以賞將士。延廣曰：此物非爲酬功，聊表故人之念，君既不受，不敢相強，待我回朝，必有定論，以報足下，遂分手而別，卽日班師回朝，不題。却說匡胤行至鳳翔府署，府事者是趙思忠。匡胤自思，此人是我族叔，不免進府相見一番，逕到門首，着人報知。思忠請入後堂相見，坐定問其所來之由？匡胤一一訴知。

思忠曰：我與汝父，勝似嫡親，汝今在我衙中安下，以待赦回。匡胤拜謝了，日常與府內公人，各處閑遊，來到廣平鎮好一個熱鬧所在，居民湊集，乃四方設會之處。公人於館樓買酒，款待匡胤。匡胤歡飲幾杯，偶聽樓下，有二人亦在飲酒，酒闌二人對吟，歌曰：

日出扶桑萬丈高，金蘭何處匿生逃，男兒未遂平生志，磨損腰間帶血刀。

匡胤聽罷，私自言曰：此人非尋常，便下樓看之，乃是張光遠羅彥威二人，一見匡胤便拜。趙匡胤邀於樓上坐定，問其來故？光遠曰：自兄離汴京以後，追捕日緊，我二人訪知，兄來關西因尋到此，不想天從人願，竟得相見。匡胤亦道知其事，遂引二人回府，見叔叔思忠。思忠大喜，留居中相待，忽報終南山餘寇張海等，引衆圍城，要討糧草則退。思忠大驚，計無所出。匡胤進曰：叔叔勿憂，此賊日前，被小姪殺死一半，今因巢穴殘破，又來此處打擾，明日與張羅二兄出去，一發結果了，免為後日之患。思忠心下始定，次日平明，匡胤全身貫帶出城，左有羅彥威，右有張光遠，三匹馬一字，立於門旗之下，大罵殺不盡狂奴，認得趙將軍否。對面張海看見先已失色，遣馬易出戰。馬易舞刀縱騎，直冲過來。匡胤正待親戰，羅彥威一馬飛出，挺鎗抵住交戰，二人鬥不兩合，馬易氣力不加，勒馬便走。彥威追進近前，刺落馬下，餘黨皆走。趙匡胤一馬冲出。張海作慌，早墜落馬。匡胤再復一鎗，刺死壕中。申煥江順率衆逃走，張羅趕上數里而回。思忠設席相待匡胤等，盡歡而散。匡胤等醉歸館中，偃身而臥。其嬖李氏，見館中火起，急入看視，見匡胤頂上，金龍出現，身上火色焰焰，聲息如雷，李氏驚訝良久，退與思忠商議。思忠曰：既有如此之異，不可久留在

此，命他往關西結納英雄，乘時而起，不可誤也。李氏然其計。次日思忠謂匡胤曰：鳳翔風俗媚弱，無甚良將，汝之前程必大，再往關西相訪英雄結納，勿自蹉過。匡胤知其意，即日辭行。留張羅二人，以事思忠，自離鳳翔。望關西進發。時四月天氣，路上鶯聲聒耳，風日清和，匡胤又行了數日程途，來到黑松林過黃泥店日當正午，匡胤卸下行裝，坐於店舍之中，令王人出來買酒。主人見匡胤一表非凡，正待排下席坐，忽使喚來報曰：三招禍來也，連忙收拾，叫匡胤暫且迴避。言未畢，三招禍引十數人進入店中，大叫速排飲食來，我要趕路，主人應聲，即便搬來完備。匡胤躲在背後，看見皆是一夥強人，先去路口等候。三招禍飲罷酒食，引衆人出了店家，到路口。三招禍已半醉矣！趙匡胤提出烏油棍，厲聲叱曰：汝等何人？敢來店中騙人酒食。三招禍大怒說：你這囚徒好大膽，便提棒來鬥。匡胤側過身，劈落一根，三招禍倒在一邊，再復一根，眼睛突出而死，從人各走散了。匡胤自思曰：此賊必有一夥黨，如去報來不便，即抽身而行。轉出山坡，見個和尚，趕一隻老虎來到。匡胤大驚，亟立於高山看之。見和尚趕近虎尾，其虎跳過嶺下，勢行稍緩，被那和尚，捉住虎頸，十數拳登時打死，從隨人亦趕到。匡胤看罷，喜曰：真壯士也。即下岡來相見，和尚看匡胤相貌非常，即令從人，將虎抬去，邀匡胤同回寺中，請入方丈坐定，問其來由？匡胤直具本末以告。和尚曰：原來故人之子也。匡胤曰：敢問師父高姓？和尚答曰：我本太原人氏，姓馬名三鐵，與汝父相見洛陽因破黃巢，削髮來石佛寺出家，偶爾逢君。匡胤下拜曰：肉眼不識，望乞恕罪。三鐵令趙停玉出來相見。匡胤問曰：此位是誰？三鐵曰：吾之表姪也，因來寺中學

武藝。匡胤大喜曰：師父不棄，願與同學。三鐵許之。不知此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鄭恩激怒打韓昇 匡胤場中鬪蔡順

却說次日人報，宋岩李夫人，昨因三招禍被人打死，今遣其黨，張林李旺來寺中，開設佛事遺薦。匡胤聽罷大怒曰：盡勦此害民賊，即持棍逕出殿前，見林旺二人，大喝一聲，賊徒休走。張林驚慌不迭，被匡胤一棍打死。李旺透廊而走，恰遇趙廷玉當頭攔住一棒，打倒階下跌死。衆人各先奔走，馬三鐵出到殿前，見打死二人，着管家扛入山後去了。因謂匡胤曰：君打死此二人，宋岩妻李夫人，號牛皮帳，最是利害，彼者得知，必來打擾寺中。匡胤曰：待他來，再作道理。言未畢，人報李夫人，引衆圍了寺門。三鐵曰：此賊人多，不可相敵，分付手下，取過鐵胎弓，並連珠箭來。三鐵與匡胤高立在牆頭上，看見李夫人，領衆圍於門外面。三鐵曰：我寺中爾等無故，何來相逼？李夫人罵曰：禿驢，殺死我部下，今日特來，捉你們去殺肉。三鐵憤怒，挽弓架箭，連放三枝，被李夫人接去。三鐵放出絕枝，一發三矢，李夫人防視不迭，一矢貫中咽喉，跌於馬下而死。寺人開了山門，匡胤廷玉提起棍棒，亂打出去。賊衆大敗而走。匡胤引衆人回寺中，問：三鐵躬學連珠箭。三鐵辭曰：君須耐守一年，可相傳矣！匡胤見其吝教，悶悶不樂，間步出山門外消遣，忽一聲響亮，對面崩下一山來。匡胤近前視之，見內有一石匣，匡胤持回以示三鐵，三鐵揭開看時，有書一封，內寫數行字曰：「半中林，半中卷，二十年後天下變，一日遇見馬三鐵貴人學取連珠箭。」

看罷嘆曰：此非偶然，吾當盡平生所學，悉以教汝。匡胤拜謝，果然不出一月之後，盡精其藝。一日匡胤辭行。馬三鐵與趙廷玉送出寺外而別。話分兩頭，却說鄭恩，回至汴京即進教坊司，見韓素梅，素梅曰：汝曾與趙公子相會否？鄭恩曰：在關西跟隨數日，着我回京，探訪消息。今漢主專任蘇逢吉，哥哥一時難回，我今再往關西尋訪。素梅曰：公子別後，無日不在心懷；常被黃樞密之甥韓昇屢來院中打擾，我本不睬他，彼倚其舅之勢，橫行於此，是可愛也。恩曰：今尙來否？素梅曰：昨日未來，今日想必到此。言未畢，人報韓昇帶十數人來。恩曰：汝去接他，我自有主意。素梅依言，陪笑臉出院門，邀迎進入院中坐定。韓昇笑曰：每日我來，汝必走避，今日若此相待，吾當重重相報。素梅曰：蒙公子屢顧寒門，妾身有失迎陪，特來請罪。昇大喜，以爲佳期必可得也，因令從人，買辦酒食之類，昇與素梅飲至半酣，言辭頗近淫褻。鄭恩在堂後聽見，揭起布簾喝曰：無廉恥之徒，敢來御院相擾。昇驚走不迭，被鄭恩當胸挽住，連打數十拳，昇忙跪下告饒。素梅故意勸之。恩乃放手，與昇走脫。恩趕至門外，指罵曰：再復來此，教汝一命不保。昇從人，急扶上馬去了。次日鄭恩乃辭素梅而行。却說匡胤行至西鎮入店中歇下，叫酒保安頓，一席酒食來。酒保排下席面。匡胤正待獨酌，忽一人自外而至。見匡胤容貌非俗，問曰：君從何來？匡胤見其人亦軒昂，答曰：小可由汴京到此，姓趙名匡胤。其人曰：莫非趙司空長子乎？匡胤曰：正是。其人納頭便拜曰：久聞大名，如雷灌耳，今日相會，實乃大幸。匡胤連忙扶起曰：閣下是誰？而知小可。其人曰：吾姓李名漢昇太原人也。幼從師學武藝之時，師父曾言，趙司空長子，天下

奇士也，可往見之。奈小人無緣，千里阻隔，不想今日在此相會。匡胤大喜，即邀入座中同飲。漢昇亦不推辭。匡胤道知本末，漢昇曰：小可有故人潘仁美，鎮守金陵府，公子此行，吾修書一封，付與見之，彼必薦公子重用也。匡胤稱謝不已，酒罷。李漢昇作別而去。匡胤在店中，宿了一宵，次日上路，逕投金陵府來。一日到府門首，先着人通報，潘仁美出迎。匡胤進堂上相見畢，仁美問：因何到此？匡胤曰：小可從汴京而至，西頭鎮遇契交李漢昇。有書一封，着小可付寄大人，言罷取書，遞與仁美。仁美接過，拆開視之，書曰：

逕知李漢昇。書奉潘府主大人台座，近別二載，寒暄失叙，區區無日不懷，蓋爲路途跋涉，弗能躬候尊顏，負罪深重，茲因汴京趙司空之子，避難於此，偶爾會之，緣是人抱經濟之才，不可輕視，如臨府日，當即擢用，彼必不忘德者矣！

仁美看書畢，因曰：原來閣下，趙司空之子，下官有失遠迎。匡胤曰：避難至此，望大人，善行方便，不敢忘德。仁美大喜，即請入後堂，設酒禮款待，留於府中，住過十數日。一日仁美請出匡胤，謂之曰：聞君武藝超羣，弓馬嫻熟，金陵一隔之地，豪傑稀少，此去河中府，只有四五日驛程，李守真爲唐主鎮守，與下官往日相識，今修下薦書一封，君宜帶去見之，定有貴人相遇也。匡胤曰：大人不言，小可正要往河中走一遭。仁美即日寫下書札，付與匡胤。匡胤次日辭仁美逕往河中府來。一路無詞，一日到城中，果然見一個府分，但見

朱門紅牖，是豪家貴室，青帘朱旆，無限酒店茶坊，府門外排列，勇猛軍卒護衛，前豎着英雄將士圖奇，重權民畏，仰帳帷號令，鬼神驚。

曰：匡胤行至府門，首先令人通報守貞。守貞即令召入。匡胤進於階下，遞上潘仁美書札

書奉河中府李國主闔前，近者汴京趙司空之子相訪。下官見其英氣軒昂，弓馬嫻熟，固拓土開疆之士也。緣金陵之地，經亂以後，軍伍凋零，民懷懦怯，武事不修，恐其淹留於彼，爲可惜也。特薦於麾下，量才收用，若能顯其抱負藩鎮，是賴於國家幸甚。

守貞拆視罷，乃曰：君原來是趙司空之子，吾亦聞名久矣，即令軍校，送在宋侍中部下收用。匡胤辭出，隨軍校來見宋侍中。侍中名榮，澶州人，正在營中分理。軍校先入報知，宋榮出迎，當下匡胤入帳中相見，二人分賓主坐定。匡胤曰：小可聽知河中府用武之地，特來立功，以取封官爵。宋榮見匡胤人物魁梧，乃曰：見君英氣勃勃，肯與朝廷出力，必有重用。言罷，先鋒蔡順進曰：趙匡胤乃得罪之人，逃走之夫，即今漢主畫影圖形捉之，侍中若留於此，後必有患。宋榮默然，乃令人，引匡胤於館驛安下。次日來見李守貞，道知其事。守貞曰：河中用人之處，故交潘府鎮舉薦他來，若不收用，則有棄才之誚耳！宋榮曰：某有一計，彼必不肯相安於此，吾部下蔡順善用十八折刀法，天下無雙，今與匡胤比試，彼如不能取勝，當自去矣！守貞曰：可，明日召軍中蔡順與匡胤比試。匡胤應諾，說還要真比假比，先請言明，然後交手。李守貞曰：何謂之真假？匡胤曰：真比試，一兩合之間，將先鋒首級，剽到軍中納獻。若是假比試，先擒下馬，與衆軍一笑耳！守貞問：宋榮曰：汝有何說？榮曰：軍前

無戲言，仍從他真比試。趙匡胤領命，即穿盔甲上戰馬，少頃守貞部領軍士，親出教場來看，宋榮分付蔡順趙能二先鋒，用心比試。怎生打扮，有詩爲證。

錦袍金甲黃標馬，玉帶銀盔素線縑，腰下雕弓頻插箭，手中冰鐵利鋒刀。

對面趙匡胤，亦不弱，有詩曰：

坐下追風千里馬，手提龍尾寶銀鎗，身居塞上名無敵，心輔朝廷作棟樑。

三通鼓罷，蔡順立馬按刀，於門旗下曰：汝敢來比試麼？匡胤跨馬舉鎗答曰：蔡順着意用汝刀法，休得有悔。蔡順每恃其刀法，未遇敵手，以爲一戰，要取匡胤之首，躍馬提刀，逸出箭梁，厲聲叫曰：有勇者來鬥。匡胤縱馬揮鎗，從後追之。蔡順勒回馬頭來，二人便戰，各顯生平手段，有詩爲證。

爭雄鬥勇志難平，兵刃相迎動鬼神，兩下圖名生巧計，一身不惜羽毛輕。

軍中金鼓齊鳴，二人鬥上敵十合。蔡順氣力不加，跑馬便走，引誘匡胤來追。匡胤自思曰：此賊將拖刀計邀我，待我追去，看他如何，勒馬便追。蔡順覷定來將，得道番過十八折刀，望匡胤項下揮來。匡胤使將十八折刀盡收了，就回一鎗，刺中蔡順咽喉而死。軍士大驚，守貞稱贊不已。趙能大怒，驟馬綽斧跑出曰：我來與汝比試。守貞恐有失，即下令不許再戰。二人各退。守貞回至府中，次日乃召匡胤曰：君之武藝，果不虛聞，吾表汝爲帳下都押衙，聽調立功。匡胤拜謝。宋榮因殺他愛將，終有憤怒之意。而守貞欲起謀反，要得雄將，深結納之於河中開募榜文，招軍買馬，以待行事。消息傳入汴京。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

解。

第十九回 郭彥威城下鑿兵 趙匡胤絳州鬪武

却說消息報到汴京，奏知漢主。漢主大驚，召文武商議，蘇逢吉進曰：夫病治之不早，久則患深難救。乘今守貞事業未定，陛下宜速征之，敵人必授首矣！漢主曰：誰可爲將？逢吉曰：此行非魏府郭彥威，他人則不能平服。漢主依其議，即日下命，遣使臣往魏府傳旨。使臣領命而行，一日來到魏府，傳宣聖旨。郭彥威拜受畢，與柴榮議曰：我蒙聖上，御封鎮守魏府，曾言有宣則來，無宣勿離。今遇國家有難，遣使來宣，隨使朝見，汝須用心軍旅，待我回來調遣。柴榮應命，次日彥威隨天使赴闕，朝見畢。漢主撫慰曰：卿爲朕，鎮守魏府，朕實賴之。今河中有反，欲郭卿一行。彥威叩首受命。漢主以彥威爲行營招討使，充先鋒職。趙宏殷爲監軍，即日征進。彥威辭帝回魏府，調發軍馬起行。宏殷爲監軍，隨後征進。却說河中府李守貞。聽得消息，即集諸將佐商議。朱勝進曰：魏府之衆，皆淮西勁卒，大王不宜造次，若使軍馬臨城，難於迎敵。守貞曰：趙匡胤足智多謀，吾任之爲先鋒，必能建大功也。匡胤得令，慨然請行，哨報漢兵離城三十里下寨。宋榮曰：吾引本部兵，先拒他一陣。守貞依其言，遣孟辛率馬軍五千助之。次日宋榮引軍出城，至落雁原，遙望漢軍旌旗森立，劍戟蜂屯。宋榮對面排下陣勢，漢軍中前鋒將史彥超，橫刀跨馬，立於門旗下，罵曰：背逆狂徒，恣起狼心，今日天軍到此，尙不倒戈來降，爾敢拒戰而求速死耶？宋榮大怒，回顧曰：誰先

出馬斬此匹夫。言未罷，趙能應聲而出，綽斧躍馬，直奔彥超。彥超舞刀交還，兩下吶喊，二人鏖戰良久，趙能氣力漸退，孟辛挺鎗縱騎，跑出助戰。宋榮亦仗雙劍來迎敵，史彥超那條鎗，神出鬼沒，越鬥越力，趙能棄戈而走。彥超不捨，勒馬後追，宋榮遠左翼又戰，孟辛退回本陣。彥威見敵兵陣動，催軍掩殺，孟辛抵敵不住。河中兵大敗，被漢兵殺死者無數。宋榮等，急急走入城中。郭彥威追至城下，列營於四門攻之。宋榮敗歸，見李守貞，言魏府軍馬雄壯，不能抵敵。守貞大驚。趙匡胤曰：令公勿憂，明日登城，看趙某破此強敵也。守貞曰：若退得漢兵，富貴當共之。匡胤辭出，次日與馬全義等，率馬步軍二萬，開東門，列成陣勢對壘，彥威全身貫帶，手執利刃，跨馬立陣前。見城上黃旗下，坐一位諸侯，因問軍士曰：城上坐者是誰？有認得者答曰：契丹所封唐王李守貞也。郭彥威聞之大怒，遙指而罵曰：汝受晉主厚恩，反助虜賊，今主上何負於汝，而反耶，守貞認得是郭彥威，不敢應。全義率所部直冲，漢軍先鋒史彥超，舞鎗縱馬迎敵。二人門上二十餘合，不分勝負，郭彥威率衆攻入。忽陣後一將湧出，威風凜凜，貌若靈官，躍馬挺鎗，抵住漢兵，乃趙匡胤也。正遇着漢騎尉，張雄來到，交馬只一合，被匡胤一鎗，刺落馬下。漢軍按住陣脚，匡胤斬堅而入，勇不可當，史彥超拋了全義，接住力戰，不能抵當，跑回本陣。馬全義奮勇馳進，又斬了漢兵十數人。郭彥威親自來戰，被匡胤刺傷左臂，幾乎落馬，左翼柴榮認得是匡胤，喝聲敵將慢來。匡胤猛省其音，即不追趕，與馬全義收兵，緩緩入城中，郭彥威離城五里下寨，部下軍士，損傷無數，衆將都來參見。郭彥威曰：今日不是諸君力戰，幾被敵將所算也。彥超曰：

不知是誰？鎗法甚熟，小將亦不能敵。柴榮曰：此人與我面熟，好似契弟趙匡胤也，不知因何在此？郭彥威曰：城中若有此人在，何時得成其功。柴榮曰：可召監軍來商議。彥威請趙司空，入軍中謂之曰：今日之戰，有言汝公子，護助守貞，欲使人去相認可乎？宏殷曰：此事未審真假，明日須用奇兵，先遣一將挑戰，引入僻路，吾先埋伏林中候之，便見端的也。郭彥威然其計。次日柴榮引騎兵二萬，於城下搦戰。東門一聲砲響，踴出一彪軍來，趙匡胤橫鎗勒馬，於門旗下罵曰：昨日殺敗之將，今日又敢來戰耶？柴榮曰：勝敗軍家常事，今日要擒汝報仇也。匡胤大怒，拍馬挺鎗沖入南陣。柴榮驟馬仗劍，抵住交戰，二人戰上數合。柴榮詐敗遶陣而走。匡胤要建奇功，勒馬乘勢追來。柴榮回馬且走，直引匡胤至平林，柴榮先入林中，匡胤大怒曰：此該死之徒，走於絕地，亦拍馬追人。忽林中梆子一聲響，趙宏殷伏兵四起，匡胤大驚，急勒馬回，從軍皆已潰散。柴榮叫聲曰：趙公子慢走。柴榮認得多時矣！匡胤回頭，忙跳下馬來，趙宏殷迎面罵曰：不肖子，從那裏來？二人會於一處，匡胤拜伏林中，道其本末。榮曰：軍情不宜久留，恐漏消息入城，汝一命難保，不如將計就計，裏應外合，擒守貞平定河中將功折罪。匡胤曰：此計極妙，但追兄至此空回，守貞必致疑矣，可將兄盜與我，去見守貞道知追兄之故，致使不疑，事必可行也。榮然其言，即脫下金盃與匡胤。匡胤上馬辭曰：准定明日二更時分，便來攻城，言罷單騎而去。趙宏殷與柴榮收軍回營。却說趙匡胤入城中，見守貞進上金盃曰：小將追趕漢將，入平林中，見有伏兵，不敢深入，走落頭帽，特獻來請功。守貞大喜曰：君得此盃，猶如首級，重賞匡胤。次日令軍

士，將金盃懸於棋杆上，搦戰。漢兵堅守不出。匡胤入見守貞曰，漢兵昨日又輸一陣，衆軍各無鬥志，乘今日夜黑，小將與明公，分兵四出，劫其營寨，必獲全勝也。守貞然其言。宋榮曰：漢兵不出，莫非用賺敵之計，且停待數日，再戰未遲。匡胤厲聲曰：兵貴神速，有機會不行，尙待何時？守貞意決，卽遣孟辛朱勝爲先鋒，自與匡胤押後，分撥已定。二更時候，孟辛朱勝引步兵一萬，悄悄出城，人各銜枚，望見漢營中燈火瑩煌，更點不明。朱孟到營邊，大喊一聲，衆人殺入，並無一個軍士，乃是一個空營。二人大驚曰：中其計矣！叫衆人速退，忽軍中火砲齊發，四下伏兵並起，史彥超一騎當先，迎着孟辛交馬一合，刺死營中。河中兵大亂。朱勝走出營北，被柴榮黑影裏，追上一刀，斬落馬下。郭彥威引部下，乘勢攻來。後軍李守貞見漢營，火光連天，金鼓不絕，驚疑不定。忽敗軍來報，辛勝二將，俱被漢軍殺死矣！守貞大驚，急催軍入城，傍邊轉過趙匡胤，大喝一聲，守貞休走，一鎗刺於馬下，有詩斷曰：

背主降胡事可傷，當時戰計失其長，覬覦一念生邊隙，性命難逃頃刻亡。

郭彥威人馬，已近壕塹，匡胤當先殺入，漢兵繼進，河中兵將降者無數。宋榮聽得，遂棄城而走，天色平明，郭彥威已克復河中府。諸將上其功，衆軍捉得馬全義來見，匡胤力爲之請，遂赦之。以隸於柴榮部下，得其糧米十萬石，輜重衣甲，四十餘車，降卒一萬五千人。郭彥威謂匡胤曰：平定之功，皆公子之力也，我當見上保奏，赦公子前罪。匡胤拜謝。次日郭彥威下令，着指揮使黃宏管領府事，餘軍班師回京。柴榮密謂匡胤曰：爾且在河中府

安下，待聖旨到，方可回朝。匡胤領諾。是日大軍，離了河中府。但見

旌旗蔽日軍威武，劍戟臨空戰陣高，金勒馬嘶橫壯氣，凱歌聲奏見功勞。

大軍一路無詞，來到汴京郭彥威將軍駐紮城外，自時趙宏殷入朝見漢主，奏知平定河中府，李守貞等。俱授首甯息。漢主大悅，降旨留郭彥威在朝輔政，其餘將士有功，各依次定爵。郭彥威既退，乃發遣匡胤率所部，回魏府去了。欲保奏匡胤之功，因見漢主寢疾不果。話分兩頭，却說趙匡胤在河中府，專候聖旨來召，等過一月餘，却不見動靜，因思佞臣在朝，事不可望，遂離了河中府望絳州進發，正直夏末初秋，草木零落，不覺行了四五日，來到一處。見一老人同家人，坐柳樹下，匡胤放下行棒，偃身而臥，過一飯時，柳陰爲之不移。老人驚曰：此必貴人也，方有此異，命家人推醒起來，問其來由？匡胤曰：小可從汴京來此，欲往絳州探親，少息片時，問：老人姓名？老人曰：小老李善存祖居在此，遂邀匡胤入莊，問：姓氏？十分起敬，命家人備辦酒食，殷勤相待。匡胤在莊中，一連住了幾日，善存着家人，送匡胤入城消遣，遇晚即回，家人應命，遂回匡胤入州城裏，轉過城東門，忽聽得炮聲震天，金鼓大作。匡胤曰：那裏炮聲震響？從人答曰：今日單令公下操，故有金鼓之聲。匡胤問曰：單令公爲誰？從人曰：此人不是小可，姓單名珪爲河東兩路九鎮官，生有四子，守俊守傑守能守智皆有萬夫之勇，人皆欽服。匡胤曰：吾正要訪他一番，汝可指引去路，家人遂引匡胤來教場中。正遇着四子，在那裏走馬射箭。匡胤連聲喝采，被營軍捉住，去見令公。令公問曰：汝是何人？敢此大胆，擅入教場。匡胤曰：小人汴京人氏，訪親至此，適見軍家

射箭，目力甚是深巧，不覺失口，望元帥見饒。令公曰：汝能射否？匡胤曰：從幼頗學幾路。單珪卽令人，將弓箭付與匡胤，若能射中，饒汝罪責。匡胤慨然接過弓箭在手，走出帳前，拈弓搭箭，使出馬三鐵手段，一發連中三枝，場中軍士，無不喝采稱贊。單珪大喜，召匡胤問曰：汝之射法，定是軍家出身，當道其實，吾擢用汝矣。匡胤只得道知其故。珪曰：久聞汴京有趙司空之子武藝，不枉其名，吾有四子，皆令相從，萬勿吝教。守俊憤怒之曰：彼之箭法，與我爭不多，敢來比試。匡胤曰：恐有損傷不便，小人情願告退。珪曰：但有傷處，亦不見罪。因牽過戰馬鎗甲，付與匡胤。匡胤隨卽披掛整齊，上馬向前，守俊守傑亦各貫帶，於場中馳騁。匡胤勒過馬，直冲入敵陣。守傑先與交鋒，二人比上十合，匡胤輕輕撥過鎗梢，將守傑截於馬下。軍士大驚，急向前救起。守傑守能守信三匹馬，一齊殺來，要生擒匡胤。匡胤不慌不忙，勒定馬來敵三人，軍器並舉，四騎馬踏動塵沙，攪作一團，軍士助喊，鬥至良久。守傑左背已中一鎗，負痛跑回，守信所執金鎗，被匡胤接住其梢，連人帶馬扯下。守能驚慌，走入營中。匡胤連勝四將，此見英雄帝子，非常人所能及也。後人有詩贊之曰：

射精門勝妙通神，一戰能叫四傑平，自古帝王成大業，聲名豫建耀丹青。

單令公在軍中，見四子殺敗大怒，叫軍士牽過馬來，我自與他比試。有從事孔目官劉巨原稟曰：天色已晚，明日再令匡胤來戰，若果武藝精通，留於軍中，亦得一奇將也。令公依其言。乃收兵回營。與巨原商酌曰：深恨匡胤辱吾四子，卽今畫影圖形，朝廷拿他，明日定

要擒獻漢主，以洩其恨矣！巨原不答退出，漏夜遣人報知匡胤令其速走。不知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匡胤酒館逢鄭恩 大郎投赦入汴京

却說趙匡胤在莊中，正在與善存言比試，殺敗令公四子之事。善存曰：令公四子，皆有名者，既輸與君，甯肯伏氣，必定有後患，累及君矣！言未畢，劉巨原遣人，報知匡胤曰：令公如此如此。匡胤聽罷，即日辭李善存而去，望燕京進發，在路幾日，經過桃花村有地方棍徒張亮見匡胤與圖形相似，即邀衆人來拿。匡胤走入村中躲避，見一女子出來，匡胤視之。但見

不村不俗，點點珠唇紅似染。多慈多義，孜孜好善勝菩薩。綠紗裙下，三寸金蓮行步穩。青絲袖裏，一雙淨手謹端儀。

那女子半掩柴扉，見匡胤失色驚慌，即出來接入舍中坐定，問何處來？匡胤答曰：小可自汴京至此，遇一夥強徒，要起歹意，故來到此躲避。女子曰：君且勿憂，吾夫主若回，彼必敢來犯。匡胤便問：汝夫是誰？女子答曰：妾夫張亮，以屠宰爲生，頗有一生氣力，人皆懼之，現充本州牌夫。匡胤聽罷，愈驚曰：適聞邀人捉我者，即是此人，今入其家，豈非自投羅網乎？撤身便走。那女子，連忙扯住曰：君若去必遭擒矣！後有空房，汝可抱我小兒歇息，待夫主回，自有方便救君。匡胤見女子言語至誠，即入後房藏躲去了。張亮飲得大醉

而歸，吳氏扶入房中歇下，吳氏自去廚下收拾，其夜深靜，將近三更時候，忽起一陣怪風，見一個惡鬼，手執三股叉，從張亮房前閃過，進入後房中，少刻間其鬼，連忙走出歎曰：吾乃巫常鬼也，承玉帝勅旨，以張亮不善，欲絕其後，令我捉其子，不想爲赤帝子，抱住在懷，無可奈何，道罷隨風而去。張亮在床上看見，嚇出一身冷汗，似夢非夢，痴呆半晌，急起看時，天色漸明。叫過吳氏，道知其事。吳氏亦將留匡胤事，說知其事。亮曰：速請見。吳氏入後房，請出匡胤來。張亮納頭便拜曰，肉眼不知好人，驚犯於君，望乞恕罪。匡胤見其夫妻重義，乃曰：汝子若長成，着他尋我，教其武藝，以取立身。亮拜謝，因具酒醴留待，次日匡胤辭行，張亮直送至村外而別。匡胤又行了數日，來到郝州界，酒館中安下行李，着酒家煖一壺來，正待要飲。忽聞館外，有人叫聲酒保在否？店家忙出迎接，安排酒食齊備，其人嫌他酒淡，連道喚過好的來，此酒不中我飲。酒家只得陪小心，換一壺出去，其人又嫌將發怒，酒家不敢出去。匡胤問其故？酒家道知其由。匡胤曰：同是一樣酒，偏他飲不得，逕出看之。其人望見匡胤叫曰：大哥緣何在此？倒身便拜。正是

龍虎風雲逢際會，清天明月正相迎。

却是其結義弟鄭恩也。匡胤邀入館裏坐定，問其來由。鄭恩曰：小弟因回汴京見素梅，道知大哥恩情，甚爲悲傷，又將打韓昇之事，訴了一遍。匡胤聽罷，嗟呀不已。二人就館中，宿了一宵，次日秋雨滴淋，趙鄭只在館中，留宿不題。却說漢主病危，乃召蘇逢吉，史宏肇，郭彥威來，囑咐之曰：皇子承佑幼弱，後事全賴卿等扶持，是日分付畢，近午時分，

漢主崩於正寢。時改元年，秋八月也。在位二年，壽三十四歲，靜軒有詩曰：

石郎造晉起兵端，忌辱甘心父契丹，方喜從珂燃燼骨，奈何知遠又彈冠，
戰爭併處恩何有，猜忌萌明心已寒，鶴蚌相持漁者利，好將道眼爲傍觀。

逢吉等，立皇子周王承佑，然後發喪，周王於柩前，卽皇帝位，時年一十八歲也。尊李后爲皇太后，封叔劉崇爲崇王，兼河東節度使，加授史宏肇爲中書令，蘇逢吉爲司空，郭彥威爲侍中令，解樞密使之權。其餘文武，各依舊職，旨意已下。史宏肇奏曰：北方多事，陛下當遣郭彥威復鎮魏府，仍領樞密大使，使契丹不敢窺視中國矣！蘇逢吉不欲郭彥威在外，乃爭奏曰：郭侍中不宜兼行，樞密使權者。宏肇奏曰：彥威權樞密，卽可以攝服諸將，便宜行事，號令行矣，不然上下不服，動有牽制之患，何以責其成功。逢吉語塞。漢主從宏肇之議，仍封彥威兼領樞密大使，兵馬元帥之職，卽日領職，徑赴魏府不題。宏肇又奏曰：陛下新登大位，當大赦天下，使中外人民，共沐維新之澤。漢主允奏，令學士院草詔大赦，詔文曰：

朕以幼冲，入承大統，宵旰以思，未臻善治。何物疆藩，誘政鄰寇，蕩搖我邊疆，俘殺我人民。顧子弱冠，不堪多難，賴爾股肱，實左右朕，元樞出督，諸軍響應，未及期年羣兇授首，三鎮底甯，除征行軍馬，另行犒賞，外加諸鎮節度使，各轉三官，部下屬官附士，各轉兩官，所有三鎮百姓，久遭干戈，備守今年，各徵田租，並行蠲免，外餘三年，免徵一年，自九月初五日，味爽以前，除殺祖父母父母，弟殺兄嫂，

殺主大逆不道，不赦原外，其餘已結止，未結止，已覺發，未覺發，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於戲否往來咨爾多方，休予至意，故茲詔示，恩宜知悉。

却說趙鄭二人，在酒館中住了十數日，秋雨方止，二人收拾起行，來到休平縣井徑口，值日晚山驛中安歇。看館夫言此驛，年深久廢，常出怪物害人，客官休自傷其性命。趙鄭不信，竟在驛中安歇，是夜月明如晝，但聲四壁虫聲哀切，匡胤行起階下，忽窗外一陣冷風過處，見五人披頭散髮，拜伏階下，連聲叫屈。匡胤喝曰：汝是何神道，來此叫屈。鬼曰：昔日漢高祖，命韓元帥，下魏兵臨井徑口，營士無水，元帥卜地求泉，得坎卦，差我五人離營一里，探視泉水，回報無泉，被元帥怒而斬之，未得恩赦，經年旅魂不散，抱冤於此。今遇聖主到來，特求赦旨，救吾衆人。匡胤聽罷，厲聲曰：赦汝五人，各歸正路。五鬼即隨風面散，並無動靜。匡胤與鄭恩道知其故。恩曰：真非常之事也。次日匡胤隨行，題詩一首於驛壁，詩曰：

仰首乾坤一笑頻，相逢甯有指行津，年來解使幽魂散，山驛依來物色新。

趙鄭二人，行至郝州關，半途遇一少年女子，馬上悲悲哀哀而過，後有長男跟隨，匡胤問曰：此女子因何，如是悲哀？長男嘆一聲，掩面而答曰：小人住在前村，姓胡名宗馬上乃吾妻趙氏也，被郝州趙總管之甥石洪因見容貌丰姿，強占爲妻。匡胤驚曰：原來與我同姓，應聲而問曰：石洪何在？胡宗曰：在後頭騎馬來了。匡胤即令鄭恩挽住女子馬韁，待賊來認，說是嫂嫂，吾自有方法。鄭恩依允，匡胤與胡宗躲在林中。石洪與從騎十數人，各執弓

箭來到，見前馬不行，問其故？從騎答曰：有挽住馬韁，說是他的嫂嫂，不肯放行。石洪大怒，令軍捉下。匡胤看見，走出林來，大喝曰：不知廉恥匹夫；敢行拒逆天理事耶？即揮起烏油棍，望石洪對面劈來。石洪亦掣佩劍相迎，一人在路傍，戰上數合，被匡胤架過利刃，拽於馬下，再復一棍，石洪死於非命。待匡胤轉過前，不覺鄭恩被從軍，綁縛去了。胡宗夫婦拜謝匡胤。匡胤忙曰：汝二人速避去，吾自入郝州救吾之弟。宗再拜而去。匡胤急赴城中來，正值鄭恩綁縛在地下拷勘。匡胤到府門首，問郝州總管是誰？守門者曰：趙廷玉也。匡胤曰：莫非太原人乎？對曰正是。匡胤即踏進甬道。廷玉在公廳上認得，連忙下階相迎，接上堂納頭便拜曰：一向別來少問訊，誰知此地却相逢。匡胤即令左右，放起鄭恩三人在廳上，鄭恩問其緣故；匡胤曰：此人與我相會，在石佛寺中，契結爲友，不知因何，鎮守此處，廷玉曰：自別仁兄，小弟投入幽州錢守殷部下，因破契丹有功，表薦小弟，鎮守本州之職，每要遣人，訪兄消息特來召取，不料天從人願，甚慰平生也。匡胤大悅，鄭恩曰：汝若慢來，吾皮去了一半。廷玉笑問：此人是誰？匡胤道知其由，因殺打死石洪之事。廷玉曰：不肖之徒，仁兄打死十數輩，亦不足惜。乃留趙鄭二人在府中，每日酒禮相待，極盡平日之情。忽報朝廷，後主即位，大赦天下文書，各鎮知道。廷玉聞此消息，謂匡胤商議曰：今漢主崩逝，皇子即位，發教文遍告天下，仁兄可投赦而回，萬無後患。匡胤喜不自勝，與鄭恩收拾行李，次日辭却廷玉而行。廷玉賜白金五十兩，親送二人出郝州關分別。不知去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趙匡胤偷飲御酒 李令公澶州募兵

却說趙匡胤鄭恩二人，望汴京進發，路上免不得，早行夜住，飢餐渴飲，不一日望汴京不遠。匡胤先着鄭恩去御院，報知韓素梅。次日逕進趙府，來見其父，有報大公子遇赦而回。宏殷令人喚入，匡胤拜伏於地。宏殷曰：汝不守禮法，得罪深重，今雖遇赦。權臣當國，若知汝回，必然奏聞陷害，從今只可，隱於府中勿出，以省前愆。匡胤拜受命而退。却說漢後主自即位後，以蘇皇后故，加封逢吉太師之職，橫行朝廷，內外百僚皆懼之。一日文武朝見畢，後主降旨，駕幸南院看牡丹花，有司得旨，即擺列儀仗，後主駕臨院中，時值四月，見牡丹尚未盛開，以問羣臣？逢吉奏曰：先帝在日：設立御勾欄，以備遊幸，因藩鎮多事，以致罷開，值今外國無讎，陛下可命大臣，監修原所舊院，栽植奇花異草，以供陛下遊宴之樂。後主聞奏大喜，即着趙司空爲監工官，重修御勾欄，是日君臣各散，且說趙司空領旨，發起人夫，即修整御勾欄。有趙匡胤亦隨入看修御院，來到廳上，被蘇逢吉看見，即令左右擊下。怒罵之曰：殺我愛卿之賊，今日又來此也，喝令綁縛，解到朝廷問罪。人報知馮丞相，連忙進見。逢吉曰：匡胤雖該死罪，皇子新即位，已有赦文，頒布天下，彼今投赦而回，太師若罪之，恐他人不安，非朝廷卹罪之意也。逢吉怒乃息，因令放之。匡胤即便走出，比及趙司空知之，正煩惱間，人報公子已到。宏殷罵曰：我分付汝，休與人見面，今日若非馮道長在此，汝一命難保矣！匡胤曰：大人爲國家監工，兒子當得代事，今既見之，則彼恨消矣，從

後無妨。宏殷曰：今後休要來此。匡胤乃退，時御勾欄，將近修理三個月，將踢球場，玩景樓，望雲閣，聽樂樓，遊麋苑，栽花園，一應修完。匡胤驀地逕入，院中來看，果然好景致，但見花卉羣英開燦爛，庖廚珍饌味馨香。匡胤遊看到東殿，乃漢主坐息之所，見石墩上，五色牡丹花，開得鮮紅可愛。匡胤走出，先折一枝，插在頭上，見左廂鋪設御食，有金壺一把，庖人皆不在。匡胤持其金壺，將酒飲去一半，走向前金交椅上坐下。少刻趙宏殷與馮丞相來到，宏殷見匡胤御椅上坐，又插牡丹一枝，驚得魂飛魄散，提起笏劈頭打去。匡胤拖開椅，從後苑走去了。馮丞相連忙掩住宏殷之口曰：此事只有汝我知道，不必與外人，知覺便罷。忽報蘇太師來看御院，二人退避。蘇逢吉進入東殿，見牡丹花去了一朵，御食上金壺欹側，怒問崔慶壽誰人在此，戲弄朝廷之物，崔慶壽固辭不知。逢吉怒曰：汝領看守之職，尙推不知，喝令左右綁下。慶壽抵賴不過，只得招出趙公子到此。逢吉激怒，逕入朝中，奏知後主，後主降敕，拿下趙宏殷押出午門斬首。馮道急奏曰：趙匡胤犯罪，司空本不知，若斬司空，其子之罪仍在，可念其修御院之功，乞陛下赦之。後主乃止。命崔慶壽領御軍，捕捉匡胤回奏。匡胤已逃走出城，不知去向。逢吉仍奏出榜捕捉。後主准奏，是日駕幸御勾欄，君臣盡歡而散。一日澶州李懋昭報到，有清涼院，八角店，鐵銃塞，太歲莊，荷四姑，倡惑作亂，寇打邊境甚急。後主聞奏大驚，召文武商議，馮道奏曰：藩鎮各擁重兵，不宜輕調，蘇太師可前去征討。帝問逢吉曰：此行非卿不可。逢吉奏曰：臣荷陛下深恩，當得前行，帝大悅，即封逢吉爲內外招討，殿前都尉李效能。爲先鋒，守禦兵馬使黃洪爲救應，統領十萬雄兵前

往。逢吉領旨出朝，於演武場中，操練諸軍，克日起程，兵馬離汴京，迤邐望澶州進發，時值十月天氣，北風驟起。但見

萬山紅樹見染血，關塞長兮大軍接，不知爭戰幾時休，但見秋風掃秋葉。

大軍一路無詞，來到澶州界，安下營寨，消息傳入太歲莊，荷四姑聽知朝廷兵來，便與荷三姑王金蓮相議曰：「今朝廷，差蘇太師起兵到來，其人不知戰陣，我當出奇兵勝之。」三姑可領步卒，埋伏於榆林岸，金蓮引馬軍三千，襲其寨後，自領精兵，以迎敵，誘其入深處，聽軍中炮響，齊力攻之，必獲全勝矣。三姑等依其計，各引兵去了，次日荷四姑全身貫帶，引衆兵出太歲莊，平川曠野，列下陣勢。對壘漢軍，先鋒李效能縱馬舞刀，立於門旗之下，大罵曰：「猖狂妖婦，妄生邊患。今日天兵到此，若不速降，殆汝無遺類矣！」荷四姑大怒，舞刀縱馬，直冲南陣。李效能提刀迎戰，兩馬相交，四下喊聲大振，二人戰上數合。荷四姑撥馬便走，效能勒馬便追。蘇逢吉中軍望見，驅兵掩殺，荷四姑引漢兵追至榆林岸，放起號炮，岸邊伏兵齊起，荷三姑一騎飛出，將效能困在垓心，兩在夾攻，漢兵大亂，效能突圍而出。荷四姑勒回馬，提起金刀，將效能斬落馬下。蘇逢吉招轉追兵，營內火焰冲天，金鼓齊鳴。王金蓮率兵殺來。逢吉不敢戀戰，與黃洪潰圍而走，漢兵死者，不可勝數。荷四姑合兵一處，直追二十餘里，遂乃收兵還莊，得其輜重衣甲無數。蘇逢吉收殘軍，走保土城，折去雄兵三萬，殺死大將李效能，驚得垂首喪氣，堅守不出。卽遣使赴汴京求救兵，差人星夜到京，奏知後主，敗兵折將之事。後主急忙，召衆臣商議。馮道出班奏曰：「既蘇太師戰敗，朝

無良將，陛下可命檀州 李懋昭，招募雄壯，以除反逆。後主允奏，即下命遣使，徑赴檀州傳旨。使臣領旨，到檀州軍中宣示。李令公拜受畢，與衆將議曰：荷四姑有妖法，部下皆太原勁兵，蘇太師戰敗，命我招募，以待寇敵，檀州近來，戎兵老弱，只恐無人來應！帳下親兵使，施勇進曰：英雄散於藩鎮，何處無之，義旗一建，必有忠勇着出矣！令公勿疑。李懋昭依其言，即出榜文於四門，立起招募旗，大開招募，數日豪傑爭應，鄭恩 趙匡胤二人，逃難到檀州聞此消息，即來應募。李令公看趙 鄭二人，英氣昂昂，問其從來？匡胤道知本末。李令公大喜曰：君能平得荷四姑，救得蘇太師，下官當力保舉。匡胤拜謝，不上半月間，招得五萬餘人。李令公親臨教場，跑馬試箭，有弓馬嫻熟者，充爲指揮使。惟有趙 鄭二人武藝超羣。令公表匡胤爲正先鋒，鄭恩爲副先鋒，各挂了印，以募軍隸二人統領。趙 鄭二人，領職而行，將軍士分作二營駐紮。次日匡胤與鄭恩議曰：荷四姑出入之路甚多，來往不常，以致官軍被其所誘，汝可將本營兵馬，屯於大檀，吾單騎去探太歲莊路徑，徐圖進取之計。鄭恩然其議。匡胤自去緝探不題。却說荷四姑 大勝漢兵一陣，每遣人來檀州探聽消息，回報李令公，用趙 匡胤 鄭恩二人爲將，部領募軍，於大檀安營。四姑聞報，即與王金蓮等商議。王金蓮曰：匡胤乃花花公子，大檀去蘇家莊，一望之地，蘇一娘姿色極麗，我與荷三姑往見之，先定計捉獲匡胤，軍中若無此人，必不能成事也。荷四姑大喜曰：此計甚妙，然亦要機密。金蓮曰：吾自有方略，即日與三姑來到蘇家莊，見了蘇一娘道知其事：一娘曰：計較可用，如何引得他來？金蓮曰：令人於軍中，播論大姐，有此姿色，必定來也。一娘然其言，差使喚

人，於關津之處，粘着招子云：

澶州蘇一娘，貌美絕於常，堪愛櫻桃口，風流一種香。

第二十二回 二姑智賺趙匡胤 鄭恩大破鐵銃寨

是時匡胤密探兵勢，回至半途，見道旁有帖，示道其事，匡胤問：蘇一娘於行者曰：其莊在那裏？行者指示其處。匡胤單馬來到莊前，將馬拴於柳樹上，戎裝而入，正值蘇一娘、王金蓮、三姑相與言語。有認得者，報到趙匡胤來也。金蓮、三姑故意走進房中。匡胤與蘇一娘相見畢，因問曰：適間入去者是誰？一娘曰：是小妹，見貴客來到而避，不知貴客何方人氏？匡胤不隱，道知本末：一娘暗喜曰：蠻子該死，乃陪過笑容，問：公子貴幹？匡胤曰：到此日午，一來寄食一餐，二來聞大姐名色，特來相訪。一娘笑曰：難得公子到此，即令使喚人，備下酒食相待。匡胤亦不辭，連飲幾盃，不覺天色已晚。蘇一娘因令王金蓮出來相陪。金蓮見匡胤故着含羞之態。匡胤見金蓮姿色亦美，乃曰：野花偏有色，村酒醉人多。一娘曰：今晚着小妹，陪伴公子安歇。匡胤曰：軍務事緊急，吾乘夜即行。一娘苦苦留住。匡胤不得已，暫宿一宵，不知荷三姑在裏面，准備停當，匡胤正待解戎裝，自覺心動，驚疑不定，寶劍未敢離身。徑入金蓮房中，惟有明燈一盞在几上，不見一人。匡胤抽身出房外，荷三姑手執利刃突進。匡胤大喝一聲，拔劍斬落房下。王金蓮怒叫捉賊。家人立脚不定，被匡胤揮劍殺出，正遇王金蓮二人門上數合，一劍從項下砍過，金蓮屍首兩分，衆人皆走。匡胤

不甘心，復殺入來，捉住蘇一娘及其女花素娥用索綁住，放火燒着莊所。鄭恩營中望見火起，遣軍校來探，見是匡胤放火，衆軍把蘇一娘解回營中。鄭恩迎着匡胤，匡胤把殺荷三姑金蓮說知。恩驚曰：若非大哥心靈，險些兒陷於危地也。次日匡胤遣人解蘇一娘素娥入澶州去了。與鄭恩商議出兵。鄭恩曰：大哥看視地勢如何？匡胤曰：賊路叢雜，難以進攻，只有鐵銃寨或可以取。鄭恩曰：小弟引本部，先取此寨，四姑知王金蓮消息，必來迎戰，兄以大軍待之。匡胤從其議。鄭恩即以軍馬二萬，來攻鐵銃寨，守寇張彪李虎聽得，亦引衆迎敵。兩下擺開隊伍，鄭恩橫刀勒馬，出陣前大罵曰：狂寇速宜納降，猶保不死，尙敢拒敵，死在目前。李虎大怒，挺鎗拍馬，直取鄭恩。鄭恩舞刀交還，二人戰上數合，李虎敗走，鄭恩拍馬急追，張彪一馬飛出，抵住再戰。張彪又敗，鄭恩按住刀，彎弓搭箭，一矢正中張彪後項，翻身落馬。李虎回騎來救。鄭恩大喝一聲，揮爲兩段，正是。

一時豪傑成何事，千古冤聲怨落暉。

鄭恩驅兵掩殺，賊衆死者無數，追近前來，焚其營寨而還。回營見匡胤，道知殺死賊首，焚燒營寨之事。匡胤大喜，正待遣人報捷，忽李令公差人來報，今有一彪軍馬，在澶州城下駐扎，令公不知其故，召將軍速回。匡胤聞報大驚，乃吩咐鄭恩守住營寨，自引步兵五千，來到澶州城下，果見一彪軍馬，甚是雄壯。匡胤單馬向前。那軍中一將爲首，勒馬當先，認得是趙匡胤忙叫曰：尊兄別來無恙。匡胤滾鞍下馬。那軍中七人，齊齊進前，乃張光遠彥威石守信楊廷翰李漢昇周霸史珪，匡胤問：列位因何到此？張光遠曰：近聞澶州招募

士勇，以防國難，訪得尊兄在此，故衆人特人相從。匡胤大喜，即令開着城門，先入見李令公，道知其由。令公曰：既是足下結義弟兄，請來相見。匡胤出引衆人，入見令公。令公見張光遠等，威風凜凜，人物昂昂，喜不自勝，即着與匡胤同收荷四姑。匡胤既退，次日領兄弟到大澶商議出兵。趙匡胤曰：近聞荷四姑有邪法，汝衆人謹防飛劍，遣人相約蘇逢吉，一同進兵，有詩爲證。

士卒紛紛去若流， 征雲藹藹蔽澶州， 兇徒競起刀兵釁， 大將馳驅一鼓收。

却說荷四姑聽得王金蓮失機，悔恨無及，點集各寨兵馬，於平川曠野，排開陣勢，欲來報仇。對面趙匡胤全裝結束，坐於馬上，大罵妖亂邪巫，速宜跪拜馬前，留汝殘生，若激天兵一怒，寸草不留。荷四姑亦罵曰：殺我至親，今日捉來，滴血祭獻吾廟。匡胤大怒，正待自戰，旁邊走過一將曰：看吾捉此潑賊，乃周霸也。挺鎗拍馬直取，四姑仗雙劍迎敵。兩馬相交，戰到深處，有詩讚曰：

好似韓盧追病兔， 却如猛獸逐羸羊， 堪嗟兵刃相迎處， 變作征夫死戰場。

周霸與四姑，戰上數合，四姑佯輸遶陣而走。周霸不捨，勒馬急追。四姑較其來近，執其飛劍，將周霸左臂砍傷，翻身落馬，李漢昇一騎馬跑出，救回本陣。四姑回復戰，張光遠曰：不斬此潑婦，何以雪恨，舞刀蹤騎，與四姑兩下鏖戰。二人鬥上數合，四姑按住寶劍，取出九股索，望空拋來，將欲拖光遠下馬。石守信看見，忙發一矢，恰好射中其索，光遠跑馬而走。楊廷翰綽斧走馬而出曰：狂婦敢來再戰。兩軍結住陣脚，四姑仗劍躍馬，復出

陣前。廷翰守信雙戰四姑。四姑單戰二將，趙匡胤看見二將，戰四姑不下，挺鎗沖殺過來，四匹馬攪做一處廝殺，喊殺如雷，箭如飛蝗。鄭恩驅后軍掩至，將四姑圍在垓心，賊軍披靡，四姑不能抵敵，突圍而走。鄭恩追至，一刀砍着飛劍，但見火光併起。忽狂風大作，漢兵不能開目，一霎時四姑駕空走去。匡胤乃收軍還營。荷四姑引敗兵回見二姑，道知漢兵勢銳，不能抵敵。二姑曰：當出奇兵勝之，吾引五千騎先出，汝引一萬騎襲其營，牛高牛豪二人領了部衆，埋伏八角店，引漢兵入伏中，前後夾攻，必獲全勝，四姑從其計，分撥已定，克定明日交鋒。哨馬報知趙匡胤。匡胤召弟兄商議。張光遠曰：明日再戰。憑我衆人武藝，管取捉此妖婦。匡胤曰：四姑非止會邪法，亦善能用兵，昨日之戰，已約蘇逢吉出兵，不見半力之助，欲待坐觀成敗而已。我等倘有疏失，反致其讒，如今之計，當先治其邪法，然後破之易也。石守信曰：吾聞此法，惟有汚血能染之，着令軍士多取狗血，候交兵之際，一齊撒潑，可破其邪術矣！匡胤然其言，乃遣張光遠打初陣，鄭恩次陣，自押後救應。衆將領命而行，次日平明，荷二姑揚旗鼓噪，列衆於虎眉山下。對面張光遠一騎先出，罵曰：昨日戰敗，如何不降？二姑曰：誤輸於汝，特來報仇。光遠舞刀躍馬，直奔二姑。二姑舉流星鎚迎敵。二人戰上數合，二姑勒馬便走。光遠揮兵追殺，中陣鄭恩繼進，二姑見漢兵追急，且戰且走，引入八角店地面。二姑放起號砲，如天崩地裂之狀。兩下伏兵齊起，牛高牛豪二人，當先殺來。光遠勒回馬而戰，二姑回馬殺來，將漢兵圍在垓心。光遠力戰，透不得重圍，正在無措，鄭恩一騎殺入，與牛高只一合，斬於馬下。殺入圍中，救出光遠。二姑率騎兵，

乘勢追擊。石守信遶陣而出。正遇二姑追來，石守信接住交鋒，門上數合，轉過李漢昇橫冲其陣，將二姑生擒於馬上。牛豪單馬奔走。石守信一矢射落馬下。比及荷四姑獲漢兵之後營。趙匡胤一軍未動，被周霸圍住攻擊，聽知前軍已敗，正要作起妖法。漢軍取出狗血，望空撒去，四姑走上二丈之遠，復墜陣中，漢兵向前捉住，陣中死者，不計其數。匡胤合兵一處，攻入太歲莊，掠其聚集，放火燒毀，得勝而回。衆人聚築軍中，解過荷四姑二姑等。匡胤着令檻身囚了，分遣張光遠攻取清涼院等處，賊黨皆不戰而走。於是各寨賊寇，悉皆平定。匡胤乃議班師，解寇首入澶州，李令公親自出郭，迎接匡胤入府中，賀慰之曰：公子已建大功，下官面見後主保奏。匡胤曰：一者賴令公之福蔭。二者仗諸將之齊力，小子何功之有。令公曰：知公之才能，又何必過謙。因令設酒宴，犒賞將士人等。時蘇逢吉已知匡胤將各處平服，班師回京。李令公與匡胤談曰：君與鄭恩暫住守澶州，我自入朝，報捷後主，面陳公子之功。匡胤領令公責任，李令公引從騎二十人，押解荷四姑二姑等，赴汴京，一路無詞，遙望京都不遠，李令公將人馬屯扎城下，正值後主設朝，羣臣朝賀畢。李令公執笏當胸，奏知平定清涼院等處，劇寇荷四姑生擒以獻。漢主大悅，將荷四姑等，押解市曹，即時號令斬首。李令公又奏曰：蒙陛下命臣，招募勇士，以救國難，臣募中得匡胤鄭恩等，宣力王事，建立大功，乞陛下擢用之，以勸其後。漢主便允奏，正待頒下聖旨。蘇逢吉奏曰：臣監軍在外，親訪得征剿劇寇，非趙匡胤一人之功，彼得曠君之罪，陛下赦其不斬，幸矣！又擢用之，則不可也。史肇宏聽罷，含忿不住，怒曰：獻讒之賊，先帝被汝欺罔，今又來侮主

上耶，抽出鐵鑄，望逢吉劈頭打來。逢吉躲之不迭，額角致傷，血流滿面。帝急令衆臣勸之，馮道當中攔阻，逢吉憤怒奏曰：先帝有言，不許廷臣帶寸鐵上殿，今宏肇以鐵鑄，臨陛下之前辱臣，當得何罪？宏肇奏曰：先帝許我，專打佞臣。漢後主曰：汝二人看朕分上，逢吉國之太師，宏肇國之元老。因命馮丞相邀出，與二人解和，馮道領旨既退。李令公徑回檀州，不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蘇逢吉擅權秉正 費博古課決興王

却說蘇逢吉回至府中，忿怒不消，與心腹人林懋商議，要報其仇。懋曰：聖上是太師之婿，朝廷誰敢不從，今夜密遣軍人數百，將史宏肇家圍了，詐傳一道聖旨，稱有曠君之罪，全家斬首，以報此仇足矣！逢吉曰：若得成事，吾重賞汝等，點起軍衛數百。是夜二更時分，着林懋引衛軍，將宏肇前後門圍了，火把齊明，喊聲大振。宏肇府中聽得，自登牆觀望，外面火光中，林懋砍開大門，大叫史宏肇犯罪，聖旨着令全家誅戮。家人吏尉，各四散奔走，宏肇正出，遇親尉李崇矩泣曰：恩去急走，兵已入內矣！宏肇曰：成吾志者汝也，豈可同死於非命乎？汝宜速走。崇矩卽踰牆而去。宏肇復抽身走入。被林懋趕進，一刀砍下。衛軍併入府中，不分老幼，盡行誅戮。可憐史宏肇，忠氣之臣，一門盡遭枉死。靜軒有詩，讚曰：

執銳披堅志亦勤，謠言被禍亦堪憐，漢君賞罰由權宰，豈有山河不裂分。

林懜既殺壽史家，抄掠財帛，爲之一空，乃回報蘇逢吉，天色微明。逢吉曰：事不宜遲，即整朝服入朝，奏知漢主，說史宏肇與魏府謀反，臣接得邊報，不敢洩漏，夜來統部衛軍，全家殺之，以除後患。後主聞奏大驚曰：史平章先帝元臣，今無證據，而戮彼一家，何以塞羣臣之口。言罷，即拂袖而入，是日爲之散朝。羣臣聽此消息，無不嗟感，只是畏他權勢，不敢劾奏。逢吉回府中，召林懜議曰：今日聖上甚怒於我，倘羣臣劾奏，何以抵毀其罪。懜曰：太師勿憂，可親身去見娘娘，必有保太師之計。逢吉然其言，即便入見，密向蘇后道知其事。蘇后曰：史宏肇有功於朝廷之臣，太師作事，如何不三思。逢吉曰：今已悔之無及，伏望娘娘，善覷方便。蘇后曰：太師且退，主上若到，吾自有說。逢吉辭出。適漢主駕幸宮中。蘇后迎入坐定，帝因與蘇后對席而飲，見后面有憂色，問曰：愛卿何故不悅？后跪奏曰：能飲我主杯中酒，難解梓童心中愁。漢主笑曰：莫非爲太師之事乎？蘇后曰：正因妾父，得罪於陛下，恐致上怒，妾憂不能庇之也。漢主曰：卿勿憂，朕明日視朝，降敕赦之。蘇后謝恩，酒闌夜靜，不覺景陽鐘動，漢主促駕設朝，文武斑齊，漢主即降旨，獨赦蘇太師，殺史宏肇一家之罪。逢吉接旨，叩首謝恩。羣臣愕然。逢吉奏曰：臣以史宏肇謀誦魏府，故爲陛下誅之，昨日邊報到魏府，招軍買馬，克日要入汴京，遣人打探，果有此事。今日藩鎮擁重兵者，莫如魏府。若不早除，則爲患日深耳！帝意未決，以問文武，馮道與趙司空奏曰：魏府先帝創基業之臣，豈有反逆之理，陛下宜降旨慰之，宣其入朝，稱有國政商議，彼若來，決無此事，持疑不赴，彼必有之，當徐徐往察，未爲不可。漢主允奏，即降旨遣使臣，詣魏

府詔曰：

朕自即位以來，兢兢洪業，邊境奠安，思爾藩鎮之臣，惟有魏府爲最。又乃先帝社稷之臣，今待降敕，召卿赴闕，商議國政，聞詔之日，卽宜就道，以慰朕懷。

郭彥威聞詔，卽與監軍王峻，行營都指揮使曹威等，商議赴闕。忽一人進曰：元帥此行，必難再回，衆視之，其人生的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微露幾根鬚鬚，乃東平人也。姓王名朴字子伯，深知兵法，且兼陰陽算數，無不通曉，爲郭彥威之謀士。彥威曰：君言此行難回，有何高論？朴曰：近日蘇逢吉旃滅史平章一家，朝中無人言之，恐藩鎮問罪，故有敕旨來宣，去則拘卜，然後加兵外討，切恐元帥入京，必墮奸人之計也。彥威曰：若不去，必有違命之罪，當何以辭？朴曰：亦宜上表，辭以契丹入寇，不能離鎮，且看上意如何？郭彥威然其計，卽命王朴作表，遣人隨使赴京，進上表文曰：

臣聞守基業者，施政令而不墮，用重臣而疏權臣。昔我高祖，肅孝皇帝宏啓，漢運佐命之臣，雲合景從，洪寵俊偉者，則有史宏肇之徒。光耀曩下者，則有馮丞相之儔。澤潞一戰，馬到成功，民心所屬，遂登天位。不期享國未久，傳於陛下，自陛下改元以來，未聞善治，烽烟日起，終南山之寇方息，鐵桶寨之賊又興。內則寵任奸邪，屠戮元老，致使羣臣緘口。外難不聞也。今契丹常生覬覦之心，不時入寇，臣以陛下封疆爲重，故甯負抗命之罪，而不敢須臾離也。唯陛下進去奸邪，大開言路，日與趙馮二公，諮諏善道，勵精圖治，國家幸甚，天下幸甚。

漢主視表罷，以示羣臣，逢吉奏曰：不出臣愚之所料，郭彥威明有反意，不敢赴闕，特上表以諉陛下也，宜發兵討之。帝問誰可爲將，武德史孟業奏曰：若發兵討之，必有他變，郭彥威重義之臣，陛下再遣使，賚三般朝典，藥酒一壺，紅羅七尺，寶劍一口，若他拒命不來，隨取首級以獻。漢主允奏，即造下三般朝典，遣供奉孟業爲使，賚詣魏府，孟業領命而行。却說郭彥威自表奏後，主心每不自侈，亦甚不自安，日與王朴議論其事。朴曰：若欲決疑，今城東費博古，推占有驗，吾與公素服，密往問之。彥威然其言，遂換去公服，與王朴私出府來，轉過東街，正見費博古閑坐肆中。朴先與相見，博古答禮。問：公是誰？朴曰：學生有恩主，特來訪先生，推占前程一事，不敢擅進。博古聽罷，即出肆中，來迎郭彥威，入肆中坐定。博古見彥威一表非俗。將卦影來檢了，寫着四句詩道：

百個雀兒天上飛，九十九個過山西，內有一個踏破脚，大梁城裏有驢騎。

郭彥威一見博古寫了此四句詩，自道他卦影上，分明寫出我小名，甚是驚訝！博古曰：此卦大吉，乃乾卦飛龍之象，利見大人，若不爲君，他日必近君之兆也。只是目下有一場大虛驚，此後即當建大業也。郭王二人聽罷，愕然使回，於是辭博古，徑至府中，王朴進曰：費先生之占有準，公不必致疑，看朝廷再有何議，徐定大事也。彥威曰：一鎮之地，成得甚事，術士之言，不可深信，惟盡吾忠而已。王朴乃退，數日人報，朝廷遣使臣，賚詔來到。郭彥威出帳，跪讀其詔曰：

朕以大信，立國懲勸藩鎮，惟爾魏府，郭彥威恃重權以自負，有違詔命，今遣供奉官

孟憲寶到草詔，朝與三般，如仍前稽延不赴，隨取首級以獻。

郭彥威聽罷，接下詔書，邀孟業進入帳中坐定。孟業述天子責怒之意。郭彥威曰：吾罪本有，仍再進表，雪明其冤，當就藁街之戮。業曰：下官臨行之時，天子立要回報，若侍侍中再上表，則吾之罪，亦難免矣！郭彥威沈吟半晌，仰天嘆曰：吾與史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重，竭力以衛國家，今史公已死，吾何忍獨生，君輩當奉行詔，取吾首級，以獻天子，言罷，提起藥酒，正待要入口。柴榮以目，視王峻史彥超二人。彥超會意，向前劈落藥酒，一時間毒氣冲起，人不敢近，有詩曰：

昏主聽讒逼鎮臣，寶來毒酒氣妖氛，當時不是英雄在，郭帥應爲泉下人。

王峻捉了孟業，囚於獄中。郭彥威曰：爾輩囚監天使，抗違詔命，要置我於何地？柴榮等，齊進曰：天子幼小，必是奸臣所爲，我輩願從公，舉兵入朝，蕩滌鼠輩，以清朝廷。彥威曰：吾罪未便就死，若如此後，世以我爲反臣也不如，隨使臣赴闕自訴，縱有不測，亦得與史宏肇齊名。參軍魏仁甫曰：公乃國之重臣，功名素著，今掌領疆兵，據此雄鎮，一旦爲讒所陷，非說詞所能辯，時世如此，不可坐以待斃。副軍趙修己亦曰：公不若順衆人，擁兵南向，此天授也，不可失之。彥威曰：諸鎮各擁重兵，區區一隅之地，恐難成事。柴榮力言曰：大人在魏府，歷有年矣！糧可支給數載，精兵不下數萬，義旗一舉，勢如破竹，何患諸鎮之多也。彥威見衆將各陳所見，不得已乃議舉事。靜軒有詩曰：

霸業由來要佐臣，蒼天有意屬新君，羣情本爲生民計，一舉英雄入帝宸。

十一月彥威軍事已備，留魏仁甫趙修己鎮守魏府，今王朴爲參謀，史彥超爲先鋒，王峻爲監軍，柴榮爲前後救應，自帥大軍在後，分遣已定，克日出師。兵馬陸續，望滑城進發。消息傳入汴京。漢主聞之大驚，急聚臣商議。蘇逢吉奏曰：陛下勿憂，臣舉一人，可破魏兵也。帝問是誰？逢吉曰：兵馬使高行周智勇雙全，名望素重，使一柄大桿刀，上陣如飛，人不敢近，軍中號爲高鶴子，陛下若付以征伐之任，必能成功矣！帝允奏，即宜進行周，親封爲內外招討使之職，領軍十萬，前退魏兵。行周領旨而出，即日便開着幕府，調集各路將佐，與王皇劉閔曰：魏府之兵，不比他鎮，郭彥威素得衆心，所守必固，所攻必克，汝等若遇交鋒，須當謹慎。忽一人厲聲進曰：大人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男雖然不才，願生擒彥威來獻。衆視之，其人面如棗色，貌若靈官，使一桿火英鎗，有萬夫之勇，乃行周長子，高懷德也。進前開大言，要充先鋒之職。行周曰：汝實稱此職，即着掛了先鋒印，次子懷亮爲副先鋒。劉閔爲監軍，分遣已定，次日一聲砲響，大軍離了京城，望南路進發。但見旌旗，遮着乾坤暗，劍戟森屯日月昏。高行周自押精兵後應，馬上見各軍容整肅，口占二句，內有汴京高鶴子，那怕銅台郭雀兒。大軍來到宜秋山下駐扎。要知交兵勝負，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高行周滑州鑿兵 史彥超封丘大戰

却說郭彥威軍馬已到滑州，守城官封義成，節度使宋延渥，開城迎降。彥威軍入滑州，

開府庫取物，賞勞諸將士，因謂之曰：聞令公已督諸道軍馬自南來，吾欲保全汝等富貴，何不奉行前詔，吾死且無所恨。諸將流涕言曰：公不負國家，國家負公耳！吾等願効死爭先，高行周何足懼哉？忽哨報漢兵列陣邀戰，彥威下令，誰先見陣。史彥超王峻曰：吾二人先挫漢兵一陣。彥威乃撥步兵三萬與之，彥超王峻披挂齊全，率步兵出城，平川曠野，擺開陣勢。對面先鋒高懷德橫鎗勒馬，立於門旗之下，大罵曰：汝等不守本分，互相謀反，可早回兵，猶延性命資生，貪心死在旦夕。史彥超亦罵曰：吾今十萬大兵，入汝無人之境，誰敢攔鋒，若知天命，早早投降，不失富貴，如來抗拒，徒自取滅亡耳！懷德大怒，挺鎗躍馬，直取彥超。彥超舞刀交還，二馬相交，兩下吶喊，二人戰上十數合，不分勝負，北陣王峻看見彥超戰懷德不下，驟馬提刀，遶陣而出。南將高懷亮手舞雙鞭，跑馬而出，抵住王峻交鋒。四匹馬攪作一團，南北陣接住交兵。懷亮賣個破綻，落荒而走，王峻勒馬冲入，懷亮較其來近，綽起鋼鞭，叫聲中，王峻眼亦快，側面躲過，早從右臂打落，王峻負痛急走，高行周催動後軍，乘勢追殺，史彥超力不能敵，棄敵而回。魏兵大敗，死者甚衆。王峻彥超引敗兵，走入滑州城，見郭彥威道知高行周二子，英勇莫敵。彥威大驚曰：初陣即敗；何以拒敵兵。柴榮進曰：勝負兵家之常，來日交戰，當以奇謀勝之。彥威即令諸將，監守營寨。却說高行周戰勝一陣，召二子曰：切勿以今日之一陣勝，而怠軍務，彥威老將，善能用兵，今夜猶當謹慎。二人應諾而退。是夕北風凜冽，月明如晝，高行周步出行帳，夜聽各營刁斗，已近三更時分。行周仰觀天象，見帝星朗照魏營，滑州城中，旺氣凝聚如雲，不覺失口歎曰：漢

天下當滅，該魏州郭令公，應時而起也。使天命有歸，我輩安能奈何彼哉。急召二子入營議曰：吾察星相，新君在目前矣！我父子不早爲計，禍必及身，不如將本部軍馬，逃走幽州，以觀其變。懷德白：大人所論不差，奈有監軍王臯劉閔等在，何以逃得？行周曰：吾自有計策，卽遣人請王劉二人來議曰：夜半魏兵暗襲封丘。汝二人可拆去，宜河浮橋，屯兵據守。吾父子出七里店，以禦魏兵。王劉二人應允、自歸營中準備去了。高行周父子三人，并部軍一萬，漏夜逃奔幽州去了，有詩爲證。

烽火聲聞戰壘屯，行周雄略自超羣，望中預兆興王氣，解脫干戈已識真。

次日哨馬，報入魏營中，郭侍中持疑未定，復令史彥超哨探，回報，只是個空營，卽日漢兵拆去浮橋，駐扎於宜河岸，皆言高行周走過北番去了。彥威曰：行周智勇之將，莫非有謀，故移營以惑吾軍也。王朴曰：以我術數占之，行周走去是實，此人幼與我同師，深明星相之術，彼知天命有在，遠逃避難，是見機而作之徒，明公但進兵勿疑。彥威聽罷大喜，卽下令離滑州，大軍遂直進宜河對岸下寨。漢兵堅壁而守。魏兵不能前進。彥威親出，看了地勢一回，進入營中，召史彥超謂曰：今值隆冬，水皆淺涸，汝引步兵一萬人，於上流頭，密密而渡。抄出漢兵之後埋伏，待彼兵一出，軍中炮響，可乘機攻之。彥超領兵去了。威又喚過王峻曰：公引老弱兵一萬，從水淺處。而渡之河上，彼見有人渡水，必出兵當中邀絕，緩迎敵。吾引大軍，從下流裝起浮橋而進。王峻亦領兵前行。彥威分遣已定，令健卒各取木筏，交兵之際，結成浮橋登岸。且說王峻引弱兵一萬，揚旗鼓噪，殺過南岸，王臯聽得大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復之計，若不成事，亦免被擒辱耳。長子懷德曰：大人所議雖是，奈勢如此，徒費無功，待不肖入汴京，訪問故舊，探察朝廷動靜，若天子優念漢臣，即回見大人，方可投效傾心事之，亦不失爲鎮侯之職；若見契丹不允所謀，受辱更甚，而汚名反加矣！行周曰：汝之所見有理，然亦不宜遲，須當前行。次日懷德准備行裝，辭叩其父，望汴京不題。別未及半月時光，高行周忽沾急疾，自知危重，吩咐懷亮曰：汝兄若有好信來，則汝二人，歸事周主，不然可投山後應州，以取功名。言訖而卒，年五十四歲，宋賢有詩，贊曰：

聖主龍飛虎豹從，賢臣會合古今同，堪嗟忠義勤王事，虛負征場百戰功。

懷亮哀哭，絕而復甦，隨備棺槨，收殮葬訖，留停幽州一月有餘，不聞兄之消息來，知事不諧，率所部！投奔山後應州去了。却說周太祖設朝，正與馮太師竇學士等議處，邊疆帥臣，方法。接得晉王李令公之表，因問馮道曰：卿以李茂昭何如人也？馮道奏曰：李茂昭善撫士卒，深得將心，故所向必克，陛下若重用之，勝如一座長城矣！周主曰：卿言深合朕意，即日下詔，令李公爲登州節度使，恩命既下，衆臣朝散。使臣徑詣檀州傳旨，李令公得命，來辭晉王赴任。因請趙鄭二人，送至登州而回。晉王召趙鄭問之。匡胤曰：蒙令公厚愛，今既要行，我二人當得送赴任所，庶盡往日之情。晉王大喜，即日置酒，與令公趙鄭送行，酒闌席散，李令公拜別晉王，自與趙鄭一行人上路，望登州而來。時值深秋天氣，但見蜂生有句云：「黃葉滿山透征襖，紅花遍地送行人」李令公衆人，行了十數日，來到登州不遠，次日州城官吏，各來迎接。令公入到城中，升堂坐定，分遣一切公務事，安撫庶民，中

外皆悅。留趙鄭於府中數日。趙鄭欲行，來見令公曰：晉王在檀州出令，要巡視邊鎮，小可特來相辭。令公曰：吾視汝二人，甚不忍捨，既晉王有事，難以再留。即賜二人，白金二十兩，錦緞四匹，發夫馬，送二人起程。趙鄭拜別出城，登路而行，來到木林關，匡胤曰：途中天氣溫和，前面有酒館，我等解鞍沽一壺，與賢弟共飲三杯。鄭恩笑曰：此小弟該沽，何須大哥厚惠。二人即下了馬，匡胤騎一匹係是白馬，雄壯可愛，繫在關門前，柳陰之下。鄭恩一匹黑馬，拴於右邊，二人與從人，到於酒館中飲酒不題。不知此後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晉王檀州會匡胤 太祖南郊祭箕星

却說關主韓通，聽知晉王在檀州要去相訪：與從騎，正出關來，見關前有馬二匹，通問曰：此馬是誰繫於此處？守吏即稟知，纔有二人，過此往前面，酒館中叙飲而去，留馬於此，不知是誰。通喜曰：此馬正中我意，令軍校解下，繫鞍便騎。關吏稟曰：此必官馬，大人勿得騎去。通曰：怕甚官馬，竟跨上鞍，揮鞭便行，從軍另牽一馬，相隨韓通而去。時趙鄭飲罷出館，復回到關前，不見白馬。匡胤驚曰：我馬是誰盜去？問之關吏。關吏不敢隱諱，直言道知。匡胤大怒，拿了手棒，飛趕前去追上，大叫盜馬賊休走。韓通馬上，聽知有人趕來，番轉身挽弓架箭，放一矢來。匡胤眼快躲過，其矢已空，匡胤趕近前一棒，倒落馬下。鄭恩聞是韓通急走來曰：大哥饒人，此乃韓關主，晉王故友也。匡胤抽回棒乃曰：不是晉王故友，斷不留汝一命矣！匡胤面叱幾句，韓通羞慚而去。軍人牽過從馬，與韓通騎着，

方知打的，乃是趙匡胤也。韓通懷恨不息，尋夜來到澶州，入見晉王。晉王迎入後堂坐定，叙其平日之情，兩相歡洽，因曰：我正發起澶州，只等趙鄭到來便行，賢弟遲來，幾不得相會也。通因恨匡胤，要哄晉王起身，詐道趙鄭與通同過大清河渡溺而沈，二人被水淹死，吾得從人力救，幸保無虞。晉王聞罷大驚曰：賢弟真言乎？通曰：親目所睹，豈敢欺罔耶？晉王一時悶絕，從人扶入寢室，通退出府中，遇見李漢升，亦道其事。漢升曰：大清河離澶州不遠，既有此事，豈無人來報知，心下懷疑，遂別通入見晉王，晉王飲食俱廢，顏色消疏。漢升曰：事有可疑。光遠亦曰：事難取信，王勿深憂，言未畢，人報趙鄭已回。漢升急出府迎見果是，因言其事，且言晉王爲兄急疾未起。匡胤曰：若見此奸賊，當卽斬之，入府參見晉王。晉王聽知趙鄭無事，其病猛省，出汗一身，次日卽愈，起坐中堂治事，遣人召趙鄭各謂曰：韓通雖是有失其言，賢弟看我面上，令來相見，免致生疑也。匡胤曰：彼盜吾之馬，不是鄭恩來說，定要打死此人，今又於王前欺罔我，正要尋彼來證。晉王力勸之。李漢升亦言看王分上，饒恕此一次。匡胤憤怒乃息。晉王着人，邀韓通來堂上，與匡胤相見，自覺惶恐，乃進退不定。晉王曰：趙兄大量之人，不記前言，汝但放心無慮，且令設酒，款待衆將。是日晉王自居中央，其餘依次列坐。晉王舉杯在手曰：難得今日，相聚諸位兄弟，亦不偶也，但開懷暢飲，以盡相知之情。匡胤等拱手稱謝，至於半酣時，忽報白日青天，澶州城下，水漲起十數丈，城外居民，盡被淹溺。晉王大驚，卽令有司，備下祭儀，邀衆兄弟，登敵樓祭賽河神。晉王立於城樓上見水勢遠大，大清河波浪騰空，響聲如雷，但見白浪連天，翻海

隱若臣島，濤立遙接天河。匡胤立在晉王背後，見波浪中湧出，一條黃龍，騰身搖尾，展爪揚鬚，水勢湧作而起。匡胤指與晉王言曰：王見水中之怪物乎？晉王定睛，驚了半晌，不能回言。匡胤攪起衣袖，挽弓架箭，看定龍一矢射去，正中龍之左肩，那龍伏水而沒，不一時水勢盡退，城外房屋，漂去者無數。晉王乃命撤祭物。回入府中。與匡胤等嗟呀不已。時九月初旬也，數日間汴京報到，太祖有疾，連日不視朝，召取晉王回理國事。晉王得報，猶豫不果。曹翰謂晉王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有疾，大王有湯藥親嘗之職，奈何猶治事於外。晉王感悟，乃以鎮事，與全義掌領，即日同匡胤鄭恩離澶州，徑赴汴京。時周太祖臥處，與王朴議曰：朕日前夢游澶州，經過城下，被城樓上，一紅臉射一矢，中朕之左肩，自覺負痛而醒，陰陽官已報申時，由此隱似左肩生疾。朴奏曰：莫非陛下，因思皇太子之故，致有是夢耶？乃言未畢，近臣奏晉王已回。周太祖聞奏，急宜入寢殿慰問之。晉王乃奏數日前，澶州水勢湧起，黃龍出現之事。太祖聞驚，正與彼夢相合，於是太祖急問之。及晉王具奏趙匡胤一矢之言，並說匡胤欲回來朝見。周太祖召見匡胤。匡胤隨詔同見，拜於殿下。周太祖方起視大怒，喝令軍尉，推出斬之。軍尉正待綁下，晉王跪前奏曰：匡胤乃有功之人，彼並無死罪，陛下何故斬之。周主曰：數日前夢徑澶州射吾一矢者，正是此紅臉賊也，今朕見之，是以欲斬之也。晉王曰：夢寐之事，豈足深信，陛下勿枉殺之。王朴亦如此言奏。周主怒乃息，逐出宮中。匡胤謝恩而退。晉王留宮中問侍，復令人出來，安慰匡胤勿行。匡胤使回趙府，探視父母禮畢。父母見了匡胤，悲喜交至。宏殷對匡胤曰：汝被罪出外，今幸朝廷

不罪汝，汝可與匡信縉論今古，休生外郛。匡胤應命而退，自是匡胤與鄭恩匡信講閑暇踢球射箭，俗傳蹴鞠圖像是也。宋賢有詩，讚曰：

君臣際會果無虛，適志靡他建遠謀，未展風雲閑暇日，後人描就蹴鞠圖。

却說周主已沾疾頗重，晉王將爲祈禱之計，召術士呂宗一一問之。呂宗奏曰：陛下聖躬萬福，忽得此疾，乃箕星臨分野，宜散財作福以禳之。周主允奏，乃下詔，命築園丘社稷壇，於大梁之南隅，又作太廟於城西，擇日親駕。享祀宗廟既退，築壇已備，會有司奏以十月初一日，享祀太廟。周主仍疾未安，勉強登駕前詣祭享，百官護從，纔及寢室，不能跪拜。既退乃命晉王代祭。是夕周主車駕宿於南郊，疾復大作，幾至不救。至中夜乃愈，次日羣臣，共扶登殿朝賀畢，乃改廣順年號，爲顯德元年。周主宣晉王判內外兵馬。時周主得疾，羣臣少得進見。終夜恐懼，及聞晉王典掌兵馬，人心安定。周主在寢殿。與諸臣議論治道，適中官密奏，陛下日前，祭享郊禮，賞賜不厚，軍士皆有怨言。周主聞知，召諸將至寢殿，詰責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恤軍將，爾等豈不知之，乃使部下，怨謗於朕耶？正不知已有何功，而敢如此肆無忌憚。諸將皆俯首伏罪，查究其不逞者，一二人斬之，流言乃息。却說趙匡胤與鄭恩在場中，馳射已回，望見城東一座高樓，匡胤謂鄭恩曰：近聞前面高樓，乃戲龍樓，吾與賢弟同往，遊玩一回；鄭恩曰：吾當相陪。二人徑登樓上，果是好好一座樓，有西江月詞爲證。

遠望青山潑目平瞻，朱戶侵眸，分明是個帝王州，風流人有在，豪傑半推周。殿角飛

雲乍起樓頭，暮雨初收，往來此處勝優游，殘陽開霽色，天淨稱清秋。

趙鄭二人，游玩片時，鄭恩徒倚於欄杆之上，匡胤步入樓中，舉目縱見一條黃龍盤繞於梁脊之上，露牙展爪，喘氣淹淹。匡胤大怒曰：日前潭州遇此怪物，險些一命不保，今日又來嚇我耶？言罷，提起烏油棍，找起綠錦衣，盡平生力，當腰打去，忽一聲響，正中腰間，其龍隨風而散。匡胤癡呆半晌，乃出與鄭恩道知其事，二人驚訝不已，良久而去。後人有詩斷曰：

真龍出現繞城樓，吐氣騰騰遍九州，帝子怒提三尺棒，一時怪物逐風收。

周主疾篤，命諸將一應，軍情緊急事宜，悉聽晉王傳稟，然後宜旨意行之。晉王侍寢左右，終夜衣不解帶，周主自知不起，謂晉王曰：天數豈非前定，昨午朕又夢見，登戲龍樓閑遣，復被一穿綠衣人，盡力打我一棒，猛然驚醒，自覺滿身疲倦，今當囑後事。昔吾西征，見唐朝十八陵寢，無不被人發掘，此無他事，多藏金寶故也。我死，汝當以紙衣被我體，以瓦棺殮我形，壙中當得用石，惟用甃砌之，工人役徒，皆依例支給錢物，休得比較小民，葬畢編定，近陵三十戶，蠲免其徭役，使三十戶守視，不須亂立宮人，及作石羊石虎石馬石人等物，惟立一石碑，上刻云：周天子，平生儉約遺命，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將此碑置陵前，吾之語汝，止於此矣，爲天下君，不是易事，爾可在意。言訖而崩，在位三年，年五十二歲。宋賢詠史，詩曰：

塞上午戈起有年，生靈憔悴困中原，晉王正待施仁政，百姓斯須望治平。

北漢征途多亂草，汴梁行驛有浮烟，英雄已死功何在，三月春殘叫杜鵑。

次日晉王就柩前，即皇帝位，稱世宗衆文武朝賀畢，頒詔各鎮知之，朝廷法制，悉遵其舊，軍國大事，雖世宗臨決，猶然稟命於柴太后而後行。自是羣臣畏威，中外悅服。不知此後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世宗下議征河東 懷德智取天井關

却說北漢主劉崇，聽得周太祖已殂，就內殿與文武，舉酒相慶曰：吾取中原，而恢復舊業，於此時則有望矣！乃遣使臣，多將金帛，賂契丹主，借兵伐周，使臣領命，徑詣大遼將金帛獻於契丹主，奏知借兵之事。契丹主得金帛大喜，遂遣致事楊衮爲前鋒，述律哥爲監軍，率二萬餘騎往河東，與北漢主會合。楊衮得旨，即日部兵離大遼，來到河東駐下軍馬。北漢主知契丹兵到，以白從暉爲都部署，張元徽爲先鋒使，令長十承鈞爲親軍使，丁貴等同守晉陽。自將兵馬二萬，與契丹出離河東。趨潞州攻打。守潞州節度使李鈞聽得北漢主借契丹兵入寇，與步將穆令筠議之曰：北兵南下，當與之戰，還是堅守？令筠曰：屢年契丹南侵，不得利而去，今既復來，當整兵戰之，使彼不敢，正視潞州矣！李鈞然其議，即下令准備迎敵。哨馬報入北漢主營中，劉崇聽知李鈞邀戰，與張元徽議曰：潞州兵脆易破，汝引步兵一萬，埋伏於巴公原，俟敵兵來到，乘勢攻擊。元徽領命去了，又喚過遼將楊衮引領軍兵五千迎敵，佯輸引敵人入伏中。衮亦率兵而行。劉崇分遣已定，自率中軍接應，次日於上黨之地，

兩下對陣，穆令筠橫鎗勒馬，立於門旗下，指遼將楊衰而罵曰：背國反臣，何敢屢犯邊境，早早退兵，饒汝一死。楊衰大怒，舞刀躍馬，直奔令筠。令筠舉鎗還戰，兩下金鼓齊鳴，喊聲大振，二人戰上十數合，衰佯輸，引令筠至伏地，令筠見巴公原殺氣連天，乃下令衆軍急進，令筠已入伏中。北陣一聲砲響，張元徽伏兵齊起，將令筠困在垓心。令筠却慌，勒馬殺出。張元徽奮勇追來，望腦後揮起桿刀，斬落令筠於馬下。正是，「一時豪傑成何事，千古冤魂怨落暉。」北兵乘勝追殺，南兵死者甚衆，殘騎走入城中，不上一千餘人。張元徽收軍還營。李鈞知令筠大敗一陣，收其潰卒，與牙將劉瓊王彥真等，堅城守之。遣人星夜，赴京奏聞。差人領命，徑赴京都，進上表曰：

昭義節度使臣李鈞，稽首頓首百拜，上奏皇帝陛下，臣謹言，我朝不幸，先皇太祖，仁明英武皇帝，官重愛駕，有北漢叛賊劉崇，幸禍伐喪，結連契丹入寇，軍到潞州，臣已遣步將，穆令筠前途迎戰，於上黨地面屯駐，被賊將張元徽佯敗，誘殺令筠，我師敗潰，皆臣授意乖方，自取喪師之罪。謹奏表以聞，且臣嬰城自守，效死勿去，所有潞州備禦事宜，乞陛下命將出師，以圖防禦，萬全之計。臣喪師之罪，奉表以聞，定議願受，席藁斧鉞之誅，昧死以聞，伏候聖旨宣授。中奉大夫昭義軍節度使，臣李鈞百拜上表。

世宗得表大怒，與羣臣商議，欲親自拒北漢兵。羣臣皆曰：劉崇向在平陽戰敗，逃遁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再來。今陛下即位方新，山陵大事未畢，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只須

命將禦之足矣！世宗曰：劉崇幸我大喪，欺朕年少新立，此賊必自來，朕不得不往。馮道固爭之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君乎？今鎮臣效職，陛下何必親行乎！世宗曰：昔唐太宗得天下，凡有征伐，未嘗不自親行，太宗英武尙如此，况朕怎敢儉安耶？不以身先士卒乎！道曰：不知陛下，能爲唐太宗否！世宗曰：劉崇以十二州之地，軍力單弱，不過借契丹勢援而來；以吾國兵之強，敗劉崇如秦山壓卵耳，又何難哉？道曰：未審陛下，能做出否？世宗以馮道前朝元老，夙禮答之。惟王朴勸諭世宗親征。世宗命馮道奉周太祖梓宮赴山陵，下詔親征。匡胤奏曰：朝廷方定，劉崇之兵，如同螻蟻一般，無庸御駕親征，且河東甲兵之利，未易卽破，陛下此行，必於教場，選充慣戰捷武者，爲先鋒。則可以收全功矣！世宗然其言，車駕來到演武場中，升帳坐定。匡胤奏曰：斬堅破陣，以勇爲能，定取高下，以箭爲試，陛下當取箭技高者，充正先鋒，力勇者充副先鋒。世宗曰：卿言甚善，卽令軍士，於平坦處，立起紅心，集場中將士較射，紅心已立，左隊中一將湧出，生得面如傅粉，脣若塗丹，向前進曰：臣先射箭，然後鬥箭。衆視之！乃駙馬張永德也。世宗許之。永德披挂上馬，左手持弓，右手搭箭，於將台下，走馬挽弓架箭，指定紅心射去。不差毫釐，一連放了三矢，俱透紅心。衆軍喝采。永德跳下馬，入中軍奏曰：先鋒之職，當與臣否？世宗曰：卿誠充得此職矣！卽令取過先鋒印，與張永德掛之。忽右隊中，一將大呼曰：先鋒印還留與我來掛。衆視之，乃虎將鄭恩也。鄭恩進前奏曰：臣幼年走馬嫻熟，請試與永德比其高下。世宗許之，鄭恩出中軍；跨上駿馬，執弓架上箭，連發三矢，皆中紅心，不失毫分，衆軍齊聲喝

采。永德見了怒曰：汝箭法雖好，敢來與我鬥勇麼？鄭恩曰：便與汝鬥三百合何妨？永德提刀縱馬跑出教場，要與鄭恩比試。鄭恩亦舉兵器上馬，奔向前來。趙匡胤恐二人有失，走出場曰：二公且住，吾見主上，自有定高下處。鄭恩永德乃各停刀勒馬。匡胤入奏曰：鄭恩臣之愛弟，永德陛下至親，使二虎相爭，必有一傷，爲先鋒何益？臣見將臺上有石獸，重約千斤，使二人舉之，若能提下將台。復能舉上者，卽爲先鋒，不許以兵刃相鬥也。世宗曰：卿言有理，卽下令二人，舉動石獸者，便爲先鋒，不許相爭。二人得令，各去了兵器。登將臺上，來觀石獸，高有四五尺，入地七八寸。永德看了一遍，左手攬衣，右手將石獸提起，用平生力，掇下臺來，依然復提到原處，滿面通紅，喘氣不定。鄭恩曰：待我掇掇衆人看，亦將石獸提下將臺，復提上去，面色亦紅，氣力用盡。將士看見，齊聲喝采。忽將台邊，閃出一少年壯士，走上台去，將石獸提下台，於軍前走一遍，放於原所，端然不動，面不改色。將士齊聲曰：此真將軍也。匡胤看見，卽着人邀赴中軍問之？其人曰：小人高行周長子高懷德也，因父已喪，流寓於此，今日聞聖上演武，特來願充步騎之職，以酬平生志也。世宗曰：汝父朕先帝之驍，看汝之力，實可任用，尙能射箭乎？懷德曰：小人幼年，武藝曾經學過，射箭常事耳！豈有不能！世宗吩咐，令與鞍馬弓矢，着懷德射之。懷德跨馬射之，連發三矢，俱中紅心。世宗大悅，卽令懷德充帳前步騎。匡胤力奏曰：懷德武藝出衆，陛下若以誠心待之，彼必不負朝廷矣！今鄭張二人，爭執先鋒，皆未定其高下，將先鋒印，與懷德掛之，則軍中無異議矣。世宗然其言，命司官取過先鋒印，與懷德佩掛。懷德謝恩畢，車駕回

入宮中。次日世宗設朝，下詔柴太后監國，學士竇儀，樞密使范質等，參理政事。以趙匡胤爲宿衛親軍使，鄭恩爲副使，張永德爲監軍使。張光遠羅彥威等，並授節度使之職，分鎮檀州等處。調回晉州史彥超檀州馬全義，河陽節度使劉詞等，隨駕征進。世宗分遣已定，克日車駕，起離汴京。

周史斷曰：周世宗時登大位之後，便遭北漢主劉崇舉兵伐喪，倘如馮道所諫則退，然自怯保守一方，待他透至疆場，長驅而來，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世宗天性英武，聰明銳意，求治憤然，以親征爲第一事，是洞然見得大計。所悉不騙人，爲兒女曹苟效目前計耳。

却說世宗大軍離汴京，但見刀鎗密密，劍戟層層，衆軍已渡孟津河，前至天井關。只見關上一彪軍來！兩軍對陣，一將湧出，但見坐下青鬃馬，手撚點鋼鎗。前鋒高懷德問曰：來將何人？答曰：我乃北漢將李彥能，汝既占却中原，何故又興兵至此？懷德曰：四海一家，胡越一統，汝北漢不來降附，反侵帥臣，特發兵問罪。李彥能大怒，縱馬來戰。高懷德驟馬迎之，二將戰上數合，趙匡胤催軍湧進，彥能不能抵敵，急勒馬走奔關上，堅守不出。周兵急攻不下，一連圍到十日，高懷德進計與匡胤曰：天井關城郭堅固，壕塹險深，難以攻擊，吾引兵一千埋伏關後，公將軍馬退離關下，詐稱由澤州去，唾手可得。匡胤曰：此計大妙，卽下令告報各將，諸部軍馬退去。彥能於關上，看見周兵盡皆退去，又令探報，果然遠去，方纔放心，第二日忽報周兵又到。彥能親督其衆，於關前守護。匡胤與史彥超直來關下大

罵，若不獻關，殺上關來，寸草不留。彥能令軍士，發下矢石，至三更時，關後一把火起。彥能急來救時，關後轉過一人，手執長鎗，大呼賊將休走，手起刺死彥能，關後乃高懷德也，率領衆騎斬開關門，放匡胤軍馬入關，平明世宗遂得了天井關，翌日兵進懷州，賊將張忠聽得周兵來到，與其子張信議曰：我本中原舊臣，今若服從世宗，則救滿城百姓，傷殘之害。信曰：父親之言正是，即日獻門投降。趙匡胤大喜，邀請車駕入城。此後不知入城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周世宗高平鑿兵 趙匡胤追襲劉崇

却說世宗既下懷州，封張忠爲本州團練使之職，敕命諸將，兼程速進。有指揮使趙晁，密與通事舍人，鄭好謙議曰：賊勢甚盛，未可輕敵，今聖主就便而往，恐非所利。好謙竟以所議，奏知世宗。世宗怒曰：何物么魔，爲此浮言，阻我行師，即命拿下，趙晁斬之，以正軍法。趙匡胤急奏曰：晁之議忠言也，陛下宜寬宥之。世宗怒稍息，令左右將晁枷了，以警衆軍。宋賢詠史詩曰：

北漢劉崇敢伐喪，蚩蚩撼樹不知量，天戈一指兵爭會，鼠竄狼奔返晉陽。

世宗自懷州倍道疾驅，不旬日間，大軍已到澤州，駐營於東北隅。劉崇軍馬，屯於高平南岸，聽得周兵來到，聚集諸將議戰。遼將述律哥進曰：周世宗北來，行軍甚急，大王可乘其疲，率兵四方攻之，必獲全勝矣！劉崇然其言，與契丹兵分東南營，有告急則約出兵相

助，勝則按兵不出。述律哥領諾而退。次日平明，鼓震三通，劉崇與副樞密使王延嗣，先鋒張元徽，於巴公原排下陣勢，行伍極是整齊。對壘周世宗亦領趙匡胤史彥超張永德等，於正東列開陣勢，兩軍對圓，北陣劉崇見周軍寡少，心上頗悔，不合借援契丹之兵，謂左右諸將大言曰：我今日對陣，決勝周軍，亦可使契丹見我心服。時楊衮在巴公原西營，望見周軍列陣，行伍嚴整，遣騎張威來報劉崇，周兵勁勇，不可輕敵。劉崇激怒曰：諸公之言，多阻軍之氣勢，試觀我之決勝，拿取周主，與吾兒報仇也。忽東北風大作，少頃轉做南風，吹得兩處軍馬，個個驚慄，劉崇軍中司天監，李義進曰：此風正助我軍之勢，便可出戰。劉崇深信其言，即欲出兵。樞密直學士王得中叩馬諫曰：風勢如此，未必是助我軍勢，李義狂言訕上，是可斬之，劉崇叱之曰：吾計已決，老書生休得，妄言阻我，如再多言，更當斬汝，以徇衆軍。得中抱慚而退。劉崇親自要戰，忽一將當前曰：待我先挫周兵一陣。此人非別，乃先鋒張元徽，舞刀躍馬，沖過南陣。南營左翼金鼓齊鳴，一將早出，乃軍中使樊愛能，挺鎗縱馬來迎。元徽兩馬相交，南北喊聲大震，二將戰到百餘合，愛能鎗法漸亂，遮架不住。副將步軍使何徽綽斧在手，突出助戰。元徽力戰二將良久，北將都部署白從暉，橫刀縱馬，直沖南陣，愛能抵當不住，曳戈鞭馬而走。劉崇望見南陣軍動，親督諸軍繼進。矢如飛蝗，石如雨點。周軍大亂，被傷死者不計其數。世宗只得親自引軍馬，冒矢石督戰，一時劉崇軍馬競進，南兵不能抵敵，殺敗一陣。趙匡胤見勢不支。厲聲謂諸將曰：主上處此危急之時，正是吾軍，拚死力戰之日。鄭恩激怒曰：小可與高懷德引二千騎進戰。言未畢，北將劉顯劉達二

將來追，交馬只兩合，鄭恩一刀，劈死劉顯，懷德一鎗，刺中劉達。南兵見鄭恩懷德已勝二將，立住陣脚不退。趙匡胤身先士卒，與張永德率二千騎，斬陣而入，無不一以當百。劉崇親迎永德交戰，二人兵器並舉，馬踏征塵，戰上一百回合，永德手起一鎗，刺中劉崇左臂，劉崇墜落金戈，負痛急走。趙匡胤驅兵掩殺，北兵大敗，如風掃葉，南陣右翼內殿直，馬瑀見北陣勢湧，躍馬舞刀，從旁殺入，正遇張元徽兩馬相交，戰及四十合，元徽力不能支，引騎而走。馬瑀按住刀，挽弓搭箭，一矢正中其馬。元徽掀翻馬下，恰遇中軍馬全義殺進，提桿刀斬元徽爲兩截。南軍益盛，聲震山岳，史彥超引數千馬軍，直陷漢陣。劉崇將佐，不敢廝殺，只顧逃生，四下裏遠進，南兵密布，重圍周繞。北兵不能脫去，投降軍前者，不可勝言。後人有賦一篇，單道此回，一場大戰，非同小可。

賦曰：蓋聞兵爲危事，戰乃逆德，北漢主動一時之英勇，周世宗統百萬之貔貅。巴公原連營布陣；澤州城拒險揚兵，馬殿直擁挾山超海之雄，趙宿衛驅躍景騰雲之騎，張永德絕其飛走之路，馬全義斷其潛伏之軍。先鋒將則有高懷德之銳，斬旗兵，應無史彥超之能，三戰三捷，休誇方叔元勳，七縱七擒，慢說武侯妙算。駐節而寇兵星散，望雲而賊勢烟消，銜枚疾走，不聞人馬之聲，倒陣橫奔，惟見風雲之色。進以鼓，退以金，那一個敢爭先却後，張我弓，挾我矢，那一個不努力揚驍。左冲右突，而兵藏四機，前攻後擊，而將殿八陣。正是功歸塞上之豪雄，名勒凌烟之俊傑。

北漢西營楊袞望見周兵強盛，趙匡胤長驅攻進西營，急與述律哥率所部，全軍退遁。且

說樊愛能何徽引騎南走，標掠輜重，爲自保之計。且又揚言契丹兵大至，官軍已輸，餘衆盡爲降虜。世宗聞此消息，急遣近臣諭止之，二人不聽，將使者殺之，時世宗軍行太速，劉詞步領後軍方至，遇見樊何二人，問車駕何在？愛能曰：契丹兵勢甚盛，我等皆敗，即日車駕走潞州，公宜將後軍速退，不然又爲損折。劉詞大怒曰：君有難正當急救，豈言退耶，遂引兵前進，恰遇漢兵，俱垂首喪氣，沮澗屯列，天日將暮，又值南風之烈猛。劉詞揚旗鼓噪，殺入澗岸，北將饒龍激怒曰：大丈夫當於死中求生，甯肯束手就擒耶？言罷搶槍躍馬來戰劉詞，劉詞約退一丈之地，與饒龍鏖戰，三十餘合，龍力怯，其部下先自奔潰。被劉詞揮起桿刀，劈落馬下，衆軍乃爬山，涉澗而逃。忽山坡後，金鼓齊鳴，當先一將，乃趙匡胤與劉詞相遇。兩下合兵追殺，北漢兵十喪八九，如崩陷之勢，二人直追至高平，乃收回人馬，僵屍遍野，血流成渠，所棄輜重器械，不可勝計，宋賢有咏史，詩曰：

殺氣漫漫復戰場，高平一陣最堪傷，冤魂千古無窮恨，鳥啄餘腥下夕陽。

是夕世宗宿於野中，次日衆將，各各奏功，以軍營捕得樊何二人，部軍降漢者盡斬之。世宗駐營高平，休兵秣馬，晏犒諸將，選北漢兵降者，一萬餘人，刺倣效順指渾，發調准上屯戎。世宗分遣已定，乃召匡胤等商議，追襲劉崇，匡胤曰：小將願領兵追襲。世宗允行。匡胤與鄭恩高懷德領輕騎二千，追趕劉崇。劉崇與白從暉帥百餘騎，晝夜兼行北走，高平一敗，胆喪心寒，所得之食，未及舉手。傳說周軍到來，便棄食倉皇而走，年老力衰，始不能支。歎曰：吾僅得走赴河東，追兵且不懼矣！匡胤追兵至二百餘里，以劉崇去遠，不及追

之，方得收軍回奏世宗。世宗曰：吾意必待掃除此賊，然後班師，忽樊愛能何徽進見，拜伏於帳前，辨訴其敗兵之罪。世宗欲斬之，猶豫不決，謂張永德曰：樊愛能何徽二人，皆有失機之罪，本擬斬之，朕以爲多事之秋，將士難得，欲赦之，卿以爲可否？永德對曰：樊何二人，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遁，死未塞言，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方，此番不立軍法，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世宗大悟曰：公之言是也，即命軍士，將樊何二人，綁至帳前，數其罪而責之曰：汝曹非是不能善戰，正欲將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即命斬之。軍校得旨，將樊何二人，斬首號令訖。由是驕將惰卒，知有所懼，朝廷號令方新，不復如昔時姑息之政也。是日世宗親勞諸將之力功者。張永德曰：趙匡胤智勇過人，當待以不次之賞，高平之戰，苟皆如樊何之徒，則陛下大事去矣！世宗然其言，超擢匡胤爲殿前都虞候。匡胤聞命入謝曰：向來戰陣，諸將皆預其勞，豈以其功，歸於小將一人，獨受其賜。世宗從其言，以功之次序，論賞數十人，釋放趙晁囚繫，開其枷鎖。後人有詩曰：

出師容易刺心難，一念蒼生未枕安，戰勝高平邊境服，劉崇垂首胆心寒。

第三十二回 契丹射死史彥超 單珪智困趙匡胤

却說世宗復召諸將商議，乘勝下河東。衆將對曰：陛下軍威至此，敵兵戰將，皆已遠遁，近日北兵凋瘁，供給不堪，待時年豐稔，再圖進取，未爲晚也。世宗曰：軍易動而難安，不乘此時，爲平伏之計，使劉崇復舉入寇，大軍再動，所費更甚也，朕意已決，卿等勿

言。於是乃召藥元福符彥卿謂之曰：汝二人朝之老將，深知戰陣之宜，可引軍馬三萬北征，兵臨河東城下，耀武揚威，以張聲勢，待朕駕臨，徐定攻取之計。彥卿領計，率步卒徑趨河東去了。又召鄭恩高懷德史彥超等，各引部兵一萬，陸續征進，自與趙匡胤劉訥王朴統大軍接應，世宗分遣已定，五月車駕，自潞州趨晉陽，周兵號令嚴肅，所過地方，秋毫無犯。却說劉崇敗回晉陽，收募散卒，繕治甲兵，修固城池，以備周兵之來。遼將述律哥，從忻州走歸河東，劉崇遣王得中護送耶律哥楊袞回國，並求救於契丹主。王得中領命，與楊袞等出離晉陽。至大遼入見契丹主，奏知高平之敗，北漢主幾乎不保，再乞援兵，以報其恥。契丹主聞奏嘆曰：使趙延壽在，不致有如此之敗，乃召楊袞責之曰：汝爲前鋒，安得坐視成敗，而挫折若此耶？楊袞默然不對。契丹主下令，囚之於獄中，先令王得中回報北漢主，吾之援兵來矣！得中辭別，自回不題。却說周兵，來到河東，住營於城南。世宗分遣諸將，圍攻晉陽城，旌旗環遠，連營四十餘里，金鼓之聲，徹於內外。劉崇聽得周兵攻城，亦分撥步將，嬰城而守，專待契丹！救兵來到。且說得中自大遼回自中路，被伏兵獲住，因送至世宗帳前。世宗釋其縛，賜之酒食，問得中曰：契丹援兵，幾時當到？得中曰：臣受漢主之命，送楊袞回大遼其他無所知也。世宗笑而容之，令其退居，軍中別營，有細作騎將，來請得中曰：主上優容，待汝不薄，若不以實告，使契丹兵猝至，公能自全乎？得中嘆曰：吾食劉氏之祿，又有老母在園中，若以實告周人，必拒險據，以拒契丹如此則國家俱亡，吾何忍獨生，甯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是夕乃自縊而死。次日人報知世宗。世宗嗟嘆不已，忽哨報契丹兵出

忻州來援。世宗謂衆將曰：劉崇無以爲恃，豈待契丹救兵，欲爲久攻之計，誰先引兵破契丹之衆，史彥超厲聲出曰：小將願往。世宗壯之，卽令率所部，與前鋒符彥卿進兵。彥卿得旨，引軍馬奔忻州來，與契丹交戰。兩軍對陣，彥卿向前曰：日前高平之戰，劉崇跑竄走逃，汝契丹如何不救，今日兵到此，汝來尋死耶？契丹也先大怒曰：不知進退之賊休走，躍馬舞刀，直取彥卿。彥卿欲交戰，背後一將，湧出大叫，待吾擒此羯羊，其人乃史彥超也，舞刀縱馬，與契丹也先交鋒，兩下吶喊，二將戰上，五十多回合。契丹也先佯輸，奔回本陣。彥超不舍，驟馬追之。符彥卿催兵掩擊，彥超追入深地。契丹主扣弓架箭，一矢正中彥超面門，翻身墮落馬下，后面契丹也先勒回馬，再復一刀。可憐彥超慣戰英雄，今日死於非命。靜軒有詩，贊曰：

慶戰遼兵血刃紅，斬堅深入罄孤忠，行人回看頻相問，猶以將軍昔日雄。

契丹也先既斬彥超，復催兵殺入周營，符彥卿奮勇，力戰几百合，日暮各自收軍回營。次日哨馬報知世宗，大將史彥超戰死陣上。世宗嘆曰：戰敗一陣不足計，可惜損吾一勇將也。卽下令率諸將戰契丹。忽趙匡胤進曰：河東待斃之寇，契丹雖擁重兵，特爲觀望之計而已，一時決不敢進。陛下不若，先攻晉陽，則彼不待戰而走矣！何用親戰乎？世宗然其言，督令諸將，圍困晉陽。却說劉崇言契丹援兵不至，周兵攻城日急，心愈憂懼，帳前親軍使丁貴進曰：主公勿憂，臣請領本部兵，出退周兵。崇曰：周兵勢猛，未可輕敵。貴曰：將在勇而不在勢，臣若不能退，又可再議。崇然之。丁貴山後人，號爲三子將，使一口大桿刀，有萬

夫不當之勇，次日丁貴統軍，一萬出城南，揚旗擂鼓吶喊，鳴金立於陣前。世宗自出馬，左有趙匡胤，右有高懷德，三匹馬在門旗下對陣，丁貴左有李符節，右有鄭天壽。南將高懷德挺鎗躍馬出曰：賊奴尚不思納降，猶自敢拒敵乎？丁貴大怒，更不答話，躍馬提刀，與懷德大戰，約及一百餘合，勝敗不分。劉崇在敵樓上，與左右看，便令白從陣放冷箭。從陣拈弓搭箭，一矢正中世宗坐馬，那馬亂跳，將世宗掀翻下來。鄭天壽一騎飛出，提鎗刺來，趙匡胤大喝一聲，一鎗架過，將天壽撥於馬上。忽李存節救了回陣。東營張永德鄭恩等，聞知與北兵交戰，各出兵來助。丁貴見南軍，圍合而來，不敢戀戰，策馬收軍，走入城去。懷德直追至壕邊而退。世宗謂匡胤曰：今日若非卿眼快，已被北兵所算。匡胤曰：今陛下自當保重，不可輕出。世宗然之。且說丁貴進城見劉崇，道知周兵之盛，難以迎敵。崇曰：孤視今日之戰，足勝高平之役，然而救兵不至，終是勁敵也。貴曰：契丹屯止忻州，不敢進兵，特爲觀望之計，大王不可深恃，河東九鎮單令公，擁重兵在絳州，可調之來，以退周師。劉崇依其言，即差人密往絳州調回單令公。時單珪正在裏面議軍事，聞劉主來召，即日帥領精兵二萬，與四子來援河東，兵至鳳山下寨，離晉陽地面尚有三十里。單珪與諸子議曰：近聞漢主大敗於高平一陣，將士喪沮，趙匡胤英勇無敵，汝等遇交鋒時，必須隄防。長子單守俊曰：大人勿慮，明日交戰，定要活捉匡胤，以報昔日之仇。哨馬報入世宗軍中。匡胤進曰：臣領諸將迎之。世宗允行，次日匡胤領本部軍馬二萬，與高懷德前至鳳凰山，相遇北陣，擺開隊伍，南兵列成旗門。單珪出馬，四子左右，厲聲大罵周兵，不知進退，要求速死乎？趙匡胤縱馬挺

鎗，大怒曰：不記絳州比藝時，今日尙有面目來見耶？長子守俊挺鎗躍馬，與匡胤交戰，不上三合，守俊力怯，跑回本陣。次子守傑大怒曰：待吾擒此匹夫，一騎馬一口刀，與匡胤交戰。匡胤抖擻精神，力戰守傑，守俊見兄，戰匡胤不下，驟馬提戟，來助守傑，兩上夾攻，南陣高懷德提鎗躍馬，怒冲北陣，將守信軍馬，斷爲兩截。匡胤一鎗，撥守信於馬下。守信拚死殺來救回陣中。北兵見匡胤懷德之雄，皆不戰而走。匡胤匹馬單鎗，冲入單珪陣中，入無人之境。有詩爲證。

鎗刀劍戟三千隊，鐵馬金戈一萬重，陣將入堅人莫敵，應教帝子顯英雄。

懷德見匡胤勇鬥，盡統所部兵馬，一掩而進。北兵大敗而去。匡胤收軍，差人報捷世宗不題。且說單令公，引了敗兵，退了十五里下寨，與諸子議曰：趙匡胤之勇，果然名不虛傳，况又高懷德佐之，是如猛虎生翅，如何退得？牙將劉武進曰：愚料趙匡胤之輩，不足懼也，將在謀而不在勇，今皆有勇無謀之徒，離鳳凰山嘴，轉過深砌，有個谷名曰盤蛇。內可容五六千人，裏處絕境之地，四面高山壁立，只有一條，山路出得，先令人準備，石塊於彼處，來日督戰，必先伏兩軍谷口，將軍臨陣，佯輸退走，把匡胤賺入谷中，走出山路，便將石塊壘斷，外用重兵守之，豈可捉匡胤矣！令公從其言，便差守俊守傑二子，引三千兵，埋伏去訖。自與守信能再整金鼓旌旗而進。趙匡胤引軍來迎，高懷德在馬上，與匡胤議曰：昨日大敗而去，今日又來，必有詐謀，將軍宜細防之！匡胤曰：恃勇之夫，更有何謀：今日吾必當，活捉此奴，方遂吾志。兩軍對圓，見北軍門旗下，單珪引二子，守信能出陣搦戰。

匡胤曰：戰敗之將，何不早降，尙來找死？珪曰：一勝一敗，軍家之常，今日正來捉汝，以消昨日之忿也。匡胤大怒，撚鎗拍馬而出北陣中，單守信譽方天戟來迎，二將交鋒不三合，守信便走到陣中，珪與守能各執兵器，一齊來迎。匡胤神鎗，殺退單珪。單珪佯作墜馬之狀。匡胤曰：捉此老賊，勝斬部將數員，策馬乘勢追趕。懷德隨後催兵掩殺，匡胤深入重地，見北兵凶分五落，放心追來。忽谷口伏兵已出，左有守俊右有守傑二人一齊來戰，交兵數合，各棄馬走入谷中。匡胤率所部兵，激怒追入，轉過山坳，不見一騎人馬。匡胤吃驚，急殺出小路來，已被石塊壘斷，時懷德兵少，急走不及。匡胤部下五千人，被北兵圍在谷中，不能得脫，外面單令公，以重兵絕之。懷德引本部奔回大營，見世宗報知，匡胤被單珪用賺敵之計，困於盤蛇谷中，全軍皆陷。世宗驚曰：匡胤全軍若困，吾弟休矣，即敕東營張永德鄭恩率所部軍馬，來救匡胤。世宗仍恐將士，不肯十分用心，親自監臨。時晉陽城聽知單令公，困住趙匡胤，劉崇遣丁貴李存節鄭天壽，部兵一萬屯城西，以應單珪之兵。周將馬全義符彥卿藥元福等，各各引兵出戰，互有勝負，不知匡胤如何，得脫此難，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神妃託夢周世宗 鄭恩部衆劫北營

却說世宗率軍，到鳳凰山，列開陣勢，搦戰北陣。單珪橫刀縱馬，立於門旗之下，大罵曰：汝將趙匡胤已被吾困，尙不遠遁，特來因死一處耶？世宗怒曰：狂賊好好撤去圍兵，放出匡胤，饒汝殘生，不然屠戮汝等爲肉泥。言罷一將湧出，乃張永德也。縱馬舞刀，直取單

珪。單珪輪刀來戰，南北吶喊，二將戰了二百回合，不分勝敗。鄭恩提刀策馬來戰，北陣單守傑亦輪刀來抵四匹馬攪作一團廝殺，戰至日暮，兩下鳴金。乃各收兵還營。世宗回至軍中，以匡胤不得出，憂慮愈甚，次日令高懷德部領鄭恩等，諸將上前，至谷口攻擊。懷德引將士上山來，走至半山，播木砲石打將下來，不能進兵。鄭恩退屯谷口，弩箭如雨，懷德急引衆退走。單珪欲引兵追之。劉武曰：今匡胤困在谷中，周兵併來，利在急戰，將軍只要堅壁而守，不須一月，絕了糧食，盡皆餓死。單珪大喜曰：公之妙計，即諸葛復生，不過是矣，即下令各軍，堅壁不出。懷德回見世宗，備述谷口，守禦甚嚴，兵不能入。世宗曰：非衆將不肯用心，實近二十餘日，無一人施一妙計。鄭恩曰：臣明日拚死，殺入谷中，以救匡胤。世宗曰：非衆將不肯用心，實難攻之耳，汝去徒自有損，無益於事也。鄭恩曰：似此如之奈何？張永德曰：陛下可出榜文，招募此處，有熟知路徑，能入谷中者，封之以官爵，賞之以金帛。世宗從其言，即出一榜文告示。世宗是夜臥不安枕，起視於營中，時夏末秋初，金風入戶，忽聞歌聲，曠野吹來，忙來營後視之，月中有人作詩曰：

天地反覆兮，吾志能扶。兵戈擾攘兮，吾計能施。懷明珠於匣兮，世人不知。將長往於林泉兮，功名無機。

世宗聽罷，自思此人，必非常輩，令人物色之。乃史建唐從子彥昇也。世宗令邀入帳中，謂之曰：適纔之吟，公所作乎？彥昇曰：然，小子因避黃巢之亂，世居絳州，今從軍到此，不見重用，故感慨爲寫懷耳！世宗曰：有才不見用，宜有放誕悲歌，命賜酒食，從容問

救趙匡胤之策。彥昇曰：外臣雖不見用，頗不見疑，要出匡胤，亦不難，但須約定時日，潛入谷中，報知舉火爲號，陛下命將從外攻，臣引匡胤從內殺出，圍必解也。世宗大喜曰：若能成此大功，自當報重。彥昇回見單珪曰：匡胤世之虎將，今困將斃，周師之必救者也，小將請乘其憊，領步兵千人，入谷中取其首級，出來號令，周師必驚泣，撤屯而去。且約丁貴等，夾攻，併可解河東之圍矣！單珪大喜，卽令彥昇前去行事。彥昇出營謂劉勇曰：吾奉命入谷中。取匡胤首級，汝來谷口接應，舉火爲號。劉勇允諾。史彥昇來到谷口，守軍開關放入，彥昇見匡胤。匡胤曰：君來殺我乎；救我乎？彥昇曰：吾若遲來，足下死無葬身之地矣！因告以來救之故。匡胤長嘆曰：吾軍困於此谷中，將近一月，餓死者大半，衆皆食馬，君有何計得出；彥昇曰：吾於外面，打點齊整，只看今夜火起，便宜殺出。匡胤依其言，是夜二更，忽見谷口，火光競天，喊殺之聲，振於谷中。彥昇曰：周兵必在外面廝殺，可乘此時勢殺出。匡胤與從軍在後，彥昇沖開關隘，迎頭一將，乃單守俊攔住喝問：彥昇手舉金鎗，刺於馬下，北軍潰散。彥昇引匡胤直至谷口之下，見北營火勢正着，單珪戰敗。被高懷德追來，匡胤看見，當頭提鎗，擲於馬下。守俊恰慌棄營，單騎逃走，前遇鄭恩交馬只一合，斬着兩截。劉武守信爲亂軍所殺，守能連人帶馬，遭火焚死。周兵合爲一處，比及天明，北兵僵尸數十里，遺棄輜重，不計其數。張永德收軍回營。匡胤入見世宗，以彥昇之功，拜爲左參大軍，彥昇拜受訖。時丁貴等見周兵大勝，不敢交兵，進入城中去了。周世宗遂遷兵汾水原築長圍，急攻晉陽。劉崇與羣臣議曰：單令公全軍敗衄，周主不肯退兵，如之奈何？丁貴

曰：河東之地，北控大遼西接山後，雖中國兵，緊困其城，而有精銳未動。今山後應州 郝山 王金刀楊令公，漢高祖倚爲泰山之重，即日擁雄兵於應州，若召他來相救，破周兵必矣！劉崇然其言，即遣使在山後，召取楊令公去了，却說楊令公名繼業，太原人，生得面如重棗，鬚分五綵，使一柄大桿刀，號爲無敵將。生下七子，長子延早，次子延定，三子延朗，四子延輝，五子延德，六子延昭，七子延嗣，義子 懷亮，此八人俱各弓馬閑熟，武藝精通，當時並稱雄者，以山後之兵馬爲最。是日正在軍中議事，八人分行，齊齊列於左右，人報薛王遣使來召，令公受旨。乃與牙將王貴議曰：薛王屢挫於周兵，今日來召，不得不去救援。貴曰：公若行，小將願同事功。楊繼業大喜，即日與王貴並其子八人，部領精兵二萬，前來救應河東，軍馬到金鎖關下寨。哨馬報入世宗軍中，匡胤曰：臣聞山後之兵，天下莫敵，陛下堅守其營，待其來臣與衆將戰之，毋勞聖慮也。世宗從其言，下令諸將，各嚴兵以待。是夜世宗宿於軍中，至二更時分，夢見一婦人，寬衣博帶，進入帳中，又有從姬數人，來報曰：陛下軍速退，不然數萬軍受苦矣！吾乃本地城隍，特來報知，言訖而退。世宗正待出帳詳問之，失足覺來，乃是一夢也，視案上尙留詩四句，墨跡未乾，詩曰：

百戰功成第一機，全憑汾水隔華夷，周兵不解洪波浪，一浚雄兵數萬師。

次日世宗與羣臣解詩語，皆不知其意。世宗乃召鄉民問之。有老人輩識者，對曰：離汾水十五里之地，有后妃夫人廟，莫非此神顯靈，而報陛下。世宗急遣匡胤前去探訪的實。匡胤領命而去，回報汾水西南，果有夫人廟在焉。言未畢，哨報正北 楊令公，統領軍馬來到。

匡胤曰：臣引兵迎之。世宗允行。匡胤部領精兵一萬，與鄭恩、高懷德於平川曠野，列開陣勢，兩軍相迎。周兵見對陣山後兵，甚是雄壯，與單令公。軍不相同。三通鼓角已罷，主帥楊繼業躍馬而出，上首是牙將王貴，下首是令公義子楊懷亮。匡胤曰：人人稱山後之兵，果不虛也。言未畢，忽高懷德挺鎗躍馬而出，跑向陣前，單搦北將交鋒。對陣門旗下楊懷亮，也舞竹節鋼鞭，當先便打，與高懷德相迎。兩下橫斜戰鬪，金鼓齊鳴，二將戰上四十餘合，不分勝負。楊繼業馬前，稱羨不已，日將晡，兩軍皆退。令公回至關中，與王貴議曰：今日看周將之戰，先要擒伏此人，其他則可以破也。貴曰：曾有何計破之？業曰：離金鎖關五里之地，有個所在，名曰鐵籠原，山無樹木，四下峻嶺，可伏兩軍於左右，令懷亮佯輸先退，賺周兵入到伏中，吾與君登關指揮，四面軍馬，只看周軍到處，重重疊疊圍之可擒也。貴曰：公之計妙，神鬼莫能測也。楊繼業遂下了軍令，遣總管馮益引二千軍，埋伏去了。馮益原守鄆州，因得罪投歸楊繼業部下，次日楊繼業揚旗鼓噪，出關下搦戰，趙匡胤亦引軍出戰，懷德曰：昨日未定輸贏，今須活捉敵將，以挫其威也。匡胤曰：北將亦是勁敵，君不宜輕視。兩軍對圓，陣北楊繼業引衆出馬，高懷德挺鎗策馬殺進，北軍中楊懷亮舞鞭迎戰，二將交馬不三合，懷亮便走入陣中。懷德蹤騎追趕，北兵退走。趙匡胤騎兵掩擊。懷德欲立奇功，追入深地，將近鐵籠原，忽一聲砲響，馮益伏兵已出，將周軍斷爲兩截，北將楊延昭力拒後軍不能進。懷德被圍在原中，東冲西撞，不能得出，部下只有一千騎。楊繼業在關上，手執一紅旗，指引三軍，重重疊疊，圍絕原口，趙匡胤與鄭恩殺奔關前，關上弩箭如雨，周兵傷折甚

多，只得收軍，退十五里下營。楊繼業令馮益把守原口，遣人報知薛王去了。薛王聽知楊令公，已勝周兵，差使賣羊酒來到，與楊繼業賞軍。楊繼業得羊酒，分散諸軍，令列於營門下，奏絲竹音樂，縱放飲酒，如是者數日。趙匡胤因懷德被圍，無計可施，忽報北營。每日飲酒作樂。鄭恩曰：賊將以戰勝自負，不理軍務，可乘其怠，引兵劫其營寨。匡胤曰：楊繼業智勇之士，恐被其測破，反失算矣！且再停數日，候主上來到，議計救援懷德。鄭恩曰：大哥何如此之怯，吾自往破之。匡胤力阻不住，却引步兵隨之，不知何人，能救懷德出此重圍，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馮益議救高懷德 楊業水計淪周兵

話說楊繼業日與諸將，飲酒營中。王貴曰：主帥不整軍務，倘若周兵得知，來劫吾營，非其利也。業笑曰：吾正欲周兵來算，吾必破之。數日夜金星入營，應在今夕，君領兵五千前去，正南住扎，見周兵來吾寨時，汝看火起，乘勢攻之，必獲全勝。王貴引兵去了。楊繼業又喚懷亮延德，各引一軍，伏於營門之前後，待放過周兵，却從周兵來路，殺奔周寨而去。二人領計去了。却令延昭待舉火以擊周兵，楊繼業分遣已定，乃虛立寨柵，自退於寨後，以觀動靜。將近二更左側，鄭恩引步兵二千人，悄悄前進，匡胤以馬軍，在後接應，遙見北寨，更點不明，全無人聲。鄭恩料道無備，引步兵，大喊一聲，殺進寨中，却是一個空營。鄭恩大驚，却令後軍休進勒馬便走，忽聽見關上，連珠砲响，寨外楊延昭阻住交鋒：鄭

恩不敢戀戰，刺斜殺出，正遇着趙匡胤來到，叫曰：吾弟速走，我敵住追兵。恩曰：賊將已有埋伏，與大哥併力殺回。鄭恩保中軍在後，匡胤沖開前陣，當先一將攔住，乃北軍王貴，大殺一陣，折兵大半。鄭恩奪路，殺到本寨，望見營中火起，左邊楊懷亮，右邊楊延德，兩下兵抄出。周師大敗，退走數十里。楊繼業方始收軍，比及天明，鄭恩收集殘兵，回見世宗道：知楊繼業用兵如神，因救高懷德去到營中，被其伏兵，殺得大敗而回。世宗曰：朕當親督諸將，以與楊家決戰，即下令各營將帥，率所部起發至汾水原離金鎖關二十里下寨。世宗命趙匡胤、鄭恩、符彥卿三將，領兵去關下搦戰。却說楊懷亮數日間，自覺心神不甯，思忖吾本渾州人也，父母止生兄弟二人，有兄懷德別後不知下落，日前與周兵交鋒，令公見此人，在羨其英勇，今被困在鐵籠原，莫非正是我兄。思罷，心生一計，乘月夜修書一封，搭於响箭頭，射入原中彼若拾得，必有回書，出來答我，即便修書一封，至夜靜月明中，射入原裏。時懷德部軍，聽得原口有响箭射入，前去看取，箭頭上書一封，拾得來見懷德。懷德拆書視之，書曰：

鄆州 高懷亮拜言，昔者父親，高行周因魏州交兵，奔遁幽州躲難，不期中喪，兄弟漂散。有兄高懷德未知所止。吾日夜思慕，寸心縈縈，雖居山後，爲人義子，豈得已哉！今偶得逢敵，有將名懷德者，未知是我同胞否，若果是我兄，弟當隨兄歸周，如其不然，亦當舍力相救也。軍中機密，切切速宜回知。

懷德看罷，不覺失聲淚下曰：本道吾弟失散，不知存亡，誰想在於此處，若非父親有

靈，皇天不滅吾高氏，何以得此大機會也。即修下回書，亦搭在响箭上，射出原口來。懷德乃與衆人道知，小心堅耐，不久當脫此圍矣！忽懷亮營中，拾得響箭內有書一封，檢與懷亮。拆書視之，書曰：

鄆州高懷德，書知吾弟懷亮，自緡州分別，入汴京一載，父親既亡，未知吾弟，流落何所？昨得書報，方知的信，此實天意，使吾兄弟，再得完聚也。今被困十餘日，糧食已盡，危殆尤甚，吾弟作速，以方略圖之。只此回覆，餘不多及。

懷亮看書畢，茫然下淚，捧書而然曰：若不小心靈，再過數日，使吾兄陷於無葬身之地矣！要我何用也。來見馮總管哭曰：小將實係鄆州人氏，父親高行周，生我兄弟二人，兄即高懷德，在周師行陣，今被困在鐵籠原，小將訪知其實，欲往救之，特來稟知總管，若事不成，情愿與兄同死。馮益聽罷其事，奮然曰：事機宜密，我亦周臣也，得罪投於山後，既君有此事，我當與汝同救，取汝兄歸大周去也。懷亮曰：總管若肯垂念，九泉不敢相忘。馮益乃密下令，遣人往周營報知，約定黃昏左側，令其部兵接應。至夜馮益撤去原口圍兵，放起號砲，高懷德聽得外面炮響，即引步兵，殺出原口，與馮益哨馬相合，殺奔關下來，哨馬報入關上，楊繼業知之大驚，着令楊延昭引步兵二千來追。延昭引兵，直追至關外，正遇着懷亮來到，延昭曰：汝何背反而去。懷亮曰：懷德乃吾兄也，弟兄之情，不得不救，二人交馬，剛戰上數合，不分勝敗。懷亮不敢戀戰，正待要走，忽正南一彪軍殺來，爲首一員大將，乃鄭恩也，飛馬持刀，夾攻延昭。馮益又催勳後軍殺來，延昭力不及，跑馬殺回而去，比及天

色漸明，周軍合爲一處，來見世宗。世宗見救出懷德，又添出許多軍馬，不勝之喜，卽封馮益爲教練使，高懷亮爲副先鋒。二人謝恩已畢。世宗下令，諸將分營，攻取金鎖關，將士得令，一時攻打，聲勢甚銳，楊繼業見馮益高懷亮反去，悔恨無及，召諸將議曰：周師於汾水原，連營六座，以攻吾關，若與之戰，恐不得利，莫若乘其怠而攻之，可獲全勝。衆然其言，下令諸軍按兵不出，過數日業引數騎，上高阜處親望。見周營旗旛嚴正，軍士雄偉，圍於汾水之原，遙望龍川，白浪滔滔，勢接應汾水，業暗喜入帳，謂王貴等曰：周師數十萬之衆，且夕必受吾之制。諸將問曰：何以知之，業曰：不知地勢，何能活耶？諸將未信，時八月初旬，秋雨數日，業差人整備船筏，檢點水具。延昭問父曰：陸地交接，何用船筏？業曰：非爾所知也，兵法云：軍入陷地，有犯天時，必敗之道也，方今秋霖累日，汾水必然暴漲，吾遣人，堰住各處水口，以待水發，乘高處於水，以滄汾水之原，周兵盡爲魚鼈矣！延昭等再拜曰：大人神機莫測，非敵人所知也。正是「安排妙計擒豪傑，預定奇謀捉帝王。」却說周兵見累日秋雨，淋漓不止，滿營皆溼。趙匡胤來見世宗曰：今吾大軍，列營於汾水原，地勢甚低，前望龍川，水勢汎濫，近日秋雨不止，倘楊家兵乘水勢來戰，何以禦之？世宗曰：我亦慮及此事，未得其策，卽召王朴問之。朴曰：臣夜觀星辰，殺氣聚於本營，於大軍不利，主上宜速，撤去其營，可以免禍。言未畢，忽聽得營外，如萬馬奔騰，高山振裂之聲，征鼓振天。世宗大驚，出帳上馬，四面八方，大水暴至，各營將帥，輒備船筏不及，軍士慌亂，隨浪逐波，不可勝計。世宗營寨，已被山水冲倒，平地水深丈許。匡胤只保得世

宗，到於高處來，正遇楊繼業父子，皆乘快船，搖旗擂鼓而來。業見世宗遶岸而走，亦備馬登岸來追。匡胤挺鎗躍馬，怒聲如雷，抵住楊繼業交鋒，二人戰上數合，王貴一騎來到。匡胤方慌，鄭恩高懷德符彥卿一齊殺來，保世宗先走。匡胤與楊繼業鏖戰良久，料不能勝，勒馬刺斜而走。楊繼業那裏肯放，拍馬趕來。匡胤走過龍川壩，泥深路滑，連人帶馬，陷入川澤中。業趕近前，揮起大桿刀，儘力斬下，忽辟歷一聲，匡胤頂上，現出五爪金龍，刀不能下，勒住馬抽回刀，恩曰：真天子不可傷也。言未畢，忽匡胤坐馬，從澤中騰躍而起。見繼業未退，復勒馬走。繼業曰：前去絕路矣！君速回，記得楊繼業不殺汝之恩。言罷，轉馬復向南岸而去。靜軒有詩曰：

殺運英雄角逐秋，慶兵壩上陣雲收，驪驅已陷翻騰起，帝王威風蓋九州。

匡胤沉吟半晌，忽西岸一派鼓聲，鄭恩引步兵來救，二人引兵而回見水勢正漲，各營皆沒於水中，其會水得命者，不上一二萬人，有詩爲證。

萬馬浮奔起巨鯨，一時兵卒盡流漂，可憐汾界骨難數，猶有冤聲湧怒濤。

楊繼業大勝周師一陣，乃收軍回營。衆將保得世宗，退走數十里下寨，不見匡胤鄭恩，少刻間趙鄭二人亦到，心亦稍安。文武官隨從者，漸漸復集，世宗見折去許多軍馬，懷怒不已，乃謂諸將曰：數日前，已有神人，報告此事，朕未知其意，今果應如此。王朴曰：氣數已定，亦不能逃，但勝負常事耳，陛下不須深究。世宗曰：朕待晴霽，要與楊家決戰，以申此恨。匡胤曰：軍士傷折大半，餉運不濟，陛下再戰，恐亦不利，不如班師回汴京，再圖後舉，

破劉崇如釜中之魚，安能逃其生哉。世宗依其言，乃下詔班師，各營得令，無不歡躍。藥元福進曰：陛下進兵易，退兵難，今楊家與劉崇聲勢相倚，彼乘大軍退去，出兵追之，甚非得益，爲今之計，由勒兵馬成列，陛下與前軍先行，以防後追。世宗曰：此言甚善，即令高懷德懷亮馮益爲先鋒，鄭恩藥元福馬全義擁重兵在後，自與匡胤張永德符彥卿史彥昇王朴並宿衛軍馬居中，即日軍馬起發，焚其營壘而去。要知下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五台山楊業參禪

張藏英大破遼兵

却說楊繼業用水滄之計，大破周軍於汾水原，人報周師拔營回軍去了。延德進曰：男欲統部輕騎，追捉周世宗來獻。業曰：周師智識者多，彼必有提備，大軍既去，若追之反遭其計矣！延德乃止，業遣人報捷於劉崇。劉崇得報，憤氣嘆曰：高平之戰，若得此人，決不至於大敗。即遣丁貴賣羊酒，金帛等物，來繼業營中賞勞。業得賜，拜受已畢，將賞物分犒軍伍，人各歡喜，次日隨丁貴入城，朝見謝恩畢。劉崇慰諭之曰：勞卿遠來，已勝周軍，於孤振威多矣！業曰：仗諸將齊心，僥倖成功，何足掛齒。崇令設宴，款待繼業，是日盡歡而散，次日業入辭薛王因道：契丹奸計莫測，不可竭府庫以與之，自空其國。崇然其言，賜業金珠珍玩之物，繼業拜受，回至軍中，領所部撤營起行回軍，一路無詞，將近五台山，令公謂王貴曰：五台山有智聰長老，知未來過去事，難得機會，我與足下，同往訪之。王貴曰：久聞此人，今日當以相陪，令將人馬，屯在山下，次日同王貴并其子十數人，來到玄真觀前下

馬，令公着人通報。智聰出觀迎接，一行人進入方丈，分賓主坐定，捧過茶罷。智聰啓曰：不知將軍等到此，有何高論？令公答曰：小可太原人氏，武將出身，姓楊名繼業，因救河東之難而回，久聞禪師測明禍福，小可特來，訪問前程，乞指毋隱。智聰曰：久聞將軍大名，貧僧有緣得遇。令公着左右獻過禮物，乃黃金十兩，貯絲一匹。智聰辭不肯受。令公曰：此微物也，聊表相見之情，禪師切勿固辭。乃令童子收起。令公喚過七子，與智聰相之。智聰逐一視過，因曰：皆當時之豪傑，貧僧何敢妄言。令公曰：理當直言，小可絕無相怪，願禪師明言之。智聰笑曰：令公不怒，貧僧方直言冒瀆，七位將軍，皆忠國勤王之相，只可惜剛直太露，皆不得其善終，七郎自有變動，難免箭下之厄。惟有六郎君，形貌少舒，可保爵祿，然亦一生不能享樂，區區所論，不過如此，惟幸令公見恕。令公聽罷，拍手笑曰：大丈夫得死於沙場幸矣，安用計較哉，日色已晚。智聰命具酒禮相待，衆人席上，各訴平生，酒闌夜靜，安頓令公，宿於觀中。是夜惟有五郎睡不安，自思日裏，智聰所相之事，心下憂疑，卽披衣起來，密往僧房裏，來見智聰。智聰問曰：將軍不去安歇，來此有何議論？五郎曰：小可今日，聞禪師之言，自覺不安，乞指一條活命之路，死不忘恩。智聰乃曰：此天定之事，貧僧如何救得。五郎再三致懇。智聰乃曰：將軍若要脫其患難，須要高飛遠走，遁跡山林，則可以免禍矣！五郎曰：禪師之言本是，奈父母在堂，不能離去。智聰曰：此乃天機，汝不宜泄此事，因取過小皮匣一具，付與之曰：閑常不許拆開，若遇急難極處，方開視之，內有救汝之計。慎勿忘也。五郎拜受而去。後人有詩，贊曰：

前程打動機關透，智者相憐警語深，不是當時能受教，將軍由此起禪心。

天色已明，楊令公與王貴等，辭却智聰禪師，衆人離五台山徑向應州去了，是時契丹主兵屯忻州，聽知繼業破周兵於汾水原，亦述所部回大遼不題。却說世宗自河東而回，朝廷政無大小，皆自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有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

臣聞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惟擇人以任之。今陛下以一身，清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知，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徧追疑忌，不信任羣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錢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罰，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宣授朝散郎，河南府節度使，司推官高錫百拜上聞。

書上世宗不報，一日世宗謂侍臣曰：凡兵在乎精，不在乎多，今以百姓農夫之功，僅足供一甲士之需，奈何媵吾民之膏血，以畜養無用之兵乎？且好歹不分。衆何所勸，乃命趙匡胤大簡諸軍，擇其精銳者，升用之，其懦弱者，罷去之，仍招募天下壯士，詔令詣闕發付。趙匡胤簡閱，選其出衆者，爲殿前諸班，凡禁軍，馬軍，步軍等，各令其所轄將帥選之，故士卒精強，所攻必取，所戰必勝，侍臣皆頓首稱賀。忽中官來奏，太師馮道卒。世宗聞報，甚加歎惜，因勅有司，以三公禮葬之，有司奉旨而行不題。話分兩頭，却說北漢主劉崇，自高平一敗，奔回晉陽，至是憂懷抱病方殂，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主接到告哀表文，復遣使

奉冊，命立劉崇之子，承鈞爲帝，更名劉鈞，得命卽位，是爲孝和。劉鈞性孝謹，旣嗣位，勤於爲政，愛民禮士，稍安境內，仍上表稱契丹主爲父皇帝。後人以劉鈞忍恥事虜，效尤石敬瑭故智也。而乃捨山後楊繼業爲等閑，怎不貽笑於後代乎？顯德二年，二月初一日，日食四分，世宗下詔，令羣臣上言得失。詔曰：

朕於衆卿，才不能盡知，面不能識，若不聽其言，而觀其行，察其義，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子，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卿大夫其空臆畢言，朕將覽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詔示旣下，明日封章沓至，世宗採其可用者，見之施行。時邊將張藏英，奏請於朝，謂探冀州等，有葫蘆河，橫直數百里，可改掘得深，疏水令滿溢，若胡馬之來，亦可限其奔突，庶百姓有逃生之路。世宗得奏大悅，下詔遣韓通張光遠二人前去改河。韓張得旨，卽帶軍馬，起發民夫，仍就李堰口地，築起一座長城，留兵軍屯戍，衛護沿邊居民不在話下。張藏英自陳備邊之策曰：

臣張藏英百拜，上奏皇帝陛下，臣伏讀聖旨求言，仰見陛下，廣山海之量。恢天地之心，此而不言，臣則有罪，臣備官邊鎮，自恨不能盡犬馬之報，苟有所見，用敢上陳。竊謂地形，要害去處，若以精兵控守，則契丹可無長驅之患，藩鎮絕借援之謀，一舉而兩得，此臣所以拳拳於胡蘆河之請也。此河旣浚，李晏口之城，築，請列置戍兵，募邊人之驍勇者，厚其廩粟，使春作之時，勤力於農，以事耕稼，農隙之時，

講求弓馬，以習戰攻，無事則耕，有事則戰，人自爲守，胡虜雖披猖，亦無所逞其技矣！臣倘蒙公朝采鑒，允臣所請，募兵之責，臣自任之，緩急之際，隨宜討擊，庶可稍寬北顧之憂也。冒死之言，伏候裁奪進取，謹以奏聞。

世宗覽表大喜曰：藏旻有此智謀，必能爲朕扞守，賢於長城遠矣！降詔褒答不題。却說契丹主，聽得張光遠修築長城，與諸將議曰：李晏口，實大遼出入之路，若使其城一成，屯重兵以守之，則吾國生計窮矣！乘其未完，出精騎以攻之，以免後患。衆將皆曰：此即可行。契丹主卽遣大將，屈突惠爲先鋒，部領精兵一萬，前去劫攻。屈突惠得令，卽日部兵，來到李晏口，屯下營寨，下令番兵，明日分四圍而出。時張光遠與韓通未知北兵來到，正在監管，民夫築城，忽見李晏口岸，旌旂蔽日，殺氣連天，哨報北兵長驅來到。張韓二人，聽得大驚，卽下令列營而待。時民夫聞報北兵至，各棄築奔潰。遼將屈突惠部虜騎，圍繞而來。時張韓之衆，困於軍中，日夜攻擊。光遠率步騎，盡力拒敵，北兵不肯退。光遠謂韓通曰：虜騎困逼甚急，若求救於朝廷，則事緩矣！可遣人告急，於張藏英令其出兵以退虜。衆皆然其言，卽日遣健卒，偷出虜營，逕至冀州見張藏英告急。藏英接得告急文書，謂差人曰：汝回報張主將，只要堅守二日，吾救兵卽到矣！差人領命，復回報知去了。藏英着步將江宏能守城，自率所募兵五千，出離冀州，來晏口。張光遠得報後二日，聽得救兵來到，亦整戈以待。時屈突惠正督番兵，攻擊城壁，忽山後一聲鼓響，旗隊齊開，張藏英引精兵，一湧殺來，屈突惠舞刀躍馬來迎，藏英手舉長槍，驟驅驊馬，奮勇迎戰，兩下吶喊，二將戰上數合，

茂英佯輸而走，屈突惠縱馬趕來，藏英較其來近，輕舒猿臂，喝一聲，生擒屈突惠於馬上，北兵潰散，南營光遠引兵齊出，與藏英兩下夾攻，北兵大敗，殺死者不可勝計。張韓追趕十數里，乃收軍還營，將屈突惠斬於城下號令。光遠曰：不是公忠於王事，焉能建此大功。藏英曰：仗諸公之力，已勝北兵一陣，而此城實乃中原之咽喉，公宜盡心築完，若有警急，吾當出兵來救。韓張應命，藏英自引步兵，辭却韓張二人，回冀州去了，光遠等恐契丹再來，親督民夫，日夜堅築城壁，未及一月，盡築已完，乃遣使上表，奏請調兵屯守。世宗得表，已知藏英建立戰功，城壁已完，下詔着張光遠韓通領節度使之職，以本兵屯守。詔旨既下，光遠與韓通增堡分營，預爲守備之計，自此邊戍休息，漸得生聚也。此後不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周世宗議征西蜀 趙匡胤應運軍餉

却說世宗一日視朝畢，謂宰相曰：朕自踐祚以來，每自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有吳蜀幽邠等處，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卽命近臣，撰述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又開邊策各一篇，於朕覽之。是時廷臣王朴，獻策一篇云：

臣王朴謹頓首百拜，上奏皇帝陛下，臣謂中國之失吳蜀幽邠皆曰失道，今必先觀其所以失之之原，而後議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非君暗臣奸，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以致大，積微而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

肖，以收其才，推隱誠心，以結其志，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材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參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勝之勢，則知其情勢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向導，民心一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凡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攻弱，不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怯懦，聞少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動必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吾可以乘虛而取之，如此則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納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捲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之，當以強兵制之。然劉鈞自高平之敗之後，氣沮力竭，未必能遠爲邊患，宜其以爲後圖矣！俟天下既平，然後俟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銳利，羣下畏法，而無向時驕蹇之習，諸將效命，而有臨陣死戰之忠。先自夏秋邊郡，蓄積芻糧，期年之後，方可出師，顧何攻而不克，何向而不取哉。臣冒昧上聞，惟陛下留意焉。顯德二年，月

日比部郎中，臣王朴謹再頓首百拜，上呈。

世宗覽策大喜曰：見卿所陳，甚愜朕意，非卿憂深慮遠，何以及此，朕恨見卿之晚也。即日授王朴爲諫議大夫，知開封事。王朴受命謝恩畢，是時蜀主，惟據險一方，專一務爲奢

侈，至於溺器，亦用七寶裝之，其窮奢極欲，故王朴之策，以伐蜀爲先，世宗乃與羣臣商議伐蜀誰爲領將，王溥奏曰：宣徽使向訓，頗有將才，陛下若用此人，必收全功。世宗允奏，下詔向訓挂先鋒印，與鳳翔節度使王景，一同伐蜀。向訓得旨，引兵一萬，徑詣鳳翔會王景商議發兵。王景曰：蜀道險阻，若使一夫當關，萬夫莫進，今若進兵，當與公分爲兩路攻之，公引兵二萬，從秦州進取，吾引一枝兵，從黃牛嶺一路而出，俱在馬嶺寨相會。向訓曰：公言甚當，即日引兵，趨秦州而行，且說王景，領步兵一萬五千，離鳳翔望黃牛寨進發，時蜀中，共設八寨，曰：黃牛寨、馬嶺寨、木門寨、仙崖寨、白礪寨、紫金寨、鐵峽寨、東河寨。惟有黃牛木門白礪三寨；皆倚山設立，最爲險固。守黃牛寨者，二員猛將，一名太原人氏，姓張名處存，生得黑面紅鬚，筋肉橫生，使一條鐵桿鎗。一名山後人氏，姓蕭名必勝，生得面如傅粉，脣若塗硃，使一把大桿刀，二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聞得周兵，欲來征蜀，處存謂必勝曰：今周兵內有大將王景，統領步兵來到，若與之戰，彼乘一時之銳，勝負未可知也，莫若堅壁以守，待之日久，王景軍中糧食將竭，吾則出兵掩之，一鼓可擒，必勝然其言，遂與處存嚴設戰具，按兵不出。不一日果是王景兵馬，來到黃牛寨下，但見旌旗林立，劍戟蜂屯，不能前進，副軍王儀進曰：黃牛寨守將，乃張處存、蕭必勝二人智勇足備，彼今據險以守，吾軍如何進取得，不若先取其易，後攻其難。近日訪問居民，此處有一條小路，可達馬嶺。聞此處守兵柔弱，攻之甚易，明公當掩旗息鼓，密密進兵，若先得此關，則黃牛寨似不難矣！王景聞言大喜曰：公之計甚妙，即日下令，着步兵密密，從小路徑渡橫山，人馬乘夜而

行，將守平明，已到馬嶺寨下。守寨著于吉趙季札雖知周兵征蜀，恃前關堅固，亦不十分提備，忽聞寨下，金鼓齊鳴，吶喊連天，哨報周之兵馬，已到關外。于趙二人大驚，急忙點起兵將，出關迎敵，正與王儀軍馬相遇。儀罵曰：吾兵已入巢穴，何不早降？于吉更不答話，挺槍躍馬，直取王儀。王儀舞刀迎戰，二將在關下，戰了七八十合，不分勝敗。忽關後鳴金擂鼓，吶喊搖旗，當頭一員大將殺出，乃向訓出騎兵，從傍攻入。趙季札先將輜重，及妓妾遁走，于吉不敢戀戰，開條血路，逃入成邵去了。王儀與向訓台兵一處，殺入馬嶺寨，盡降其衆，有詩爲證。

殺氣南來戰膽寒，
征雲冉冉蔽空山，
英雄預定驅戎策，
談笑斯須破敵關。

却說王景等已取馬嶺寨，且說于吉趙季札單馬，回成邵府，見蜀主報謂，周兵勢銳，已被襲取馬嶺寨。蜀主大怒曰：汝二人爲守將，戰敗先走，有何面目來見吾耶？即令左右押出二人，梟首號令訖。然後與衆臣，議退周兵之計。樞密使王處回進曰：近來周兵所向無敵，主公若要保安西蜀，除非連接，北漢南唐二國，諭以禍福，若使二國允從，則周兵首尾受敵，自謀不暇，必自班師去矣！蜀主依其議，遂遣使于二國去了，是時二國，得求救文檄，皆允赴援。王景軍馬，屯札馬嶺寨，糧草將乏，與向訓等議曰：前有堅城，後有勁敵，軍中糧食無繼，何以支持？向訓對曰：黃牛寨知吾已襲馬嶺關，彼必不敢出兵，軍中糧草雖乏，可急遣人，奏知主道，必然差人運到，吾與公盡心，只圖進取之計，以盡臣職也。王景壯其言，即遣人入奏，運糧草來應，差人領命，徑赴汴京，世宗得奏，下詔與羣臣商議之，衆臣

皆謂王景等伐蜀無功，糧運不繼，固請罷兵，世宗猶豫未決。趙匡胤曰：王景已勝蜀兵，未有奏捷之報，軍中既乏糧草，此亦本然之事，陛下何必懷疑，臣當押運糧草，看時勢如何？世宗曰：得卿一往，朕心方可無慮矣！匡胤即日辭了，便押運糧草，五百餘車，離汴京來到秦州遣人報知王景。王景即謂向訓曰：主上已遣趙匡胤運糧到秦州，蜀道險阻，餉運難進，又恐蜀兵一知，甚非吾利。向訓曰：吾當引騎兵五千，密出陳倉口，接應匡胤糧草到此，必無誤矣！商議已定，即便引兵五千，來見匡胤，備道西蜀有可取之勢，只是餉運艱難，若使大軍臨城，則蜀之君臣，不擊而降矣！匡胤曰：此糧何以得進？向訓曰：蜀兵據險而守，難以推運，可密使步兵，從間道帶入馬嶺關則保無虞矣！匡胤然其言，即將餉盡用布囊盛之，差步卒五百餘人，隨向訓帶往馬嶺關去了。匡胤自率軍馬回汴京，見世宗奏知糧餉運到，軍糧無失，備道西蜀有可取之勢，陛下當獨斷于衷，不宜失此機會。世宗聞奏大悅，即下詔除王景為招討使，向訓為都監，速宜進兵。使臣領旨，詣馬嶺關宣詔，王向二人得旨，下令諸將，各整戰具，以備進取。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向訓智取黃花谷 蜀主致書周世宗

却說蜀主聞知消息，急召大小衆臣商議，雄武軍節度使，韓繼勳曰：周兵此來，必先取鳳州，以通糧餉，主公宜先遣衆將，屯札鳳州，以絕周師糧道，然後據守馬嶺，要冲，縱周師有百萬之衆，不能臨城矣！蜀主然其言，即令大將李廷珪伊審微二人，為統軍使，率精兵

二萬，來拒周師，又遣趙彥韜率馬軍五千，屯札鳳州，蜀主分遣已定。李廷珪等領命而行。且說廷珪軍馬，來到白關，札下營寨，與審徵議曰：「離此十五里，地名黃花谷，實控西蜀要津，此處得一人，據險以守，吾與公引精兵一萬，抄出馬嶺關後，周師不足戰也。」審徵曰：「此計甚妙，軍誰可以行？」言未畢，步將王鑾進曰：「小將願往。」廷珪曰：「得君此去，必成功矣！」即點付騎兵五千，王鑾領命去了。廷珪自點騎兵一萬餘，與審徵出馬嶺關戰。哨馬報入王景軍中。景與向訓議曰：「蜀道路徑叢雜，近問鄉人，此去有黃花谷最險隘，若使蜀人守之，吾軍難以進取鳳州，且吾必爭之地，想蜀人亦有準備，誰能先引兵，取黃花谷？吾方好調度他處。」忽裨將中張建雄應聲出曰：「小將願往。」王景大喜，即撥騎兵二千與之，建雄領命去了。景又遣唐倉，引軍馬一千，趨鳳州，控扼蜀兵歸路。唐倉亦領命去了。王景分遣已定，與向訓秣馬蓐食，按甲閉關不出。且說張建雄引騎，來到黃花谷，鳴金擂鼓，吶喊搖旗。王鑾聽知周軍已出，全身披掛，綽鎗上馬，出關下大罵曰：「不知進退之徒，要入深屯尋死耶？」建雄不答，輪刀躍馬，直奔王鑾，王鑾舉槍迎戰，兩馬相交，戰上八十回合，王鑾力怯，勒馬退回關去。建雄大呼曰：「斬將奪關，在此一舉！」遂驅兵乘勝殺進，蜀兵不能抵敵，棄關而走。王鑾亦不敢戀戰，亦單騎逃回成都去了。建雄得了黃花谷，追殺蜀兵，俘虜二千餘人，細作報知李廷珪。廷珪聽得黃花谷失了，頓足大驚，即與伊審徵回兵爭戰，被王景向訓率銳兵，斬關而出，正遇蜀將張蘭張芳兄弟二人，各舉兵器，縱馬迎戰。王景戰住張蘭；向訓戰住張芳，周師奮勇競進。蜀兵大敗，殺得屍橫遍野，血濺紅塵，李廷珪見周兵利銳，率殘騎，退保

青泥關去了。向訓又勝蜀兵一陣，威聲大振，乃駐軍黃花谷，重賞建雄，遣人奏捷于京師。向訓曰：吾兵雖入蜀境，黃牛寨守將張處存蕭必勝控遏我後，若乘虛而入，得無有深患乎？必得一勇將攻之，使彼不敢出，乃爲全計也。景曰：不須攻擊，可使一能言者，諭以禍福，說其來降，彼聞蜀兵連敗，自然允從。訓曰：小將願往見之。景曰：君乃幃幄重寄，不可輕往，須令裨將前往。忽有韓烈近前曰：小可願往，說勸張蕭二人來降。王景允其行。韓烈卽日，徑詣黃牛寨，於關下叫曰：周部將韓某要見張蕭二將軍說話。守關人報入軍中，張蕭令人，開關放入。韓烈到帳前相見畢。處存問曰：公來有何高論？烈曰：主將聞二位，乃蜀之名將，不忍加兵相犯，今中國天子，恩威所及，誰不仰風降順，且吾主帥，現統十萬之衆，已入蜀境，惟二將軍據守獨寨，傍無救援，勢所不免，特遣小將，來勸二公歸附，未審二位將軍，意下如何？處存曰：公見甚明，吾與蕭公，明日率所部，來見王將軍也。韓烈應諾，別了出寨，復回見主將，王景向訓二人，道知張蕭來降之事。王景將備厚禮待之，部下皆言，賊人不宜深信，恐有奸詐不便。向訓曰：蕭張烈丈夫耳！豈肯效不義之徒哉！衆人未信，次日近午時候，人報張蕭二人，引軍馬來降。王景聞報，下令軍中，去其戎裝，單馬親迎。張蕭二人，望見王景自來，遂跳下馬，拜伏軍前。王景亦連忙下馬來，扶起邀入帳中坐定，諭以周主之德，必保二公重用也。張蕭二人齊曰：蒙將軍不殺之恩，吾二人願引本部爲先鋒，勸說蜀主來降。王景大喜，卽設席犒賞諸將，以賀新降附將士，後人有詩，贊曰：

驍勇王公武略奇，征西士卒望旌旗，不勞長箭英雄服，千載功勳播遠夷。

却說周世宗視朝罷，忽得王景捷音來到，百官皆稱賀。世宗舉酒，命王溥曰：出師之利，皆卿舉將之力也。溥頓首曰：此皆陛下，恩威遠及，將士用命所致耳！世宗因遣使，賜王景向訓等，諸將錦袍各一件，其餘部下，頭目兵卒，犒之財帛。使臣領命，逕來到王景軍中傳旨。王景等拜受畢，與諸將商議進兵。向訓曰：蜀將屢挫其銳，蜀之君臣，保守不暇，豈敢再來交鋒耶？須待唐貪取鳳州之勢如何？然後發兵再征，亦未爲晚也。王景然其言，遂按兵不動。却說蜀將李廷珪伊審徵奔還蜀郡，素服請罪。蜀主赦之，與羣臣議迎敵之計。樞密副使劉邦義曰：周師堅銳，所向無敵，近來一連，失了冲要關津數處，大王若再舉兵，勝負難保，惟有致書入中原，與周主講和，息兵罷戰爲上計也。蜀主從其言，即命儒臣修書，遣使入汴京，來到關下。遞進書云：

蓋聞兵乃危事，戰爲逆德，臣守西蜀一隅，未嘗有犯中國，何則陛下遣將征討，疲我邊民，甯非好手用武者耶？今臣情愿，歲時修通好之禮，往來如兄弟之國，休兵息民，省費蓄食，於陛下非無所利也。不然則蜀道險阻，糧餉艱難，勞師經歲，暴骨草莽，于用師果有所益哉！臣因致書，實情陳告，惟陛下留意。

世宗覽書，怒其詞語倨傲，不答回書，但語使者曰：汝歸告汝主，貪殘虐民，昏迷廢政，理當奉行天罰，汝君會事，奉表稱臣，納獻土地，即便收甲罷兵，不然加兵督戰。使者領諾，回見蜀主，道知周主不允，和好之語。蜀主大懼，急聚衆臣商議。王昭遠曰：既中國不允和好，吾境沃野千里，府庫充足，雖周兵到來，料亦不妨。且棧道斷絕，運餉不通，彼

以急戰爲利，吾以堅守爲功，歲深日久，周之兵將，自然緩緩而去矣！蜀主然其言，即便下令聚兵運糧，於劍閣白帝城兩處，爲守備之計。却說王景遣人打聽唐倉消息，來報鳳州城郭堅固，近日唐倉與蜀將交戰，頗失其利。王景乃召向訓商議。曰：鳳州蜀之咽喉，必重兵固守，若得此處，則吾運糧甚便，而無後顧之患，君宜親往攻之，庶有成績。王景然其言，且令向訓守黃花谷，自率馬軍一萬，與張處存蕭必勝來到鳳州，離城十五里，屯扎營寨。唐倉進見，具告蜀兵固守之由。景因下令軍士，整頓兵器，親自統兵，俟候交鋒。消息傳入城中，趙彥韜與節度使王環商議，迎敵周兵，都監趙榮溥曰：王景周之智將，若與之戰，恐未必利，不若嬰城而守，以老其師。彥韜曰：如此則示怯也，正宜與之一戰，以挫其威，使之不敢臨鳳城矣！王環依其言，遂下令整兵迎敵，次日平明，前鋒趙彥韜當先出馬。對陣王景橫刀勒馬，立於門旗之下，謂彥韜曰：吾兵入境，冲要關隘，皆被吾師襲取，汝有何能？不降附，以圖富貴，而反欲拒敵，以尋死耶？彥韜怒曰：汝無故，而加兵於吾境，尙來陣前搖舌乎？言罷舞刀拍馬，直取王景。王景正待親戰，陣後一將湧出，大言曰：待小將斬此匹夫，乃蕭必勝也。輪刀拍馬，抵住彥韜交鋒，金鼓齊鳴，喊聲大振。二人戰上二百回合，彥韜力怯，勒馬回陣。必勝追至城壕邊，揮起桿刀，斬彥韜於馬下。王景驅後軍，乘勢殺來，蜀兵大敗，張處存奮勇爭先。正遇王環來到，交鋒不三合，生擒於馬上，周兵一湧攻入，蜀兵奔走不迭，拋戈棄甲而逃者，俯伏拜跪而降者，不可勝計。王景按轡入城，安撫百姓，亂兵捉得趙榮溥，綁解來見。景釋其縛，與王環散拘軍中。榮溥懷忿不食而死。不知此後，

又取何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趙匡胤議伐南唐 李重進智勝唐師

時王景旣拔鳳州，重賞張蕭二將，威聲大振，于是成階二州，亦各獻城降附。蜀主知鳳州已破，震恐無計，急召王昭遠議之。昭遠曰：事勢危矣，大王只得再遣人詣南唐，求救援之兵，則可以退周師矣！蜀主從之，即差黃立中爲使，賫告急文書，赴南唐主李景幕下呈遞，書云：

蜀主孟昶端肅，奉書南唐主麾下，近爲周師長驅入境，士民震駭，軍將不甯，且蜀與南唐連煙接壤，休戚相關。使周一得蜀無厭有心，必將順流南下，而有并吞之志矣！昔人謂重覆則輔折，唇亡而齒寒者此也。時勢如此，國君甯不爲之懼哉，今遣一介之使，投保國君麾下，幸出精兵相助，協力以退周兵。則吾與國君，聲勢相倚，各據一方，爲萬代不拔之基，豈強鄰所敢覬覦哉。且救兵如救火，望國君留意焉。

南唐主看書畢，謂立中曰：前者有接連之約，吾兵欲出，蓋爲糧草未集，是不果行。今旣周兵入境，即便發兵，汝先帶回書，告知蜀主，寬心勿憂。立中領命卽回，行至高陽地界，被向訓邏騎遇見，捉解營中。向訓令左右，搜出告急，接連南唐回書。向訓看罷大驚曰：若非主上之福，吾等此番出師，必受其累，即遣左右，解送立中入汴京，奏知其事，使朝廷出兵，以遏南唐之援兵。差人星夜至汴京，押解立中見世宗。世宗大怒，喝令法司，

押出斬之，因與衆商議，南征之策。趙匡胤進曰：南唐李景近來兵精糧足，比漢時不同，今西蜀吾兵，已入其境，視之君臣，心裂胆寒，不敢出兵。且敕向訓王景屯堅兵，於秦鳳二州，爲久駐之計。陛下親率將士，長驅南下，一鼓而擒李景，縛示於成都城下，則孟昶君臣，自然拱手而降，此乃一舉兩得之機，陛下慎勿失之。世宗曰：卿之言深合朕意，即使下詔云：

蠢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僞號，晉漢之代，寰海未甯，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兇逆。昔者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應援，追奪閩越，塗炭生靈，至於應接慕容憑陵沔陽之役，曲直可知。勾引契丹入爲邊患，結連西蜀實我世仇，罪惡難名，人神共憤。

詔旨既下，仍諭王景等：徐圖收蜀之計，即日拜李穀爲行營都部署，司空趙宏殷副之，以殿前都虞侯趙匡胤爲侍衛，都指揮使韓令坤李重進等十二將，各統所部軍伐南唐。時鄭恩染病未起，符彥卿藥元福年老不能隨征。李穀得旨，分遣諸將，各嚴整兵器，以俟出師。顯德三年正月，世宗命樞密使范鎮輔理國政，留高懷德監軍守城，克日車駕發大梁，望南唐征進。但見刀槍密布，旗幟如林，有詩爲證。

旌旗掩映日光隋，戰鼓頻擣震地雷，此去威名播偉績，管教兵勝凱歌回。

大軍一路無詞，來到潁州界，駐下營寨，消息傳入南唐。南唐主李景聞之，君臣皆懼色。惟有劉仁贍辭氣從容，無異平日，進前奏曰：諺云兵來將對，水來土淹，往時大王，尙

要起兵救西蜀，而欲霸一方，今機事不密，周師逼境，遂乃張皇恐懼，束手無策，豈不貽笑於蜀人耶？爲今之計，正宜振耀六師，與周之兵將，決一死戰，至於成敗，未可逆料也。唐主然其言，遂下令以劉彥貞爲統軍節度使，劉仁贍爲清懷節度使，率兵五萬，以與周師拒敵。彥貞等得令，卽引兵至金陵，到正陽淮西列戰艦數百艘，於淮中待攻周之浮梁，旗軍甚盛。時李穀前軍，已攻壽州不下，聞得唐師已到淮西，穀與諸將議曰：我軍不能水戰，若彼斷我浮梁，則腹背受敵，而無可生之路，不如退守浮梁，待車駕到來，定謀進攻。諸將中議論不一，或欲乘勢邀擊，或欲退守浮梁。李穀亦自猶豫未決，遣人奏知世宗，一面竟自移兵，退守浮梁。世宗得奏，卽差人欲止李穀，不要退兵，及使者至，大軍已退正陽矣！世宗聞李穀退兵，急遣李重進直趕淮上，與唐軍交戰。重進兵未進，糧未集。李穀聞之，急遣人奏世宗曰：唐之戰艦日進，淮之水勢日漲，萬一糧道俱絕，不無有患，願陛下駐蹕陳穎二州之間，俟重進兵馬來到。臣與之共渡，素可敵彼戰艦，可保浮梁，審機而行，萬勿諫進，不然厲兵秣馬，春去冬來，使彼兵疲於奔命，俟其勢衰志怠，然後一戰而擒之可也。世宗得奏，謂匡胤曰：李穀之計策，亦可然之。匡胤曰：雖然不可太緩，今兩敵相遇之間，正如騎虎之勢，豈宜有待，陛下宜優詔答之，使與重進合勢迎戰，必成全功也。世宗然其言，卽下詔示知不題。却說唐將劉彥貞，壽州人，生的蛇目鼠耳，素來驕慢，初無才略，所歷諸藩，恣爲貪暴，專賂權要，以固祿位。聞得李穀退保浮梁，私心相悅，欲引兵直抵正陽。劉仁贍與池州刺史張全約力止之。衆人齊謂彥貞曰：我輩軍將未至，而彼之兵已退，是畏公之威聲耳，

隱然若有虎豹在山之勢，何必討戰如此之速，萬一失利，噬臍無及。彥貞不聽，竟下令而行。仁贍謂全約曰：劉公此行，必敗無疑，我與公只自登城爲備可也。全約從其言，即以所部，靠淮而守。是時李重進得詔，引軍馬渡淮與唐將交戰。李彥貞馬軍，屯於安豐，連營數十里，重進登高望其軍，謂衆將曰：破之甚易，乃召步將曹英曰：汝以馬軍三千，自上流出其不意擊之，必破無疑。曹英得令，慨然便行。次日重進身披重甲，橫刀勒馬而出。彥貞亦掉鎗勒馬，立於門旗之下，指李重進大罵曰：無知豎子，好好退兵，免受殺戮，不然頃刻，命喪於此。重進大怒，輪刀縱馬，直取彥貞。彥貞正待親戰，一將湧身而出，乃部將張萬舞斧策馬與重進交鋒，兵器並舉，兩下吶喊，二人戰上五十回合，不分勝負。重進佯輸，跑馬遶陣而走。張萬驟馬追之，重進按住刀，挽弓架箭，背放一矢，張萬應弦落馬下而死。有詩爲證。

射柳穿楊藝術奇，當時敵將竟難支，驅兵入陣山川暗，斬賊歸營日色低。

劉彥貞見折了副將，舉槍激怒交戰。重進勒馬回來，二人交戰，正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材，戰有三百餘合，不分勝負。忽一聲砲響，曹英引三千兵，從上流殺來，彥貞料不能敵，勒馬而走。曹英乘勢追殺。唐兵大敗，喪折殆盡，彥貞趨行不數里，又見山坡後，旗旛亂滾，一彪軍馬，篩鑼搥鼓而來，乃李穀部將王成阻住前路。彥貞進退無地，只得與王成死戰一陣，未及三合，彥貞坐馬前蹄一失；跌落坡前，被周兵齊進，亂刀砍死。後人有詠史。詩曰：

可憐猛勇英雄將，兵刃齊誅血迸流，早識邀功偏喪命，不如固守是良謀。

李重進聽知彥貞被殺，引軍急進，俘斬唐軍萬餘級，掠其輜重盔甲，不計其數。劉仁贍收拾潰軍奔壽州，遣人星夜告急。南唐主聞知劉彥貞敗戰，即與衆臣商議。樞密使陳景文曰：周師奮銳而來，彥貞新敗，若再戰，吾衆必胆落，主公可遣大將，遏絕清流等關，以防周師，堅壁而守，或能成功。唐主依其議，即遣皇甫暉姚鳳二人，領軍馬一萬。屯守清流關。皇甫暉姚鳳即引軍馬，前往把守去了。却說周世宗得捷報，大破唐軍，加授李重進爲都招討使，敕令進兵取壽州。重進得命，領兵經至壽州城下，見城上嚴具守備，敵樓完固，乃督諸軍圍城，發民夫數十萬，日夜攻城。城中劉仁贍等；在城樓上發下，砲石之類。周兵不能近前，一連攻圍，二十餘日不下。世宗又遣趙匡胤領兵一萬助之。匡胤遠城，看了一回，入中軍謂重進曰：敵人嬰城而守，若不出戰，則吾師老無益也，當用奇兵勝之，汝引所部，離城十五里屯扎，詐言軍士無糧，將爲退去之狀。吾引所部屯塗山，以爲觀望之計，待敵人知而出兵來襲，則我與公，首尾抄出，乘勢以取其城。重進曰：公計甚高，即與匡胤將軍分爲二處，屯札去了。果是城中，看見周兵一夜退去，即遣人緝訪動靜，回報周師糧食已盡，欲遁去，恐吾兵來追，故屯札十五里之外，爲緩退之計。都監何延錫與衆將議曰：周師糧盡而去，此是實也，吾當出兵追之，必獲全勝。劉仁贍曰：周兵詭計極多，此回莫非賺敵之計，不可追之。延錫曰：如君之疑忌，則吾衆示怯甚矣！遂不聽仁贍之言，竟揚旗鼓噪，殺奔周營而來。重進聽得敵將，追兵來到，即下令將老弱兵在前，精勇埋伏在荻林間，聽號炮一响，乘

勢殺出，分派已定。何延錫引衆來追，周之老弱軍士，不戰而潰走。將及五里之地，周軍中一聲砲響，荻林間伏兵齊出，長槍利劍，一湧殺來。延錫大驚，急勒回馬而走，當頭一將攔住，乃曹英也。大呼賊將下馬就擒，免吾一刀。延錫舉刀來戰，不上數合，被英揮起桿刀，斬落馬下。周師喊聲齊振，唐兵大敗，趙匡胤一軍，從途中抄出，乘勢攻拔壽州城。劉仁瞻引殘兵退保秦州去了。李重進與曹英合兵，直殺出淮河，俘斬唐兵一萬餘級，奪其戰艦，一百五十餘艘，周兵聲勢大振。世宗聞壽州已得，遂駐車駕於城中，趙匡胤進賀曰：「賴陛下洪福，已取壽州也；賊飢餓已走清流關，今重進軍馬占據淮河，不宜輕離，李穀兵駐正陽，亦是至要。小將願率所部，逕取清流關，長驅順攻滁州，取南唐在目中。」世宗曰：「公之策非敵人所能及也，當爲朕盡心向前。」匡胤慨然引兵，直取清流關屯札。守關將皇甫暉姚鳳二人相議曰：「壽州城已被周師所據，今長驅來取此關，甚非所敵，不如撤兵退入滁州城，拆橋爲自守計。」姚鳳曰：「滁州爲必爭之地，若不守此關而退，自失險要也，只宜堅守此關，而爲滁州之藩蔽，使周兵未必便能，攻取于此。」皇甫暉不從其言，遂撤兵退入滁州去了。次日趙匡胤軍馬，去取清流關，不勝之喜，因謂馬全義曰：「此賊以此關不足守，退保滁州，斷浮梁以爲固守計，吾有千軍萬衆，豈懼一橋難成哉！公宜引步兵五千，即時取木作筏渡進，乘賊入城未定，吾軍却掩至破之，如拾草芥耳？」全義領命，引兵前去，伐木裝筏去了。趙匡胤大軍續進，人各涉水渡筏，直抵城下，乃揚旗鼓噪搦戰。皇甫暉登城樓，謂匡胤曰：「人各爲其主耳！願容我成列而戰，休迫太甚。」匡胤笑曰：「姑寬汝須臾之死，又何害於事乎？」即令軍士，

退城一里之地邀戰。皇甫暉披挂完全，整兵揚旗而出，兩軍對圓，旗幟齊開，周陣趙匡胤身披重甲，上首馬全義，下首張瓊。唐陣前隊皇甫暉，後隊姚鳳匡胤曰：公若識時務者，獻納滁州，不然足首俱喪，何益於事。暉大怒舉鎗放馬，直取匡胤，馬全義一騎先出，輪刀敵住皇甫暉交鋒。兩下吶喊，二將未及數合，暉力怯不能敵，跑馬便回本陣，全義趕至門旗下，一刀砍落塵埃，匡胤見全義已勝初陣，麾兵掩至。唐兵大亂，姚鳳倉皇而走，被張瓊生擒于馬上。周師奮勇前進，殺死賊兵，屍橫無算，血流成河，遂乘勝拔了滁州。趙匡胤大軍，駐札城中，分遣諸軍，按守各營，時趙宏殷催後軍以近城壕，三更已盡，令人傳呼開門。趙匡胤得知，下令軍中曰：父子雖是至親，城中乃是王事，今賊在近郊之日，不敢用私恩，而廢王事，遂不開城。是夕宏殷駐軍於城下，次日方進城，不知宏殷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馬全義滁州大戰

韓令坤平定揚州

却說世宗聞趙匡胤已拔滁州，遣翰林學士竇儀前往，籍記滁州帑藏財帛。竇儀領旨逕詣滁州，將府庫所儲，一一籍記明白。適有趙匡胤親吏，奉令取庫中，絹帛政匹賞軍。儀不肯與之，謂公吏曰：公初克城池，雖傾府庫而取之，亦無礙事，今吾承主命，抄藉後庫中物，皆官物也，非有詔書，不可得矣！吏回報匡胤，匡胤曰：忠義人也，以此重敬之竇儀。籍記帑藏完備，乃歸奏世宗。世宗曰：今下滁州之功，實出趙匡胤也，朕將此庫物賞之可乎？儀曰：匡胤忠義之臣，豈肯獨受賜，陛下均之可矣！世宗深服其言，忽朝使來奏，永興節

度使劉詞已卒，臨歿時以其屬官，趙普爲薦，乞朝廷錄用。世宗聞奏嘆曰：劉詞忠義盡職，且又舉賢薦能，朕豈有不聽，卽日下詔，宜詔趙普爲滁州判官。詔旨既下，趙普來到滁州，與匡胤相見。匡胤視趙普人物軒昂，相與語治天下之道。趙普對答如流。匡胤甚悅，每留于左右，凡事咨問之，普盡心開誠，剖決皆得其宜，一日將克滁州時，所擒將士，欲盡殺之。普諫曰：今國家多事之秋，英雄難得，公何不赦之以爲用，彼甯肯忘德乎？匡胤然其言，首先釋姚鳳等，精勇者數十人。靜軒有詩曰：

一路相歡利斷金，君臣從此兩知心，降俘解放心傾悅，猶羨當年德澤深。

世宗車駕入滁州，匡胤朝見。世宗慰之曰：克城之功，卿居第一矣！匡胤曰：上賴陛下威風，下仗將士齊心，臣何功之有。世宗笑曰：朕知卿威名日盛，可進兵掃平南方，以救士民。匡胤領命而去。不二日唐主遣泗州牙將，齎書至滁州請和。書云：

大唐皇帝，奉書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周，歲輸財貨，以助軍費。世宗見書，辭語不遜，召匡胤議之。匡胤曰：陛下車駕，已入唐境，李穀諸將，屯據險阻，惟揚州一帶，兵力脆弱，若遣輕騎襲之，一鼓可下。那時陛下，耀武于金陵城下，南唐君臣，必卑詞迎降矣！世宗然其言，打發唐使回去。下令韓令坤，將兵五千襲揚州。令坤臨行。世宗諭之曰：卿取揚州之後，毋得殘民，凡李氏之陵寢，在揚州者，當遣人守護之。令坤受命既出，部兵離滁州，倍道急進至揚州。令坤見城中無動靜，令軍士齊聲吶喊，長驅攻入城中。揚州士民聽得，各各心裂胆碎，守城軍士，先自奔潰。時守將乃唐副將馮延魯，倉皇無計，走入後堂，削去

鬚髮，披僧服從城南逃走，被周兵捉赴令坤軍前。令坤著監囚下，慰諭揚州百姓，令各安堵如平時，軍士秋毫無犯。士民大悅，遣人奏捷于世宗。世宗得奏，乃敕趙匡胤等，以次進取秦州。且說唐主聽得揚滁等處俱陷，兵出屢敗，大懼急召衆臣商議。陳景文曰：「日前主公，遣人求和，奈周主不答，今事已危急矣！只得再遣重臣，前詣軍中見周主，面論禍福，以息兵端。」唐主允奏，乃遣翰林學士鍾模，大理院學士李德明，二人詣周營，奉表稱臣。鍾、李領命，賚御服茶葉，及金銀器皿，繪錦牛酒等，至滁州人報知世宗。世宗得知鍾、李二人，素有人，素有口辨，知其必來下說詞，乃下令盛陳甲兵，森立軍馬，而後召見之。鍾、李二人，進入軍中，拜伏于帳前。世宗謂曰：「汝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只隔一衣帶水耳，未嘗遣一介使修好，只能泛海通勢力，借援強胡，方衡中國，所謂禮義，又安在哉！今遣汝等來，欲說我罷兵耶？我非六國愚主。怎被汝口舌，所能搖惑，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行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池，借府庫以勞軍士，此時汝之君臣，得無悔乎？」鍾、李二人，股慄不能對一語，惶恐而退。世宗乃親帥大軍征進，時方秋初天氣，但見「落葉飄飄征雁過，旌旗閃閃陣雲高。」車駕至灤橋，世宗自取一石，馬上持之，將至秦，以供炮用。軍人各持一石，所積不可勝數，兵至壽春城下，令急攻之。趙、胤乘破船入城濠，身先士卒進攻，見城上箭雨齊發，射下矢大如椽，幸得張、瓊看見，叫曰：「將軍且避，城上勁弩。」匡、胤急躲過，張、瓊背後，瓊即挺身抵之，矢中張、瓊髀肉，死而復甦。衆軍救歸營中，鏃著骨，深不可拔。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取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後人有詩，贊曰：

萬騎南來殺氣高，
臨危於此顯英豪，
鏃深莫出心雄烈，
爲顧君王豈憚勞。

却說鍾模李德明歸見唐主，道知世宗不允其和議之請。南唐主益懼？陳景文曰：周主不允其和，蓋爲主公未肯稱臣故也，和之則易安，戰之則難保，還須奉表稱臣，請早息兵，以安士民。唐主依其議，授孫晟爲司空，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於周，願奉周正朔。晟受命而出，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義不負，永陵一坏土，餘無所知也。既至世宗軍中，傳唐主願奉正朔之命。世宗曰：此舉朕當允之，然有劉仁瞻據守秦州未下，若使彼降，則和議可成也。乃遣中使將孫晟等，詣秦州城下，示劉仁瞻以招誘之。仁瞻見孫晟戎服卽拜於城上，晟謂仁瞻曰：公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降。仁瞻謝其教，因嚴兵以守，中使奏世宗。世宗大怒，召孫晟欲斬之。晟曰：臣爲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耶？世宗釋其罪，遂遣晟復唐主之命，臨行世宗謂之曰：歸語爾主，早定所議，勿使自取其辱也。晟歸見唐主，具道世宗之意。唐主曰：既周主允和，吾安取江北之地，卽議去帝號，割六州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復遣李德明孫晟奉使于周，二人領命，徑詣軍中，獻上六州之地。世宗曰：若使的實稱臣，必盡江北之地而後可，乃遣孫晟李德明歸，世宗賜唐主詔曰：

諸郡悉來，大兵立罷，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終不逼人于險。言盡于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此絕。

唐主得詔，復上表謝罪。李德明盛稱周主之德，及周國甲兵精強。勸唐主割江北之地以

獻。唐主之意未絕，有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徽，二人素惡孫晟及德明不欲唐主割地方。譖李德明言多失實，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曰：一豎子何得欺誑孤耶？喝令將孫晟李德明推出斬之。晟臨刑嘆曰：臣死何足惜，惟負先帝之恩，不忍金凌一旦，爲周兵所屠矣！言罷行刑屠子，將二人首級以獻。靜軒讀史至此，有詩嘆曰：

奉命宜行志益奮，讒言預入竟難分，請看守土歸中國，惟有東門三尺墳。

唐主既斬孫李孫人，以弟齊王李景達爲諸道兵馬元帥，陳覺爲監軍使，領兵五萬，以拒周師，先遣大將陸孟俊率馬軍一萬救秦州。旨令已下，有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于親王，重莫重爲元帥，安用監軍爲哉。唐主不聽。且說陸孟俊引兵先至秦州，與劉仁瞻合勢，以迎周師，聲勢甚盛。周師曾遁去，孟俊欲進兵取揚州，韓令坤亦無心固守，將欲棄去。世宗聞此消息，大驚曰：若唐兵復得揚州，則大事去矣！卽遣趙匡胤引兵二萬屯六合，以援揚州，匡胤領命，引兵至六合，下令曰：揚州軍有過六合一步者，斬去其足。令坤聞此言，固守揚州不敢動。世宗自率兵，攻圍秦州，劉仁瞻守具嚴整，連攻二十日不下，會秋雨連日，營中水淹數尺，糧運不繼，與近臣商議，待欲班師。馬全義曰：秦州乃唐之重鎮，仁瞻智勇之將，若陛下班師而回，正隨其計也，不如且東幸濠州，以待諸將進取。尙未集事而歸，彼得以爲吾後，豈無損失。世宗從之，卽日駕幸濠州，人報知周師，撤圍而去。仁瞻部下，皆欲出兵追之。仁瞻曰：君不見何延錫之失壽州乎？今周師雖退，蓋因糧餉不繼，郊壘之間，皆是勁敵，必非吾利矣！衆服其言，陸孟俊曰：公堅守此城，吾率所部進取揚州。仁

瞻曰：韓令坤驍勇之將，趙匡胤屯兵六合，聲勢相倚，勝負未可知，不如只守此城，待周師疲於奔命，齊王部軍已到，然後戰之，是爲上計也。孟俊不從，引兵五千至揚州，離城五里下營。韓令坤聽得唐軍來到，整兵出迎，兩陣對圓。唐將陸孟俊橫刀立馬，謂令坤曰：汝周軍不早退屯，獨守孤城何也？若會事之時，舉揚州退還，不然獻汝頭取唐皇帝，博取節度使也，那時莫說我，不會道來。令坤罵曰：中國有百萬之師，汝不量力來鬪，今日授首陣前，鑿汝心肝，薦取一杯酒，爲百姓伸冤也。孟俊大怒，掄刀放馬，直取令坤，令坤舞刀來迎。二馬相交，二將戰到深處，有詩爲證。

南軍遙對北革營，滿谷連山遍哭聲，兵刃相迎一夜殺，平明流血浸空城。

令坤與孟俊鏖戰數十合，孟俊力怯，跑馬望本陣逃走。令坤催動後軍，乘勢掩殺。孟俊走上二里之地。忽山坡後，一聲炮響，當頭一員大將，乃趙匡胤也。聽知揚州交兵，引本部從六合殺出，恰此相遇，孟俊嚇得心胆碎裂，那裏敢戰，復勒轉馬而走。令坤騎軍追來，孟俊措手不及，被令坤生擒於馬上。唐軍大敗，死傷者甚衆。匡胤聞得孟俊被擒，乃收軍回六合去了。不知孟俊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高瓊大戰岑婁景 永德結義李重進

却說令坤收軍入城，左右綁過孟俊。令坤卽命枷了，待解赴世宗營寨，左右將孟俊押出，却被令坤側室楊氏，在簾下見之，忽撫膺慟哭，出見令坤曰：陸孟俊當馬希宗時，曾抄

滅楊昭汝家，我父昭暉，因我美貌，獻與馬希宗爲侍妾，令坤攻破揚州，希宗又將獻與令坤爲偏房，是日因見捉得孟俊，特要報仇，慟哭謂令坤曰：此賊昔時殺我家二百口，今見之若不斬之萬段，我恨不消，告元帥休解赴行營，可不軍前殺之，爲賤妾報前日之仇也。令坤聽罷，押回軍前責之曰：汝今日，怎不取我頭獻唐主，博節度使耶？我今日要你心肝，薦前一杯酒，汝有何言？孟俊曰：死則死矣，願速行刑。令坤笑曰：碎汝萬段，爲生靈泄忿，何用速哉。乃令左右，綁於木椿上劓之，左右得令，一時間將孟俊，身首劓割殆盡，後人有詩爲證。

恃勇延諒可嘆嗟，一時俘獲倒殘戈，軍前語塞先招綁，立使臨刑受辱多。

消息傳入齊王，李景達軍中，景達聽知陸孟俊被擒，乃與部下商議進兵，教練使吳用曰：韓令坤雄據揚州，趙匡胤兵屯六合，元帥大軍，當從要路而進，先取六合，則揚州指日可下矣！齊王然其言，卽下令軍馬渡長江，徑取六合而來。却說趙匡胤聽得齊王軍馬渡江，下令以所部軍馬，距六合二十里，設重柵以待，按甲不出。諸將謂匡胤曰：唐軍其來疲竭，明公何不，乘其困而戰之，今乃按甲不出何也？匡胤曰：我衆不滿五千，若往戰之，彼見我軍寡少得以易，我不如乘其來則虛之，兵法所謂兵虛者勝，破之必矣！諸將然其言，數日齊王軍馬，驅六合于平川曠野，列開陣勢搦戰，趙匡胤亦領衆將至原口，與齊王對陣。牙將高瓊縱馬向前曰：汝唐軍屢敗於我，何不早降，以免生靈之苦！齊王曰：汝周兵不知進退，汝結疆虜，侵我封土，今日好好退去，尙保無傷，不然教汝等，死無葬身之地。高瓊大怒，挺鎗

躍馬，直殺過南陣，齊王背後，一將湧出，乃岑婁景也，使一柄大桿刀，有萬夫之勇，舞刀縱馬，與高瓊交鋒。兩下金鼓齊鳴，喊聲大振，二人戰上十數合，不分勝負，南陣吳用見婁景鬪高瓊不下，綽斧縱馬，出陣助戰。對陣趙匡胤怒激，挺鎗驟馬，冲入陣中，已將南軍，分作兩截。吳用見匡胤威風凜凜，不戰而走。被匡胤趕前一鎗，刺落馬下。婁景力戰高瓊，匡胤再回馬夾攻之，婁景不能抵敵，拖刀而走。高瓊怒聲如雷，直趕入南陣。匡胤催動後軍追之。唐軍大敗，齊王不敢戀戰，率所部與婁景冲開血路，軍馬奔過蘇州，周軍見南陣人衆，遲逗不進，獨高瓊與數十騎，追殺至江口，大破唐軍，殺獲七千餘級，溺死於江者，不計其數。匡胤見後軍不進，陽爲督戰，以劍砍其皮笠，日晡乃收軍還營，諸將各上其功，次日遍閱其笠，有劍跡者十數人，押赴軍前斬之。自是部將，無有不盡力死戰者。匡胤以捷音報知世宗。世宗得報大喜，下令車駕欲幸揚州，竇儀謂兵疲食少，今幸南唐屢經戰敗，彼之用兵，豈得已哉，陛下且回駕大梁，令大將屯兵津要，以爲進取之計，不出數月，待君臣自當納款矣！世宗允奏，即日下令，車駕回汴京，敕李重進攻圍秦州，張永德屯兵滁州，其餘文武官，俱隨駕班師。詔旨既下，諸將各按部分遣，次日車駕離唐境，一聲砲響，大軍徑往汴京進發，有詩爲證。

得勝師回已獻俘，將軍預看建功謨，馬行無阻相迎處，簞食壺漿滿道塗。

大軍一路無詞，回到京都，次日世宗御寶殿，受大武朝見畢。宣趙匡胤上殿，慰勞之曰：朕親征南唐，雖未得其平服，略地戰勝，皆卿之功也，當旌獎諸將之上，以爲後勸。匡

胤曰：皆賴陛下之恩威，臣區區之力，何敢望賞。世宗曰：卿勿謙言，即日授胤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胤頓首領命，因薦趙普有大用之才。帝封爲節度使，衆臣朝散。數日張永德表奏李重進不勤其職。世宗以問羣臣，胤曰：以臣度之必無此事，如下詔諭之，則重進致疑，衆心憂懼，反爲不美，莫若推不知更善。世宗曰：卿論甚明，卽息其事不問。却說李重進軍中，已先知永德，表奏其過，一日單騎。詣永德營中，人報知永德，永德曰：有幾多人來？左右曰：只一人一騎。永德卽出營迎見。重進滾鞍下馬，二人執手入帳中，分賓主坐定，永德吩咐手下，設酒醴相待，從容宴飲至半酣，重進因謂永德曰：吾與公，幸爲肺腑之親，爲周朝元帥，同心王事，何用相疑，昔春秋時，藺相如與廉頗後私仇，而先國難，今日幸侍笑談，敢不效廉藺交歡耶？永德拱手稱謝曰：小將之過，今知罪矣！由是二人，之疑心冰釋，衆軍亦各心靜，靜軒有詩贊曰：

單騎趨營智識高，一時論語怨頻消，教從義合相歡洽，應是周王重俊豪。

是時唐主聽得張李二將交怨，却與羣臣商議，用反間計，密地將蠟書，遣人送與重進。重進拆開視之。其書曰：

將之有權無權，得其專則可恃矣！今聞足下，受周主之命，專堅兵於秦州城下，將以絕南唐之餉運，因孤城之勢危，此是幸計也。且吾守將劉仁贍，有匹夫不可奪之志，城中府庫，足應二年之用，若使督厲部下，嬰城而守，縱足下有百萬之師，未易散也。今聞將黨張永德，懷私挾怨，致謗於朝，言足下遲逗不進，將起謀意，朝廷知之，果

能無疑乎！若使一朝削去兵柄，放其居地，豈若擁重兵，退爲自保之計，爲勝乎！不然撤圍投降，孤當以重鎮處之，決不相負。

重進得書看畢，大怒曰：豎子之謀，欲反間吾君臣乎！卽令手下，囚其來使，以蠟書報知世宗。世宗得書大悅，因謂羣臣曰：李重進不負於朕，於斯益可信矣！范質等拜賀曰：帥臣忠勤如此。何患南唐不滅哉！陛下且待捷音而已。世宗加授李重進爲青州節度使之職，下詔獎勵在外將士，各宜用命。使臣領旨徑赴軍前，宣示不題。一日世宗召華山隱士陳搏詣闕，欲拜搏爲諫議大夫。搏曰：臣野心麋性，無志於功名久矣！力辭不受。世宗問：搏飛昇之術：搏奏曰：陛下貴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哉！世宗曰：朕欲用卿共治何如！搏曰：堯舜在上巢，由各得遂其志也。世宗知其不可強留，乃詔許還山。陳搏臨行，遺詩一首曰：

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綬縱榮爭及睡，朱門雖富不如貧；
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院，野花啼鳥一般春。

比及趙匡胤聞知，遣人來尋時，已離汴京二日矣！不知去向。匡胤嗟嘆不已。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李重進大戰泰州 劉仁瞻慷慨盡忠

顯德四年，李重進督兵攻圍泰州，時城中被圍二年，糧草空竭。仁瞻遣人求救于齊王，

齊王遣許文稹邊鎬李元部領兵馬，來到紫金山下寨，與朱元列十餘寨，與城中烽火相應。朱元曰：周兵勢銳，李重進智勇之將，今知吾救兵來到，必離秦州，以待敵兵，今築甬道萬里，以遏其衝，亦兵家之法也，文稹然之，乃發兵築道運糧，綿亙數十里之遠，將抵秦州城下。哨馬報入李重進軍中。重進謂曹英曰：唐軍長驅而來，公有何策以應之。英曰：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吾軍雖少，而勝彼之強，當出奇兵以破之。重進曰：公言深合吾意，即喚過牙將劉俊吩咐曰：汝引步兵五千，出秦州之南，待後兵一出，兩下夾攻，衝突其營，敵人必亂矣！英亦引兵而行。重進分派已定，次日部兵，各各披挂齊整，向紫金山而來，兩軍相撞。二對齊開，那陣上許文稹橫刀勒馬，駐于門旗之下，謂來將曰：汝攻秦州二年不下，亦費功力多矣！何不退去，免遭擒戮之恥。重進怒曰：殺不盡狂奴，尙敢在陣前鼓舌耶？即輪刀縱馬，直取文稹，鳴金擂鼓，吶喊搖旗，二將于陣上，戰了一百餘合，未分勝負。南陣邊鎬一騎，橫鎗從旁而出。重進力戰二將，並無闕怯。忽周陣中，放起號砲，振動山谷，正東一彪伏兵。人馬齊起，劉俊橫槍縱馬，從南陣攻之。唐軍大潰，朱元等怯慌，曹英一騎，從城南橫冲甬道，兩下周兵競進，無不以一當百。文稹邊鎬拋戰而走。被曹英阻住去路，邊鎬挺槍來戰。曹英揮起桿刀，劈邊鎬於馬下。文稹見失一員大將，潰圍奔走北門。劉仁瞻自出生力軍，入救城去。重進奪取其寨，分兵據守，文稹大敗一陣，計部下，折八千餘人，懷慚無地。仁瞻進曰：君可與朱將軍守城，吾明日率所部，與重進決一死戰。文稹曰：待齊王軍來，再作商議，公若要強戰，必難保勝。仁瞻忿恨而出，致染成疾，其子劉崇諫，見父親不

悅，乃進言曰：兩軍相遇，戰勝者爲奇，大人力守孤城，未嘗有挫一陣，今添助將以來，反致倒戈之辱，不肖今夜出規周營，以雪其恥。仁瞻曰：汝幼習未除，安知兵法，我爲主將，尙不逆令而行，汝若行此，危險之際，各將誰歸，進喝退崇諫。崇諫既出，是夜盡率所部，騎兵二千人，開東門，泛舟渡淮前規周營。被重進游兵，殺得大敗而回，次日仁瞻知之，命左右腰斬。監軍周廷構上前力救曰：小將軍雖敗，未至於大失，幸明公宥之。仁瞻不聽。廷構復使人，求救於仁瞻夫人。夫人謂曰：妾非不愛吾子，崇諫犯令，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移，今宥一崇諫之罪，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劉公何面目，見將士乎？急命斬之。衆人皆感泣。靜軒有詩，斷曰：

閩外元戎號令明，忠勤豈肯聽私情，竟將愛子徇軍令，志士於斯一念貞。

却說齊王聽知許文稹又戰敗，欲起傾國之兵，來戰秦州。重進軍中聞此消息，諸將皆曰：唐之援兵尙多，秦州未便易下，況且運餉不濟，不如奏請班師，以俟再舉。重進曰：此須由主上之命，我等築長圍攻之，以待聖旨，即日遣人，表奏世宗。世宗得奏，猶豫未決，時李穀寢疾在家。世宗遣范澤王溥就其第宅問之。穀曰：秦州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將士爭奮，此行必可下矣！范王二人，以李穀所議，奏知世宗。於是世宗遂決意，與師攻取秦州，乃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使唐之降卒，教北人演習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遠勝唐軍。三月世宗車駕親征，發大梁命王環將水軍五萬，自閩河松穎入淮，軍聲大震，遠近驚駭。消息傳入齊王軍中。軍中大懼，急馳入，求救於金陵。唐王與羣

臣商議，退敵之計。陳景文曰：周與南唐勢不兩立，大王可發通國之兵，救之則可保。唐主從其奏，及令楊守忠部兵十萬，前去禦敵周師。守忠得令，即日率兵離金陵來到紫金山下寨。齊王李景達兵到淮河，與守忠聲勢相倚，約日出兵。城中許文稹朱元亦列營於城西。時世宗駐兵於紫金山南壁，聽知南唐益兵來戰，乃下令各營出兵，次日世宗躬環甲冑，率趙匡胤列陣於秦州城對敵。南陣楊守忠縱馬橫刀，立于門旗下曰：南唐主，與汝兩不相涉，何故連年，用兵不息，以苦蒼生耶？世宗在馬上答曰：天下一家，汝唐王何等天子，自霸一方，苦虐萬民，朕今天兵已到，汝豈曉事，當舉城以降，尙未失封侯之位，若執迷不悟，俘囚之禍不免耳！守忠大怒，回顧軍中，何敢當先出馬，以挫周師之銳。言未畢，一將湧出，乃唐騎牙校張晁仁手執刃利鎗，已到陣前。周將曹英縱馬掄刀，抵住交鋒。兩下吶喊，擂鼓鳴金，二將奮勇力戰，戰有三十回合，勝負不分。曹英賣個破綻，勒馬誘晁仁趕來將近，揮起桿刀，斬爲兩段。唐軍潰敗，楊守忠見折去張晁仁挺槍驟馬來戰。趙匡胤一騎飛出，二人並舉器械，吶喊搖旗，戰上數十合，亦不分勝負。城西許文稹率所部，冲出北陣，將世宗行伍沖爲兩截。重進恐世宗有失，一匹馬刺斜，當住文稹交鋒。是時鼓聲如雷灌耳，殺氣連天，四將戰上百餘回，重進輕舒猿臂，將文稹活捉於馬上。匡胤見重進捉了文稹，勒馬繞出南陣。守忠欲邀功，拍馬急追。匡胤架起連珠箭，兩矢一發，將守忠坐馬射倒陣中，周兵一齊向前，擒住守忠。唐軍大敗，殺獲萬餘人。朱元見勢不好，棄西營率餘衆，沿流東潰，王環部水軍，從中流而下。齊王聞得唐軍戰敗，守忠等被獲，與陳覺棄戰艦，奔回金陵。世宗自將

馬軍數千，與諸將夾岸追殺，唐軍溺死於河者，二萬餘人，得其艦船糧食，器仗以十萬計。世宗乃收軍還營，次日分遣諸將，耀兵於泰州城下。唐師劉仁瞻聞援兵敗，致病更加沉重，監軍使周廷構，見周兵攻城緊急，與左騎都指揮使，張全約議曰：主帥病重不能理事，城中被困已久，糧草俱竭，若不迎降，致生內變，反爲不美，公意若何？全約歎曰：我等盡心守戰，爲生靈計耳！不若開城投降，亦以免生靈之塗炭耶？部下將士，亦免守困之疲，二人議論已定，乃作仁瞻降表，次日昇仁瞻開城以降。世宗親到帳中。慰勞良久，賜賚甚厚，復命左右，扶入城中養病，下赦州境，死罪囚犯百姓，有受唐主文書，保聚山林者，悉令復業民間，或有未便事宜，聽本縣一一條議奏聞，又下詔仁瞻制曰：

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爲多，授仁瞻爲天下節度使，兼中書令。

是日劉仁瞻卒，追封爲彭城郡王。唐主聞仁瞻之死，亦贈太師。世宗復以清淮軍，爲忠正軍，以表仁瞻之節。靜軒有詩，斷曰：

困守孤城志不回，兵窮勢盡兵相催，惟公一死真無愧，千古聲名顯若雷。

第四十二回 趙匡胤兵渡渙水 周世宗平定南唐

越數日詔開壽州倉庫，出米以賑飢民。四月世宗合諸將，進兵攻濠州關城。守將黃添美，聽得周師來到，急率三千軍，出城迎敵，兩軍相遇，北陣上劉俊橫刀躍馬而出，大叫唐

軍早獻城池，免遭屠戮。南陣添美大怒曰：汝真心無厭，又來侵我城池耶？便舉手中鞭，打下馬，直取劉俊，劉俊掄刀躍馬交鋒，這場好殺，有詩爲證。

暮雨旌旗濕未乾，荒烟蔓草日光寒，沙場遠旦連宵戰，只見番軍恐馬鞍。

二人戰不數合，忽正東一聲砲響，趙匡胤一軍殺來，拔其寨，焚其戰艦，一時間烟燄連天，紅光遍野。添美見水寨有失，急收部兵，走入城中。劉俊李重進等，急催後軍，乘勢攻入濠州，與匡胤軍馬，兩下合攻。添美引殘兵，退保羊馬城。重進遂襲濠州，世宗車駕入城，出榜安民。匡胤進曰：唐軍之敗，如破竹之勢，數節後迎刃而解，陛下不必，親冒矢石，駐營城中，待臣與諸將等，直搗金陵，擒唐王以獻。世宗大喜曰：全賴卿等輔政。于是匡胤與重進而出，攻拔羊馬城。城中聞此消息，盡皆震恐，時水軍元帥江顯明，列戰艦數百艘，在渙水之東，明濠州有失，特來策應。正遇黃添美殺敗回來相見，道知周師勢銳，不可抵敵。顯明曰：吾源公，列陣於渙水南岸，以禦周師之進，一面申奏唐王，援兵求救。添美從其議，列二營於岸，正南列艦于渙水，堅不可入。匡胤軍馬已到渙水南岸，唐軍列陣齊整，乃與部將張瓊議曰：南唐阻水爲營，若以吾軍不能便渡，以待援兵，汝引步兵一千，遶出岸東，乘夏風起，候至黃昏，放起一把火，吾引馬軍，遶岸而進，岸軍一失，水軍自慌矣！張瓊慨然領命而行。匡胤分遣已定，次日午後，率所部斬柴而出，吩咐諸軍，萬弩齊發，水軍那一個敢出戰者，周師直渡渙水，徑搗南岸。黃添美見周師登岸，大驚曰：周師已入巢穴中矣！奈何爾尙坐對耶？卽引所部來戰。正遇匡胤，二馬相戰，兵器並舉，戰到五六

合，忽南陣後一聲砲響，擂鼓搖旗，火把齊發，正值南風驟起，近顯明岸營，盡被延燒，唐軍大亂。顯明棄營逃走，恰遇張瓊當前喝住，顯明不敢交戰，冲圍斜刺殺出，其馬前蹄一失，翻身跌於馬下。張瓊揮起桿刀，斬屍仆水而死，盡降其衆。瓊與匡胤直前夾攻添美。添美料不能敵，抽所佩劍，于馬上自刎死，正是可憐節義英雄士，只見空鞍匹馬還。却說匡胤張瓊得勝，威風大振，令李重進軍馬起行而東，直至泗州，與重進分門攻打，放起火把焚燒城門，軍馬直進，泗州。守城官范載，見其勢不可遏，獻城乞降。匡胤入城，禁約部兵搶掠，民皆感悅，爭獻芻粟，以饗軍士，匡胤統兵取通州。守將郭廷謂與部下，孫信等計議。信曰：戰則死傷，軍民未便，吾料唐主事亦不濟，不如納土歸降爲主。廷謂曰：誰可作降表？信曰：參將李廷鄒可也。于是乃召廷鄒言之。廷鄒艴然曰：二公唐之宿將，且通州城堅兵足，正行當中國之冲，或戰或守，此乃善臣之職，今者二公，未備迎戰之計，而先爲不義之舉耶？廷謂曰：時勢至此，公且莫逆於衆，以救一城生靈，免受塗炭。廷鄒堅執不肯草表。孫信以刀挾之曰：公執意不從，吾先斬汝首級，以獻周師。廷鄒掀鬚仰天，執筆歎曰：大夫終不辜負國家，與叛臣作降表，犬羊之所不爲，而叛臣爲之，不無愧死乎？孫信大怒，一刀斬死於階下，次日與廷謂舉城降周，靜軒有詩，嘆李廷鄒之忠義云。

男子要爲大下奇，儻言不屈激懷時，未教草表承王命，先向階前血染衣。

却說趙匡胤既克通州，長驅直達楚州，楚州防禦使張彥卿舉城而守。周師圍攻，一連四十日不下。周世宗聞知楚州羈師日久，自率兵來督師。匡胤見駕奏曰：楚州守將張彥卿深得

士心，爲之死守，以臣等不能卽克，目下聞城中。糧草告竭，臣與諸將，合兵攻之，早晚可得矣！世宗曰：卿等吩咐將士，各宜用心，朕將錄優劣加封，匡胤等，受命而出。次日與重進分門攻打，城西鹿角已潰。城上矢石如雨，曹英手執蠻牌，湧身先登，周師乘勢而進，曹英殺守軍十數人，開了西門，周師並進。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率衆拒敵，矢與刃俱盡，卿彥尙舉繩床，以拒周兵。被張瓊一刀斃死。昭業步殺奔南門，李重進擋住去路曰：何不投降，以保殘生？昭業見四下無路，拔劍仰天歎曰：今得報了唐主矣！言訖自刎而死。彥卿所部一千餘人，盡鬥死於鋒刃，無一人降者。李重進合兵一處，迎車駕駐紮城中，出榜安民。于是周兵之勢愈烈，而南唐兵卒盡喪。顯德五年二月，消息傳入金陵，唐主大懼，寢食俱廢。如坐針氈，又恥降號稱臣，乃遣使奉表，請傳位于太子弘冀。使宏冀臣事中國。時南唐所轄界限，只有四州未下，乃是廬州、舒州、蘄州、黃州，陳覺見周國甲兵之盛，遣人奏知世宗，乞遣使命，渡江取襄陽之地，四州畫江爲界，納殘幣懇求息兵，詞旨哀甚。世宗曰：朕未興師，直取江北，今汝主舉國納降，朕復何言，賜答唐主書云：

周國皇帝，投南唐主，朕之興師，非爲貪求土地，殘虐人民，實以天下一家，各守封疆，以撫治人民。永享安靜和平之福，子子孫孫，實賴之，通好方新，書旨更不名及。

差使領書，徑赴陵見唐主，唐主受書畢，乃遣使奉表來獻，表曰：

臣謹頓首拜，表上皇帝陛下，比遣臣陳覺天朝，欽奉詔書，休兵息民，允

許通和，得容小國，臣仰見陛下，天涵地育之恩，謹獻江北，泗州之地，每歲輸納貢賦，一百萬緡，以助上國，供億用度，悚哉謹言，伏候頓首。

世宗得表，百官稱賀，江北悉下，共得唐主土地，之十數州，六十縣。世宗復賜唐主書諭，以自今之後，我亦罷兵息軍，不須傳位，賜錢宏徽高寶融等，犒軍錢帛數十萬。唐主仍令平章事馮廷已獻錢絹銀茶穀共百萬，赴世宗軍前犒軍。世宗待之甚重厚，及廷已復命唐主，盛稱世宗之德，翰林學士常夢錫笑謔曰：人常欲致君堯舜，謂中原爲囊中物，何意今日，事周太廟，而自處以小朝廷耶？廷已慚愧不敢答。于是唐主傾心，歸復世宗。後人有詩爲證。

大將南征擁戰旗，敵人納款罷征鼙，欲知邊境生民恨，烽火連連望眼眠。

世宗以南方平定，下令班師還京，各營無不欣躍。翌日拔營起寨，正是得勝鞭敲金鐙响，獻俘人唱凱歌回，不日回到京都，宣授有功將帥，設宴賞勞，出征軍士，君臣盡歡，庶民安業。一日世宗於文書囊中，得木簡長三尺餘，上書云檢點作天子，時張永得爲殿前都檢點，乃命匡胤代之。顯德六年三月，調回征西蜀，將帥向訓等，近臣奏樞密王樸卒，世宗聞奏，親臨其喪，以玉越卓地，慟哭再四，不能自止，嘆曰：天不欲寡人致太平，奪吾謀臣王朴也耶？乃令具衣冠，以禮葬之，後人有詩，贊曰：

深明術數佐王圖，輔治新君運遠謀，正值昇平身已沒，令人千古謾嗟吁。

第四十二回 匡胤諫主立東宮 鄭恩火燒賞花樓

却說南唐既順中國之後，因與羣臣，議貢獻之物。宋齊丘奏曰：昔日後漢主登極，公進獻，大小無數女樂，以免數年之擾，今亦選美麗婦人，聰明機警者，貢於中國，勝如金玉，唐主曰：世宗英明之主，恐其不納，反有不測。齊丘曰：美色人人所愛，漢帝未嘗不英明，未見棄逐，此行別無所慮。唐王從之，即令中官，選取美女，中官得命，選得二美人，一名秦芳蘭，一名杜文姬，送進，唐主，見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即遣禮部尚書王崇質爲使，送二美人，前往中國，到汴京貢獻。崇質領命，備車馬即日離金陵，前到汴京，近臣奏知世宗。世宗召入殿前，崇質拜伏階下，奏曰：小臣恭承主命，進來二美人，與陛下共優暇之樂，停在宮門外，以候教旨。世宗下令召入，二美人伏於階下，世宗親視之，果是女中絕色，問其名氏。崇質曰：一名秦芳蘭一名杜文姬。世宗喜曰：名色兩稱，甚愜朕意，因令收入御樂院。趙匡胤出班奏曰：陛下英明之姿，端理天下，不可受外國之貢女色，若受金幣，可以賞軍伍，糧食足以應供給，若收女色，外邦知之，皆以好色待陛下，美女日進，政事荒淫，此則萬萬不可之事，惟陛下三思。世宗曰：朕自有方略處之，毋煩卿慮，遂不聽其諫，仍設宴款待崇質，世宗使問崇質曰：汝南唐今亦治兵修守備乎？崇質對曰：從事大國之後，不復治兵甲耳！世宗曰：卿之見甚明，朕向與帥征仇，則爲仇敵，今則爲一家，汝與朕大義已定，更無他說，然而人生難料，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矣！歸告汝主，兵甲城郭，

亦及時修葺，爲子孫計。崇質頓首，受命而辭，取路自回南唐。見唐主回復，世宗所論之事。唐主感激，遂令守城官吏，凡城之不完者，宜葺之，或兵之少者益之，整理軍務，不在話下。却說世宗自納美人之後，每召入宮，待奉宴飲，日則吹彈歌舞，夜則媵嬌淫慾，極盡其樂。世宗于是迷惑其心，累日不視朝，一切朝政，皆決于范質王溥二人，羣臣皆謂，主上春秋已邁，未立皇子，俱詣趙匡胤府中議事。匡胤曰：明日大小朝臣，俱赴宮中，合奏使了。次日匡胤率羣臣，入宮見世宗奏曰：陛下春秋之年，皇儲未立，終日荒淫色欲，傷精耗神，關係非輕，臣等冒死進言，乞早立東宮，以副中外之望，天下幸甚。世宗曰：功臣之子，皆未加恩，獨先朕子，豈能自安乎？匡胤曰：臣等受陛下厚恩，亦以過隆，安敢以子孫受封，乞早定國計，使兆民是賴。世宗見羣臣意切，乃封王子宗訓爲梁王，時年已七歲矣！羣臣乃退，世宗因二人取樂，命有司於內苑，起造賞花樓，與二美人賞玩。趙司空已卒，就着教練使，馮益監工。馮益得旨，卽募工匠夫役，木植磚瓦作料，擇吉興工，早作夜息，不消一個月工程，得完成一座高樓，煥耀齊整，怎見得，有西江月詞，一闋爲證。

畫棟鮮明峻偉，樓臺雄麗奇觀，四圍彩色繪山川，直似蓬瀛不換。鋪列奇珍異品，相陳絲竹吹彈，君王從此倚闌珊，日與佳人賞玩。

慢說樓臺富貴，且說馮益將樓臺完整，奏知世宗。世宗大悅，重賞馮益而退，因下敕令，內外羣臣，各處獻奇花異卉，栽種內苑，以供賞玩。詔旨既下，內外文武知道，有闕進用者，不吝千金，以購奇花靈草爲獻，靜軒有詩云：

異卉奇花何足貴，貪淫失政是重憂，嗣君年幼忘開立，兵變陳橋自有由。

時鄭恩之病新起，來見趙匡胤曰：主上不理朝政，日與美人，游樂於內苑，倘外國知之，干戈烽起，則萬姓不能安堵，此事何以處之？吾與兄竭力苦勸，不可坐視。匡胤曰：非我不欲苦諫，乃滴涓之勢，難遏其流。鄭恩曰：近日聖旨，竟許各官，進獻花卉，何不以進花爲名，內寓諷諫之言，或可少補云爾，抑且臣職可盡。匡胤等，皆然其言，次日百官進花，匡胤與鄭恩亦隨百官至內苑，直至樓前，見世宗在樓上，正與美人酣飲。見匡胤到來，便謂之曰：卿亦到來進花乎？匡胤近前答曰：陛下聖旨既出，臣等安敢有違？世宗曰：今日卿所進者是何花？匡胤手執梅花，趨前答曰：臣所進之花，乃江南第一枝也。世宗命宦官，取花樣於寶瓶中，問匡胤曰：爲何此花，卿稱第一耶？匡胤曰：此品與衆不同，迥出尋常，不與凡流等，並雪裏芳研，見清香之挺秀，陽春獨發，占百花之首魁，古人曾詠詩云：

一夜東風着意催，初無心事占春魁，年年爲報南枝信，不許羣芳作伴開。

世宗聽罷大喜，亦命杜文姬吟詩，文姬承命，即便吟詩一首云：

梅花枝上雪初融，一夜高風激轉東；芳草池塘水未薄，柳條如線看春工。

世宗聞文姬之詩，稱羨不已。忽鄭恩大踏步上樓曰：臣亦有花來進。世宗命左右取上來，却是枯桑葉一枝，世宗曰：卿獻者又非奇花異草，有何之論，恩曰：臣獻與衆不同，汴京城中，若無此品，則士民皆寒凍而死，臣有俗詩一首，敢吟與陛下聞之，詩曰：

竹籬疎處見梅花，盡是尋常賣酒家，爭是汴京千萬頃，春風無地不桑麻。

鄭恩吟罷。匡胤曰：賢弟所論，比梅花尤盛，世宗遂賞趙鄭二人，酒二金卮，二人飲了酒，站于闌干之外，見獻花者，紛紛而進。日將暮，世宗又謂匡胤與鄭恩曰：卿等此時，尙未歸衙，不無有事議乎？匡胤奏曰：臣等見陛下，累日不朝，有荒政事，若陛下親大臣，勤國政，社稷有磐石之固，天下有泰山之安也。世宗曰：昔朕爲干戈擾擾，無少間隙，今適得宴安，與二姬游覽，卿等遂爾苦苦瑣瑣，人生在世，如弱草棲塵，今日幸值太平之世，亦宜日與親知故舊，宴游歡樂，以盡餘年，不亦可乎？鄭恩曰：陛下不聽臣二人之諫，恐有不測，後悔莫及！世宗亦不答，拂袖進內去了。趙鄭二人，出了中門，私相議曰：主上荒淫女色，若不早定大計，勢將無及！匡胤曰：同見范樞密商議可也：二人來到范質府中，商議此事。范質曰：昨日台司官章奏，火星下降，聖旨發下，該衙門知道，爲今之計，可乘禳炎之舉，焚其賞花樓，或可回主上之意也。鄭恩曰：此計亦可，切不能漏泄。次日匡胤定下計策，密令守宮軍校，準備放火之具，候至二更舉事，分遣已定，將近二更，鄭恩先藏匿于賞花樓下，聽其樓上，歌聲聒耳，音樂齊奏。鄭恩於後苑近宮側處，放起火來，時冬月間，夜風大作，一時火趁風威，烟燄漲天，火光四射，中外鼎沸，守宮人連忙報知世宗，行宮起火。世宗大驚，親自來看，火已延燒及樓上。鄭恩近前大聲喊云：主公速避，火勢已而近矣！世宗急走開，闌干外鄭恩負了便走，秦杜二姬隨後，且行且泣，哀叫曰：誰能救妾者，妾當奏知聖上，官上加官，可保富貴。忽趙匡胤轉出，謂秦芳蘭杜文姬曰：速來吾救汝二人，二人信以爲真，走近前來，匡胤左手挾住秦芳蘭右手挾住杜文姬，向火燄中拋去。正

是可憐美麗紅顏女，投入燦燦烈燄中，各軍校見匡胤將二美人，拋入火中燒死，齊心近前救滅，不在話下。却說鄭恩救得世宗到後殿，次日平明，趙匡胤與羣臣稱賀畢。世宗問曰：秦杜二姬何在？匡胤奏曰：火勢甚盛，人莫敢進，二姬不能救，想已燒死。世宗惜悼不已，羣臣各退，後人有詩云：

忠君如此亦堪憐，何事謀姬向火燃，若使陳橋袍不着，千年公議屬誰尊。

却說世宗自被火驚之後，日夜思想秦杜二姬，憂染成疾，累日不出宮，適鎮軍節度使韓通，因左邊務入朝，聞知世宗染疾，急走到宮中侍問。世宗告知得病之由。通奏曰：臣聞此舉，皆出於趙匡胤鄭恩之所爲，陛下幸自保重，不必以二姬爲念。世宗曰：朕已知之矣！然鄭恩與匡胤二人，皆朕親臣，不忍加罪。韓通辭別而出，回至府中，心中自思，若主上或有不測，朝中惟此二人而已，彼必恨我，乃召心腹李智商議。智曰：君侯有公子未婚，近聞符太師有次女，是皇上之姨妹，何不乘此，到宮中奏知主上，與之連姻，日後符娘娘當國，君侯可保無虞矣！韓通喜曰：公計甚妙，次日到宮中見世宗，奏知爲子求婚之事。世宗曰：朕當爲卿之子，主婚可也，即日宣符太師進宮，遂將韓通姻事說知。符俊卿曰：既蒙陛下之旨，臣安能違，奈緣次女，幼習未除，尙容再議。世宗允奏。韓符二人出宮門，韓通竟欲發聘，於符太師家，不在話下。却說匡胤之弟，匡義因見冬雪初晴，帶從騎數人，出獵於東郭門外，見一喜鵲，立於靠牆，梅枝上連叫，趙匡義挽起彈弓，指定打來，正中那鵲左翼，却飛落在符太師後花園中，匡義令從人，停于園外，竟自越牆進去，尋取喜鵲，忽被兩個使女看

見，連聲大叫園中有賊，匡義急了，進退不及，慌慌張張，無路可出，遠遠見一女子，尙未及笄，嬌滴滴嫵娜而來，不是他人，正是符小姐，看看走近前來。匡義一見，女子容貌秀美，舉止端方。那符小姐看看走近前來，便問曰：君何方人氏，白晝踰牆而入，是何緣故？三尺難容。匡義從容答曰：小子乃司空之子，當朝趙檢點之弟，匡義是也。因見冬雪初晴，放騎游獵，偶放一彈，正中喜鵲，飛墮小姐園中，不知誤進，望乞赦冒犯之罪。符小姐見匡義人物魁梧，殊非凡品，有類大貴之相，心私喜曰：若得此人爲婚，一生之願足矣！因又問曰：君今年紀幾何？匡義曰：年方一十九歲。小姐曰：曾娶妻否？匡義搖首曰：尙未婚。符小姐曰：君速去，恐太師知覺不便。匡義躬身應諾，小姐令侍兒，去開了後門，放匡義出去。匡義隨侍兒而出，小姐春戀不舍，以秋波送之。匡義亦回顧數次而出，有詩爲証。

喜鵲連枝墮別園，佳期預報賴他傳，一時竟識非凡品，片語成姻了宿緣。

第四十四回 符皇姨彩樓招親 趙匡胤陳橋兵變

却說匡義出得園來，引從騎逕入府中，見匡胤逡備述其事。匡胤曰：事非偶然，莫非天意在耶？卽遣人請范樞密，到府中來，分賓主坐定。匡胤將匡義闖入符太師園中，見皇姨之事，說了一遍。范質曰：此事容易，符太師之夫人，與小可寒荆，是通家之姻，明日爲令弟求婚，未有不諧。匡胤大喜，謂曰：若得事成，必當重報。范質告別，次日范質遂命夫人郝氏，入符府議親。郝夫人一到符府，在太師夫婦面前，細述趙公子，求婚一事。太師曰：此

段姻緣，極是相宜，怎奈舉上，已先許了韓節度之子爲婚，今復不允，似恐難違聖旨，今日趙公子，又央夫人來議，事出兩難。郝夫人曰：趙公子人人稱有，極貴之相，况兼德行素著，古語有云：稱壻以德，若許了此人，主上恐亦未必見怪也。符太師曰：雖然總是韓家在先議婚，此事殊難改口，老夫當效古法，於汴京城中，高結彩樓，待吾女高拋彩球，以爲定准，則兩下無怨。郝夫人曰：太師言之有理，就此告別了，令人回報趙府去了。越數日，人傳說符太師，結起綵樓于大街，議招趙韓二家姻事。匡胤聽了，乃令匡義預備行程。匡義應諾，帶四五個從人，來到大街，見韓節度之子韓松，領了十數人先在，時前後聚集，官家子弟，來看者甚衆。那趙匡義人品軒昂，儀表出衆，怎生打扮。

穿一領紵絲青色襖，外面蓋着蜀錦披風，繫一條綠絲金鎖縵，着一雙白麕黃皮靴，戴一頂官樣黑紗巾，齊齊整整，立于綵樓之左。

那韓松打扮，却又齊整。

穿一領黃色紵絲襖，束一條綠絨金絲縵，着一雙黑皂麕皮靴，戴一頂官樣金絲笠，立于綵樓之右。

只聽得樓上，鼓樂齊奏，先有一管家人，向樓外吟詩一首云：

綵樓高結一時新，天上人間富貴春，憑語藍橋消息外，儘教仙子意慳慳。

吟詩已罷，那管家人，站在一邊，只見兩行侍女，都齊整，擁出皇姨，于綵樓內，正中坐了，手執綉球，往台下一看。那右邊韓松，生得人物卑陋，面如黑漆，背如彎弓，回看左

邊趙匡義，人物出衆，遂把那綉球，看定趙匡義拋將下來。匡義接球在手，上了青驄馬，喜孜孜與從人，一直向南街去了。韓松在樓下，不做不保，觀者無不恥笑，跟隨從人，俱沒興趣，擁了韓松上馬而去，回到府中，報與節度使知道。韓通大怒曰：主上之命，反不如一范樞密耶？即令心腹將士，部領數百兵卒，欲到南街搶奪。心腹李智等領命，乃率兵士，到大街埋伏于衝要地方。不想細作早已，報入趙府，匡胤與鄭恩商議，恩曰：世俗常有此舉，我等今帶領衆人，從小路，招了皇姨回來。待小弟，假扮作皇姨，耍他一耍，看他如何發落。匡胤笑曰：言之有理，只見從人，轎馬抬了皇姨，從僻路送入趙府，與匡義成親去了。那鄭恩扮作皇姨，一起親事，樂人引導，燈燭輝煌，直由大路而來，只見李智等，統了勇士，一聲砲響，齊擁上前來，把那樂戶燈人，都打散了，搶了一乘坐轎，自以爲得計，直到韓府。韓通父子大喜，揭開簾幕，鄭恩踱出，高叫韓老兄，今日小弟到此，快備好酒來飲。韓通一見，又羞又怒，只得陪笑曰：老弟若肯開懷，便當款待。鄭恩因見韓通反陪笑臉，謙辭遜禮，便相解喻曰：公子另日，自有好親在，何必爭執，以傷和氣。言罷，徑辭而去。韓通不勝忿恨，次早入朝，奏知世宗。世宗曰：匡胤之弟，亦朕之愛卿，卿不必深念，當再探朝中，有相宜者，爲卿議婚可也。因加授韓通，爲侍衛將軍副都指使。韓通謝恩而出，不在話下。却說世宗得病，經久不痊，飲食不進，大勢日危，召范質等，入受顧命，謂質曰：嗣君幼弱，卿等盡心輔之，昔有翰林學士王著，乃朕蕃邸故人，朕若不起，當以爲相。質等受命，出了朝門，私相謂曰：王著日在醉鄉，是酒徒也，豈可爲相，朝中勿泄此言。是夜世宗崩于寢

殿，遠近聞之，無不嗟悼，後人詠史詩曰：

五代都來十二君，世宗英力更仁明，出師命將誰能敵，立法均田豈爲名。

木刻農人崇本業，銅銷佛像更蒼生，皇天當假數年壽，坐使中流見太平。

羣臣立梁王宗訓，于樞前即位，爲恭帝。文武三呼畢，尊符皇后，爲皇太后，垂簾聽政，遣兵部侍郎竇儀。至南唐告哀。儀領命至南唐正值冬天雨雪，唐主欲于廊下受詔。竇儀曰：使者奉詔而來，豈失舊禮，若謂雨雪，請俟他日開讀便了。唐主聞言，遂詔于庭，不勝哀感，款待而別。不數日有鎮定報來，河東劉均約連契丹入寇。聲勢甚盛，近臣奏知，符太后大驚，急召文武官商議。范質奏曰：契丹犯邊甚急，惟有匡胤可以禦之。符太后然其言，即便宣召匡胤入朝，加封爲殿前都檢點節度使，引兵退敵。匡胤奏曰：嗣君新立，在朝文武官將，當戮力共守京城，另調潭州等處將帥，同臣征敵，則爲萬全之策也。符太后允奏，即下敕旨，前去調發張光遠等不題。且說趙匡胤領命，即調集各處軍馬北征，尅日出京門，部前軍校苗訓，善識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謂匡胤親吏曰：此天命也。此時各鎮帥臣，張光遠羅彥威石守信楊廷幹李漢升趙廷玉周志史珪高懷德張令鐸王審琦張光翰趙彥徽崔慶壽等，俱在麾下，聽憑匡胤調遣。是晚擇吉發兵，揚旂吶喊，插鼓鳴金，一聲砲響，三軍行動，看看已到陳橋。軍士屯駐，聚于驛門。忽有侍衛親軍指揮都使高懷德與衆人議曰：主上新立，况兼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人知之，不如先立檢點爲天子，然後北征，不識諸公意下，以爲何如？都押衙李處耘曰：有事不宜預傳，可與趙匡義商量定計，衆

皆然其言，來與匡義商議。匡義曰：吾兄素以忠義爲主，恐其必不從也，道猶未了，忽掌書記趙普到來，衆人以欲立檢點事告普。普曰：吾正來與汝等，計議此事，方今國中無主，檢點名望素著，中外歸心，一入汴京，天下遂可定矣！乘今夜整備，次早便可行事。衆人齊聲應諾，各人整頓軍伍，四鼓聚集於陳橋驛門，俟候匡胤起身。此時匡胤深臥帳中，不知諸將所議，天色漸明，部下將校，直入匡胤帳前，大叫曰：國中無主，願立檢點爲天子。匡胤大驚失色，披衣而起，未及詣問，擁出廳前。石守信竟將黃袍，披在匡胤身上，抱住廳前，衆軍校三呼已畢，下拜稱臣，聲徹內外。匡胤曰：汝等自圖富貴，使我受不義之名，此何等事，而倉卒爲之。守信曰：主少國疑，明公若有推阻，而被他姓得之，再事戰爭之理乎？匡胤嘿然不答。匡義進曰：此非人力，亦天命也，吾兄不須遲疑，且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感戴如父母，京師天下之根本，願下令諸將入城，不許侵奪百姓，乃爲定天下之大計也。匡胤然其言，乃下轡下令諸將曰：太后與主上，是我北面而事者，不得冒犯。羣臣皆我比肩，不得侵擾朝事，府庫不得侵略，用命者重賞，不然當族誅之。軍士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號令已定，遂整隊而同，軍士至汴由仁和門入城，秋毫無犯，百姓歡悅。靜軒詠史詩曰：

七歲君王寡婦兒，黃袍着處的相欺，兵權有急歸帷幄，那見遼兵犯帝畿。

匡胤既入汴京，下令軍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時早朝未散。太后聞陳橋兵變，卽退居入宮中。范澤謂王溥曰：倉卒遣將，而致反叛，我等之罪也。王溥嚇得口禁不能對，會侍衛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出，聽得匡胤兵變，與質溥曰：彼軍初入，民心未向，吾當統領

禁兵禦之，二公快請太后令旨，布告中外，必有忠義者相從，叛逆之徒。一鼓可擒。范質然其言，卽至宮中見太后，請旨去了。韓通回至府中，召集守禦禁軍。忽軍校史彥昇大怒曰：天命有所歸，汝何爲自戕其衆，乃引所部之軍，來捉韓通。通不及避，被彥昇趕近前來，一刀梟了首級，部下將其妻女，亦殺死于階下。靜軒有詩曰：

忠于王事見韓通，世祖親臣有幾同，欲伐奸邪謀未遂，隋前冤血至至紅。

第四十五回 崇元殿宋祖受禪 潞州城鄭恩戰歿

却說匡胤在公署中，聞得城中鼎沸，急忙下令禁止，有將士捉得范質王溥等至。范質廷身詰匡胤曰：公乃先帝之親臣，今乘喪亂，而欺人之孤寡，頓生謀叛，以自立，異日何以見先帝于地下，思之豈不自抱愧乎？匡胤掩淚答曰：吾受世宗厚恩，爲軍士所逼，一旦至此，負慚天地，其奈之何！言未已，帳下羅彥威，拔劍厲聲曰：三軍無主，衆議立檢點爲天子，再有異言者，斬首號令。王溥面如土色，降階下拜。范質不得已亦拜。匡胤親手扶起，以優禮相待，伊起華詠史有詩云：

周祚方移宋鼎新，首陽不食是何人，片言不合忙投拜，可惜韓通致殺身。

范質等，遂奉匡胤入宮，召集百官于朝，文武兩班，遣翰林承旨劉穀，齎出禪位出旨，令兵部侍郎竇儀讀之，詔曰：

天生蒸民，樹木司牧，二帝惟公而推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極一也。予惟小子，

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檢點趙匡胤稟上聖之咨，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建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討，絕績隆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謳歌頌獄，歸于至仁，應天順人，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於戲，欽哉畏天之命。

資儀讀詔畢，宣徽使匡胤，引就北面聽命訖，宰相扶登崇元殿，加上天子袞冕，受羣臣朝賀，是爲太祖皇帝，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天下。國號宋。改元爲建隆元年，而周祚亡矣！追尊考宏殷，爲宣祖昭武皇帝，尊母杜氏，爲皇太后。太祖拜于殿上，羣臣相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小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何反不樂。杜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民之上，治得其道，則此位極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而不可得，是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立賀氏爲皇后，韓素梅爲偏后，越數日，太祖下詔，加授范質王溥爲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弟匡義爲殿前都虞候，趙普爲樞密直學士，論扶立功，以石守信張光遠爲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趙彥博崔慶壽爲龍捷右相都指揮使，並領節鎮之職，其餘周之舊臣，悉加封爵祿，奉差資齋敕命，告知郡國藩守去了。時華山隱士陳搏，騎驢過汴，聞太祖登基，拍掌大笑曰：天下從此定矣！遂吟詩一首云：

夾馬營中紫氣高，
屬猪人定着黃袍，
世間從此都無事，
我向山中睡得牢。

吟罷逕回山中，不在話下。却說太祖欲以優爵待朝臣，深念韓通之死，贈爲中書令，以

旌其忠，反加史彥昇擅殺之罪，范質等力奏曰：陛下建國之初，彥昇雖有罪，幸寬宥之。太祖遂革其官職，終身不與，後人詠史詩云：

擅殺之罪亦可逃，當初何用進黃袍，功臣既死無猶及，後代兒孫竟失褒。

却說潞州照儀節度使李筠，聞知匡胤篡位，即集衆將，商議起兵伐宋，忽報太祖，遣使賚詔來到。筠曰：本欲出兵，彼既遣使至此，當拒絕之。牙將劉瓊進曰：太祖以令公周之重臣，今特遣使告之，必有加封之典，正宜優容回答，以觀其行止，何必拒之。史彥昇亦曰：事有緩急，征伐大事，豈可倉卒而行，令公當厚款其使，然後商議可也。李筠見衆人意切，乃令使者入見，使人進入軍中，陳其來意曰：新君嗣位，頒爵優待藩臣，封君侯，爲中書令之職。筠受詔畢，乃置酒款待使臣，飲至半酣，筠令左右，取周太祖之畫像，高懸于壁間，指職使者，而謂之曰：吾世受周之厚恩，今幼主被人廢置，而不能圖興復之計，反受仇家之封，異日有何面目，見周主於地下乎？說罷掩面涕泣不止。劉瓊等，惟恐筠之言語起釁，告使者曰：令公乃酒中之言，失其本性，幸勿見疑。是夕筵散，次日筠遣長子守節同入汴謝封，守節領命與使臣赴汴朝見太祖，使臣奏知，李筠將起不軌之謀，守節驚懼，乃再三謝罪。太祖優容待之。守節既出，太祖問趙普曰：李筠欲起謀乎？普對曰：陛下新立，藩臣多有異謀，今再遣使安慰之，如果有反，先平潞州次第掃清六合可也。太祖然其言，以手詔復遣一使，到潞州去了。越數日，守節辭歸，太祖謂之曰：爾歸當告汝父知之，我未爲天子時，任汝自爲之，我既爲天子，亦須盡其道理爲是。守節惶恐領命，即日離汴京，回見李

筠，正值使者，奉太祖手詔來到。李筠意欲囚其來使，守節泣諫曰：中國之謀臣猛將，不下數萬，我等以一隅之地，欲與天下抗拒，是猶飛蛾投火，自焚其身也，望我父細思之，勿息躁進爲之。筠不聽，竟囚其使，遣人以蠟書，往河東結連北漢王劉均，同時起兵伐宋，差人逕往河東來見北漢王，進上蠟書，劉均拆書視之，書略曰：

天造不幸，世宗逝崩，嗣君卽位，主少國危。廷臣趙匡胤手握重兵，詐稱契丹犯邊，兵次陳橋，遂起叛逆之謀。黃袍加身，回軍入汴，廢少主于散地，降周后于別宮，貪功奪位，禍及同僚，筠乃周之舊臣，忍北面而事他姓。將欲舉兵入汴，再圖興復，奈部下兵微將寡，恐不堪事，特遣一介之命，告知北漢王麾下，乞助精兵，同時並進，倘成厥功，則與大王結爲兄弟之國，永享邦域，豈不幸歟。

北漢主得書，與羣臣商議。殿前樞密使，丁貴進曰：李筠非中國之敵，宋君非可以小觀之，彼今不度力，而與之爭衡，必敗之道也，主公許之不可，不許則託辭以却之，自守其疆域，尤爲長計耳。鈞曰：公之言雖是，但潞州與河東咫尺之地，宋君若攻潞州，必將長驅而下河東，若許之助援，如其兵勝，乘勢而定霸，在此一舉，如其不勝，則堅城自守，此兩得之機，不可失也。衆臣皆服其言，于是遂遣宣徽使盧贊統兵一萬，助李筠伐宋，贊得命，尅日統兵，赴潞州而行。却說李筠得了劉鈞助兵，不勝之喜，以爲遂謀，數日北漢助兵已到太平驛。李筠親迎漢將盧贊，相見畢，贊曰：承主命，出兵來助，未知令公，擇何日進發。李筠見漢兵弱少，贊又寡謀，心猶未足，乃謂贊曰：元帥先駐兵於此，待有發兵之日，再來相

約。贊領諾，筠與衆人回到軍中，商議起兵。牙將劉瓊曰：合公以北漢爲恃，以吾視之，決難勝宋，不若稱表降宋謝過爲自安之計。筠曰：吾意已決，如有再諫者，以軍法從事。衆人愕然，次日李筠乃留守節，劉瓊守潞州，約盧贊爲合後，自引本部，人馬二萬，殺向澤州來。澤州刺史張福，引兵五千出城，布陣于野，潞州兵前部先鋒衛融引馬軍五千，浩浩蕩蕩，漫山塞野而來。張福出馬陣前，大罵曰：背逆匹夫，不守本土，今反來自尋死路乎？衛融曰：若早獻城，尙保殘生，不然死在目前。張福大怒，掄刀躍馬，直取衛融。融亦舞刀相還，一將戰了五十回合，不分勝負，稍停一刻，又戰二三十合，福力已怯，勒馬而走，被融驟馬趕上，一鎗刺于馬下。福兵大敗，死者甚衆，李筠催動後軍，乘勢奪了澤州，重賞衛融，消息傳入汴京。太祖大怒曰：李筠豎子，安敢如此，卽敕鄭恩高懷德爲先鋒，石守信馬全義爲合後，引兵五萬，親討李筠。敕命旣下，鄭恩高懷德等，准備出師。次日太祖離汴京，向澤州進征，時建隆元年，六月也。山路險峻，天氣又熱，軍士難以亟進，太祖先於馬上，取數石，將士因爭取之，卽日平爲大路。太祖令將校前後起行，將近澤州，平遇潞州軍到，兩邊各布陣勢，太祖立馬於門旂下，見李筠全身貫帶，青袍銀鎧，坐于馬上，謂李筠曰：吾謂汝爲周之舊臣，優加恩恤，如何背我而作叛耶？李筠怒罵曰：恃功欺弱，廢主奪位，天地之所不容，我今日特來正汝之罪。太祖睜目，顧諸將曰：誰先出馬，誅此逆賊，言未畢，鄭恩應聲而出，提刀縱馬，殺入北陣，李筠挺鎗來迎，兩下交鋒。搖旂擂鼓，戰了八十回合，不分勝負，漢將盧贊，見筠戰鄭恩不下，挽弓在手，指定鄭恩面門一矢，射墜馬下，高懷德飛馬

而出，救了回寨，兩下混戰至晚，乃各收軍回營。太祖見鄭恩傷重，親自來看。鄭恩人事不知，令人拔去箭頭，血流不止。鄭恩自知難起，乃長嘆謂太祖曰：臣爲陛下，相事最久，本欲掃除，海宇以圖報，不幸今日，於此永別矣！太祖泣曰：卿雖異姓，勝似同胞，尙宜調治痊可，何忍遽出此言。恩曰：臣死無恨，惟有一事相告，臣衆兄弟中，不可委之重任，此社稷長計也。言罷而卒。後人有詩，贊曰：

憶昔相從意氣真，勤王豪傑獨超羣，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太祖放聲大哭，如失左右手，軍中聞之，無不下淚。太祖爲之具衣棺入殮，另差軍校，送靈柩回汴，太祖每與諸將談及鄭恩輒便淚下。石守信曰：陛下以軍務爲重，待捉仇人來，以祭鄭公，不宜深爲哀傷。太祖從其言，下令出兵。馬全義進曰：賊人聞吾有喪事，今夜必來劫寨，可埋伏兵以禦之。太祖曰：此言是也，即令石守信等，部兵埋伏去了。却說李筠軍中，聽知鄭恩射死，喜不可言，乃謂部將曰：鄭恩宋之虎將，今既身亡，他人不足懼，乘其事未定，今夜宜出兵劫寨。衛融曰：宋君善用兵，亦宜提防之，筠曰：吾與公，兵分二路而進，首尾相應，必保無虞。融從其言。筠准備齊完，是夜一更左右，與融兵分二路，殺奔宋營中，筠先攻入，却是空營，筠大驚知是中計，急引部兵走出，忽營後金鼓齊鳴，喊聲大振，火光連天，石守信一馬當阻住廝殺。李筠不敢戀戰，刺斜沖出。前遇馬全義攔住，又殺一陣，部下傷折大半，比及衛融盧贊來應，高懷德引部兵，暗取其營，兩下夾攻，北兵大敗。李筠與融尋路走入澤州，次日平明，太祖親督諸將，列營攻之。筠亦與諸將，分門而守。

宋兵一連圍十數日。城中糧草不敷，又無外援，部下漸漸，越城投降，不能禁，只與諸將死守。宋將馬全義攻打南門，率衆士數十人，探堞而出，全義湧身殺入敵樓，砍死守軍，部下乘勢而入，劈開城門。高懷德拍馬殺入，正遇衛融來到，交馬只一合，被懷德擒之。石守信亦攻開東門，忽遇盧贊一刀砍于馬下。李筠聽知宋兵入城，走入樊樓，放起火一焚而死，部下餘衆，盡出軍前投降。太祖入城，先令人救滅了火，衆軍又捉得衛融來見；太祖曰：汝爲何事造反，而抗吾敵軍。融應曰：犬吠非其主，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爲陛下用，太祖大怒，令左右以鐵搥繫其首，血流滿面。融呼曰：臣死得所矣！太祖嘉其忠，赦之使爲大府，又下令將盧贊取心肝滴血，遙祭鄭恩。次日石守信進曰：陛下宜乘破竹之勢，直下潞州一鼓可得耳！太祖從其言，乃下令兵進潞州。飛騎報入潞州。北兵盡敗，李筠火自焚死，守節聞報大驚曰：不聽吾言，果禍及矣！又報宋君臨城，守節與衆商議，欲投北漢。劉瓊進曰：若投北漢，乃荆山失火，玉石俱焚，不如出降，一則可以保全自身，二則救了滿城百姓。守節遂從其言，卽開城迎投。次日太祖入城，安民已畢，釋守節之罪，以爲單州團練使。是時北漢主，聽知李筠兵敗身亡，守節已降宋主，與羣自爲固守之計。太祖以潞州旣平，遂下令班師，車駕離潞州，正值夏末秋初之際，但見那路上，紅塵隨馬足，空中孤雁感人情。不知太祖班師回大梁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六回 宋太祖議征青州 諸藩鎮辭解兵柄

却說太祖班師至大梁，文武朝見畢，改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河南府於崇光殿，賞勞諸軍，君臣盡歡而散。越數日，邊報青州節度使李重進造反。太祖謂羣臣曰：朕以潞州方甯，而青州又反，不得不發兵征討。馬全義進曰：李重進乃周之舊臣，彼見陛下取潞州回，心生疑懼，致生是謀，若即發兵討之，非弔民之義也，當以詔書慰之，以安其心，如仍違逆聖旨，討之則有詞矣！太祖然其言，即遣內臣陳思誨，領了使命，徑往青州來見重進，授以鐵券，俱道太祖優待之意。重進拜受，欸待思誨于別館，心下猶豫，與幕賓曹英議曰：吾以周室懿親，今宋君優待于我，恐終不保，今將決意造反，君以爲可乎？英曰：令公此舉，關係甚大，青州控弦之衆，不滿一萬，何以當中國之盛，依小人之見，只宜安守本境，向機而動可也。重進未及應，牙將何美漢敬二人向前曰：吾知中國兵馬雖衆，各分設藩鎮，汴京空虛，若肯結連南唐，同舉義兵，旌旂一指，直抵汴京，成功却亦不難。今令公何用猶疑乎？重進然其言，遂拘了思誨，一面遣人，求援于南唐，仍然遣兵，諸將鎮守，不在話下。却說南唐主，正與文武議論，新天子即位之事。忽報青州李重進發令，接書來到。南唐主令人，高接其書，當廷拆開，其書曰：

青州節度使李重進，書奉南唐主麾下。重進周室之至親，藩鎮之舊臣，世受先帝深恩，不忍背負，今將舉兵入汴，恐勢不瞻，乞國王援助一旅之師，先聲齊進，揚罪致討。若使僥倖成功，則重進拱手聽命，還爵朝廷，少效臣職于萬一，安敢以重兵妄爲，伏維國主垂諒焉。

唐王得書，以示羣臣；宋齊丘曰：重進此舉，是飛蛾撲火，自焚其身也。近有李筠，亦借北漢之兵，與宋抗敵，澤州一戰，兵喪殆盡，致身不保。太祖圍城下，守節迎降，不一月平定潞州，整旅而還，北漢不敢正視。主公若許其請，定爲所累，莫若將此書，送入中國，太祖知之，必待主公甚厚，而致討於重進，此保邦萬全之計也。唐主然其言，即遣人以重進來書，赴汴京奏知太祖。太祖得書大怒曰：無恥的匹夫，欲侮朕耶？遂命石守信爲監軍，高懷德爲先鋒，親率兵二萬，前討重進。匡義進曰：陛下方平潞州而回，此行只須，遣一大將征之，何必聖駕親至乎？太祖曰：朕若不行，則費師日久，今必親征，使諸將用命，敵人一鼓可擒矣！即日大軍發汴京，迤邐望青州進發，至廣陵城下營。太祖謂石守信曰：李重進善戰之將，今據廣陵將有老吾師之意，汝領兵到北津關，若得此關，則重進之兵自胆落矣！守信領命整齊隊伍，從揚州來取北京關駐兵已定，消息報入關內。守關將向美，聽得宋兵已到，領兵東行十里，與守信對陣。向美出馬大叫曰：宋將可速退兵，各守本土，不然自取殺戮耳！守信大怒曰：逆賊敢如此猖獗，驟馬橫刃，來取向美，戰未數合，向美力不能敵，大敗而走。守信乘勢追之，後軍鼓譟而進，向美不敢入關，走入廣陵去了。守信遂奪其關，遣人飛報太祖。太祖大喜，下令急進兵，圍攻廣陵。重進見向美敗回大驚曰：糧草皆聚此關，今被宋君奪取，吾衆何所仰望，欲斬向美，淇敬曰：敵人臨城，雖斬之亦無益于事，令公再以卑辭厚禮，求援于南唐，若得他來，或可退敵。重進曰：徒費說詞，彼必不肯出兵，與諸公只得死守。曹英曰：令公至此，欲守不能，不如投降，以免殺戮耳！重進將聽，時太祖親督諸

將，日夜攻打，城中危殆，重進自知不免，召曹英、洪敦曰：吾周之守臣，職當以死報之。今將舉族赴火而死，汝等宜求生路。言罷，曹英等皆掩面不忍視。重進登樓上，令家人舉火，并妻子俱投火中焚死。靜軒有詩贊曰：

報主一心成勁敵，勢離兵喪亦堪憐，非干垓下無雄略，只爲當年王氣新。

重進部下，已開了城門，高懷德部兵先入，擒住向美、洪敬曹英等，二十餘人。太祖進城，救滅府中火，衆軍押過向美等來見，太祖曰：都是此一班逆黨，唆重進造反，喝令盡誅之，單留曹英一人而已。太祖問思誨何在？左右報到，大軍未入城之時，已被亂軍所殺。太祖究其爲首者斬訖，授韓永壽爲團練使，鎮領青州，即日班師回京，時冬十二月也。太祖車駕既回大梁，羣臣朝見畢。太祖謂衆臣曰：翰林院乃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曰：竇儀爲人清介，重厚先常自翰林，今遷爲端明殿學士。太祖曰：非此人不可，即日復召爲翰林學士。儀謝恩而出。建隆二年，夏六月，杜太后得疾甚重，太祖侍寢左右不離，后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誠出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及萬歲後傳位，當先與匡義，匡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遵訓，后又顧問趙普曰：你同記吾言，不可忘也。普受命，就于榻前爲約事，書畢于紙，尾寫曰：臣趙普奉太后命，藏之金匱，謹密宮人掌之。至是后殂，按匡義、光美乃太祖之弟，太后之子也。太祖以太后之逝，哀傷過制，羣臣皆勸，進說太祖，心乃安下，命中官奉太后，靈柩于安陵，時邊境稍甯，太祖日與羣

臣，講論治道。一日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十二君，謂梁太祖，唐莊宗，季潞王，晉高祖，漢晉祖，周太祖，柴世宗，梁筠王，漢隱帝，晉出帝，周恭帝。以上八姓，共十二主，僭竊相踵鬥戰不息，生民塗炭，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如何？普對曰：方今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別故，皆由方鎮太重，君弱臣強原因，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太祖以趙普之論，與鄭恩遺言暗合。乃曰：今方鎮之臣皆朕故人也，彼等必不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熟視此數人者，皆非有統御之才，恐不能制服其下。則軍伍之中，一時作禍者，彼臨時亦不得自與耳！太祖從之。普既退。次日太祖晚朝，命有司設宴于便殿，與石守信張光遠羅彥威等，飲酒，至半酣，太祖屏退左右侍奉，乃謂羣臣曰。朕非卿等不至此，然天子亦大艱難，不及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夜未嘗安枕，居此帝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離坐而言曰：陛下何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太祖曰：卿等固無此心耳！奈部下欲圖富貴何，一旦有將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乞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太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銀，自享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解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大好山宅，以買之，爲子孫立永遠之不動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懽，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念臣等至此，且謂生死而肉骨也。是夕君臣各散，次日張光遠等，皆稱疾乞罷典兵。太祖大悅，以張光遠高懷

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周霸爲忠正王。張令鐸爲鉅軍節度使。張光翰爲江甯節度使。趙彥徽爲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賜賚有加，大家便辭出，領藩不提。惟有石守信居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後人有詠史詩曰：

天下紛紛幾不同，君臣相濟亦奇逢，誰知杯酒成良策，弭疊辭權一語中。
是時諸將各解兵權，俱守節度使之職，徑至藩鎮。不知此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處耘奇計定荆南 太祖雪夜訪趙普

却說太祖以諸藩，各解兵而出，欲符彥卿典禁軍。趙普乃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委以兵權。太祖曰：朕愛彥卿歷朝舊將，待之最厚，豈忍相負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太祖默然，遂不果用彥卿耳！七月立弟光義爲晉王，兼開封府尹，光美爲興元府尹。是歲改元，爲乾德元年。春正月，太祖設朝畢，適盧懷忠，奉使荆南還奏曰：高繼冲甲兵雖堅，而民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太祖聞奏，因與羣臣商議。趙普進曰：荆南有繼冲苦虐其下，陛下當遣弔民之師，一鼓而可定耳！太祖遂從其議，卽日下詔，以大將慕容延釗樞密副使李處耘等，率兵十萬，前伐荆南。延釗領命出，教場中操練諸軍，臨行太祖謂延釗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地，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卿等鼓勇向前，必能成功矣！延釗受命，與處耘拜辭出朝。李處耘行南路，慕容延釗行西路。且說李處耘率軍馬五萬，從南路進發，來至襄州下寨，遣人奉太祖書，入城諭高繼冲，以假

道之意。

宋太祖皇帝，書赴荆南節度座右，往者潞青二州，鎮臣叛逆，有違聲教，戈兵一揮，二逆亡身。朕理天下，惟以救生靈之心，今江陵縱貪虐之，欲戕害其民，朕因命大將，分路伐之，假道于襄州，卿宜遠迎台從，無阻軍情，不失原職，仍有受封。若信輕浮之言，必誤平生之事，切宜三思，勿致後悔。

繼冲得書大驚，與部將商議。孫光憲曰：中國自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帝規模宏遠，不若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耳！且公亦不失其富貴。繼冲從之，乃令叔父高保寅，牽牛酒出城犒軍。保寅既行，繼冲謂曰：叔父此去，一者通知，小可願事之志，二者兼探宋師之強弱。保寅領了酒于江干荆門，遣人報知宋師。李處耘先鋒將王宏傑議曰：繼冲以多疑忌，此來探我兵之強弱，徐圖抗拒之計耳！君領精兵一千，密出武關，徑襲其城，吾以老弱之卒，待其師于軍中，彼不知隄防，見兵馬掩至，必迎降耳。宏傑領計，率兵去了，處耘分遣已定。召來使入見。保寅進上犒師之物。處耘相待甚厚。保寅見宋兵老弱，遂生倨傲之心，席上謂曰：宋君既立中國，亦已甚矣，何故窮兵連年，而塗炭生民乎？處耘笑曰：天下一家，吾主上以極救爲心，不數年間，遂成大業，惟汝荆南尙待疑貳，故以詔書慰諭。正不忍加兵征伐，亦以保赤子之念耳！公之叔姪，能以傾心歸款，非惟不失爵位，亦且得睡枕之安矣！保寅不答。處耘固留之，宿于帳中，次日王宏傑引輕騎，徑趨城下，搖旗吶喊，其聲大振。繼冲聞得宋師掩至，惶怖無計。光憲曰：令公只得迎降，以救城中百姓。繼冲即令豎起降

旂，率衆將開門迎降。宏傑報知主帥。主帥部衆進武關，與繼冲相遇。繼冲伏路邊。處耘即扶起，二人並馬入城，安撫居民。處耘具道太祖恩德，決無加害之意。繼冲大悅，設酒體歡飲。宋師遂屯止於襄州，候延釗消息不題。却說延釗率兵至潭州。守潭州者，乃周保權，牙將張從富，劉正奇，二人把守。聽知宋師來到，從富謂正奇曰：宋兵利銳，今日與君，堅壁而守，彼食盡即當退去，不須戰矣！正奇曰：乘其遠來疲乏，當即速出迎之，如果不能，守之未遲。從富依其言，准備迎敵，於是舉兵迎戰。延釗召李文遠議曰：賊將全軍來戰，城中必空，汝以兵馬五千，埋伏于路中，敵兵若敗，可乘勢攻之。文遠領兵去了。又召趙邦謂曰：交戰之時，可佯輸，引敵人追來，吾以兵截之，必能致勝。邦亦領計而行。延釗分撥已定，自以兵馬，遠離十數里駐扎。次日張從富領兵三千，出城迎敵，兩軍對圓，牙將趙邦出馬，謂敵將曰：吾主上掃蕩羣雄，混一區宇，汝若達時變通，早獻潭州投降，不失富貴，若敢抗拒，必受誅戮矣！從富大怒，拍馬掄刀，直取趙邦。趙邦舉槍相迎，兩下吶喊，二人交馬數合，趙邦回馬便走。從富殺入宋陣，正奇催後軍，乘勢殺來。忽坡後一聲鼓響，延釗率輕騎從中截出，將正奇斷爲兩處。趙邦勒回馬，奮力再戰。從富大敗，部兵潰散。延釗大叫敵將，可速投降，從富正奇殺開血路逃走，未及二里。忽李文遠伏兵齊出，截住歸路。從富進退不得，被文遠一槍刺死馬下，正奇棄了槍騎，越路而走，部下盡投于宋軍。延釗合兵一處，遂克了潭州。正奇逃歸江陵。見周保權具言戰敗一事。保權大驚，即集衆將商議。裨將汪志興曰：江陵城郭堅固且有澧江之險，縱他兵來，何足懼哉，小將願領部兵迎敵。保權依其言，即

與精兵五千，志興欣然領命，是時延釗軍馬，已到江陵距城五里下寨，與諸將議曰：今兵已先聲所及，必期破敵，以振敵人之心，文遠曰：如有將令，未將願去攻城。延釗允行。文遠即領兵五千，徑至城下搦戰，忽南門一聲炮響，志興引兵出城迎敵，兩陣佈完，一對旂開，志興出馬謂曰：我江陵與中國，無相侵犯，何故加兵來伐？文遠曰：不朝正朔，特來擒汝等也。志興大怒，挺戟縱馬，直奔宋陣。文遠舉鎗相迎，兩馬相交，二將戰五十餘合，志興力乏，勒馬便走。文遠追近前，一鎗刺落馬下，江陵兵大敗。延釗催馬殺入城中，趙邦躍馬先進，却與正奇走來，舉鎗刺之。周保權聽得宋兵入城，即走後園，投入池塘中，塘中水淺，不能淹身，被亂兵捉了，解來見延釗。延釗令修書，遣人速報，李處耘來會，處耘得報，即領兵入城，安撫百姓已畢，遂令張文遠鎮守此城，湘湖間由是悉平，後人有詩爲證。

將軍勝氣入荆關，隊隊雲齊度曉山，姑讖帝王人莫敵，干戈一指破奸頑。

翌日下令班師，大軍離江陵，回至汴京朝見，呈上二處圖籍，凡荆南境內，三州十七縣，原十四萬，江陵得州十四監，一縣凡十六戶，九萬七、三百八十八。太祖大悅，授繼冲馬步軍都統使，領荆南節度使如故，以孫光憲爲黃州刺史，赦周保權之罪，以爲右千生衛上將軍。聖旨既下，衆人領命不題。太祖親勞征荆南將士，於崇光殿，君臣盡歡而散。次日太祖謂趙普曰：荆南削平，皆卿籌度之功也。普奏曰：皆賴陛下，恩威所及，臣何功之有？太祖喜其忠誠，授普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普拜受命而出。趙普既相，以天下爲己任，太祖倚任之，事無大小，皆咨問焉，太祖遇國有大事，日有未決，至夜每着便服行至功

臣家商議。普遇退朝，不敢去其衣冠。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一日，夕大雪夜近三更，普衣冠未去，與門客議曰：主上值此時，想不來矣！門客亦言，雪夜氣寒，主上甯肯出乎？丞相且自安靜。普然其言，即去冠服，分付衆人，安息去了。一伏時聞扣門之聲，守客即報入。普披衣而起，開門視之，見太祖立於風雪中。普惶恐拜迎曰：臣有失遠迎，乞陛下赦罪。太祖曰：已約定匡義同來，可令人催之。普即差人，去請匡義，乃邀太祖入後堂靜齋中，設重裊鋪地。太祖坐纔定，光義乃至。太祖喜曰：正在此等候賢弟。普令家人，備酒熾炭燒肉，供於席上，席中只有太祖，光義共趙普三人。趙普曰：臣要命拙荆，出來斟酒，陛下可許之乎？太祖曰：此即是家，來亦不妨。普即忙喚妻林氏拜太祖。太祖命起，謂普勿以君臣禮論，須用兄弟輩相處。時普長於太祖。太祖呼之以嫂，命坐於席隅，君臣行飲盡歡，酒至半酣，太祖因曰：朕以所患未平，寢不安枕，他處尙可停待，所慮者太原一路，山後楊令公，智勇莫敵，朕將乘甲兵之利，先征此處，然後反旂，平定江南等處，以安天下，思之累日，不得其策，特至卿家，將以此爲急切之問也。普曰：太原當西北三面，太原若下，邊患我獨當之，且待削平諸國，則此彈丸之地，其將安逃乎？太祖曰：吾意正如此，且以此言試卿耳！但今征伐以何者爲先？普曰：蜀地沃野千里，民殷國富，若平得此地，資其餉運，以供兵甲，則幽燕之地，可以席捲而定矣！太祖聞之大悅，因曰得君一言，如醉方醒，朕無所疑。夜深雪仍未止，太祖辭去，冒雪而行。普躬身送太祖於大門外而別，後人有詠史詩云：

君明臣義喜相逢，妙策奇謀氣味同，雪夜指陳平定處，從容收拾版圖中。

次日太祖設朝，與羣臣議伐蜀之策。趙普奏曰：蜀道險阻，必得智勇之將，方可成功。太祖問：誰可爲將？普曰：王全斌劉光義才器老成，堪爲大將，樞密副使劉廷讓曹彬忠勇兼全，可爲副將軍。若得此數人任事，足以破蜀。太祖大悅，即以王全斌劉光義爲西川行營，軍前兵馬都部署，劉廷讓曹彬副之。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諸將受命出朝，各准備行伍，尅日起程，衆將入辭太祖。太祖以趙彥卿所畫蜀地江山曲折，及兵砦戍守之圖，以授全斌等曰：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勢當必破，但克城寨，止藉其器甲糈糧，悉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受命，與諸將拜辭出朝。全斌廷讓由鳳州行北路。光義曹彬由歸州行南路，大軍望蜀進征，時乾德二年，冬十二月也。要知明年征蜀勝負，且聽下文分解。

第四十八回 曹彬大戰夔州城 向訓兵取金牛嶺

且說劉光義領兵三萬，不日至夔州下寨，集諸將議曰：今兵始交，審機而進，慎勿挫動銳氣。彬曰：元帥不必勞心，看末將立取此城。次日曹彬即率兵士五千，徑取鑠江來。守夔州者，乃蜀將高彥儔，聽知宋兵已至，與副將夏清商議曰：州城有鑠江之險，敵軍來戰，必由浮梁而進，當設重柵於江岸，候其半渡而擊之，可獲全勝矣！清曰：此計甚妙，亦宜即行。彥儔即領部兵三十，立營於江岸迎敵。曹彬望見東岸，旌旂林立，劍戟森嚴，不敢輕進。曹彬拍馬臨江，隔岸望之，謂衆人曰：敵人必有計，欲待我半渡，彼出兵擊我，大非所

利也。可回兵徐圖進取，衆人然其言。彬引衆回見光義具道賊人，列陣對岸之故。光義曰：蜀人恃鎮江之險，此可智取，非可力敵，公引步兵五千，出北山之陽，出其不意攻之，待其勢退，吾引兵馬，擊浮梁而戰，破之必易。彬曰：元帥此計與小將暗合，吾當引兵急行。光義分撥已定。哨馬報知高彥儔，宋兵退去。彥儔大喜曰：吾守此江岸，縱有百萬之衆，過不得浮梁也。因與部下，每日十分隄防，越數日人報，宋兵已臨城下。彥儔大驚，急率部兵來救，果見宋兵鼓噪而來，當先一將，怎生打扮，但見。

錦征袍五月榴花，金鎖甲三秋菊瓣，六沉槍晃晃鉅鉞，千里馬鬃鬃鐵鏃。

乃是大將曹彬也，高叫蜀將曰：吾兵已臨城下，爾國已在旦夕，若早納獻夔州，不失富貴，妄來拒敵，必遭屠戮矣！彥儔大怒，縱馬提刀迎戰。曹彬拍馬來迎，兩下金鼓齊鳴；二人戰了一百回合，忽鎮江岸一聲砲響，光義引馬兵，搶過浮梁，抄出蜀兵之後，兩下夾攻。彥儔力不能支，刺斜殺出，夏清在敵樓上，望見蜀兵戰敗，急自引兵，出城來助戰，迎着彥儔曰：宋兵勢大，公宜仔細，乃單馬先走，背後曹彬揮騎而進，與夏清兵相接，只一合刺夏清於馬下，蜀兵大敗，降者不計其數。劉光義大軍已到，一時攻入城中。彥儔聽知宋兵入城，知不能免，後堂放火，自焚而死。光義遂克了夔州，安民已畢，次日大軍，進取三泉關，守是關者，乃蜀將韓保正，聽知宋兵已克夔州，軍馬來到，引兵二萬，出三泉關迎敵。兩軍在關下對陣，韓保正出馬曰：蜀地與中國無犯，何故以兵相加？曹彬曰：汝主不奉正朔，特來問罪，以弔其民也。保正大怒，縱馬提戟迎敵，曹彬舉鎗，躍馬交還；二將戰上五十餘合，光義引

軍馬，從旁攻入。保正見宋兵勢大，跑馬走回三泉關，劉曹二將，率馬步兵，乘勢追之，將近城壕，城上蜀將劉兆大叫曰：將軍何不納降，以全生命？保正大驚，復殺回舊路。曹彬一馬已至，將保正活捉於馬下。劉兆開了城門，迎接光義入城。中軍解過保正，光義曰：吾聞汝爲虎將，何不識時務，徒自取辱？保正曰：爲人臣而背其主，是不忠也，食其祿不死其事，是不義也，不忠不義，何所容於天地之間，今日只有一死而已，夫復何言！光義憐其忠，不忍殺之，收爲牙將之職，遣人馳告王全斌，遂駐軍於夔州不表。且說王全斌與副將劉廷讓，率兵三萬，望北進發，一路上但見旌旂密密，劍戟層層，好似韓信當年修棧道，全斌今日度陳倉，不一日至興州下寨，與廷讓議曰：興州城郭堅固，難以卒攻，不如率全軍，進取金牛嶺，入棧道以攻劍閣，彼不隄防，乘虛掩之，興州可取也。廷讓然其言。全斌下令，各軍從興州傍路，往金牛嶺進發。守興州蜀將陳天壽聽得宋兵到此，正與部下議敵，忽然飛報，宋兵將取金牛嶺攻劍閣而行。天壽笑曰：金牛山勢險惡，使一夫當之，萬夫莫敵，我守興州，雖傾國而來，亦難飛度也。我衆但堅壁而守，彼食一盡，自然退去矣！衆然其言，遂按兵不動。却說王全斌大軍，離興州六十里下營，遣旂牌打探，回報城上，提防甚嚴，兵難進取。全斌快快不樂，數日得劉光義捷音到來，到想同日出師，彼今已建大功，吾尙未取寸地，後日何以見主上，即召廷讓計議。廷讓曰：近日訪之鄉民，興州有一小路，出仙人谷，此處守兵衰弱，小將領步軍出其後，元帥以馬軍大路進攻，首尾齊聲，可取此城。全斌從其議。廷讓率步兵先行，自以馬軍，從大路而進，分遣已定。廷讓步兵，捲旂息鼓，在仙人谷衆人攀籐

附葛，日夜並進，遇伏兵盡殺，兩日至興州後，距城五里安營。時全斌馬軍已到興州城下，哨馬報知天壽。天壽曰：彼兵遠來疲乏，我今領兵出敵，一鼓可擒矣！乃領部將張雄引兵相敵，兩軍相立，王全斌出馬，厲聲大叫曰：蜀將若早投降，不失官職，不然自取滅亡耳！天壽怒曰：汝無端犯我邊境，敢如此欺敵，即欲親戰。張雄一馬躍出曰：待我斬此匹夫，提刀直奔南軍。全斌縱馬掄刀來迎，兩馬相交，二將戰了一百回合，全斌奮力斬張雄於馬下，蜀兵大敗，天壽不敢交鋒，勒馬即走。全斌揮大軍進殺，將近城南，一聲砲響，廷讓引部兵，從後殺出。天壽大驚，進退不得，被廷讓向前一刀，斬落馬下，降其餘衆，守軍見主將戰死，遂開城迎降。王劉二將，合兵入城，安撫百姓，遣人約會劉光義進兵。乾德三年，春正月，全斌兵至夔州，與光義合兵西伐。光義曰：道蜀險阻，須糧草充足，然後方可進兵。全斌依其言，因遣人催齊，各處軍餉。消息即傳入成都，蜀主大驚曰：只聞宋兵西下，誰想已入境中矣！即召羣臣商議。蜀相左僕射李旻進言曰：臣觀宋君啓運，不比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陛下若加朝貢，亦保安蜀境之長策也。蜀主持疑未決，樞密使王昭遠曰：成都南有劍閣之險，北有漢水之險，城中糧草，可支數年，精兵勁卒，不下五十餘萬，周朝之盛，尙不能取，何懼宋兵乎？臣願爲將，前往破之。蜀主大悅，即以王昭遠爲監軍，趙崇爲副軍，王奕伊審徵爲先鋒，部兵十萬，前禦宋師。昭遠得令，即日辭蜀主，出了都城，蜀主命李旻餞送於郊外。昭遠酒至半酣，揪髻仰首而言曰：此行非止破宋師，定取中原，如反掌耳！李旻曰：宋師勁敵，亦未可輕視。昭遠曰：我今自有方略，不必過慮。李旻辭別去了。次日

昭遠三軍，出劍閣而來，馬上自矜，能比諸葛，至金牛嶺駐營，不在話下。却說全斌聽知蜀兵已出，即召諸將，議破敵之計。曹彬進曰：蜀兵不難破，所難者在路徑耳，彼以守爲智，我以戰爲利。將兵者王昭遠其人虛夸之徒，見吾兵至，必以精銳來戰，可分三軍襲之，殺其片甲不回也。全斌喜曰：此策必可成功，乃令牙將史進德，引五千步兵，埋伏陳倉口，待敵兵戰酣，乘勢截出，進德領計去了。又召過向韜引馬兵五千，出隘口多張旂幟，以爲疑兵之計。向韜已領計去了。全斌分遣已定，次日率馬軍進金牛嶺下討戰。王昭遠部下衆將，出關迎敵，兩下對壘。東陣上全斌，頭戴紫金盔，身披銀葉甲，橫刀縱馬，立於門旗之下。遙見西陣王昭遠，銀盔銀甲，白袍玉帶，挺鎗立馬，大叫曰：宋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日領兵來，若不即退，教你死無葬身之地。全斌願謂諸將曰：此人正是王昭遠乃蜀主之權臣，誰先出馬，去擒此賊，則成都指日可定。言未了，一將應聲而出，乃曹彬也。舞鎗縱馬直取昭遠，昭遠先鋒王蠻，立馬擡刀而出，兩下交鋒，二將戰到十餘合，曹彬大敗，勒轉馬望本陣而走。王昭遠催動後軍追來，宋兵退十里之地，劉廷讓引馬軍一萬，從中冲出，蜀兵分爲兩截，四下喊聲大振，金鼓不絕，曹彬復驟馬殺回，一鎗刺死王蠻。正是，誰教蜀地英雄將，今日征場槍下亡。至於王昭遠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王全斌平地西蜀 潘仁美進征漢南

却說宋師曹彬刺死王蠻，催兵大進。蜀兵大敗。王昭遠見勢不敵，殺回陳倉。忽聽坡後，

一聲鼓響，那進德伏兵齊起，又殺一陣，蜀兵如落葉辭柯，流星墜地而走，昭遠再奔金牛嶺，見隘口征旂亂滾，殺氣連天，與諸將議曰：宋將出奇，不在韓信之下，彼兵入陳倉，我守此嶺無益，不如退保劍閣。崇韜曰：兵法云：虛虛實實，兵之詭道，莫非隘口無堅兵，虛設旂幟以阻，吾業不敢進，若失金牛嶺，劍閣亦難以恃；元帥何以棄去！昭遠不從，逕引殘兵，退保劍閣，向韜乘勢，襲金牛嶺，王全斌不勝之喜，會諸將議曰：劍閣如天險，今蜀兵戰敗而去，必盡精銳而守，諸將宜各陳，進取之策。軍校向韜曰：蜀降將指言，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即日蜀人於江西安營，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閣二十里，至清疆關，與大路可合，于此進兵，彼劍閣不足恃也。全斌大喜曰：有此可以進兵，吾主上之福也，乃令史進德守金牛嶺，與之約曰：汝屯于此不要進，待昭遠欲離劍閣，即出兵襲之，便可得此關，蜀人聞二處已失，心神墜地，無暇與我交兵，然後合勢齊進，躍舞城下，成都反掌可得也。進德應諾而退。次日全斌引馬軍前進，於清疆關下寨，守關將霍天張聽知宋兵來此，大驚曰：此事已急，不可遲緩。一面遣人，去成都求救，一面遣兵迎敵。副將安必顯曰：吾聞宋將王全斌曹彬等，文武兼全，智勇足備，今已入川，猶虎之入室也，深為可慮，我與主將，分兵而進。我從來蘇而出，與王昭遠三路為犄角之勢，以拒守兵。天張曰：此計難行，且兵分則勢孤，今王全斌提大軍，出狹境而來，糧草艱難，人馬困乏，我等以逸待勞，一戰成功。翌日整兵，立營於關下待之，哨馬報入中軍，全斌謂諸將曰：霍天張蜀之名將，汝等各宜用心，若過此關，去成都一水之地，不待戰而克也。乃令曹彬為左翼，向韜為右

翼，自領中軍，向西而來，兩陣旂開。霍天張勒馬大叫曰：宋將宜早退兵，庶免殺戮，不然教汝屍首兩段。全斌大罵曰：守死賊徒。尚不納降，乃敢強悖如此，天張大怒，提刀拍馬，直取全斌，左翼曹彬一騎飛出迎敵，兩下交鋒，二將戰至二十餘合，不分勝負，西陣安必顯見天張戰宋將不下，提起方天戟，縱出助戰。東陣右翼向韜使竹節銅鞭，躍馬來迎。兩下金鼓齊鳴，喊聲大振，互有勝敗，日暮各收兵回營。霍天張歸至軍中，與必顯議曰：宋兵勢大，若再戰之，必有挫失，不如固守此關，以待救兵來戰。必顯依其言，遂分兵據險，爲固守之計。却說王昭遠在劍閣聽知。領蜀兵飛救清疆而來。消息傳入王全斌軍中，全斌曰：吾衆不能勝敵將，今昭遠又提精銳來救，是與虎而添雙翼也，汝等有何妙計！曹彬進曰：敵人乘銳而來，若與之合勢，難以力勝，可用奇計破之，看此地輿圖，離此有漢源近岸，狄花正茂，可令向將軍五千步兵，埋伏沿岸，待昭遠兵馬已過，聽號炮截出，莫放敵將入關。向韜領計去了，又令林美引驍騎五千，伏于清疆關後，彼知救兵來此，必出應之，待我交鋒已酣，遽關後乘勢取之。林美亦引兵而行。曹彬分撥已定，與主帥劉光義等，率馬軍當住來軍，緩緩戰之。全斌見曹彬調度有方，大喜下令：諸軍奮勇而戰，平蜀之功，在此一戰。乃與曹彬牽馬軍前進。正見東路旌旂蔽日，殺氣冲天，王昭遠人馬已到，蜀將伊審徵一馬當先，大叫宋兵入吾深地，不久因汝等無葬之地。光義曰：蜀之險要，盡被吾軍所破，只有青疆取在目前，尙敢來爭耶？審徵大怒，催馬掄刀，直取曹彬。彬亦舉槍相迎，兩下交鋒，不上十數合，審徵力怯退馬，望本陣而走。曹彬勒馬追之，王全斌催馬掩殺，王昭遠奮力舞刀而戰。

曹彬奮不顧身。與昭遠交鋒，不上兩合，曹彬運槍，刺中昭遠馬眼，其馬負痛。掀落昭遠于地，宋兵齊向前捉之。蜀兵見主將被擒，俱拋戈棄甲而走。宋兵中放起號炮，聲震山谷；崇韜等軍馬，走過漢源，忽蘆林中伏兵齊起，一將當頭攔住，乃向韜手執銅鞭，來與崇韜接戰，崇韜心膽俱喪，措手不及，被向韜打落馬下，眼睛突出而死。正是慣戰英雄能用命，一時敵將竟身亡。時關中霍天張，見關下殺氣連天，人報王昭遠救兵已至，即與安必顯部兵，出關迎接。正遇曹彬向韜合兵殺回。天張抵敵不住。曹彬向韜與安必顯盤旋于關下塵戰。劉光義引兵，直冲其陣。蜀兵大亂，天張不敢戀戰，復殺回關上，忽關後一聲炮響，林美引兵殺出，兩下夾攻。天張進退不及。被曹彬趕上前，一槍刺死。必顯再要戰，被向韜鞭打背上，吐血單騎而走。宋兵大勝，盡降其衆，殺死尸橫遍野，血流成河，所得糧草，八千有餘，輜重盔甲無數。全斌收兵，於清驢關下營。史進德亦襲破劍閣，引兵來會。是時王全斌兵威大震，蜀人無不驚駭，哨馬報成都府，告知王全斌大破蜀兵，於清驢關昭遠業已被擒，部下諸將，盡行戰亡。孟昶聞之大驚，即與羣臣，計議迎敵。右丞相張存奏曰：宋兵已入境地，誰復有再戰之將也，不如走歸漢中，再圖後舉。蜀主欲從之，李昊諫曰：事已如此，目前即歸漢中，不過苟安旦夕，終非良策。孟昶曰：卿言甚是有理，奈無別計。李昊曰：宋兵入蜀，勢如破竹，城中軍民數萬，皆膽喪心寒。豈能効力，君驅之強戰，所傷必多，終難免禍，不如早降，以免生民之塗炭。孟昶遂許之。即命李昊修表，遣張存赴宋營中，道蜀主迎降之意，王全斌大悅，屯兵于朝天門外，次日孟昶率羣臣，詣王全斌軍前，奉表待罪，表

曰：

罪臣孟昶，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以乾坤正大，統知天命有歸，日月仰明，運，撫華夷之無外欽，惟皇帝陛下，繼定周亂，撫綏萬邦，臣有阻聲教，以致天罰，搥閉關之句隘，遂開門以來降迎，拜道旁傾心歸伏，謹將府庫錢糧，軍馬土地人民，獻上以聞。

全斌得表，遂與劉光義入城，安撫百姓，秋毫無犯，民心大悅。宋兵至發兵至此，凡十六日，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戶，三十三萬四千三百九。王全斌會師班師回朝，將俘獲軍士，俱用檻車囚起，蜀主同日，入朝待罪，發成都望汴京而回，一路風行，不日即到汴京，衆將朝見太祖畢，呈上平蜀表，并所得錢糧，府庫軍馬，及擒捉軍士，以獻太祖。太祖大喜，論功行賞，王全斌劉光義曹彬三人，皆居第一，每人賜銀一千兩，綵幣五千疋，其餘將士，按功升賞，全斌等，謝恩而出，翌日孟昶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太祖臨崇光殿，備禮見之，賜予甚厚。拜昶開封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子元喆爲秦甯軍節度使。昶拜命而出。太祖命斬王昭遠於市，其餘并赦之。是時孟昶留汴數日，憤恨而卒，其父李氏不哭，乃舉酒酬地曰：汝不死社稷，以至貪生，今日吾所以忍辱至此者，以汝在故耳！今汝既死，我何用生爲，不食者數日亦死。近臣奏知太祖。太祖傷悼不已，罷朝五日。太祖設朝。趙普入奏曰：先王之政，興漢國，繼絕世，今蜀主遠待於闕下，而又死亡，幸陛下遣其子歸，以慰蜀人之望。太祖從之，即行命其子，元喆載柩回蜀且命管理成都之事。元喆拜

受命，所部起發成都。不題。乾德四年，太祖論封平蜀將士，與趙普議曰：王全斌蜀卒多有告其，受人財物，當何以處之？普曰：彼新建大功，陛下豈可一旦捨之，雖不能與他將并封，亦不可失其爵位。太祖然之，乃授王全斌崇義節度使，劉光義劉廷讓廉謹有威，并進爵秩，曹彬自蜀班師，囊中只有圖書衣服，又能禁止兵士，秋毫無犯。太祖深嘉之，以爲宣徽南院使。彬叩首謝曰：征西將士，俱効命，臣何敢獨受其賞。太祖曰：卿有大功，賞罰國之常典，不必堅辭。彬乃受命。是日朝散，不在話下。却說此時，南漢祖劉鋹委政于宦官龔澄樞，專權用事，作燒煮剝劊，刀山劍樹之刑，賦斂繁重，所居宮殿，以珍珠玳瑁飾之，作諸淫巧，日費萬金，又在京城左右，置離宮數十處。游幸無度，消息傳入汴京。太祖聞之，歎曰：吾當發兵征勦，救此一方民命。趙普因諫曰：將士平定西蜀，纔得少息，陛下意欲興兵，伐罪南漢，恐有傷於瘡痍，實爲未便，不若令唐主，以書諭之，彼若不從，然後發兵討之，未爲晚也。太祖然之，乃遣使往南唐傳諭。使臣領旨，直赴金陵見唐主，告知其事，唐主受命，遣了史臣，先回汴京，召與左右商議。宋齊丘曰：今中國之盛，比漢周之時不同，既奉命以書諭南漢，當遣人以宣召，若使劉鋹歸款，不動兵革，宋君必德我而重于主公也。唐主然其言，即日命使臣，至南漢，進上書曰：

焜問古之爲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不敢克，德不足則順德，故能保身家于兩全，流名譽於千古，今足下以江漢之地，藉先人之業，日侈自肆，今中國宋連文明，四方仰服，遣將用兵，天下無敵矣！款順者無不加矣，負逆者必命致討。以伴下

通往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轉告足下，恐惑于狂瞽之言，失一莫大之利，有致興師動衆，邊境日促，那時雖欲順之，則亦晚耳！今復遣使上書，用特諄諄誥誡，足下惟以順逆兩途，宜早從取擇。

漢主得書，以示羣臣，澄樞進曰：中國有征伐之兵，我地有禦侮之固，主公若降，封疆不過藩鎮，職位不過節度，豈可如自霸一方，守先人之遺業乎？俟其大軍南下，再作良圖。漢主從之，即遣人將唐使囚起，下令富賀等州，整飭軍伍，以防宋師之來。正是，不從忠告成仇隙，兵至迎降悔已遲。却說唐主知漢主囚了使者，大怒曰：吾以德施于汝，反將怨報于我，定欲伐兵征討，宋齊丘曰：主公權爲息怒，臣有一計，可使南漢立亡，我只拱手觀望，不勞用師。唐主曰：卿有何妙計？齊邱曰：宋君知其荒淫無度，故欲討之，先令我主公，傳示諭旨，令彼囚主公之使，即囚宋朝之臣，爲今之計，以一使奉表奏知，宋君必星夜起兵伐之，宋師一至，如摧枯拉朽，何煩主公伐兵乎？唐主深服其言曰：此計甚妙，即遣使入汴京，奏知劉鋹違命，囚使之事，太祖謂左右曰：劉鋹之罪，朕實難容，因遣潘仁美爲桂州行營都部署，伊從珂爲副，向韜史進德爲先鋒，領兵萬餘，以征南漢。仁美領旨退朝，即領兵出汴京城，往前進發，但見勇勢征雲隨大將，威風殺氣貫三軍。不一日大軍，至富州城安營。守是城者，乃副將郭崇岳，聽知宋兵到，與部伍彥柔議曰：宋兵所向無敵，今日到此，何以退之？彥柔曰：乘其遠來困乏，可出奇兵以擊之，以挫其衆。崇岳從之，即引兵五千，出城迎敵，兩下排成陣勢，漢將崇岳橫刀勒馬，高叫曰：宋將不識時務，可速退去，各

守本土，不然自取敗亡，悔之何及？仁美大怒曰：逆賊不早納降，敢出狂言，回視軍中，誰先出馬，捉此匹夫。一將應聲而出，乃先鋒史進德，拈槍直取崇岳。崇岳舞刀來迎，二馬相交，兩下戰上三十餘合，不分勝負。漢將彥柔冲出相助，宋將向韜接住交鋒，兩下喊聲大振，擂鼓鳴金，四將大戰，將及傍晚，向韜勒馬詐敗而走，彥柔乘勢追來，向韜俟其將近，提起銅鞭，喝一聲從腦後打去。彥柔翻跌馬下，死于非命，崇岳見部將失手，宋兵勢大，棄敵走入廣州。潘仁美揮兵掩殺。漢兵大敗，死者無數。仁美遂克了富州，入城安民已畢，次日進征賀州。賀州守將王應爵，聽得宋兵到了，遂與牙將宋憲等，商議退敵之策。朱甯曰：城中軍士，不滿五千，且兼宋兵勢銳，只宜堅守。應爵曰：將在謀而不在勇，吾與君分兵，前後擊之。朱甯不敢造次，應爵自引兵三千，出城迎敵。史進德挺槍出馬，大叫漢將，何不開城納降，以圖保全乎？應爵怒曰：汝等無故，侵犯我境，好好退兵，免死刀槍之下，言罷兩相交戰，不上二十合，忽城南喊聲大起，向韜引一枝兵，從漢陣後殺出，朱甯拍馬相迎，戰不數合。向韜一鞭揮起，打落馬下，部軍大潰。應爵見勢不支，勒馬殺回。進德阻住去路，又戰一合，進德一槍，刺中而死。盡降其衆。仁美揮動後軍，遂襲了賀州，駐軍于城中，遣人下戰書于昭州。昭州守將張廷禮正在議宋人之計，忽報宋軍下戰書來，廷禮教喚入，差人遞上書曰：

宋君以漢主無道，今命大將，加兵征伐，旌旂指處，勢如破竹。近連克富賀二州，守將抗逆，誅滅殆盡，即日大兵，臨昭桂二州。君若能應天順時，必紹寶融進德之功，

以保富貴。不然卽請示兵，以決勝負，二者請執，進退孰便。

廷禮得書，部下牙將孫琦曰：宋兵勢大，戰之難保必勝，不如投降，以免殺傷之厄。廷禮然之，乃隨下書，差人宋軍中投降。仁美乃單騎，親臨城下，待以國士之禮，遂與步兵入城，安撫百姓，次日領兵來取桂州。桂州守將韓正弼聞之，欲引兵出城迎敵，部將張順曰：主將不可輕動，兵法云，多算則勝，少算不勝，況今宋兵勢如山岳，張廷禮尙且降之，不若亦去投降，以免生靈之厄。正弼從其言，卽遣人至宋軍中請降，接入城中。仁美執手謂曰：君知順逆，吾當親奏主上，略陳梗概，必不致失君祿位也。韓正弼遂拱手稱謝，後人有詩爲證。詩云：

兵馬東來氣勢雄，敵人拱手自相逢，聖明自有恢平志，一戰封疆智勇從。

第五十回 宋主設宴待劉鋹 曹彬誓衆定江南

是時宋師威勢聲振，南漢諸郡，皆望風瓦解，惟連昭二州未下。仁美謂諸將曰：汝等各宜用心，攻擊連州，則昭州之兵，一戰而克。史進德曰：不煩過慮，吾引所部兵，立取此城，次日進德於城下討戰，漢將陳彥昭引軍馬五千，出城來迎，兩陣對圓，進德出馬曰：不見王彥爵等乎？彥昭怒曰：一負一勝，兵家之常，休自誇口，言罷拍馬直取進德。進德舉槍來迎，二人戰到二十回合，彥昭跑馬而走。進德催馬直追彥昭跑入城中，按下寶刀，挽弓拔箭，指定射來。進德眼快，側身閃過，射中馬腹，已被掀落馬下，彥昭提起大刀，正待欲

歿。忽被宋將向韜一箭，射中左目，翻跌下馬，宋兵向前，捉住彥昭，救回進德，時漢兵悉自投降，尹從珂潘仁美入城，出榜安民，左右解過彥昭，仁美喝曰斬之。進德曰：此人善戰，主帥恕之，後必有用。仁美曰：是公之仇人，何反勸留？進德曰：彼各爲主，是其忠也。仁美深嘉之，遂免不究，只且不表，却說進德又統大軍，進取昭州。守將郝智明，汪祖霸商議迎敵。祖霸曰：宋兵威勢日甚，若與之交兵，必難保勝，不如放火，焚其倉庫，走奔廣西，合兵擊之，祖霸曰：韶州乃漢之北門，失此則廣州亦難保矣，不如耐心堅守，彼之糧草不濟，必將退去。智明然其言，即按兵不出。且說仁美不能遂克韶州，傳檄而定。仁美曰：既如此，即日發大軍，從英州進征，數日到廣州城下寨，只見旌旗蔽日，烽火相望。劉進見宋兵近城，與衆商議。龔澄樞密言曰：廣州有雄兵，守住韶州府庫充足，吾等與之決戰，勝負未可知也。忽左相張廷奏曰：近日韶州被困，城廓尙且不保，尙望府庫耶！主公不若納降，非准保廣南之生靈，自亦不失于祿位。劉錢猶豫未決。崇岳奏曰：臣願領兵拒敵，主公勿憂。劉錢曰：吾父子在州中，十五年矣！豈忍以禍加百姓，我心何安，不如降之，君民免禍矣。崇岳忽報出兵迎敵，衆欲向前殺之。劉錢阻住，忽又報廣州客將蔣惠先已出城迎降，宋兵從南門而入。劉錢急走入宮，崇岳引兵正待拒敵，被部下引兵，上前殺之，是時城中鼎沸。向韜史進德殺入宮中，擒住漢主，龔澄樞等九十七人。潘仁美下令，部下兵士，不許擄掠，自是秋毫無犯，其有不順者，仁美悉令左右斬之，會同諸將，即日班師，解錢等入汴朝見，獻上平南表，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太祖覽表大悅，贈仁美等官爵，

命帛而退。開寶四年，太祖赦劉鋹之罪，封爲恩赦侯，賜襲衣冠帶，及器幣鞍馬，命高繼甲爲監斬官，將南漢佞臣龔澄樞李托節等，斬于千秋門外。次日劉鋹趨朝謝恩，以珍珠結鞍，勒巧爲龍戲之狀，極其精美，以獻太祖。太祖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苟能以出巧之心，移而治國，奚至今日亡國哉。左右曰：臣等聞鋹在國，多置醜酒毒人，其惡性如此。太祖然之，因設宴于講武池相待劉鋹。鋹坐中席，太祖以卮酒賜鋹。鋹接酒在手，恐有毒意，捧酒泣曰：臣承祖父遺業，拒逆朝廷，以致王師征伐，罪固當誅，陛下旣赦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乞延旦夕之命，以至陛下生成之恩。太祖曰：朕推心置復，豈有此事乎！命取鋹酒自飲之，而以別酒賜鋹。鋹大慚拜謝，是夕君臣，盡歡而散。越數日，太祖加封劉鋹，爲廣南節度使，爲廣州鎮守，鋹得命，卽日離汴赴廣州不提。且說唐主聽知宋兵平了南漢，頗懷懼心，與羣臣宋齊丘徐鉉商議，保全之計。宋齊丘曰：中國將成一統之盛，豈容他國耶！主公爲今之計，先上表以賀征南之捷，若宋以誠心待主公，則主公當傾心事之。唐主卽修表，命使赴汴京進表，表曰：

南唐主李煜，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賀，竊聞日月麗生天，萬國仰昭臨之德，乾坤大一統，羣臣荷覆載之恩。文教誕敷，而治具畢張，威德維揚，而羣雄頓息。恭惟皇帝陛下，首征西蜀，而成破竹之勢，繼有削平南漢，而展破巢之威。臣旁捷音，境民懷德，恭惟皇帝陛下，江山一統，永享太平，臣誠忻誠忭，謹奉賀上，拜表以聞。

太祖覽表，以示羣臣。趙普曰：此乃唐之君臣，以此察陛下之志也，陛下宜降旨諭之，

使其來朝，以觀中國之盛，亦柔遠人之道矣。太祖從其言，即日降詔，遣使到金陵傳旨，詔曰：

茲爾南唐既仰中國，值今文明之治，當觀衣冠之盛，朕欲面諭懷恩，以柔遠方，卿宜治裝赴闕，勿負朕意，此詔。

李煜得詔文，與文武商議。徐絃曰：主公若去，必拘留汴京，將有他謀，不如留使不報，是爲上策，今仍按甲自守，以堅其志，若果不能免，然後入朝未遲。唐主然其言，遂留其使不發。消息傳入汴京，太祖怒曰：朕以誠信待人，彼乃拘我使臣，而造反耶！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仁美監軍，曹翰爲先鋒都指揮使，將十萬以伐之。曹彬等受命出朝，克日辭太祖出京。太祖謂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忌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之歸順，城陷之日，戒勿屠殺，又以劍一口授彬曰：副將而下，有不用命者，斬而後奏。曹彬領命，與諸將往南唐進征，後人有詩爲證云：

神兵迅速勢如流，一望軍容戰氣收，吳地君臣聞膽裂，不勞兵刃取連州。

大軍不日，到金陵下寨。李煜聽知宋兵已至，與羣臣商議迎敵。團練使秦雄進曰：願領部兵，出戰宋師。李煜允其請，與兵一萬。次日秦雄全身貫帶，引馬軍出南門迎戰，兩陣對圓，曹彬立於門旗之下，大叫敵將，何不勸主投降，以救一城生民之命。秦雄怒曰：宋君貪心無厭，加兵犯境，亟速退去，可息干戈，不然死在目下，勿貽後悔。曹彬笑曰：鼠輩胆敢如此，遂令曹翰擒之。翰應聲而出，縱馬直取秦雄。秦雄部將昌能出馬，與曹翰交鋒，不

上兩合，翰一刀砍昌能于馬下。雄見昌能失手，自挺矛槍，縱馬而來，二將戰了三十回合，不分勝負。曹翰回馬走入中陣。秦雄趕來，被翰用拖刀計，斬秦雄于馬下。軍士大敗，曹彬見翰已勝初陣，急催軍直抵金陵城下，與衆將列長圍攻之。唐主知秦雄戰死，勢已危迫，乃遣徐絃納貢物，入汴朝見。近臣奏知。趙普曰：徐絃乃南唐辯士，此來必將爲游說，陛下宜有以待之。太祖曰：朕自有方略安之，且命其進見。徐絃見太祖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奈何見伐！太祖笑曰：爾君臣不思保安之計。自啓兵端，既言如子事父，何抗拒爲，若早日納降，非惟兵士，免罹鋒敵之危，且保爵位，不然悔莫及矣！徐絃曰：陛下施仁義於遠方，今南唐一隅之地，一心仰順久矣！今使大兵臨城，攻圍不息，致內外震恐，似非弔民之幸，陛下敕諸將退兵，待李煜君臣，徐來降順，以彰陛下之德也，豈不偉與。太祖叱曰：太自饒舌，天下已成一統。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乎！絃惶恐而退，歸見李煜，具言太祖之意。李煜大懼，登城觀望，宋師旌旗蔽野，劍戟塵空，仰天嘆曰：若不迎降，徒受屠戮。宋齊丘曰：識時務者爲俊傑，臣料宋君，必不加害於我。唐主然之，即令城上，豎起降旂。曹彬聞此消息，忽稱疾不理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我之疾，非藥石所能攻，惟願各部軍士，入城不行殺害，此疾便可愈也。諸將曰：主帥之命，敢有不從，即焚香設誓，次日曹彬行令，諸將各分隊伍，整軍入城，唐主率羣臣，拜伏于地請罪，彬下馬執其手曰：主上以小將，臨行之時，面諭諄切，今君能達時務，國之幸也，開寶八年，十一月也，曹彬自出師，至凱旋士卒，畏服江南，賴以得安，朝見太祖，進上版圖，凡得州十九郡

三縣，一百八十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太祖大悅，重賞將士。次日羣臣，稱賀已畢。太祖嘆曰：郡縣分，攻城之際，必有橫摧鋒鏑，死者實可傷耳！今出太倉米十萬，帑金五千兩，于各地設供，道場齋壇，追薦幽魂，又于各州縣，倉庫所存米銀，賑卹窮民。趙普等曰：陛下恩及枯骨，禹湯之心也，何患天下不定耶！是歲周後主，宗訓殂於房州。太祖聞之，素服發哀，罷朝十日。遣使臣迎其靈柩，葬于慶陵之側，號曰順陵。此後一統承平，不復贅述，後人有詩爲證。

士卒常驅帶羽雕，南征北討將夫饒；
臣民仰帝如湯禹，一統江山屬宋朝。

